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28 个世界经典悬念 / 林钰编选.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7
ISBN 7-80211-287-7

. 2 . . .
. 林 . . .
. 故事—作品集—世界
. I 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6570 号

28 个世界经典悬念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66509366 (编辑部)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 : // www . cctpbook .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昌平北七家印刷厂
开 本	635 毫米 × 927 毫米 1/16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25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序

.....

享受未知的魅力

我的一位朋友是个悬念小说迷。他对我说，阅读悬念小说时的感觉真的非常奇妙：一边是无时不在的重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可遏制的恐惧感，恨不得让人立刻放下书，跑到灿烂的阳光下，让这绚烂的阳光融化来源于内心深处的惊悚的冰山；然而，与这恐惧相伴随的，却是一种令人无法拒绝的魅力——那些藕断丝连的蛛丝马迹，让人对那个不断延伸的未知世界充满了好奇，充满了期望，以至于不得不战兢兢地拿出自己所有的勇气和智慧，去衡量那个深不可测的世界。结果有趣极了：本来，为了感受悬念的魅力，他往往是捧着书在房间的角落里阅读的，可等读完，他总是发现自己站在窗前温暖的阳光中——是恐惧与好奇的合力，让他欲罢不能，只好跟着感觉走，捧着书来到阳光下。最离奇的一次，他竟然不知不觉地打开房门，走出去，在充足的光照下读完了那本小说。

在他的“蛊惑”下，我竟然也迷恋上了悬念小说，也往往捧着书从幽暗的角落里走到阳光灿烂的地方，一边流着冷汗，一边贪婪地阅读。

其实，这并非偶然现象。据某研究机构不完全统计，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人，特别是青少年喜欢阅读悬念小说。或许，这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十九世纪最杰出的悬念大师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名言：“每个人生来就具有悬念癖，作家就是把悬念兜售给他们，使他们知道迫切想知道的事情。”是的，悬念小说营造的是一种未知的魅力，满足的是人类探求客观和主观两个世界的好奇心。当优秀的作家用生花妙笔把他们探测到的未知世界艺术地呈现出来，就放射出巨大的力量。当考虑到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世界如柏油马路一样呆板、机器一样单调、岩石一样坚硬时，这悬念世界不可抗拒的魅力就毫不奇怪了。

本书所选的悬念小说作者，从悬念小说鼻祖爱伦·坡，到悬念中坚希区柯克，再到悬念新锐天树征丸，无一不是悬念小说史上首屈一指的“大腕”，而所选的作品，又无不是其经典，因此，这部小说集可以说是“悬念中的悬念”、“经典中的经典”，她奉献给你的，也必将是一个五彩缤纷、跌宕起伏的世界。她可以于刀山火海中给您一朵温柔的玫瑰，也可以于鲜花盛开的地方暗藏荆棘，刺出温柔而致命的一刀；可以于无际的黑暗中给您一枝亮丽的火把，也可以于无边的光明中凸显致命的黑暗。但无论如何，诡异而善良的作

家总是给您留下一点草蛇灰线，让您穿越重重危险、恐惧、黑暗，而抵达温柔、恬静、光明……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编缩写过程中，参考了各种不同版本的译文，在此无法一一致谢，敬请谅解，大家有什么意见或建议，请来信致：Lutai Guang@sohu.com

或许，你已经急不可待了？那么，就打开书吧。

不过，我得提醒您最后一句——

在享受这未知魅力之前，请把窗儿打开，让阳光进来！

编 者

2006年4月29日

contents

目 录

序	享受未知的魅力	1
1	夜莺别墅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1
2	俄狄浦斯王 [希腊]索福克勒斯	16
3	蓝宝石十字架 [英]G. K. 切斯特顿	25
4	灰姑娘情死 [日]赤川次郎	37
5	冰处女 [美]希区柯克	58
6	穿羊皮大衣的男人 [法]莫里斯·勒布朗	65
7	雪 萤 [日]森村诚一	76
8	少年之噩梦 [日]天树征丸	91

9	海上漂来的木乃伊 [美]爱德华·霍克	107
10	打错的电话 [日]折原一	122
11	罪 孽 [日]松本清张	140
12	敦厚的诈骗犯 [日]西村京太郎	155
13	来自悬崖的呼叫 [日]夏树静子	174
14	与画中人同行的人 [日]江戸川乱步	189
15	烛 泪 [比利时]乔治·西默农	200
16	世上最亲切的男人 [美]亨利·史雷沙	211

contents

目 录

17	愚蠢的名探 [英]乔艾丝·波达	222
18	达令，我爱你 [美]乔·哥尔斯	235
19	瑞典火柴 [俄]契诃夫	247
20	失窃的信 [美]爱伦·坡	264
21	鲜花与凶手 [英]H.C. 贝利	278
22	寻宝游戏 [美]艾勒里·奎恩	292
23	遗忘的雨伞 [日]菊村到	307
24	红发会 [英]柯南·道尔	319

25 圆脸男人 335
 [美] 杰克·伦敦

26 突然消失的人 342
 [美] 比尔·普龙津尼

27 三点钟 358
 [美] 康奈尔·伍尔里奇

28 阿里巴巴洞穴历险记 371
 [英] 道洛西·赛耶斯

经典悬念 员

新婚燕尔的阿利克斯发现自己被一个奇怪的梦魇包围了。她的丈夫倒在地上，刚刚死去，他的前男友迪克默默地站在那里，是迪克杀死她丈夫的！令人感到更加恐怖和不可思议的是，看到迪克杀死了自己新婚的丈夫，她竟感激地扑到迪克怀里，感谢他！

这暧昧而犀利的杀机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这滚滚而来的杀机面前，阿利克斯该怎么办？

阿加莎·克里斯蒂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1890—1972)生于英格兰。她一生创作了长篇小说六十六部，短篇作品集二十本，十九个剧本。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被誉为“侦探女王”。她的很多作品都改编为电影，如《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阳光下的罪恶》等等。1971年，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她数以亿计的仰慕者中不乏显赫的人物，其中包括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法国总统戴高乐。1972年，她以82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

夜莺别墅

“再见，亲爱的。”

“再见，我的心上人。”

阿利克斯·马丁斜倚在大门边，望着丈夫的身影渐渐远去。

阿利克斯·马丁并不美丽，可她那不再是妙龄女子的脸上，却神采焕发，态度温和，甜蜜可人。

她毕业于一所严格的学校，从十八岁到三十三岁，一直做速记员的工作，有几年还要赡养生病的母亲——生存斗争使她少女的脸庞显得柔和而坚毅。

她曾有过一段名不副实的浪漫经历。那是迪克·温迪福德，一位一起工作的职员。尽管他表面上没有流露，但她心里明白，他的确爱她。

迪克生活很艰难，他无法考虑结婚。

一天，这个女孩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从劳苦中解脱了出来：一位远房表姐去世了，把财产留给了她，有几千英镑。对她来说，这就是自由、生活、独立。她和迪克不需再等了！

但迪克的反应却出人意料：他躲避她。阿利克斯很快就意识到：她已是一个富有的女人，自尊阻止了迪克向她示爱。

她正考虑自己是否该主动些时，出人意料的事再次降临了。

在一位朋友家，她遇见了杰拉尔德·马丁，他热烈地追求她，不到一周，他们就订了婚，这触怒了原先的情人。

迪克来找她，由于愤怒，说起话来结结巴巴。

“你根本就不了解这个男人！”

“我知道我爱他。”

“你怎么知道，一周之内？”

“并不是每个人都要花上十一年时间才发现自己爱上了一个女孩。”阿利克斯喊道。

他脸色苍白。“我一直喜欢你，我以为你也在意。”

“我也这样，”她承认，“但那是因为我还不懂什么是爱。”

迪克又一次爆发了。祈求，恳求，甚至威胁。

阿利克斯吃惊地发现，这个男人沉默的外表下原来是一座激烈的火山。斜倚在山庄门边，她又想到了那次见面的情景。

她过着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快乐生活，然而，见不到丈夫时，她无忧无虑的生活中平添了几分忧虑的色彩，而根源正是迪克。

结婚以来，有三次她梦到同样的梦境——丈夫死在地上，迪克站在那儿。还有更恐怖的，那就是，看到丈夫死去，她竟感激地向那个杀人犯伸出双手。

这深深地困扰着她。

尖厉的电话铃声打断了阿利克斯。

拿起听筒，她的身子晃了一下，然后伸出手扶在墙上。

“你是谁？”

“哎呀，阿利克斯，你怎么了？我是迪克。”

“哦！”阿利克斯说，“你——你现在在哪儿？”

“在‘旅行者纹章店’里，难道你连自己村里的酒馆也不知道？我正在度假。介意我今天傍晚去看看你们吗？”

“不，”阿利克斯尖声说，“你别来。”

片刻沉默后是迪克的声音，语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当然，我不想打扰你们……”

阿利克斯都要崩溃了。

“我只是想说我们——今晚没空，你——你能明晚来吗？”

“不胜感激，”迪克用同样的语调说，“我随时都会离开。再见。”停顿片刻，他又匆忙加了一句：“祝你走运，亲爱的。”

阿利克斯感到如释重负。

“他一定不能来这儿，”她重复道。

她跑到花园里，仰视门牌：夜莺别墅。

一次她问杰拉尔德：“这名字是不是有些古怪？”

他充满挚爱地说：“相信你从未听过夜莺歌唱，现在，我们可以一起聆听它们唱歌了。”

阿利克斯脸上泛起幸福的红晕。

夜莺别墅是杰拉尔德找到的，阿利克斯看了以后，也为之着迷。地方是比较偏僻，却非常雅致。可麻烦也随之而来——主人突然改变了主意，拒绝出租，只愿意出售，且要价三千。

尽管杰拉尔德收入颇丰，可最多只能筹到一千英镑。阿利克斯已被这个地方迷住了，就花了自己财产的一半，购买了这个庄园。

花园由村里一位老人照看，他一周来两次。

绕过屋角，阿利克斯惊诧地看到老花匠正在花坛边上忙碌着。她惊诧是因为他的工作日是周一和周五，而今天是星期三。

“喂，乔治，你在这儿干什么？”她问道。

“周五乡绅那儿有个庆祝会，我对自己说，马丁先生和夫人不会因为我有一次是周三而不是周五来上班而见怪的。”

“这没什么，”阿利克斯说，“愿你在庆祝会上过得开心。”

“我想会的，”乔治说，“夫人，在您离家之前，我想知道您对花坛有什么意见？”

“可我没打算出门啊？”

“您明天不是要去伦敦吗？”

“不去，你为什么这么想？”

“昨天主人去村子里，说你们明天去伦敦，而且什么时候回来还不能定。”

阿利克斯笑着说：“你一定误解他了。”

“哦！”乔治平静地说，“可他说得非常清楚呀。我也觉得伦敦不怎么样，汽车太多。一有了汽车，人们就不安分了。艾姆斯先生，这屋子以前的主人，买汽车之前是个安静的绅士，买下车子不到一个月，就忙着出售这个山庄。这座房子可让他花了不少钱。‘这些钱你再也收不回来了。’我对他说。可是他对我说，‘我将一个便士也不少地得到两千英镑。’的确，他得到

了。”

“是三千英镑。”阿利克斯笑着说。

“两千。”乔治重复道。

“的确是一千。”阿利克斯说。

“女士们永远不会理解数字。”乔治执拗地说。

阿利克斯走向远处，采了一捧鲜花。

当她捧着馥郁的花往回走的时候，发现在花坛的枝叶间有一个小型的绿色物体。她拣起来，认出是丈夫的袖珍日记。

从结婚时起，她就意识到杰拉尔德难得地有条理，总是用时间表精确地计划未来的每一天。

看着日记，她惊奇地发现五月十四日这一条：“两点半在圣彼得教堂与阿利克斯结婚。”

“这个傻瓜。”阿利克斯轻声说。突然，她停了下来。

“‘六月十八日，星期三’——哦，是今天。”

空白处整洁、准确地写着：“晚上九点钟。”杰拉尔德九点钟做什么？要是像她先前读的故事，这本日记无疑会揭示一些激动人心的秘密，里面必然会有另一个女人的名字。但是，里边只有一个女人的名字——她自己的名字。

当她向屋里走去时，隐约觉得有些不安。迪克的话又在耳边回响：“你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人！”

阿利克斯烦躁地摇了摇头。她可不能被这些念头左右。她有更迫切的事情要处理：她该不该告诉丈夫迪克来过电话？可能丈夫已在村子里遇见过他，如果没有，她觉得自己应该只字不提。

午饭前不久，她听到杰拉尔德从村子里归来。

事情很快就清楚了，杰拉尔德没见到迪克。

用完朴素的晚餐后，他们一起坐在起居室的橡木凳上。这时，阿利克斯想起了那本袖珍日记。

“这是你给花浇水时掉的，”她把它扔到我的膝上。

“掉在花坛里了，是吗？”

“是的，我知道你所有的秘密了。”

“不是你的罪过。”杰拉尔德摇摇头。

“今晚九点钟是怎么回事？”

“哦，这……”他吃了一惊，又微笑起来。“跟一个特别出色的女孩的约会，她有着棕色头发，蓝色眼睛，非常像你。”

阿利克斯假装严厉。“你在回避要点。”

“不。那是提醒我，今晚要冲一些胶卷，想要你帮我。”

“而且，必须在九点整去做。”阿利克斯揶揄道。

杰拉尔德看起来有些生气。

“亲爱的，一个人总得为一件事作出具体的计划。”

阿利克斯静静地坐了一两分钟，看着丈夫靠在椅子上抽烟。突然，不知为何，她身上涌过一丝惊恐，不禁喊了出来，“哦，杰拉尔德，我真希望能更了解你！”

他转过脸，吃惊地看着她。

“可亲爱的阿利克斯，我告诉过你我在诺森伯兰的童年，在南非的经历，以及在加拿大给我带来成功的十年……”

“哦，生意！”阿利克斯轻蔑地说。

杰拉尔德突然笑起来。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风流韵事。”

阿利克斯感到嗓子发干，她喃喃地说：“嗯，一定有——风流韵事！”长时间的沉默。杰拉尔德再开口时，神情庄重。

“阿利克斯，你觉得和女人胡来然后把她们杀掉明智吗？”

他的声音十分诚恳，阿利克斯听了安定下来。

“满意了，阿利克斯？”他微笑着问。

“是什么使你在今晚想到这些不愉快的话题？”

阿利克斯不安地来回走动。

“哦，我不知道，”

“奇怪，”杰拉尔德低声说。

“什么奇怪？”

“哦，亲爱的，我只是觉得这事有些蹊跷。”

阿利克斯挤出一丝笑容。

“今天事事凑在一起惹我生气，”她承认，“甚至连老乔治也荒唐地认为我们要去伦敦，还说是你告诉他的。”

“你在哪里见到他？”杰拉尔德厉声问。

“他今天来上班。”

“该死的老傻瓜。”杰拉尔德怒气冲冲地说。

阿利克斯诧异地盯着他。

她以前从未见他这样发火。

看到她吃惊的样子，杰拉尔德竭力控制住自己。

“真是该死的老傻瓜。”他断言。

“你说过什么使他这么想的话吗？”

“哦？我跟他开玩笑说‘早晨去伦敦’，他当真了。”

她又告诉他乔治坚持说的山庄价格。

杰拉尔德缓缓地说：“艾姆斯愿意收两千英镑现金，另外一千英镑用财产抵押。我想，这就是错误的起源。”

“很有可能，”阿利克斯表示同意。

她抬头去看看钟表，恶作剧地伸出一个手指指着它。

“杰拉尔德，比时间表晚了五分钟。”

杰拉尔德脸上掠过一丝异样的微笑。

他静静地说：“我今晚不冲底片了。”

那个周三的晚上，当阿利克斯上床睡觉时，感到心满意足，一如往昔。但第二天傍晚，她意识到某些微妙的力量正破坏这种感觉。迪克那些话一遍又一遍地回响在耳边：“你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人。”随之，浮现在脑海中的是丈夫的话：“阿利克斯，你觉得和女人胡来然后把她们杀掉明智吗？”

这些话带着一种威胁的暗示。

周五早晨 ,阿利克斯确信杰拉尔德有竭力隐瞒的风流韵事。

下午 ,阿利克斯说去村子里购物。让她感到奇怪的是 ,杰拉尔德强烈反对。

茶点时刻过去后 ,她变得烦躁不安。自杰拉尔德离去后 ,她始终与一种时时袭来的诱惑较量。

阿利克斯屈从于诱惑。由于为自己的行动而羞惭 ,她脸颊发烫 ,屏住呼吸 ,在一扎扎信件与文件中搜寻着。只有两个抽屉没看 :橱柜下面的抽屉与写字台右边的小抽屉都上了锁。

但现在她已全然不顾羞耻。她肯定 ,在这些抽屉当中的一个里 ,可以找到那个使她困扰的想像中的女人。

阿利克斯拿来钥匙 ,急切地把它打开。里面有一个支票簿 ,一个塞满钞票的钱夹 ,尽头是用红丝带捆着的一扎信件。

阿利克斯解开丝带 ,随后 ,羞赧地把书信放回抽屉 ,重新锁好——这些信是她嫁给杰拉尔德之前写给他的 !

她又转向橱柜。现在 ,与其说她想找到她要的东西 ,不如说她不愿留下没有搜寻到的地方。

她拉开橱柜 ,除了一卷颜色泛黄的剪报 ,里边一无所有。

阿利克斯看了一眼那些剪报 ,想知道什么题目让他这么感兴趣。都是些美国报纸 ,大约七年前的 ,报道了臭名昭著的骗子与重婚犯查尔斯·勒梅特——在他租赁的屋子地板下发现了一具骨骼 ,和他“结婚”的女人也从此音讯杳无。面对指控 ,在一些律师帮助下 ,他以纯熟的技巧为自己辩护。由于证据不足 ,有关谋杀的指控未能成立。但由于其他指控 ,他被判长期监禁。

阿利克斯还记得这个案子当时引起的轰动 ,以及大约三年后勒梅特逃走所引起的震动。当时 ,英国报纸大量报道了这个男人的个性 ,他对于女人有非凡的魅力 ,他激烈的抗辩 ,还有 ,偶尔地 ,他也会突然崩溃 ,因为他的心脏不好。

阿利克斯拿着的剪报上有一幅照片 ,她饶有兴趣地看着 :长长的胡子 ,

颇有学者风范的一位绅士……

这张面孔让她想起了谁。她蓦地一惊,意识到这正是杰拉尔德。她的视线移向图片旁边的段落。在被告的袖珍笔记本里记录了一些日期,人们辩论说,这就是他谋害那些受害者的日期。随后,一位妇女作证,准确地辨认出那个罪犯,因为他左手腕上有一颗痣,就在手掌下面。

阿利克斯身子一晃。她丈夫左手腕上,就在手掌下面,有一块小小的伤疤……屋子在她周围旋转起来。

她大脑中,各种没有关联的枝节旋来荡去。

购买房子的费用——她的钱——只是她的钱。甚至她的梦境也被赋予了真实的含义。在她内心深处,那个潜意识的自我总是惧怕杰拉尔德,而向迪克求助。毋庸置疑,她本来会成为勒梅特的另一个牺牲品。也许,很快……

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差一点喊出来。星期三,晚上九点。

地窖,那上面的石板可以轻而易举地抬起来!

是什么救了她?他在最后一刻发了慈悲?不,一瞬间,她得出了答案:老乔治!

毫无疑问,他已做好准备,告诉他遇见的每个人,说他们第二天去伦敦。随后,乔治意外来上班,向她提到伦敦,而她反驳他的说法。那天晚上干掉她太冒险了,老乔治会对别人讲起那段对话。可这是怎样的死里逃生!

她站在那儿呆若木鸡。

她听到大门发出吱呀声,她“丈夫”回来了。阿利克斯踮着脚尖走到窗口,从窗帘后向外张望。

是的,他正自得地微笑着。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一把崭新的铁铲。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使她迅速得出结论,就是今晚……杰拉尔德哼着小曲去了后院。再没片刻犹豫,她冲下楼梯。

但正当出门时,她“丈夫”出现在屋子另一边。

“喂,你急匆匆地要去哪儿?”

阿利克斯拼命地使自己像往常一样镇静。“我到路上散步。”她的声音听来都显得柔弱而忐忑。

“我和你一起去。”

“不——杰拉尔德。我还是一个人去吧。”

他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她。

“阿利克斯，怎么了？你在发抖。”

她强迫自己硬朗起来。“我有些头痛，散步会让我好受些。”

“哦，你不要我一起去，这可不好。”杰拉尔德说。

她不敢再争辩了。她不安地感到，他的狐疑并未完全消除。

当重新回到屋子里时，阿利克斯感到自己孤立无援。

她知道，必须为自己的生命而战。

她惟一的机会就是打消他的疑虑，以便能让她单独呆一会儿，这样才有足够的时间打电话求援。

设想如果告诉他迪克今晚要来看望他们，会怎样呢？

这些话语在她嘴唇上哆嗦，随后，她一股脑儿说了出来。可是，这个男人不会再次被阻止了。她只能促成他的犯罪，他会在此时此地将她谋杀，随后镇定自若地给迪克打电话，告诉他阿利克斯突然被人叫走了。如果迪克今晚能来这里……她终于想出一个计划，于是又壮起了胆子。

她煮好咖啡，将它端到门廊上。

杰拉尔德突然说，“过一会儿，我们一起冲洗那些胶卷。”

阿利克斯浑身直冒凉气，不过，他平静地说，“你一个人不行吗？我累了。”

“不要很长时间，而且，过后你再也不会感到累了。”

阿利克斯打了一个冷颤。或者马上，或者永远没有机会了。

她站起身来。“我去给肉铺打个电话。”

“给肉铺？在深夜？”

“当然，明天星期六，我想让他一早送些小牛肉排来。”

她飞快地走到屋子里，随手把门关上。

听到杰拉尔德说“别关门”。她轻快地说，“可以把飞蛾挡在外面。傻瓜，你以为我会和屠夫谈情说爱吗？”

一进屋，她就抓起话筒，拨打“旅行者纹章店”的号码。

电话马上接通了。

“温迪福德先生？我可以和他说话吗？”

她的心猛地一沉。门被推开，她的“丈夫”走了进来。

“你走开，”她生气地说，“打电话时，我讨厌有人旁听。”

他只是笑了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你一定是给屠夫打电话喽？”他嘲弄道。

阿利克斯感到绝望。她是否该不顾一切大声求援？

她绝望地松开手中话筒上的小键。这个键可以让电话另外一头的人听到或听不到电话内容。她脑中闪过另一个主意。

“这很困难，”她想，“但必须这么做。”

她听到电话另一端传来迪克的声音。

阿利克斯她坚定地按下那个键开口说话。

“我是马丁夫人，从夜莺别墅给你打电话，请你来吧。（她松开了键）明天早晨，拿些新鲜小牛排来。（她又重新按下键）这很重要。（她又松开键）多谢你，赫克斯沃西先生，你不介意吧。可那些小牛排（她按下键）非常重要。（她又松开键）非常好——明天早晨（她按下键）尽快。”

她将电话放在挂钩上，转过身来。

“你就这么跟屠夫说话？”杰拉尔德问。

“是女性的格调。”阿利克斯轻快地说。

她内心充满兴奋——他没起疑心。

她走进起居室，打开电灯。

“你看上去情绪很好？”他奇怪地看着她。

“是的，”阿利克斯说，“我的头现在不疼了。”

她坐在通常的位置上，冲着丈夫微笑。她得救了，现在才八点二十五分，离迪克九点钟来还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你给我的咖啡不怎么样，”杰拉尔德抱怨说。

“我正尝试一个新品牌，如果不喜欢，我就不煮了。”

阿利克斯拿起一件针线活来。杰拉尔德读了几页书，抬头看看钟表，把书一扔，“八点半了，该到地窖里干活了。”

针线活从阿利克斯手中滑落。

“不，让我们等到九点钟吧。”

“不，亲爱的，八点半，这样你可以早些上床睡觉。”

“可我宁愿等到九点钟。”

“你知道，我一旦定下时间，从不改变。”

阿利克斯抬头看着他。面具掀开了——由于兴奋，杰拉尔德双手抽搐，眼睛发亮，舌头不停地舐着干燥的嘴唇。

阿利克斯想：“他等不及了——”

他走到她面前，把她拽起来。

“走吧，否则，我会把你抱到那儿。”

好不容易，她挣开了。她什么也做不了了——他又走过来。

“现在，阿利克斯——”

“不——不——”

她尖叫着伸出无力的双手将他挡开。

“杰拉尔德——有件事我要向你坦白——”

他果然停了下来。“坦白？”

“是的，坦白。”她绝望地接下去，试图吸引他的注意力。

他脸上掠过一丝轻蔑。

“我想，是先前的情人。”他讥讽道。

“不，是别的事情，我想你会把它称作犯罪。”

瞬间，她看到自己说对了——他的注意力再次被吸引了。

她觉得又一次掌握了局面。

“你最好还是坐下来。”她平静地说。

她走到她那把旧椅子前坐下来，俯身拾起她的针线活。

“第一次做速记是二十二岁时 ,我遇见一个没财产且上了年纪的人。他要我嫁给他 ,我接受了。”

她停了一下 ,“我诱使他为我买了人寿保险。”

看到“丈夫”脸上一下子来了兴致 ,她就接着往下讲 :“有一段时间我在医院诊疗室工作 ,在那儿 ,我接触了各种各样罕见的药物和毒药。

现在 ,毫无疑问 ,他非常有兴致。

谋杀者必然对谋杀感兴趣。

她成功了。她偷偷瞥了一眼钟表。差二十五分钟九点。

“有一种毒药 ,一种白色粉末 ,只要一小撮 ,就可置人于死地 ,你并不了解毒药吧 ?”

她略带恐惧地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他了解 ,她就得小心。

“不 ,我几乎一无所知。”

她松了一口气。

“你听说过生物碱吗 ?它的作用原理与其他药物差不多 ,不过 ,不留丝毫痕迹 ,医生会诊断为心力衰竭 ,我偷了些这种药。”

她停顿了片刻。

“说下去。”杰拉尔德说。

“不 ,我不能告诉你 ,下一次吧。”

“就现在 ,”他不耐烦地说。

“结婚后的一个月里 ,我对丈夫非常体贴 ,人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忠实的妻子。我总是每晚亲自为他煮咖啡。一天傍晚 ,当我们独自在一起的时候 ,我把一撮生物碱放进了他的杯子……”阿利克斯停下来 ,小心地穿针引线。

“当时非常宁静 ,有一刻 ,他喘着要新鲜空气 ,我打开窗户。过了一会 ,他就死了。”

她停下来 ,脸上挂着微笑。差一刻九点 ,他马上就到了。

“那笔保险金额有多少 ?”杰拉尔德问道。

“大约两千英镑 ,我用它来投机 ,可全赔进去了 ,我又重新做办公室工

作。我遇到另外一个男人，在办公室里，我依旧用未婚时的名字，他不知道我结过婚。他年轻，漂亮，而且有钱。婚后，我们在萨塞克斯过着宁静的生活。他起草了一份于我有利的遗嘱。他，一如我第一位丈夫，喜欢我亲自给他煮咖啡。”

阿利克斯若有所思地微笑起来，“我煮的咖啡确实不错。”

她接着说：“在村子里我们几位朋友，当我丈夫一天晚饭后突然心力衰竭去世时，他们都为我难过。我不明白自己后来为什么又回到办公室，我想，是习惯。我的第二位丈夫留下大约四千英镑。这次，我用它投资，你瞧——”可她被打断了。

杰拉尔德的脸涨得通红，抽噎着，用颤抖的食指指着她。

“咖啡——上帝！咖啡！”

她盯着他。

“我明白它为什么苦了，你这个魔鬼！”

他双手抓住椅子，准备向她扑过来。

“你给我喝了毒药。”

阿利克斯退到壁炉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是的，”她说，“我给你喝了毒药。现在，别动——”如果能让他呆在那儿……啊！是什么？公路上传来脚步声。大门吱呀一声。屋外小径上传来脚步声。外面的门打开了。

“别动。”她重复道。

她匆匆逃到屋外，倒在迪克怀里。

“天哪！阿利克斯。”他喊道。

他转身面向那个同来的人，一个高大健壮的警察。

“看看屋子里发生了什么事。”

他小心翼翼地把阿利克斯放在沙发上，俯下身子。

“可怜的女人，他把你怎样了？”

她只是念叨他的名字。

那个警察碰了碰迪克的臂膀，他才清醒过来。

“先生 ,屋子里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好像是吓坏了 ,而且——”

“什么?”

“先生 ,他——死了。”

经典悬念 圆

禾苗枯萎、耕牛瘟死、孕妇流产、带火的瘟神降临城邦……

这一切,都与老国王的意外死亡息息相关。

而老国王的死亡,又与一个小王子息息相关多年前他因被预言必将杀死自己的父亲、迎娶自己的母亲而遭到抛弃的。

〔希腊〕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 496—公元前 430):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生于雅典富商家庭,相传写有 70 多部悲剧和喜剧,现存《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厄勒克特拉》等 7 部完整的悲剧。剧作取材于神话和传说,多描写理想化的英雄人物与命运的冲突,但终究不能摆脱命运的摆布而走向毁灭。反映了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权盛极而衰时期的社会面貌。代表作《俄狄浦斯王》约写于公元前 430 年,着重描写主人公反抗“命运”但又不能逃脱其摆布的悲惨遭遇,显示出雅典自由民对社会灾难无能为力悲愤情绪。剧作结构严谨,情节曲折,含义深刻,是古希腊悲剧巨著。

俄狄浦斯 员

那是在远古的英雄时代。

希腊古老美丽的忒拜城邦突然遭受巨大的灾难,正在血红的波浪里颠簸着抬不起头:田间的麦穗枯萎,牧场上的耕牛瘟死,百姓家的孕妇流产,最可恨的是带火的瘟神降临城邦,全城正弥漫着浓浓的烟火。人们成群地死去,死者的亲属在各处祭坛的台阶上呻吟,祈求天神消灾弭难。求生的哀声和悲惨的哭声响彻城邦的上空。

这天清晨,忒拜城王宫的前院里人群骚动,老祭司领着数百儿童、青年和老年人,来向国王俄狄浦斯请求援救。

俄狄浦斯不是天神,但忒拜城的公民把他看做天灾和人祸的救星来向他求救。先前俄狄浦斯来城邦时,忒拜公民正遭受狮身人面兽的威胁,已经有许多人丧失性命,是俄狄浦斯破译它的谜底,摧毁这妖兽而拯救城邦的。全城邦的人都相信,俄狄浦斯有天神的帮助。现在忒拜城又遭劫难,人民祈求俄狄浦斯能再次拯救他们。

俄狄浦斯看着人民惨遭不幸,流着泪告诉大家:“我知道你们的来意和疾苦。我的痛苦远远超过你们大家。你们每人只为自己悲哀,我的悲痛却同时是为城邦,为你们。”他还告诉大家,他已经派国舅克瑞翁到光明神阿波罗的庙上去求问,要怎样才能拯救城邦。他正等待克瑞翁带回神示。

正说着,克瑞翁回来了。俄狄浦斯让他当着大家的面说出神示——“阿波罗要我们把藏在这里的污染清除出去,别让他留下来,害得我们无从得救。”

“怎样清除?那是什么污染?”俄狄浦斯不明白神示的意思。克瑞翁告诉他,阿波罗是指原先的忒拜城国王拉伊俄斯被人杀害的事,“神分明是叫我们严惩那伙凶手,不管他们是谁。

这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可他们在哪里?”

克瑞翁回答:“神说就在这地方。”

俄狄浦斯当即下决心查找凶手,为全城邦消灾弭难。他又问克瑞翁:“拉伊俄斯被打死时有没有报信人?有没有同伴见到这件事?如果有,我

们可以问问。”克瑞翁说国王的侍从除一人逃回来外全被打死，那人说国王是被一伙强盗杀害的。

俄狄浦斯决心把这个案子弄清楚。他对克瑞翁和乞援者说：“这不仅是我妻子的前夫拉伊俄斯报仇，而且也是为我自己清除后患。”他要把全城邦的公民召集到这里来进行彻底地究查，凭借天神的帮助，消除这场瘟疫。

圆

俄狄浦斯向全城邦公民宣布：“你们中间有人知道老国王是被谁杀死的，要立即报上来。即使告发者被发现是凶手的帮凶，因告发有功，他也只会流放而不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如果有人知道凶手是外邦人，不用隐瞒，我会重赏他的。”俄狄浦斯接着说，“如果有人违抗我的命令，在全城邦内，他就是大家的死敌。”

俄狄浦斯非常激动，清清嗓门，继续说：“我诅咒那个杀害老国王的杀手，我发誓，即使他是我家里的人，我愿忍受我刚才加在别人身上的诅咒。”“对那些不服从的人”，俄狄浦斯诅咒，“我求天神不叫他们的土地结果实，不叫他们的女人生孩子……”对那些拥护命令的公民，俄狄浦斯说：“愿正义之神和一切别的神对你们永远慈祥，和你们同在。”

没有人知道凶手是谁。正在这时，俄狄浦斯派人去请的先知忒瑞西阿斯来了。他虽眼睛，却能明察天地间的秘密。俄狄浦斯请他告诉谁是凶手，说希望凭他的智慧来拯救城邦。

谁知尽管俄狄浦斯再三请求，先知却死活不肯说。他哀求俄狄浦斯：“让我回家吧！你容易对付过去，我也容易对付过去。”并痛苦地说，他这样做是为俄狄浦斯好。

先知的顽固惹怒俄狄浦斯，他指着先知大骂：“我看老国王是你杀的，如果你眼睛没瞎，我敢说准是你一个人干的。”

国王的斥骂激怒了先知。他指着俄狄浦斯的鼻子大叫：“既然你这样说，那你就别跟我说话，因为你就是凶手！”

俄狄浦斯听先知骂自己是凶手，怎么也不相信。他骂先知出口伤人，他怀疑这是克瑞翁收买先知陷害自己。他悲愤地感慨道：“啊，财富，王权，有多么大的诱惑力！为得到这些，连我信赖的老朋友克瑞翁，也偷偷收买这个诡计多端的术士要把我推倒！”

俄狄浦斯又转向忒瑞西阿斯，生气地说：“你算什么先知！要不是看你年纪大，我早就叫你受苦刑！”

忒瑞西阿斯却毫不示弱。他对俄狄浦斯说：“你骂我瞎子？我可告诉你，你虽然有眼也看不清你的灾难，看不见你住在哪里，和谁同居；你不知道，你是你已死的和活着的亲属的仇人，你父母的诅咒会左右鞭打着你，可怕地向你追来，把你赶出这地方；你现在虽然看得见，可是到时候，你的眼前只是黑暗。”先知吐口痰，继续说：“等你发觉你的婚姻时，哪一个收容所没有你的哭声？喀泰戎山上哪个角落没有你的回音？你猜想不到那无穷无尽的灾难，世间再没有比你更苦的人了。”

俄狄浦斯忍无可忍，下令把忒瑞西阿斯赶出去。

先知毫不畏惧，指着俄狄浦斯大声说：“告诉你吧！你通令要捉拿的凶手就在这里。他将遭受劫难，从明眼人变成瞎子，从富翁变成乞丐，到外邦去，用手杖探着路前行。他将成为和他儿女的父兄，他生母的丈夫，他父亲的凶手。”

先知走了，俄狄浦斯和侍从们被先知说得目瞪口呆。

猿

克瑞翁听说俄狄浦斯指控他，非常难过，想找俄狄浦斯谈谈。

俄狄浦斯一见克瑞翁，气呼呼地说：“你分明想谋害我，还有脸到我家里来？”

克瑞翁恨不能把自己的心剖开给国王看。他对天发誓：“如果你发现我和先知同谋不轨，就让我不得好死！”

俄狄浦斯仍然深信眼前的人是个阴谋者，他声言要处死克瑞翁。克瑞翁气得直骂他愚蠢。

两人唇枪舌剑争执不休。王后伊俄卡斯忒听见，指责他们不顾城邦利益而闹私人纠纷实不应该。克瑞翁对姐姐说国王要杀死他，俄狄浦斯告诉妻子国舅要对他下毒手。

克瑞翁走后，王后问丈夫为什么这样生气。俄狄浦斯告诉她先知的话和自己的怀疑。听说是为这事，王后要丈夫尽可放心，说凡人不可能精通预言术，接着说出她的证据：“神示说拉伊俄斯会死在他和我生的儿子手里，但现在我们听说，他是在三岔路口被一伙外邦强盗杀死的。而我们的儿子，出生不到三天，就被拉伊俄斯钉住左右脚跟，叫人丢在没有人迹的荒山里了。”

谁知俄狄浦斯听说老国王是在三岔路口被外邦强盗杀死的，早就心神不安，魂飞魄散，急切地问：“那不幸发生在什么地方？”“那地方叫福喀斯，通往得尔福和道利亚的两条岔路在那里会合”。“事情发生多久了？”“这消息是你快做国王的时候向全城邦公布的。”“拉伊俄斯什么模样，多大年纪？”“他个子很高，头上刚有白头发，模样和你差不多。”

此时，俄狄浦斯已是愁容满面。他又问王后老国王带了多少侍从，伊俄卡斯忒说：“一共 缘个人，其中一个传令官，还有一辆马车。”

俄狄浦斯已经知道，老国王的死是自己作的恶。但他还要追究下去，要找到那个逃生仆人问个究竟。王后见他忧心忡忡，关切地问他为什么。俄狄浦斯就向她说起自己悲伤的身世——

我父亲是科任托斯城国王波吕玻斯，母亲叫墨洛珀。我在那里始终被人们羡慕、尊敬。但有次在宴会上，有个人喝醉了，说我是父亲的冒名儿子，这使我非常烦恼。第二天去问父母，我虽然满意他们对那人的斥责，说我是父母的亲生儿子，但那骂辱的话到处在流传总使我很恼火。后来，我瞒着父母去皮托庙上问神示，阿波罗没有答复我求问的事，却可怕地预言

我命中注定要玷污我母亲的床榻 ,而且会成为杀死我生身父亲的凶手。

没办法 ,我只有逃到外邦去。在旅途中 ,我走到你说的国王遇害的三岔路口 ,碰见一个传令官和坐马车的一行人。他们态度粗暴 ,要把我赶到路边去。我在气愤中打死那个推我的驾车人 ,车上那位老年人用双尖头的刺棍朝我头上打过来 ,我一棍子把他也打死了……

俄狄浦斯悲伤地对妻子说 :“如果是我杀的拉伊俄斯 ,那还有谁比我更可怜 ?我得出外流亡 ,看不见亲人 ,也不能回到我的祖国。因为那样 ,我就得娶我的母亲 ,杀死生我养我的父亲波吕玻斯。那我宁可死去 !”

伊俄卡斯忒安慰丈夫别忧伤 ,她说 ,“证明拉伊俄斯是你杀的 ,那也不能认为神示就应验了。因为拉伊俄斯命中注定会死在我儿子手中 ,可我那可怜的儿子早就死了。可见神示不一定应验 ,你别担心自己会杀死你父亲。”

但俄狄浦斯坚持找到那个仆人 ,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源

伊俄卡斯忒并没派人去找那个仆人 ,而是拿着包缠羊毛的树枝到阿波罗的祭坛上 ,祈求天神保佑俄狄浦斯 ,别让他惊恐不安。

正在这时 ,从科任托斯城邦来了报信人 ,说波吕玻斯王已经寿终正寝 ,科任托斯城邦的公民正等着俄狄浦斯回去 ,立他为王。

俄狄浦斯为杀父的神示在自己身上没有应验而高兴 ,但他还是忧虑重重 :“难道我不该害怕玷污我母亲的床榻吗 ?”

报信人问清缘由 ,告诉俄狄浦斯 :“别害怕 ,年轻人。其实 ,你并不是波吕玻斯王的亲生儿子。”

尽管俄狄浦斯早已听说过这话 ,但他还不相信。为能使俄狄浦斯相信自己的话 ,报信人只好说出几十年前的往事。他说自己从前是个牧羊人 ,经常到喀泰戎峡谷那一带去放羊。有一天 ,另一个牧羊人——拉伊俄斯王

的仆人——送给他一个婴儿，左右脚跟被紧紧钉在一起。他就把婴儿抱回去送给了波吕玻斯王。“那个可怜的婴儿就是你”，报信人对俄狄浦斯说，“你若不信，你的脚后跟就是最好的证明。”

俄狄浦斯半信半疑，但报信人所说的钉脚后跟的事是千真万确的，至今疤痕仍在。然而他还是半信半疑。但不管怎么说，他要从报信人所说的这件事中查寻出自己的亲生父亲究竟是谁，他要寻找那位给拉伊俄斯放过羊的那位仆人。有位长老告诉俄狄浦斯，那正是俄狄浦斯先前要找的那个仆人。

伊俄卡斯忒听到报信人的叙说，早已内心如焚，觉得这个世界马上就要毁灭了。她已经知道俄狄浦斯就是自己丢弃的那个可怜的儿子，而那个可怕的杀父娶母的神示也已应验了。但是，伊俄卡斯忒还是想方设法不让俄狄浦斯知道事情的底细。因而当俄狄浦斯问她那送婴儿的牧羊人是否就是国王遇难时逃生的那个仆人时，她痛苦地哀求他说：“看在天神面上，不要再追问了，我自己的痛苦也已经够受了。”

俄狄浦斯却认为伊俄卡斯忒是害怕追究下去，会发现他出身卑贱而感到羞耻，生气地说：“你放心，即使发现我母亲三世为奴，我有三重奴隶身分，你出身也不卑贱！”伊俄卡斯忒知道事情马上就要败露，悲痛万分。对着俄狄浦斯，她只有流泪，只有哀求：“哎呀，不幸的人呀！我只有这句话对你说，求你别再追究下去了！”说完，就痛苦地冲进王宫里去了。

俄狄浦斯全然不顾这一切。他决心追查自己的血统。

缘

俄狄浦斯派人去找来拉伊俄斯的牧羊人。

科任托斯的报信人一眼就认出，这就是自己的老朋友。而拉伊俄斯的牧羊人虽然也认出报信人，却不愿回答早年托付婴儿的事。报信人指着俄狄浦斯，好心告诉他：“好朋友，你仔细看看！这就是他，那时候你交给我叫

我当自己儿子养的那个婴儿呀！”牧羊人听了却大为恼怒，指着报信人大骂：“该死的家伙！你还不赶快住嘴！”

俄狄浦斯极其不满牧羊人的态度，命令侍从穷追不舍，老牧羊人招架不住，只得说出实话：那婴儿是拉伊俄斯的孩子，王后害怕那不吉利的神示，说这婴儿长大后杀死父亲，就让牧羊人带到山上去把他弄死。牧羊人可怜他，就把他送给了邻邦的一个牧羊人。

俄狄浦斯只觉得天崩地裂。面对苍天，他绝望地大声哭喊：“天哪！这是多么可怕的神示啊！我成了不应当生我的父母的儿子，娶了不应当娶的母亲，杀了不应当杀的父亲。我瞎了眼！”

远

俄狄浦斯彻底弄明白自己的身世，横冲直撞、大喊大叫地冲进卧房时，王后已经自杀了，脖子缠在那摇动的绳子上。

俄狄浦斯看见如此情景，大声惨叫。他马上解开吊绳的活套，从她的衣袍上摘下两只金别针，举起来朝自己的眼睛狠狠地刺去，边刺边喊道：“你们该瞎了！这样，你们就再也看不见我所受的灾难，我所造的罪恶了！”鲜血从他血红的眼里流下来。

可怜的俄狄浦斯自愿出外流亡，就像他先前对凶手所诅咒的那样，免得这个家因为他的罪恶再遭劫难。他请求人们把他这个最该诅咒的、最为天神所憎恨的人带到境外去流浪。

克瑞翁找俄狄浦斯来了。他要把这个可怜的人带到宫里去。

俄狄浦斯感谢克瑞翁宽恕自己的过错。他请求克瑞翁尽正当的礼仪葬埋可怜的王后，请求克瑞翁允许自己住到喀泰戎山上去，因为父母在世时曾指定那座山作为他的坟墓，他请求克瑞翁照顾他那个不幸的家。俄狄浦斯哭着对克瑞翁说：“请让我再看看我的女儿，让我抚摸着她们悲叹我的灾难。”

善良的克瑞翁早已想到这一点，把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带来了。俄狄浦斯听见女儿的哭声喜不自禁，一把把她们搂过来抱在怀里，眼泪淅淅地流。因为自己的罪恶，她们已经惨遭不幸，但更可怕的是，等待她们的将是更为残酷的苦难和折磨。俄狄浦斯请求克瑞翁关照她们，并虔诚地向苍天祈祷，祈求天神保佑他的女儿幸福快乐，一切罪恶、一切惩罚都由他俄狄浦斯一人担当。

那个悲惨的时刻到了。带着肉体与心灵的巨大创伤，俄狄浦斯颤抖地拿起手杖，探索着朝喀泰戎山的方向跌跌撞撞地走去，去忍受那漫漫长夜的无尽苦难。

经典悬念 猿

一位笨拙得让人忍俊不禁的地方神甫携带着稀世之宝蓝宝石十字架来到伦敦 ,智力超群、体魄强健的大盗弗兰博循踪而至 ,世间最有名的侦探瓦伦丁也相机而动.....

神甫和蓝宝石的命运如何 ?

大盗和侦探之间的斗智斗勇 结果如何 ?

到底是“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 还是.....

[英]约翰·切斯特顿(1894-1933)生于伦敦。1913年和校友一起创办同人杂志《评论家》,1915岁进入斯莱德美术学校 ,后在伦敦攻读文学。

其写作活动涉及小说、评论、神学研究、随笔等各个领域 ,同时还是新闻界的著名撰稿人。切斯特顿是英国文学史上少有的博学大师 ,思想深邃 ,视野宏阔 ,文笔讥俏 ,长于从寻常琐事中发惊世之绝响 ,回味无穷 ,令人赞叹。代表作有《布朗神父》系列。《蓝宝石十字架》基本反映了其诡谲峻拔的艺术风貌。

蓝宝石十字架

在晨曦的银色光芒和粼粼碧波之间 ,船靠在了埃塞克斯海岸的哈维奇

港,放出乱糟糟的一大群人。我们必须跟踪的那个人,以游手好闲者的神气抽着一支烟,一点也看不出,他就是欧洲最有才智的瓦伦丁——巴黎警察局局长,世间最有名的侦探。

他来执行本世纪最了不起的一次逮捕。

大盗弗兰博利用正在召开的“圣体会议”,乔装来到伦敦。

自从这位犯罪大王突然停止捣乱以来,到现在已有多年了。但在鼎盛时期,弗兰博却是一个与凯撒一样妇孺皆知的人物。

弗兰博是个身材高大的加斯科涅人,胆子和躯体一样大。

他的每一次盗窃都堪称一件新奇的罪行。例如,他在伦敦经营过一家赫赫有名的泰洛林牛奶公司,这家公司没有奶牛,但他差不多有一千个订户——他只是把别人门前的小奶罐换上标签,然后放在自己的主顾门前。

弗兰博的每一次新作品都以简单明了为特色。有一次,他深夜把一条街的门牌号全部重新漆过,仅仅为了把一个旅客引入他圈套。他还发明了一种轻便邮筒,等着有人往里投汇款单。

最后一点,他还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杂技演员。尽管块头那么大,跳跃起来却轻便得像只蚱蜢,又能像猴子一样隐入树顶。

怎样去找他呢?大侦探瓦伦丁仍然心中无底。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无论伪装得多么巧妙,也无法掩饰他那独特的身高,正如一头长颈鹿伪装不了一只猫一样。

在埃塞克斯的一个小村子,一个矮个的罗马天主教神父上了火车。这个神父,脸又圆又呆板,像诺福克汤圆。他带着几个棕色纸包,几乎无法收拢。一把旧大伞,经常落到地上。他呆子般地向车厢里的每个人解释他的小心,因为他的一只棕色纸包里有一些用纯银和蓝石头做的东西。

瓦伦丁在利物浦下了火车,到苏格兰场办理了身份手续,然后在伦敦街上信步漫游。面前是一个古老、别致、宁静的广场,周围是高大单调的房屋,既豪华又空旷,广场中央长满灌木,像太平洋上的绿色小岛,热烈而荒凉。

奇迹的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就是它的发生:天上几片云聚拢成为

人类眼中的星形，远处旷野中陡然耸立起一棵大树……简言之，生活中有巧合的成分，正如爱伦坡那看似矛盾实则正确的说法所表白的：“智慧必须指望不可预见的事。”

瓦伦丁是个莫测高深的法国人，是个有思维的人，同时又是个平常的人。他所有奇妙的成功，看起来像是有魔法，实际上，都来自清晰的推理和寻常的思维。确切地说，瓦伦丁明白理性的极限。在明显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瓦伦丁有他自己的看法和办法。

如果不能追随有理性的思路，他就冷静而小心地追随没有理性的思路。不用去可预料的地点，而是到不可预料的地点去：敲敲每所空房子的门，弯进每一条死胡同……因为，一些引起追捕者注意的稀奇古怪的地方，也许正是引起被追捕者注意的地方。关于那个寂静、古老、别致的饭店，有些什么在引发他的罕有的浪漫幻想，他决定去试试。

他在靠窗的一张桌子前坐下，要了一杯不加奶的咖啡。

上午已过去一半了，他还没吃早饭。他默默地往咖啡里加了白糖，一直想弗兰博是如何逃脱的：一次是用指甲刀，一次趁一所房子失火，一次让人们用望远镜看一颗要毁灭地球的彗星……“罪犯是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侦探只是评论家。”他带着辛酸的微笑说着，把咖啡举到唇边，又很快放下——他加的白糖是盐。

他望了望装着白色细粒的家什，当然是糖罐！他奇怪为什么会在里面放盐。他四下看看是否另有正统的家什。对，有两个盐瓶。也许盐瓶里有些蹊跷？他尝了尝，是白糖！他疑惑地四下张望，除了白纸裱糊的墙上溅了点黑色液体之外，整个饭店整洁、轻快、平常，没有任何异常之处。

侍者匆忙赶来，他让侍者尝尝白糖。

“你们每天早上都和顾客开这么巧妙的玩笑吗？”瓦伦丁问。

侍者弄懂这种讥讽后，含含糊糊地说声“请原谅”，就匆匆走开了。几秒钟后，老板和他一起赶来。老板检查了糖罐和盐瓶，也同样一脸莫名其妙的神色。

突然，侍者发音清晰起来，几句话冲口而出：

“我想——是那两个教士干的。”

“什么？”

“那两个把汤泼在墙上的教士。”

“把汤泼在墙上？”瓦伦丁重复着，确信这一定是个隐喻。

“是的。”侍者指着壁纸上那块黑色污点说，“在那里。”瓦伦丁带着疑问望着老板。

“先生，这是真的！今天一大早，两位教士就来这里喝汤。他们俩都很安静，受尊重。一个付了账出去，另一个过了好一阵才把汤喝完。不过，在走开的瞬间，他拿起喝了一半的杯子，把汤泼在墙上。我想抓住他，不过他们已走进卡斯泰尔斯街。”

瓦伦丁站了起来，付了账，很快就转到另一条街上。

走过一家店面时，什么闪光从他身旁掠过。他走回去看，是一家水果店。两个最显眼的货格里，各放着一堆橘子，一堆坚果。干果上，有一块纸板，用蓝粉笔醒目地写着：“上等柑橘，一便士两只。”在橘子堆上同样清楚地写明：“最佳坚果，每磅四便士。”水果商正为了这颠三倒四的广告而气哼哼地往街两头张望。侦探悠闲地说：“我想问你一个与心理学和思想有关的问题。”

店主用威胁的眼光望着他，但他还是摇动着手杖说：“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这事是两个传教士干的，一个高，一个矮。”

商人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他们和你是什么关系，不过，如果你是他们的朋友的话，你可以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再来和我的苹果捣蛋，我要敲掉他们的脑袋。”

“真的？”侦探非常同情地问，“他们弄乱了你的苹果？”

“有一个这么干了，”愤怒的店主人说，“把苹果滚得满街都是。要不是捡苹果，我可以抓住那混蛋的。”

“他们朝哪个方向走了？”瓦伦丁问。

“左手第二条马路，然后穿过了广场。”

“谢谢。”瓦伦丁说着像个魔法仙人一样不见了。

在第二个广场对面,他发现有个警察,就问:“警官,看见一高一矮两个教士了吗?”

警察笑起来:“看见的,先生。有一个喝醉了,站在马路当中,昏头昏脑……”

“他们向哪条路走了?”瓦伦丁急忙打断他。

“在那里上了一辆黄色公共汽车,”警察答到,“到汉普斯泰去的。”

瓦伦丁出示了自己的公务证,说:“叫两个你们的人跟我去追。”一分半钟后,他就与一位警察和一名便衣在对面会合了。

“嗯?先生,”警察傲气十足地问,“什么事——”

瓦伦丁突然用手杖一指,说,“上了这辆公共汽车后我会告诉你们的。”

挤上公共汽车上层的座位后,警察说:“坐出租车要快十倍。”

“太对了,”他们的“领队”平静地说,“如果知道往哪里去的话。”

“那么,你要往哪里去?”另一个人瞪着眼问。

瓦伦丁皱着眉抽了几口烟说:“现在所能做的,就是观察异常的事。”

“你的意思是哪种异常的事?”警察问。

“任何。”瓦伦丁回答。

公共汽车好像连续几个小时都在北边的马路上爬行。尽管冬季的暮色已悄然降临,瓦伦丁却仍然沉默、警惕地坐在那里。等他们从卡姆丹城后边离开的时候,那两个警察已经睡着了。瓦伦丁拍拍他们的肩膀,叫停车的时候,他们几乎跳了起来。

他们四下张望,想弄明白怎么回事时,发现瓦伦丁正得意洋洋地指向马路左边的一扇窗户。

终于找到线索了,瓦伦丁喊道,“有破玻璃窗的地方。”

“线索?”主要助手问,“有什么凭据说这和他们有关?”

瓦伦丁勃然大怒,几乎折断了手杖。

“凭据?”他叫道,“妈的,对付这个人要凭据!”

三人很快被安顿在一张小餐桌前,吃他们这顿晚午餐。

“我看到你们的窗子被打破了。”瓦伦丁付账时对待者说。

“是的，先生。”侍者回答，瓦伦丁给了他一笔丰厚的小费。

侍者直起腰来，一脸温和而不容误解的激动神色。

“啊，先生，”他说，“很奇怪的事，您说呢？”

“给我们讲一讲。”侦探带着漫不经心的好奇心说。

“两位穿黑衣服的绅士进来，”侍者说，“是两个外国的堂区神父。他们安静地吃了一餐廉价午饭。一个付了账出去了，另一个正要出去时，我发现他们多付了三倍的钱。我对那个将要出门的神父说：‘你们付得太多了。’可他只是说：‘哦，是吗？’我说：‘是的。’拿起账单给他看。哎呀，这可是个怪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侦探问。

“噢，本来只该收四便士，但现在我看到我收了十四便士。”

“嗯，”瓦伦丁问道，“以后呢？”

“门口那个神父走回来，安静地说：‘对不起，不过这多余的是用来付那窗户的。’我说：‘什么窗户？’他说：‘就是我要打破的这扇窗户。’他用他的伞把这倒霉的窗玻璃给打破了！”

三个客人一齐叫了起来。使者继续讲他的故事。

“我简直给弄昏了头。那个人出去和他的朋友转过街角，然后飞快地走上布洛克街，我去追他们，但没追上。”

“布洛克街！”侦探开步往那条大街飞奔而去。

街道上灯光稀疏，窗户罕见，仿佛是一条修在所有建筑物背后的街道。突然，一扇里边点着煤气灯的凸出的窗子，在暮色中像牛眼灯一样突现出来。瓦伦丁在一家装修得花里胡哨的小糖果店前停了一会儿，稍稍犹豫后走了进去。他小心地买了十三支巧克力雪茄——显然是在准备一个开场白，但已经不必了。

一个态度生硬，年龄稍大的女人，满脸疑问地望着他，当看到他身后的警察时，女人的眼睛顿时警觉起来。

“那个包裹，我已经寄走了。”

“包裹！”瓦伦丁用疑问的神色望着对方。

“我是说那个教士绅士留下的包裹。”

“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告诉我们到底出了什么事。”

“嗯,”那女人有点怀疑地说,“大约半小时前,两个教士进来买了些薄荷糖,然后出去向荒地走去。但过了一小会儿,一个跑回店里说,‘我掉了一个包裹没有?’我到处找,找不到。他就说,‘不要紧,如果找到,请把它寄到这个地址。’他留下地址,给了我一先令误工费。奇怪的是,我后来竟然在刚才找过的地方找到他掉的一个棕色纸包,我按他说的地址寄走了,好像是在威士敏斯德的什么地方……”

“汉普斯泰德荒地离这儿近吗?”瓦伦丁问。

“一直走十五分钟,就会看到荒地。”

瓦伦丁跳出商店就跑,两位警察勉强小跑跟上。

出其不意地走出街道,是一大片一无所有的空旷地和广阔的天空,孔雀绿的苍穹没入暗紫色的远方和正在变暗的树木之中,变成一片金黄。

瓦伦丁站在斜坡上,望着谷地对面,一眼看到了要找的东西。

在远方分散的黑黝黝的人群中,有两个特别黑的穿教士服的人影。尽管由于远,看起来很小,瓦伦丁仍然可以看出其中一个比另一个矮得多。等到距离缩短的时候,瓦伦丁又看到了一些别的事情。这使他十分惊讶——不管那高个子是谁,矮的那位就是在哈维奇火车上见到的,那个矮胖的埃塞克斯小本堂神父。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切合理地吻合起来。瓦伦丁今天早上打听到,有一位从埃塞克斯来的布朗神父,带着一个镶蓝宝石的银十字架——价值连城的古文物,让参加“圣体会议”的外国神父观赏。无疑,这就是那块“带蓝宝石的银器”。瓦伦丁发现的事情,弗兰博也发现了。毫不奇怪,像弗兰博这样的“演员”,把自己装扮成神父,再把真正的神父骗到汉普斯泰德荒原,实在是小菜一碟。对小个子神父的无依无靠,瓦伦丁心中油然而生同情之感,想到弗兰博竟对这么天真的牺牲品打主意,不由得义愤填膺。但瓦伦丁想到自己和弗兰博之间发生的一切,想到使弗兰博走向胜利的一切,脑海里禁不住翻腾起细微的思想的波澜来。从神父手里盗窃蓝宝石银

十字架,同往墙纸上泼汤有什么联系呢?又同把橘子叫坚果、先付钱后打破窗户等有什么关系呢?

他尾随的两个人正像黑头苍蝇一样,往更荒凉寂寞的高地走。由于地面突然低洼和灌木丛遮挡,侦探突然见不到追随的目标了。十分钟焦急不安之后,才又看到了这两个人——他们在一座圆顶的山脊之巅,俯视着绚丽多彩而又难免苍凉的落日景色。他们坐在凳子上,进行严肃的谈话。上方的苍穹正慢慢地由孔雀绿变成孔雀蓝,悬在天顶的星越来越像真正的珠宝。

瓦伦丁示意同伴悄没声息地溜到那棵枝叶茂密的大树后。他们第一次清楚地听到了两位奇怪的神父的谈话。

一分半钟之后,一种糟糕透顶的怀疑慑住了他。在静静的夜色之下,他把两个英国警察拖到荒地来干这种差事,真是糊涂之至,因为两个人正谈论着玄妙的神学问题,像真正的神父那样。

他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布朗神父讲话的尾巴:“……他们在中古时代说的是天堂不受腐蚀。”

高个子神父点点低垂的头说:“啊,对的。这些现代的不信宗教的人求助于他们的理智,但谁能做到身居大千世界而又感觉不到上空有一个奇妙的宇宙呢?那里,理智是绝对超越情理的。”

“不,”另一神父说,“理智永远是合乎情理的,即使在最后的地狱的边境,在茫茫人世即将灰飞烟灭之际,也是如此。我知道人们指责教会贬低理智,但恰恰相反,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独独尊重理智,独独确认天主是理智所承认的。”

高个子神父抬起他严峻的脸,对着星光闪烁的天空说:

“但是谁知道,在这个无限的宇宙中——”

“只是物质上的无限,”小个子神父在他的座位上一个急转身说,“不是在逃避真理法则的意义上的无限。”

瓦伦丁在树后由于默默地憋着一肚子狂怒,他似乎听到两个英国警察的窃笑。

瓦伦丁觉得这是他一辈子干下的最蠢的事情 , 简直就栽了个大跟头。他正要悄无声息地溜掉时 , 高个子神父的绝对沉默使他停了下来。终于 , 高个子神父又讲话了。

“上天的奥秘深不可测。就个人而言 , 我只能低下我的头。”

他的头仍然低着 , 姿势声音丝毫没变地说 :

“把你的蓝宝石十字架拿过来 , 好吗 ? 我们在这里都是单身一人 , 我可以把你像撕稻草娃娃一样撕得粉碎。”

丝毫没有改变的姿势和声音 , 对改变了话题的振聋发聩的内容 , 无异于增加了奇特的强暴色彩。但古文物的守卫者似乎只把头转了个罗盘上最轻微的度数。也许他没听懂 , 或者 , 听懂了 , 但由于恐怖而僵在了那里。

“对 ,”高个子神父以同样的低声和姿势说 , “对 , 我就是弗兰博 , 大盗弗兰博。”

停了一会儿之后 , 他又说 : “喂 , 你给不给那个十字架 ?”

“不给 !”另一个声音非常特别地说。

弗兰博抛掉教士伪装 , 露出强盗本色 , 在座位上低声长笑。

“不给 ,”他叫道 , “你这个骄傲的教士 , 不愿把它给我 , 要我告诉你为什么不愿给我吗 ? 因为它已经到了我的手里。”

埃塞克斯的小个子转过他那似乎茫然的脸 , 怯生生地说 : “你——你肯定吗 ?”

弗兰博愉快地叫了一声。

“说实在的 , 我十分肯定你是傻瓜 , 于是做了一个和你那纸包一样的复制品。现在 , 我的朋友 , 你怀揣的是复制品 , 我身上的才是真珠宝。布朗神父——一套很老的把戏。”

“是的。”布朗神父以奇特神气搔着头发说 , “我听说过。”

犯罪巨人以一种突然发生的兴趣俯视着这个小神父。

“在什么地方听谁说过 ?”

“喂 , 我可不能告诉你他的名字 , 因为他找我是向天主悔罪。”小个子简简单单地说 , “他过了二十年富裕日子 , 完全靠复制棕色纸包。明白了吧 ,

我怀疑你的时候 ,立刻就想到了那个家伙。”

歹徒紧张地问道 ,“你真的因为我把你带到这个荒凉的地方 ,就怀疑上我了?”

“不是的 ,”布朗神父带着道歉的神气说 ,“我们刚见面时 ,我就怀疑你了。你袖子里藏着的有穗状花絮的带刺的手镯 ,向我透露了你是谁。”

“见鬼 ,”弗兰博喊道 ,“你怎么听说过我有穗状花絮带刺的手镯?”

“哦 ,你知道 ,”布朗神父面无表情地说 ,“我在哈特尔普尔当本堂神父的时候 ,就见到三个戴这种手镯的人。我怀疑你的时候 ,难道你没看出来?我打定主意 ,要确保十字架的安全。所以 ,看到你掉包的时候 ,我又把它掉回来了 ,然后把真的留在后面 ,难道你没有看出来?”

“留在后面?”

“嗯 ,是这样的。”小个子神父依然不动声色地说 ,“我回到糖果店 ,问他们我是否掉了一个小包 ,还给了他们一个特定地址 ,叫他们如果找到包就寄到那里 ,还给了他们足够的钱。嗯 ,我知道我没有掉小包 ,不过我走的时候故意把它留下了。”然后 ,他有点悲伤地说 :“我是从哈特尔普尔的一个穷人那里学来的 ,他经常用他在火车站上偷来的手提袋这么干 ,不过他现在进了隐修院。”他以同样道歉的神气 ,搔着头发说 ,“当了神父 ,就没办法了 ,人们总要来对我们讲这类事。”

弗兰博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棕色纸包 ,撕开——里面除了纸和铅条之外 ,什么也没有。他一跃而起 ,以一个巨人的姿态喝道 :“我不相信像你这样的矮脚鸡会做出这些名堂来 ,那玩艺儿一定还在你身上 ,如果不把它交出来 ,哼 ,我可要动武啦。”

“不 ,”布朗神父简单地说 ,“你动武也得不到 ,因为 ,首先它不在我身上 ,其次我们也不是孤零零的。”

弗兰博止步不前。

“在那棵树后边 ,”布朗神父指着说 :“有两个身强体壮的警察和一位世上最有名的侦探。你问他们怎么会到这儿来吗?哎呀 ,当然是我把他们引来的。怎么引来的?你喜欢听我就告诉你。嗯 ,我不能肯定你是强盗 ,所

以我只能测验一下,看你是否会现原形。一个人发现咖啡里加的是盐的时候,一般都会大惊小怪的。如果他不大惊小怪,必定有某种原因。我把盐和糖调换了,而你保持沉默。一个人如果发现他的账单大了三倍,势必提出反对,如果他付了账,必然有某种不愿意人注意的动机。我改了你的账单,而你付了账……”

弗兰博好像被咒语定住了。

布朗神父动作迟缓而头脑清醒地说,“你不会给警察留下任何痕迹,当然别人就不得不留下。在我们到的每一个地方,我都仔细地做了点什么。我没有造成很大损害——泼脏的墙、打翻的苹果堆、打破的窗子……但我保住了十字架。我有点奇怪,你为什么没有吹驴子口哨拦住我。”

“用什么?”弗兰博问。

“我很高兴你没听说过这个词。”神父做了个怪相说,“我敢肯定,你为人太好,当不了吹驴子口哨的人。我本来不该离开现场的,我的腿不够棒。”

“你究竟在讲些什么呀?”

“我以为你懂得什么是现场的,”布朗神父惬意地表示惊奇,说:“哦,你本来不会出那么大错的。”

“你到底怎么懂得这些讨厌东西的?”弗兰博喊道。

教士单纯的圆脸上浮现出笑容。

“哦,你从来没有想到过吗?一个除了听人们道出真正的罪恶之外几乎无所事事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人类的全部邪恶。但实际上我这行业的另一方面也使我知道你不是神父。”

“什么?”强盗大张着嘴问。

“你攻击理智,”布朗神父说,“那是违反神学原理的。”神父转身收集东西的时候,三个警察从树影中走出来……

经典悬念 源

湖水中浮起一个中年男人和两个妙龄女子的尸体，手腕上都绑着相同的红布绳——奇怪的情死！

一位美丽而神秘的少妇突然出现在案发现场。

几乎与此同时，一位宿营的大学生又突然踪迹皆无……

〔日〕赤川次郎：1925年生于日本福冈，桐明中学毕业后，在日本机械学会工作十年。写推理小说前，一度热衷漫画和电影，曾撰写剧本和学拍电影。受此影响，小说中不时出现风趣和美妙的情节。赤川次郎也因这些独特的风格，开创了幽默推理小说的派系。自《幽灵列车》获“推理小说新人奖”以来，作品一直畅销不衰，特别受学生及女性欢迎。至今，总印数已逾四千万册。代表作有《三色猫探案》、《三姊妹侦探团》、《华丽侦探团》等。

灰姑娘情死 员

游览船小屋管理员立山，那天早上在天亮前起了床。

早上已经凉飕飕的。

即将十月——夏季闹哄哄的湖边，如今一片寂静。

顶多周末时，才会看见一些前来露营的团体。

天空逐渐泛白，西边还有一些明亮的星星在闪耀。

他懒洋洋地走向水边，小小的浪涛涌来，吧咯吧咯的。

他蹲下来，把手浸在水里。

天色渐明，晨雾渐消，湖面望尽。

“……咦，那是什么？”

立山看见一个黑色物体浮在湖面上。

眼熟的形状——一只船。

不可能是自己的船。

他匆匆走向系船的码头。

应该五只才对，竟然缺了一只。

“畜生！到底谁干的？”

那只船浮在湖中央，不见人影。

夏天常有这种事。一些情侣夜间摇船到湖中，在船上欢乐。

多半也是一男一女相拥睡在船上吧！

立山跳上一只小船，一转眼就划近那只船。

“这不是……”立山喃喃自语。

船上没有人影，只有两双鞋丢在上边。一双男性上班鞋，一双女性凉鞋。

立山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情死——这是立山当管理员以来，第一次发生的事。

立山让那只船保持原状，然后拿起桨，准备划回岸边。

当他企图改变方向单用右手划船之际，船桨咚地撞到什么。他的视线落到水面，像透过一层窗帘，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两眼睁开的男人的脸。

立山拼命划回岸边，跑向管理事务所。

可终究是乡下警局，当巡逻车赶到时，已是三十分钟之后了。

天已大亮。

觉得有人摸肩膀 ,我醒过来。“小姐 ,对不起。”大川一江站在我床边。

“是早餐时间了?”

“不是的 ,”一江微笑。“好像是发生案件……”

“案件?”我突然醒来。

“嗯 ,福尔摩斯刚刚出去了。”

“发生什么事呢?”

“听说是情死。”

“情死?在湖中?”

“是的 ,不过好像古里古怪的。”

“去看看把!”我边下床边说。

我叫铃本芳子 ,继承了庞大的遗产。

有钱有时也是好事 ,但多数时候无聊。

对我而言 ,“第九号楼”的朋友们 ,以及非公式经营的侦探事业 ,是惟一的乐趣。

本来天亮时我们必须回楼。可以这样悠闲地在湖畔酒店度周末 ,是因为最近鲁潘入住“第九号楼”的关系。

这个鲁潘拥有“变装”特技 ,从声音、说话方式到思考方式 ,连初次见面的人都能模仿到五分相似的地步。

实际上 ,小个子鲁潘可以在一分钟内化身成颇长的福尔摩斯、身轻如燕的达尔坦尼安以及“我”的样子。

因此我们拜托鲁潘做“代表” ,周末出来休假旅行。

完全清醒之后 ,我急冲冲地更衣走出酒店。

湖堤上停了三部巡逻车 ,大约有十几人聚集围观。

我从中一眼看出颇长的福尔摩斯来。

“怎么啦?”我喊。

“情死。”福尔摩斯头也不回地说。

“真不幸。”我从他旁边窥望。

男人四十多岁 ,上班族样 ,西装打扮。女方像是其部下的白领丽人 ,二十四、五岁的脸 ,美人胚子。

“不道德之恋的主角是谁 ?”

“别太快下定论。”福尔摩斯说。

“哦 ?”

“请看尸体手腕。”

男人的右手腕上绑着红布绳 ,布绳二十公分左右的地方 ,仿佛撕裂似的断了。

女的右手腕上 ,同样绑着布绳。

“一定是手绑手一同跳水的。”

“可两个都绑右手 ,不是很怪吗 ?”福尔摩斯说。

“说的也是 ,不过偶尔也会出现这种情形吧 !”

“是有可能 ,但总令人耿耿于怀……”福尔摩斯感叹道。

“回去吧 !”我催促他。

我拉起他的手 ,走向酒店。

向湖的凉台有人影。

“瞧 ,又是那位女士。”福尔摩斯说。

他说的是昨晚派对的事。

酒店大会场有舞会 ,令达尔坦尼安倾倒的就是这位女宾。

三十四、五岁的成熟时期 ,单独出行 ,高贵大方 ,足以使血气方刚的达尔坦尼安神魂颠倒。达尔坦尼安和她不停地跳舞。

“昨晚怎样了 ?”我说。

“不晓得。”福尔摩斯说。

进酒店时 ,我把鞋子上的泥尘拍掉 ,比福尔摩斯稍后进去。

我无意中一望 ,恰好看见那位女宾按住眼角走向酒店。

她哭过。为什么 ?

我莫名地在意起来。

早餐席上 ,达尔坦尼安精神焕发地出现。

酒店的欧陆式早餐 ,正迎合这些伙伴的胃口。

“早安。”

达尔坦尼安依例行个夸张的礼。

“昨晚在哪儿休息 ?”大川一江嘲笑道。

“当然在房间了。”达尔坦尼安说。

“谁的房间呢 ?”我说。

“自己的房间 !”

“被她抛弃了 ?”福尔摩斯说。

“不错。”

“昨晚你们不是很亲密么 ?”

“她说她是有夫之妇 ,我不能做违反女性意念的事。”

“那真不幸。”我微笑。

“怎么吵吵闹闹的 ,发生什么事了 ?”

“情死哦 !”

“嗨 !到了今时今日 ,还有傻瓜做那种事 ?”

“喂 ,你瞧。”我压低声音。

那位女宾走进大餐厅来了。

她想到什么似的 ,走向我们。

“嗨 ,昨晚冒犯啦 !”达尔坦尼安起身。

“哪儿的话。会不会打扰 ?”

“欢迎之至 !”

“谢谢。”

她果然哭过了 ,眼皮有点肿。

“湖中有人情死 ,你知道吗 ?”我问。

她仿佛大吃一惊。

“不。”她移开视线 ,说出自己的名字 ,“我叫小沼康子。”

看样子 ,她不想谈论情死的事。

“你一个人 ?”我问。

“嗯，不……外子随后会来。”

“是吗？”

“他很忙，忙得无法休息……”

小沼康子似乎有点心不在焉。

新进来的客人聊天的内容传入耳际。

“又有尸体浮上来啦！是女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福尔摩斯站起来，我忙追上去。

“果然变成这样。”福尔摩斯边走边说。

“在你预料之中？”

“我就想一定有什么蹊跷。”

距离刚才的地点不过十米。

像是刚刚捞上来的，尸体没有盖上白布。

“年轻女子，跟刚才那个差不多年纪吧！”我说。

“穿着有点不同。”

他这么一说，我才发现，这个穿着比较廉价的旧式洋裙。

“竟然又有自杀尸体浮起——”我摇头感叹。

“不是自杀。”福尔摩斯说。

“哦？”

“情死的。”

“为什么？她不是一个人么？”

“请看她的手腕。”

那女人左手腕上，绑着跟那对尸体一模一样的红布绳。

圆

“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达尔坦尼安瞪大眼，“闻所未闻！”

福尔摩斯点点头。“其中一个女的跟那男的情死才对。”

“另一个呢？”我问。

“问题就在这里。”福尔摩斯说，“假设他们是三角关系……”

大川一江噗嗤一笑。

“对不起，我觉得很滑稽。”

“时代不同的关系。”福尔摩斯叹息。

“你的她来啦！”福尔摩斯说。

“少来这个！”达尔坦尼安脸红了。

小沼康子向我们打了个招呼，独自坐在椅子上翻杂志。

“她好像坐立不安。”我说。

“大概在等丈夫的关系。”达尔坦尼安酸溜溜的。

“福尔摩斯，请接下去。”一江说，“他们会不会一起寻死？”

“不太可能。”

“两个女的手腕不都绑了相同的布绳么？”一江问。

“可男的只有右手腕绑红绳。”

“若三个一起死，其中一人两边手腕都系绳才行。”我说。

“通常就是那种情形了。”

“这么一来……”沉思之际，两名男子走进茶座。

“对不起。”其中一个在门口说，“有没有一位小沼女士？”

“我是。”小沼康子站起来。

“小沼女士吗？我们是警局的人。”

小沼康子顿时脸色变青。

“请问——有何贵干？”

“小沼正志是你的——”

“外子。”

“是吗？他过世了。”

“怎么可能？”

“从湖上捞起他的尸首，口袋里的身份证是他的东西，想请太太前去确认。”

小沼康子闭起眼睛，“我去。”

她跟刑警出去了。

“好险！”达尔坦尼安吹了一声口哨。

“什么好险来着？”

“假如她误会我杀了她丈夫就糟了！”

福尔摩斯说，“这情死案不‘正常’，不需要提防什么。”

我说：“她早知道了。”

“什么？”

“知道自己丈夫死了。”

“你看到什么了？”

我把她在凉台上落泪的事说出来。

福尔摩斯吸着烟斗说，“她坐立不安，那就可以理解了。”

“这意味着什么？杀夫？”

“这么快下定论，太性急了。”

“你认为还会发生什么？”

“走着瞧吧！”福尔摩斯十分自信。

两小时后，小沼康子回来了，一名刑警陪着。

一江上去帮忙。

一会儿，一江跑回来。

“她怎样了？”我问。

“大概哭累了，现在昏昏欲睡。”

“她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一江摇头。

然而，福尔摩斯的第六感应验了。

“这么晚了，对不起。”

小沼康子战战兢兢地走进来。

“请进。”我说。

“抱歉，这么晚打扰你。”小沼康子重复说。

的确，午夜十二时了。

“你先生很不幸。”

“谢谢……老实说，我们处得不好。”小沼康子说。“我之所以来这儿，是知悉外子和两个女人来这儿的。”

“请等一等。”我打断她。“你何以跑来告诉我这些？”

“那位——自称达尔坦尼安的告诉我说你是名侦探……”

“那么，你想跟我商量什么？”

小沼康子迟疑片刻，“希望你查查，外子是和哪个人情死。”

“你不晓得？”

康子点点头。“我只知道外子最近有了情妇。”

“以前有过吗？”

“没有。”

“你怎知道你先生来这儿？”

“他把这儿的固本券留在家里了。”

“于是你也跟来？”

“是的。不过，外子没下榻。我想他察觉了，所以避开这里。”

“然后……”

“结果外子死了……如今，我也觉得自己有不对的地方……”康子啜泣起来。

“可是——你怎么不知道你先生的情妇是怎样的女人呢？”

“完全不知。”她摇头。

“不过，总有点线索——”

“只知道是很年轻的女孩。”

我在想她的话是否值得信任，不过，暂时必须装作相信。

“然而，今天外子和两个女子一同被捞起来。”

“是否有什么线索？”我问。

“两名女士的身份揭晓啦！”刑警说。

“可以告诉我吗？”我说。“我是小沼夫人的代表。”

“好吧！是小沼先生和别的女人情死。”

“其中一个叫户沃悠子，是同时被发现的那个。”

“户沃悠子吧！”我记下来。“她是怎样的人？”

“东京的白领丽人。她和小沼正志是不同公司的。”

“她的家属呢？”

“我们跟她父母联络了，说马上赶来。”

“他们有没有说起自己的女儿有恋人之类的事？”

“没有，完全没头绪的样子。”

“是吗？”

“这位小姐好像相当富有，父亲是某公司社长，她本人也在分公司做事。”

我又记下来。

“另一个，名叫大西英子。”

“英语的‘英’吧！”

“她虽年轻，却是别人的妻子。”

“哦！”

“我们打电话给她丈夫了，他却不肯来领尸体。”

“为什么？”

“他说一个跟别的男人情死的女人不是他老婆。”

“太过分了。”我气上心头，“何不拘捕他？”

“我们不能那样做。她的地址在东京，好像出来兼职的。”

“没有遗书之类的吗？”我问。

“目前还没发现。”

“小沼先生预约了那间酒店，但没投宿，他住什么地方呢？”

“目前正在查。”

“怎么样？”

“不是有一群人来露营么？我想会不会一起住到那边去？”

露营区？

回到酒店时，达尔坦尼安在大堂里闲得无聊的样子。

“哦，一个人？”我喊他。

“嗯。”

“福尔摩斯呢？”

“名医正在诊症中。”

“你说什么？”

“小姐——”一江跑过来了。

“怎么啦？”

“福尔摩斯散步时，捡到一件东西。”

“什么？”

“人。”

我眨眨眼。

看来一江受达尔坦尼安和福尔摩斯的影响不小。

猿

“这样子不要紧了吧！”福尔摩斯说。

“你也是好事之徒啊！”我说。

“见到别人有麻烦，不能袖手旁观呀！”

“什么麻烦，他不是生病了吗？”

一名像大学生的年轻人，躺在床上呻吟着，没有意识。

“到底怎么啦？”

“发高烧。”福尔摩斯说。“身体冷透了，浸水太久的样子。”

“这么凉的天气浸水？”

“理由请问当事人。外面清吧！”

“不必请医生来看么？”

“不用。”福尔摩斯自信地说，“我的医术老师是史怀哲咧！”

“案件怎样了？”福尔摩斯问。

我把知道的一切告诉了福尔摩斯。

“一个是独身的有钱白领丽人，另一个是有夫之妇。你认为哪一个才是？”

“不能瞎猜。”福尔摩斯摇摇头。

“那该怎么做？”

“侦查方法之一，是向目击者问话。”

“不是没目击者么？”

“但有发现者。我待会就去见他。一起去？”

立山予人认真工作的感觉，完全没有刁难的印象。

“真是的，干吗念着去死呢！”立山叹息。

“能不能把发现时的情形告诉我们？”福尔摩斯说。

“好的。”

“我的船桨打到了男人的尸首。”他苦着脸说。

“唔，用船桨打到了？”

“咚一声，打中了。”

“还留意到什么吗？”

“没有了。”

立山的视线转向湖面。

“人生好虚幻啊！见到船上滚跌的两双鞋子时，我大吃一惊。他们留下来的不过是鞋子，虚不虚幻？”

“等一下，”福尔摩斯说。“刚才你说鞋子吗？”

“嗯。”

“是脱下来的鞋子？”

“对呀！男鞋女鞋各一只。”

“那些鞋子呢？”

“不是警察拿走了吗？”

我们走向酒店。“怎么连警局的人也忘了鞋子的事？”我说。

“也许他们不知道灰姑娘的故事。”

“啥？”我反问。“对，叫她们试穿那双玻璃鞋……”

“不同的是，那不是玻璃鞋，试穿的是死人。”福尔摩斯说。

“鞋子？有那种东西吗？”刑警听了我的话，直眨眼睛。

过了十分钟，刑警回来了。

“真抱歉，遗物之中没有鞋子。”

“可是的确——”

“当然，如果有的话，我们会保管的。”

我离开警局，福尔摩斯在外面等着。

“嗨，警察说没发现鞋子？”

“怎么回事？”

“任何事都有可能……”福尔摩斯若有所思。

“警察看漏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说。

“有可能吧！”

“船在什么地方？”

“大概在湖边的船小屋吧！”

“去看看吧！”我催促他。

“嗨，又是你们——”立山一看到我们就扬扬手。

“请问那只小船在哪儿？”我问。

“那一艘吗？警察说不碍事了，正在使用中。”

“使用中？”

“嗯。刚才一对露营的情侣租去划船了。”

天色放晴，气温开始转暖，但还不是乘船的最佳时候。

不过，年轻情侣不当天气是一回事吧！

一只船在湖中央摇荡着。

“我们也去看看。”福尔摩斯说。

“怎样去？”

“当然是划船过去了。”

“这个交给我办。”达尔坦尼安倏然出现。

“你从哪里跑出来的？”

“神出鬼没是我的拿手好戏。”达尔坦尼安咧嘴一笑。

“你拿手划船吗？”

“对万能的我说这句话，什么意思？”

“福尔摩斯先生，稍等一下如何？”

“好是好，但愿小船不会翻过来。”

“不祥之兆。”我笑了。

付了租船费，我提心吊胆地坐上船。

“来，让我向世界纪录挑战！”

达尔坦尼安劈劈啪啪地打打手，紧紧握住船桨。

“好是好，你可千万别翻船！”

“请放心，有我达尔坦尼安——”

“快划吧！”

“知道！”

达尔坦尼安开始用力划。

小船快速地往前进。

接近目标中的小船时，我喊“危险”，但已太迟。

我们的船已结结实实地撞向目标的船腹。

对方的船不见人影，正奇怪时，船身一阵摇晃，随着哗然惊呼，一名敞开胸脯的女子跳起来。

“到底干什么！”男的站起来怒吼。

“你们的船上有没有鞋子？”我问。

“鞋子？”

“对，男鞋和女鞋。”

“啊，是不是这个？刚才我们还在谈是谁遗忘了。”

女孩拿起一双男鞋，递过来。

“谢谢。还有一双呢？”

“只有这双。”

“哦？没有女鞋？”

“没有哇。”

我和达尔坦尼安面面相觑。

“谢谢你们，打搅啦。”我说。“来，回去吧！”

“遵命！”达尔坦尼安说。

“这次慢慢划好了，不急。”我说。

“且慢！”男的似乎怒气未消。“你一声不响就想离开？”

“那就打个招呼吧！”达尔坦尼安拿起手杖。

“不行！”

我的话没说完，那支藏刀手杖已飒地划破天空。

唰的一声，刀已收回。站起来的男人，咚地裤子脱了——

“冒犯啦！”达尔坦尼安说。

我将把鞋子送交警局的事委托福尔摩斯后，回到酒店。

“哎呀，怎么啦？”一江见到全身湿透的我惊叫。

“下局部阵雨的关系。”我说。“我去淋花洒，免得着凉！”

出来时，一江已把换洗衣物排列在床上。

“那个年轻人怎样？”我问。

“好像还在睡觉。福尔摩斯先生的判断如何？”

“不知道哇！”

“他头上长了个瘤。”

“瘤？”

“嗯，大概是被什么打肿的！”

“福尔摩斯什么也没说……”

“因为长在不起眼的地方嘛！”

“清爽多了。”我用毛巾揩着湿头发说。“那位太太呢？”

“她在茶座休息，好像不怎么哀伤似的。”

人都死了，一切都无所谓了？

但她曾经在凉台上哭泣？

我到茶座时，福尔摩斯已在等着。

“怎么样？”

“警察脸都青了。”福尔摩斯愉快地说。

“互相拼命推卸责任。”

“真糟糕。”我笑了。

“走吧！”

“去哪儿？”

“听说找到小沼过夜的露营区了，我跟警察办交涉，说不说鞋子的事，但要让我同行。”

我笑说。“我竟不晓得福尔摩斯先生这么会做生意。”

“是吗？会做生意也是头脑问题哪！”福尔摩斯说。

源

“对，是他。”年轻男孩看了小沼的照片，立刻说。

“怎样打扮？”刑警问。

“普通上班族打扮，只是觉得有点怪。”

“他来时说了些什么？”

“昨晚十点钟左右，我们昏昏欲睡，有人喊‘对不起’——”

“就是这个人？”

“嗯，他说酒店爆满，问可不可以住一晚。”

“他几时离开的？”

“没留意。”

“这么说，他是一个人来的？”

“对。”

“谈些什么了吗？”

“丸山那所好像和他聊了一会。”

“丸山是哪一位？”

“他不见了。”

“不见了？”

“嗯，早上起来时，他就不在了。他来去无踪，我们很头痛。”

“还没找到？”

“呃，因此我们也不能回去。”大学男生皱起眉头。

“他去了什么地方？”

“多半去追女孩子玩吧！”

“那所看钱比女人重要哦！”另一个插嘴说。

“听说那人和女人情死了？”大学生问。

“是的。当时他没跟女人在一起吗？”

“没看见。”

“多谢了。”

“哪里哪里。丸山那厮究竟跑到哪儿去了啊？”

我和福尔摩斯一同走向酒店。

“喂！搞不好……”我说。

“你也这样想吗？一定是那年轻人。”福尔摩斯说。

“叫丸山……”

“也许他知道什么。”福尔摩斯点点头。

回到酒店时，一江立刻穿过大堂走过来。

“小姐，有客。”

“找我吗？”

“在茶座等你。”

“是谁呢？”

我走进茶座。

“啊，你是——”

站起来的是刚才在小船上快活的女孩。

“找我有事？”

“其实……”女孩扭扭捏捏地说：“这个！”

她把一双女性凉鞋摆在我面前。

“这是……”

“那只船上的东西。”

“可刚才——”

“我本来想占为己有的。”

“啥？”

“相当高级的东西嘛！”

“于是你想占为己有——”

“正是此意。”

“傻瓜。”我苦笑。“为何又想归还？”

“后来听说是情死的人的，觉得恶心嘛！”

“拜托，不要告诉警方。”她合掌请求。

“好吧！我设法蒙骗过去好了。”

“谢谢！我们今天就回去。”

女孩说完，急忙走出休息室。

“真够朝气！”我不得不笑起来。

福尔摩斯走过来，拿起凉鞋说：“这就知道谁是灰姑娘啦！”

我和福尔摩斯回到酒店时，已近黄昏。

我们走进休息室，坐在沙发上。

“怎么样？”一江走过来。

“岂有此理，我们完全受骗了！”我说。

“噢？”

“那双鞋子，两个女的都不合穿啊！”

“奇怪了。为什么会在那只船上找到？”

“你问福尔摩斯好了！”

“说不定……”福尔摩斯喃喃自语。

“怎么啦？”

“我有一个想法。”他说。

“关于那双鞋子？”

“那双鞋，的确是船上的东西。”

“可是不合呀。”

“那没关系。”

我一点也摸不着头绪。

“不可能有另一个跳水的女人吧！”

“当然不会。”

“那么——”

“稍等一会。”福尔摩斯说。“去找那位未亡人问问。”

房门打开，小沼康子出来了。

“请问——是否揭晓了？”她问。

她在我和福尔摩斯的脸上望来望去。

“嗯，揭晓了。”福尔摩斯点点头。

“太好了，不愧是名侦探，请进来。”

福尔摩斯慢条斯理地开口。

“太太，如果你不诚实。查案就不能顺利进行啦！”

小沼康子的表情有些僵硬。

“你认为我说谎了？”

“是的。”

“怎么说？”

“你先生没有跟别人情死之意。”

“怎会——”小沼康子脸都白了。

“你先生是自杀，不过，不是因他有情妇，而是因你有情夫。”

“你说什么？我——”

“你知道你先生为了寻死而来这里，你怕他的死会影响别人对你的评价，你是为了阻止他而来的。”

“若是为了阻止他寻死 ,又有什么不好 ?”

“可你阻止不了。你先生知道你来了 ,没下榻这酒店。”

康子的神色变了。

“大清早 ,你在湖畔发现你先生的尸体 ,可同时在湖上 ,有另一组人情死。”

“情死 ?”我说。“死的是两个女人哦 !”

“同性情死也很伟大呀 !”福尔摩斯说。“只要查一下 ,就晓得那两个女的有那种关系了。”

“那和小沼先生是怎样扯上关系的 ?”我问。

“同性情死的布绳断了 ,个别飘上岸。小沼太太发现其中一个飘到她先生附近。”

“只要做成小沼先生和那女的情死就行了 ,于是——”

“只要把女的手腕上的布绳解开 ,撕成两半 ,重新绑在两人手腕上
.....”

“于是等于错在小沼先生方面。可是 ,那双鞋子呢 ?”

“那是小沼先生的策略。”

“策略 ?”

“他觉得一个人死太悲惨了 ,于是做成和别的女人一起死。”

“男人的虚荣吧 !”

“他在露营区遇到那叫丸山的学生 ,给他一笔钱 ,请他一同乘船 ,来到清晨的湖面。”

“两个男人吗 ?”

“早上烟雾大嘛 !即使有人看到 ,也分不出是男是女 !”

“鞋子又是怎么回事 ?”

“只要问丸山就懂了。我想 ,多半是从哪个房间偷来的。”

“然后小沼先生跳水.....”

“丸山把鞋留在船上 ,准备游泳上岸。这时 ,有船来了。”

“立山划的船吧 !”

“丸山没法子 ,只好屏住呼吸潜在水底。谁知船桨打到他 ,他差点晕倒 ,拼命挣扎着游回去。”

“然后昏迷不醒了。自作自受 !”

“你们管太多闲事啦 !”康子说。“我以为如果不拜托你们的话 ,警方不会作出外子是情死的结论 ,这才拜托你们的。”

“你没想到被人查出真相吧 !”

福尔摩斯催促我离开她的房间。

“可是 ,她在凉台上哭泣了。”我说。

“一大早去湖岸在尸体上 ‘做手脚 ’的缘故 ,天又相当冷。”

“那又怎样 ?”

“她感冒了 ,所以流眼泪。”福尔摩斯说。

话没说完 ,门的另一边传来小沼康子打喷嚏的声音。

经典悬念 缘

全城人都认为神圣而贞洁的安娜小姐——凯恩斯家族诚实公正的象征者——悄然来到警官里恩那里，为涉嫌杀死百万富翁奥丁的史杰夫作证，说他没有作案时间，因为，那时，她和他正缠绵在一起。一个离奇的故事，就此拉开帷幕……

〔美〕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1899—1969)：举世公认的“悬念大师”。他生于伦敦，1925年开始独立执导电影。1928年应邀去好莱坞，次年拍摄了《蝴蝶梦》，获该年度奥斯卡最佳影片金像奖，从此定居美国，直到逝世。为了表彰他对电影艺术作出的突出贡献，1968年，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授予他“终身成就奖”。1953年元旦，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封他为爵士。希区柯克是一位对人类精神世界高度关怀的艺术家，一生导演、监制了缘部电影，摄多部电视系列剧，绝大多数以人的紧张、焦虑、恐惧等为叙事主题。

冰处女

“安娜！什么风把你吹来的？”他拉我进屋子，拖了把皮椅子放到他桌边。“明晚你一定要来赴宴，我妻子昨天打电话给你时，你声音好怪。”

“除非你把我逮捕，否则我一定到。”我说，“里恩，我这次来可不是社交

性拜访。”

皮椅柔软而舒适 ,但我无法轻松。我不到三十五岁 ,双腿修长白皙 ,黑皮椅衬托出我美丽的头发和金黄色的羊皮外衣。然而我和男人在一起很少觉得自然。甚至和里恩 ,我的老朋友 ,在一起我仍感到周身发硬。

里恩在桌子后面坐下来 ,微笑说 ,别告诉我你闯了红灯。我在每期警员训练班上课时 ,标准的训词有一段就是 :“不论阶级 ,秉公处理 ,没有特权 ,但安娜·凯恩除外。”

“那是将来的事 ,”我微笑着说 ,“如果我记得不错 ,历史上惟一拦住先父的车罚款的警员就是你。”

他咯咯一笑 ,“当时法官总说我那样做是为了出名。”

“难道不是吗 ?”我取笑他 ,因为那个插曲使里恩获得了诚实尽责的执法者的美名。我父亲一生从未利用他的地位和威望为自己搞特权 ,直到晚年他对一些禁止停车区变得有点傲慢 ,而初出茅庐的里恩给他开出了罚单。这一切都随时光远去 ,现在的里恩是本城的地方检察官 ,正在办理奥丁的命案。

奥丁是惟一在家乡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 ,真正从一穷二白而成富翁的。现在他死了 ,是被他家的铜拨火棍打死的。

星期三晚上是本城传统的厨子休假日 ,奥丁太太切兰也放了假 ,因为她母亲准备为女儿女婿开个晚会庆贺他们的结婚十五周年。切兰七点就被接到她母亲那儿去看看还有什么要准备的 ,因为她母亲半身不遂。奥丁则一人在家穿衣打扮 ,同时处理一些文件。

晚会安排在九点开始。八点半时奥丁家没人接电话 ,他太太不见奥丁到场 ,就派司机回去看看。司机发现门开着 ,奥丁趴在桌上 ,头部伤得很重。

第二天一名疑犯被捕 ,但我还是花了两天时间才鼓足勇气来面对里恩。刚进他办公室时我就想转身离开 ,但我天性中的正直驱使着我 ,使我问他 :“里恩 ,你能肯定你们抓到的人就是杀死奥丁的凶手 ?”

友谊、迷惑 ,还有官员的谨慎开始在他脸上交替出现。

“里恩 ,请回答我 ,我不仅仅是好奇地问问 ,或者奥丁是我们的朋友。那个史杰夫已经被提审 ,但我从报上和听别人说 ,没有真正的证据证明是他干的。”

里恩吐出一口气 ,官员特有的谨慎开始消失。“好的 ,安娜 ,你在报上已经看到够多了 ,不过我对史杰夫的处境并不乐观 ,他似乎是惟一有动机的人。他恨奥丁 ,又没有不在场的证据。还有 ,那天下午他还恐吓奥丁 ,说他要杀奥丁” ,“事情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解雇”里恩解释说 ,“史杰夫说奥丁悔约 ,他可能也有自己的道理。我们都知道奥丁成功地利用那个破农场才发成本州电子工业巨子 ,其中还做了一些违背道德的事。几个月前在一次商业会议上他认识了史杰夫 ,认识到史杰夫的潜力 ,就用给股份的方式把他诱来了 ,不幸的是奥丁的允诺都没有写在契约上 ,空口无凭。”

“他可能不想以暴力收尾 ,但他承认当晚酒喝多了。或许他只想说服奥丁让他兑现诺言 ,或许他听到晚会的事 ,想趁奥丁和切兰都不在去洗劫一番。”

“你有没有考虑过 ,凶手可能是真正的窃贼 ,他在报上的社交栏里看到新闻 ,以为奥丁家空无一人。而奥丁的出现使他感到意外 ,在惊慌中下了手。”

“不可能 ,门上没有强行进入的痕迹 ,保险箱里还有八百多元现金。此外我们发现一杯喝了一半的饮料 ,还有一杯新倒的 ,没有碰过 ,可见是倒给访客的。那一定是他认识的人 ,而且他不怕那人。”

里恩忽然想起 ,我一度曾和奥丁订过婚。因此他又说 :“对不起 ,安娜 ,我无意说死者的坏话 ,毕竟那时解除婚约的是你 ,你一定是看清了他的另一面。”

“他一向自高自大 ,只顾自己 ,不考虑别人。他认为我们当面照顾他 ,在背后嘲笑他 ,打中学起 ,他就想在我们面前显一显。”

“他办到了 ,不是吗 ?”里恩说。

“你难道不认为奥丁是个势利小人 ?”我冷冷地说 ,“不过我今天来不是来挖灰烬的 ,我关心的是这位叫史杰夫的人。”

里恩对这话皱了皱眉头。但他接着说：“没人记得六点半以后看见过他，而奥丁遇害的时间是七点半到八点半。史杰夫说他回家睡觉了，可一样没人证明。”

我深吸一口气。“有的，他和我在一起”。我可以感到血液从我脸上流逝，有一会儿我以为自己会昏过去。“里恩不信：“和你？”

我点点头，“我相信他们会记得我在酒吧里，那天我的厨娘放假，我懒得做饭，就到外面吃。餐厅里人很多，但我注意到史杰夫，当他在七点左右离开时，我跟着他出去，在外面接他上车，以后到午夜，他一直和我在一起。”

里恩凝视着我，想把这些话和我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他和全城的人都认为我是神圣贞洁的，除了奥丁和高登，我曾和他们订过婚外，从没男人碰过我。我知道里恩正在回忆很久以前在一次乡村俱乐部的舞会上，他想在后院里吻我而挨的一耳光，如今我竟亲口说曾干过“这样”的事。

“秋天总是很凄凉，”我小心地用着字眼，“夏末初秋，如果不是高登因车祸死亡的话，我已经和他结婚了。我一直小心谨慎。别那样看我，里恩！我不是冰块，不论大家怎么想，我总是血肉之躯，你能够了解吗？”

“当然。”他不安地说，但我知道他并没有了解。

“史杰夫似乎很可靠，从道听途说中，我听到关于他和奥丁的争吵，我以为他已经离开这城市了。像你说的，他看来高尚、忠诚。”

“比我认为的更好，”里恩同意我的看法，“当然，他必须明白，如果你否认事实的话，没人会相信他。但他可能以为聋房东是个好借口，免得——”“免得拖冷若冰霜、难以接近的凯恩小姐下水？”我难过地说。

“安娜，不要自责，”里恩言不由衷地说，“史杰夫在这里只住几个月，他不会了解，凯恩家族在这里代表诚实公正，不论任何代价。”当他想到代价时，他皱起眉头，露出不悦的神色。我差不多可以看见他不顾一切要保护我的名誉的样子。

“当然，我们要签一份口供。不过你可以简单点，只说你和史杰夫七点离开餐厅，两人在一起，直到……嗯，让我们就说，你们从七点到七点半一

直在一起,那段时间和凶杀案最有关。我再和皮姆谈谈,让他在言论上缓和一些。这一来地方上或许会有微词,但不用担心,安娜,在凯恩城,你是受尊敬和爱戴的。有关系的人们会记得高登,他们会原谅你。”

一位速记员记下我的供词,我签了字之后,我问里恩可否见见史杰夫。他不太乐意,但还是派人到看守所把人带来了。

史杰夫小心地进入里恩的办公室,他貌不惊人,但有一张开朗敦厚的脸和充满智慧的蓝眼睛。

“他们说已经有一位证人出面为我作证。”说完,转头看到我,他两眼眶眯起来说:“凯恩小姐!”

“没关系,”我向他保证,“我已经告诉检察官星期三我接你上车以及我们在一起的事。你自己不亲自说,是你错误的侠义举动。”

史杰夫看我很久,然后转身向里恩,“你是不是相信我啦!”

“坦白说,不相信,”里恩说,“但至少我已向凯恩小姐提过。她已向我说出事实,现在你不用再呆在看守所了。”

尽管里恩反对,我还是提议开车送史杰夫去机场。差不多快到机场时,他终于开口说:“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凯恩小姐。我忍不住在想,在你美丽、冰冷的表面下,是什么样的火,那使我希望星期三的晚上真的是和你在一起。而且你也很聪明,检察官可能被你稚气的坦白吓坏了,才悟不到这样你也为自己找到了不在场的证据。你为什么要杀奥丁?”我直视路面,闭口不答。

“当然,你认识奥丁,并不爱他。”史杰夫沉思,“传闻你和他订过婚,但那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为什么现在才杀他,除非——当然,他们发现他的时候,保险箱开着,你拿走了什么?凯恩小姐,旧情书?或者你以前不遵守交通规则签的供认书。”

“照片。”我把车停在机场大楼旁。我说,“五张很清晰的照片,四年前他在我们旅社的房里拍的。”

“我花了十一年时间才发现奥丁给我点燃的火并未熄灭,只是盖着灰而已。四年前,我们无意中在纽约相遇,我们之间的一切又重新燃起。我

们情欲火热 ,使我别无所求 ,只要他让我爱他。他小心地使我们的恋情得以保密 ,和他在一起我完全不知羞耻。有一年多时间 ,只要他拿起电话 ,告诉我时间和地点 ,他都可以如愿 ,好像我的道德完全麻木了。

“然而 ,渐渐的 ,我开始对切兰感到内疚 ,我飞到欧洲 ,试着控制自己的感情。奥丁让我安定了一个月 ,然后寄了一张照片到我的旅馆 ,他在照片背后写道 :‘我还有四张类似的照片 ,那几张更能表现你的迷人之处。记住 ,如果你一周之内不回来的话 ,我就把它们登在报上。’我本来可能自己会回来 ,可收到那封信后 ,我恨他。

“差不多一年 ,他没有惹我 ,我以为我获得自由了。但你和他一吵 ,揭开他的旧疮疤。你知道 ,在他心中 ,我代表镇上的中心人物 ,那伙人知道他的‘底细’ ,而且永远不会对他的钱动心 ,也不会像城外的那些人对他表示尊重。他就把仇恨发泄到我身上。每当有人骂他母亲是不检点的侍女 ,他父亲是酗酒的农夫时 ,他就折磨我。你的行为明显地触怒了他 ,还有你骂他的一些话。”

星期三下午他打电话给我 ,要我七点半去他那儿。我到时他已经半醉了 ,他说他不需要切兰了 ,他要离婚 ,和我结婚 ,然后叫我脱光衣服。当我抗拒时 ,他打我 ,然后打开保险箱 ,在我面前展示那些照片。我想抢过来扔进火里 ,但他又打我 ,还把照片像扇子一样摊在桌子上 ,让我忍无可忍。忽然间 ,拨火棍就在我手中 ,于是 ,于是……

史杰夫拥住我 ,紧紧地抱住 ,直到我的全身颤抖停止。他喃喃地说 :“我到这儿的第一个星期 ,就有人指着你告诉我你在未婚夫死后就没再看男人一眼。知道吗 ?你差不多是个传奇人物。以后我经常听到凯恩家族的美德——代代是刚正不阿的市长 ,法官 ,现在是一位美丽、贞洁的处女 ,她崇拜家族的荣誉。然而今天你把一切都扔进泥潭中 ,为的是你荒唐的正义感 ,不忍心让一位陌生人来替你顶罪。”

“不是陌生人 ,”我发动车子 ,同时颤抖地对他微笑 ,“你和奥丁争吵后就不是了 ,我敌人的敌人 ,就是我的朋友。”

他咧嘴笑笑 ,打开车门犹豫了一下 ,然后俯下身吻我面颊 :“谢谢你 ,朋

友。”

经典悬念 远

一个星期天，圣尼古拉村附近的农民走出教堂时，像一个巨大而可怕的怪物，在人们狂乱奔逃与惊叫之际，一辆汽车从广场上密集的人群中穿过。

人们看见一个男人在开车，穿着羊皮大衣，头戴皮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大眼镜。在他身旁，一个女人坐在座椅前部，身体弯曲向前倒，满头鲜血淋漓，悬在汽车发动机罩之上。

人们还听见那女人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喊，那是临终的呻吟！

[法]莫里斯·勒布朗(莫里斯·勒布朗)出生于法国里昂,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1904年,“福尔摩斯热”影响法国出版界,勒布朗涉足侦探小说。巴黎一位出版商邀请他为一份杂志写侦探推理小说,讲明要塑造一个法国侦探,与英国侦探福尔摩斯一比高低。——勒布朗绞尽脑汁,塑造了一个不是侦探但同样令人喜爱的文学典型——侠盗。《侠盗亚森·罗宾》问世后,好评如潮。这部小说的成功,奠定了勒布朗在世界侦探小说史上的大家地位。

穿羊皮大衣的男人

全村人都惊呆了。

那是一个星期天。圣尼古拉村及附近的农民走出教堂,四散开去,突然,走在最前面已转到大路上的女人们,发出惊恐的尖叫,向后狂拥。

人们立刻看见一辆汽车,像一个巨大而可怕的怪物,猛地冲出来。在人们狂乱奔逃与惊叫之际,那辆汽车朝着教堂直冲过去,眼看就要在教堂门前台阶上撞个稀烂,却又急转弯擦过本堂神甫住宅的外墙,上了与国道相连的大路,急驰而去。真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奇迹!汽车急转弯时,从广场上密集的人群中穿过,竟没有碰伤一个人……

但是,人们看见一个男人在开车,穿着羊皮大衣,头戴皮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大眼镜。在他身旁,一个女人坐在座椅前部,身体弯曲向前倒,满头鲜血淋漓,悬在汽车发动机罩之上。

人们还听见那女人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喊,那是临终的呻吟!

这地狱般的屠杀场面,使在场的人惊愕得许久动弹不得。

“流血啦!”有人大声叫嚷。

到处都是血,广场的小石子上,被秋季初霜冻得坚硬的泥土上……当人们追那辆汽车时,只能靠这凶险不祥的痕迹指引。

血迹沿着大路向前延伸,但十分离奇古怪!在辙印旁边,忽左忽右,蜿

蜒曲折地洒着血迹 ,叫人战栗。那汽车怎么没撞到这棵树上呢?怎么能在汽车还没沿着这斜坡翻倒之前就一直向前呢?是哪个新手 ,哪个疯子 ,哪个醉鬼 ,或者哪个惊慌失措的罪犯 ,把汽车开得如此癫狂?

一个农民大声说:“他们在树林里绝对转不了弯!”

另一个农民说:“当然不行!这是在翻筋斗。”

离圣尼古拉村五百米 ,便是莫尔格森林的起始处 ,这段路笔直 ,只是在出村时要拐一个小弯 ,往后路愈来愈陡 ,在岩石与树木间有个急转弯。

要预先减慢车速 ,才能安全经过那里。

农民们气喘吁吁地来到梅花形山毛榉树林的边缘。

一个农民高喊道:“糟了!”

“怎么?”

“翻车了!”

那辆大型高级轿车的确翻倒过来了 ,扭曲变形 ,样子难看。轿车旁边 ,躺着一具女尸。女人的脑袋已被压扁 ,难以辨认 ,一块巨大的石头就在旁边 ,不知什么神秘的力量造成了这场惨祸。

穿着羊皮大衣的男人则踪影皆无。

从莫尔格山下来的工人说 ,他们在路上没遇见任何人。

那男人一定是逃到森林里去了。

那片树林之所以被称作森林 ,主要是因为树木生长年代久远 ,虽然面积并不大。警察接到报警 ,立即赶来 ,在农民们协助下 ,仔细搜索 ,结果一无所获。预审推事们深入调查了好几天 ,同样没找到任何线索 ,相反 ,调查又引起新的疑团。

调查发现 ,那块巨石来自崩塌的石堆 ,距现场至少四十米。而凶手竟在几分钟内把巨石搬过来 ,砸向被害者的脑袋。

另外 ,凶手肯定没有躲藏在森林里——否则 ,人们必然会发现他——凶手在案发一星期后 ,竟然回到山坡转弯处 ,把羊皮大衣留在那里。为什么?出于什么目的?羊皮大衣里 ,除了一个开瓶塞钻和一条毛巾外 ,没别的什么东西。怎么办?探员去找过汽车制造商 ,他承认三年前把这辆轿车

卖给了一个俄国人 ,他还肯定说 ,那个俄国人不久又把轿车转卖给别人了。

轿车转卖给谁了 ? 车上没有挂牌照。

同样 ,不能确认女死者的身份。

她的外衣、内衣没有任何商标。她的面容 ,也无法辨识。

保安局的密探们到这起神秘灾祸的当事人经过的国道上检查。但谁又能证实 ,前一天晚上 ,那轿车的确经过了那条路呢 ?

调查人员们到处求证、询问 ,终于 ,他们得知 ,前一天傍晚 ,距圣尼古拉村三百公里远 ,与国道相通的大道旁的一个村子里 ,一辆轿车曾在一家食品杂货商店前停过。

司机首先加满了油 ,买了几个备用油罐 ,还采购了香肠、水果、糕点、葡萄酒和半瓶三星牌白兰地。

车上坐着一位女士。她没有下车。轿车的窗帘是放下来的。一块窗帘动了好几下。商店伙计相信车内还有别的人。

如果商店伙计的证言属实 ,问题就更复杂了 ,因为现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有第三个人。

既然旅行者采购了食物 ,那么 ,剩下的问题就是弄清楚他们做了些什么 ,剩余的食物又到哪儿去了。

探员们又往回走。在两条路的交叉口 ,即距圣尼古拉村十八公里处 ,他们询问一位牧羊人 ,牧羊人说附近有块被灌木丛遮住的草地 ,他在那里看到过一个空酒瓶和一些别的东西。

过去一看 ,探员们就相信了牧羊人的话——轿车在那里停留过 ,陌生人也许在那里过了一夜 ,吃了饭 ,上午又继续前行。探员们又找到了食品杂货商出售的那半瓶三星牌白兰地的酒瓶。

酒瓶在齐瓶颈处被打碎了。

砸瓶子的石块找到了 ,带瓶塞的瓶颈也找到了。在封口的金属皮上 ,可以见到正常开瓶留下的痕迹。

探员们沿着跟大路垂直的水沟继续搜索。水沟位于草地边缘 ,流向一条小溪 ,溪内长满荆棘 ,散发出一股腐臭味。

探员们拨开荆棘 ,发现了一具尸体。那是具男尸 ,脑袋被砸得稀巴烂 ,血肉模糊 ,布满蛆虫。他穿着栗色皮上衣和长裤。衣袋里空无一物。没有证件 ,没有皮夹子 ,也没有手表。

第三天 ,食品杂货商和他的伙计 ,被紧急招来辨认尸体。他们从死者的服装和身材 ,认出他正是采购食物与汽油的旅行者。

案件就新的基础上展开调查。这不仅是一宗涉及一男一女两个人的命案——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而是涉及三个人的命案 ,两个被害者中的一个 ,恰好是被指控谋杀女伴的那个男人 !

凶手无疑是坐在轿车内同行的第三个人 ,他谨慎地藏匿在窗帘后面。他首先杀死开车的男人 ,抢劫财物 ,然后打伤女人 ,带着她驾车拼命奔驰 ,奔向死亡。

出现了新案情 ,由于有意外发现 ,有未料到的证据……人们原本指望秘密就要揭穿 ,或者起码调查在探求真相的路上有所进展 ,然而仍然一无所获。老问题未解决 ,又添了新问题。对凶手的指控 ,从一个人转到了另一个人。

人们所掌握的就是这些 ,其余全是漆黑一片。

女人的姓名 ,男人的姓名 ,凶手的姓名 ,都是猜不出的谜。

那凶手究竟怎么样了 ? 凶手根本没有消失 ,他就在那里 ,他还回到过凶案现场 ,问题变得更加神秘莫测。除了羊皮大衣 ,人们有一天拾到了毛皮鸭舌帽。还有闻所未闻的事——探员们在出事的岩石边守候了一整夜 ,次日早上发现了司机戴的眼镜 ,眼镜已经破碎 ,损坏得不能用了。凶手怎么能送回眼镜 ,而不被探员们发现呢 ? 尤其令人费解的是 ,他为什么要送回他的眼镜呢 ?

还有更令人惊讶的事。

第二天夜晚 ,有个农民不得不穿过森林。他谨慎地带上他的猎枪 ,牵着两只狗 ,半路上在黑暗中跟一个黑影迎面相遇。他的两只非常凶猛的狼犬 ,向矮树丛中猛扑过去 ,开始追踪。

追踪的时间非常短暂。那个农民立即听到两声可怕的嗥叫 ,紧接着是

垂死的呻吟。随后 ,是绝对的寂静。

农民惊恐极了 ,丢下猎枪 ,赶紧逃跑。

第二天早上再去时 ,两只狗踪影全无。猎枪的枪筒笔直地插在泥土里——里面插着一枝花 ,从五十步远的地方采来的秋水仙！枪托却无影无踪。

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插这枝花？这宗命案为什么节外生枝？为什么出现这些看似无用的举动？在这些反常现象面前 ,理性也变得混乱起来。人们觉得处在沉闷窒息的气氛中 ,似乎已无法呼吸 ,双眼已被蒙上 ,这使最有远见的人也感到困惑为难。

预审推事病倒了。几天以后 ,接替他的法官承认 ,这案件他理不出什么头绪。警方逮捕了两个流浪乞丐 ,随即又把他们释放。警方追捕第三个流浪乞丐 ,却未能捉到他 ,况且也没掌握任何证据。总之 ,人们只是瞎忙一气。

一个偶然事件导致了问题的解决 ,更确切地说 ,决定了导致问题解决的整个环境——巴黎某大报派往罪案现场采访的编辑 ,总结他的报道时写了下面一段话：

我重复一遍 ,应该等待上苍的帮助。否则 ,只是浪费时间。对事件零碎不全的了解 ,甚至不足提出符合情理的假设。这是浓重、绝对、垂死的黑夜。毫无办法。全世界的福尔摩斯之类的侦探们 ,在这个案件中看到的只是火 ,而亚森·罗平本人呢 ,恕我直言 ,也会自认猜不出真相来的。

然而 ,那家报纸在发表那篇报道的第二天 ,刊登了如下电报：

我有时自认猜不出来 ,但是从来不胡说八道。圣尼古拉村的悲剧 ,对于吃奶的婴孩才是个秘密。

亚森·罗平。

电报引起了轰动。

人们回忆起了那个神奇的冒险家。

他真的干预了吗？巴黎那家大报也不敢肯定 ,只是谨慎地登了一则说明 ,补充道：

这份电报 ,我们把它作为资料刊载 ,肯定是某位好事者的伪托之作。亚森·罗平 尽管是故弄玄虚的高手 ,也不至于这样略带稚气地大摆架子。

几天过去了。人们的好奇心因得不到满足 ,变得更加强烈。巴黎那家报纸终于发表了这封著名的信 ,信写得如此详细 ,如此不容置疑。亚森·罗平道出了谜底。下面就是该信的全文 :

社长先生 :

您向我挑战 ,抓住了我的弱点。既然有人挑战 ,我就应战。

我立刻重申 :圣尼古拉村的悲剧 ,对于吃奶的婴孩才是秘密。我根本不知道有谁竟会如此幼稚。我将作简要的论证 ,恰好证实这个案件并不复杂。

我的论证 ,用以下的话来表述 :

当一件罪行看起来超出了事物通常的衡量标准 ,当它看起来不自然、荒谬 ,就极有可能只能在特别的、超自然与超人类的动机中找到解释。

我说极有可能 ,因为 ,总应该承认荒谬在最合乎逻辑与最普通的事件中应有的地位。但在这点上 ,说实在的 ,怎能不看看荒谬与差异确实存在 ?

从一开始 ,案件很明显的反常性使我震惊。首先 ,汽车行驶的路线曲曲折折 ,忽左忽右 ,开得不熟练 ,有人也许会说开车的是个新手 ,还有人说那人是个酒鬼或者疯子……都是合理的假设。但发疯或醉酒都不能使人力气猛增 ,足以搬动那砸烂不幸的女人脑袋的巨石 ,尤其是在那么短的时间里。

做到这一点 ,必须有强劲的臂力。我毫不迟疑地从中看到了那种反常性的第二个特征 ,它主宰着整个悲剧。

为什么要搬动那块巨石 ?其实只要用一块小石子就可以结果受害者的性命。另外 ,在汽车可怕的翻转中 ,那凶手怎么没有死 ,或者暂时地不能动弹呢 ?他是怎样消失的呢 ?既然已经消失 ,他为什么又回到车祸现场呢 ?扔掉羊皮大衣以后 ,他为什么在另一天扔掉鸭舌帽 ,又在另一天扔掉眼镜呢 ?

反常的举动 ,无用而又愚蠢的行为。

此外,他为什么把受伤垂死的女人放在汽车的前面座位上,在众人都能看见的地方,载着她飞驰?为什么不把她关在车内,或者把她当作死人抛弃在某个角落,就像把那男人抛弃在小溪的荆棘下面呢?

反常的现象,愚蠢的作法。

一切都是荒谬的,一切都表明那是一个儿童,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愚蠢疯狂的野蛮人,一个野兽的所作所为。

请看一看白兰地酒瓶吧。有一个开瓶塞钻(在羊皮大衣的口袋里找到的),凶手是否使用过它呢?用过。开瓶塞钻在封口的金属皮上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但是,其余的事对于他来说实在太复杂了,他用一块石子砸断瓶颈。

总是遇到石头,请注意这个细节。这是这个人使用的惟一武器与惟一工具。这是他习惯用的武器和工具。他用石头杀死男人,用石头杀死女人,还用石头来打开酒瓶!

一个野兽,我重复一遍,一个发狂的野蛮人,突然变疯了。它被什么弄得发疯呢?唉!见鬼,它正是被这白兰地酒弄得发疯,当开汽车的人和他的女伴在草地上吃午饭的时候,那野兽一下子把酒喝光了。它走出汽车。它曾坐在汽车内,穿着一件羊皮大衣,戴一顶毛皮鸭舌帽,跟随主人旅行。它拿起酒瓶,砸开酒瓶就喝酒。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它喝了酒,变得狂躁疯癫,毫无理由地乱砸一气。然后它本能地感到后怕,惟恐受到不可避免的惩罚,于是把男人的尸体隐藏起来,然后它愚蠢地把受伤的女人抱进汽车里,带她逃走。可是它不会开车,却一心想逃走。汽车对于它来说,就代表得救,意味着不可能被追赶上。

你会问我:“但是,钱呢?被盗的皮夹子呢?”

“唉!谁对你说它正是窃贼呢?谁对你说那不是尸体的气味吸引过来的某个流浪乞丐,某个农民所为呢?”

你还会提出异议:“好吧,那么,这个野兽本该被捉住的,既然它躲藏在转弯处附近,既然它无论如何也要吃东西,要喝水的呀……”

“怎么?”

“难道你没猜到吗？”

“没有！”

“然而，你肯定野兽始终在那里吗？”

“当然肯定，证据就是有个农民看见它的影子。”

我要补充说：“两只狼犬，高大的牧羊犬失踪了，也是证据。它像咬死家中的鬃毛狗一样，咬死两只狼犬，让它们消失……”

笨拙地插在泥土里的猎枪枪筒，还有那枝花，也是证据。那不是相当愚蠢吗？相当荒谬吗？啊，您不明白吗？

为了解决您的疑问与答复您的异议，最简单的办法，您懂吧，就是直接走向目标。解释得相当多了……该行动了。因此，但愿警察局与宪兵队的先生们直接走向那个目标。要带枪去，要在森林里半径为两三百米的范围内搜索，别走得太远。而且，不要只顾低着头，盯着地面去搜索，而是要看着天空，对，朝橡树最高的枝叶之间，朝山毛榉最难以达到的高处探望。请相信我，他们将会看到它的。它在那里，惊慌失措，正在寻找被它杀死的男人和女人，它寻找他们，等待他们，不敢离开，也不明白……

而我呢，万分遗憾，不得不留在巴黎处理重要的事情，着手侦查很复杂的案件，我将乐于对这个相当奇怪的案件关注到底。

请您代我向司法界的好友致歉，顺致崇高的敬意！

亚森·罗平(签字)

人们记得故事的结局。

司法界与警方的先生们对这番胡言乱语毫不在意，但是，当地四个乡绅拿着猎枪去打猎，眼望天空。半小时后，他们发现了凶手。响了两枪：凶手从一根树枝到另一根树枝地往下跌。

它只是受了伤，被人抓住了。

当晚，巴黎一家报纸，尚未获悉凶手被抓到的消息，发表了如下的一则启事：

一直没有布拉戈夫先生和夫人的消息。他俩六个星期前抵达马赛港，在那里租了一辆轿车。

他俩在澳洲居住了很长时间,初次来到欧洲。他俩跟巴黎外国动物驯化园主任有通信联系,告知他说,他们将带来一个稀奇的动物,一个完全陌生的品种,人们不能说清它是人还是猿。

根据杰出的考古学家布拉戈夫的说法,人们面对的大概是类人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猿人,直到这时人们还未证实其存在。它的构造大概跟杜布瓦博士于一八九一年在爪哇岛发现的直立猿人完全一致,而它的某些特征似乎支持阿根廷博物学家阿梅吉诺的理论,阿梅吉诺根据在修建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的挖掘工程期间找到的头盖骨碎片,就能够复原双门齿人。

这个特别的动物,聪明,善于观察,在澳洲它主人的家里,可以干仆人的活,擦洗他们的汽车,甚至试着开车。

布拉戈夫先生和夫人怎么样了?

伴随他俩的奇怪的灵长类动物又怎么样了?.....

多亏亚森·罗平的指点,人们知道了悲剧的全部情况。

多亏亚森·罗平的指点,人们抓住了凶犯。

可以在巴黎外国动物驯化园里见到它,它被关在那里,名叫“三星”。它的确是只猿猴,但也是人。它有家畜的温驯与聪明,主人去世,它感到悲伤。但是,它的许多特点使它更加接近人类。它狡猾,凶残,懒惰,贪吃,脾气坏,尤其是嗜酒无度。

经典悬念苑

荣子的丈夫耀造 ,如同雪萤一样 ,过着“双重生活”。
这在荣子心里点燃起炽热的杀人之火。
谁知 ,结局竟是那么得意外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日〕森村诚一 :1928年 1月生于日本土奇玉县熊谷市 ,青山学院大学英美文学系毕业。曾在饭店工作十年。1956年以《大都会》登上文坛。1959年发表《高层的死角》获江戸川乱步奖。1960年他被评选为日本推理小说最畅销书作家 ,并两次获得大奖 ,成为一代宗师松本清张最有力的挑战者。森村诚一高举人性的旗帜 ,借用侦破题材 ,揭露了日本高速发展时期的腐烂现象。主要作品有《人性的证明》、《野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恶魔的盛宴》等一百多部。

雪 萤 员

泉田荣子怀疑丈夫耀造另有新欢 ,是三年前的秋天。

耀造每月必定出差一次 ,短则三几日 ,长则一周。

他在 晕市经营着一个大型的有地方风味的“北海亭”饭店。这是从明治时代经营下来的老字号 ,服务一流 ,生意兴隆。

耀造正考虑向东京发展。

夫妇俩没有孩子 ,是荣子生理上有缺陷。

知道妻子不能生育之后 ,耀造的性格变了 ,竟果断起来。从明治时代就致力于保持传统的饭店 ,却雇用了从法国回来的厨师 ,增添了西洋风味。这种大胆的改革 ,获得了圆满成功。

但不管经营如何出色 ,也是“后继无人”。

“明治以来的老字号到我这一代就要结束了 !”

耀造在荣子面前若有所指地长吁短叹。

荣子明白丈夫不会和自己离婚 ,耀造很迷信。和荣子结婚 ,也是根据姓名才下的决心 :两人的名字连在一起 ,是“荣耀”。

以前夫妇之间性生活相当和谐。可三年前 ,丈夫的态度有了变化 ,而且 ,在他的内衣上 ,回来时总有她未曾用过的香料味。

荣子想 :“耀造定期出差是不是去找 杂市的某个女人 ?”

尽管知道丈夫不会离婚 ,可自己的领域却被侵犯了。

但 杂市约有百万人口 ,找这个女人 ,简直像大海捞针。

不久 ,荣子发现 ,出差回来的丈夫 ,衣服上粘着一种像白蜡的东西 ,仔细一看 ,是小虫的尸体。粘上这种东西 ,是每年秋天从出差地回来的时候。到夏天 ,就粘着无翼的小虫回来了。

荣子明白了 ,这两种小虫是指示女人住所的“证物”。

她带着这虫子的尸骸 ,拜访了附近的生物学教师。

几天后 ,生物学教师来了电话。

“太太 ,那种虫子是亚高山针叶林带的一种森林害虫。”

“蚜虫吗 ?”

“是的。从夏到秋 ,它依附在森林的树木上 ,深秋时便集体迁徙。因为飞起来像下雪一样 ,所以被称为雪萤。”

“雪萤？一个翅膀也没有的，是什么呢？”

“同一种虫子！这种昆虫在春天和夏天变换生活方式。夏天大量繁殖时，从巢卵出来的雌性成虫，是无性生殖，没有翅翼的是无性生殖产下的蚜虫。到了秋天，雄性成虫出现，这时期是有性生殖……”

“是同一种昆虫呀？”

“是啊，在春天和夏天，它们就这样变换生活方式，我们称之为昆虫生活的两重性。”

“这种蚜虫，每年春夏一定要改换生活方式吗？”

“是的。”

“这个雪萤栖居何处？”

荣子询问她最想知道的问题了。

“到处都有啊。”

“杂市附近有吗？”

“杂市的雪萤很有名啊！”

“有名？”

“有名呀！连游客都特意去观看的。”

圆

荣子确信了自己的推测。

耀造的女人一定在杂市，耀造像在春天和夏天变换生态的雪萤一样，在那个女人的住处显示了妻子绝对看不到的生态。

一股妒嫉之火，从内心深处烧了上来。

可以推测丈夫的情人在杂市，可对方的名字和相貌还不知道，荣子仍在单方面被侵犯的境地，毫无防御的办法。

正这样想的时候，遇上了一个机会。

耀造出差回来的一个夜晚，荣子发现他皮带挂着一个纸片似的东西，

上边写着“鱒川町白田洗染店”，背面写着“根岸先生”。

根岸一定是女人的名字。

去杂市“鱒川町白田洗染店”，就可以打听到根岸家。

荣子在邻室听着丈夫的动静，恶意地笑了。

丈夫回家时，总要抹掉曾和女人在一起痕迹，这次疏忽了！

真是由于疏忽而犯的错误吗？

从内心另一角落传来一个追问的声音。

或许，这是那个女人的挑战也未可知。

难道那个女人已占据丈夫的心田了？

荣子又想到另一个令人恐惧的可能性。

女人这样强硬，恐怕不仅是独占了丈夫的爱情。

“终于怀孕了？”

耀造使她怀了孕，她就成了泉田家财产和父权嗣子继承人的“干母”了。这使她比不育的妻子，有绝对稳固的地位。

荣子醒悟了。

这以后，女人的挑战更加露骨了。把没见过的手绢和梳子之类带回来了，领带、衣服、鞋袜的式样变化了……

荣子什么也没说，耀造渐渐无所顾忌了。

但越蔑视妻子的地位，越坚定了荣子的杀机。

仇恨的尖端已像枪的矛头一样锋利了。

猿

耀造不常在家吃饭,在家吃晚饭,一般是出差回来的夜里。

这一夜,出差的耀造就要回来了,荣子做了精制的菜肴。

“啊,不好吃。”耀造只夹了一两筷子,就从旅行包中取出一个用麦秸编的古香古色的饭盒。

“扔了多可惜。”

一瞬间,荣子感到血液发出巨响而逆流起来。

它不仅践踏了妻子的领域,也蹂躏了女人的领域。

从内心深处涌起一股实实在在杀机。

荣子找了一个借口,暗地去了杂市一天。

一打听“根岸家”,马上就知道了。那是为出售而建筑的小巧而舒适的二层楼房。原以为女人住的是公寓,可看到的却是漂亮的住宅楼。荣子改变了大闹一场的想法,准备先核查一下。

但是,当荣子把视线转向大门上的名牌时,受到了窒息般的冲击。名牌上赫然写着“根岸荣子”四个大字,正是耀造的笔迹。

使荣子吃惊的,还不仅仅发现了丈夫的笔迹。

这个和自己一样的名字,使荣子精神上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耀造不离婚,是因为迷信夫妇两人名字组成的“荣耀”。

但是,没想到丈夫的情人竟和自己完全同名。

她的妻子地位,现在比春天的薄冰还要脆弱。

恐惧而呆滞地盯着门牌时,二楼打开了窗户,一个年轻的女人探出身子,要收晒好的被褥。

荣子头一次看到这个女人,是个现代型的相貌,的确是耀造所追求的那种容貌。可行动为什么那么缓慢呢?

乘上归途列车的荣子,突然明白了,这是由于有了身孕。

源

查明女人住所半个月之后 ,发生了一件意外。

这天夜里 ,耀造少见地在家吃了一顿晚饭。

耀造吃饭的时候 ,饭碗掉了下来。

“啊呀 ,看你像个小孩子啦 !”

荣子一边取笑耀造 ,一边重新给他盛饭。可他接汤碗时 ,手一滑 ,又把汤洒在大腿上。

“哎 ,你要爱惜点呀 !”

“对不起。”

“一定是很久不在家吃饭 ,不习惯了吧。”

荣子奚落着。

耀造放下了筷子。

“啊 ,生气了。开玩笑嘛 ,不再吃点了 ?”

“已经饱了。”

从饭桌旁站起来 ,耀造突然有些摇晃。

荣子也很快吃完了饭 ,和一个叫清子的佣人一起收拾桌子。这时 ,洗脸间里发出了什么东西倒下去的声音。

荣子吃了一惊 ,和清子面面相觑。

“我去看看。”

清子领会了荣子的意思 ,小跑着去了洗脸间。

“太太 ,不得了啦 ,主人……”

清子发出惊慌的尖叫。荣子神色慌张地进了洗脸间。

耀造倒在洗脸间的地上 ,面色潮红 ,吐出一些食物渣沫。

荣子抱着耀造摇动起来 ,但耀造只是发出阵阵呻吟。

“太太 ,也许是脑中风 ,还是不要摇动的好。”

清子提醒着张皇失措的荣子。

医生来了 ,正如清子推测的 ,是脑中风。

医生搭了一张床进行急救 ,但耀造继续昏迷。

根据医嘱 ,把亲戚和挚友都请来了。

发病三十二个小时之后 ,耀造在昏迷中去世。

亲戚们商量的结果 ,决定由荣子担任社长。

由于丈夫猝死 ,荣子成了雇佣一百五十名人员的“北海亭”本支共六个饭店的经营决策人和泉田家莫大财产的继承人。

缘

不知道应把这件事称为突然的不幸 ,还是应当看做意外的幸福。随着丈夫的猝死和葬仪 ,荣子的分量大大地增加了。

在人们眼中荣子变了 ,对她的态度和语言也恭敬了。

此时的荣子并非完全是悲伤的心绪。

荣子暗自庆幸丈夫的猝死。他如果不死 ,自己不过仍是一个徒具虚名的妻子 ,对丈夫情人不断的侵犯 ,束手无策。

但在这个社会上 ,哪怕是徒具形式的妻子也是优先的。

“耀造没有离婚就死去 ,实在太好了 !”

服丧期还未满 ,荣子就暗自高兴地窃笑着。

那女人怎样了 ? 尽管怀上耀造的孩子 ,可耀造死了

耀造没有留下遗书 ,不会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

只有一个遗憾 ,就是不能当着那女人的面 ,把自己所受的屈辱掷还给她。

欣喜间 ,荣子偶然从几个店员的闲谈中听到了不妙的风声。

“听说死了的老板有个私生子 !”

“是有这话。”

“如果是个不善的人物 ,可以闯入老板娘家分遗产啦 !”

“这可不是容易的事 !”

“真能办到吗？”……

店员们不知道荣子在外面窃听，毫无顾忌地谈论着。

她们的闲谈，给了荣子强烈的冲击。

不知道在丈夫死后也可以确认孩子这件事。如果女人安全分娩，有确凿的证据，又向法院提起认领诉讼的话……

荣子请教了律师。

“只是，必须从父母死亡之日起，在三年以内提起申诉。”

“那么，申诉被确认之后，怎么处理？”

“由判决而产生的父子关系，生效期要追溯至孩子出生时。”

“继承问题如何解决？”

“死后确认的实际利益，在于使孩子有遗产继承权。但是在已经按继承份额分掉了遗产的情况下，由于再次分割的复杂，所以，要承认被确认者有按价支付的请求权。”

“被重新确认的孩子，可以继承多少遗产呢？”

“这是由继承人数量和继承人顺序来决定的。”

“如果继承人只有妻子一人，丈夫的私生子自立家门……”

荣子忘了应该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说话了。

“这种情况下，孩子是三分之二，配偶是三分之一。”

荣子呆若木鸡。

“私生子也取得三分之二的遗产吗？”

“这是指除了这个孩子再没有其他孩子的情况说的。”

荣子明白，女人和自己的位置发生了逆转。

“别说三分之二，一分钱也不给！”荣子坚定地发誓。

远

杀人的念头早有了，但具体策划，是从律师处获悉孩子将要继承三分

之二遗产的时候。

杀人 ,是为了保卫她的“王国”非尽不可的责任。那么 ,必须抢在那个女人分娩之前 ,分娩之后就来不及了。

或许已经晚了。荣子忍受着油煎似的焦躁 ,暗地去打听。

来得及 ,还没生下来哩。

刻不容缓。

要达到预期的效果 ,必须十分细心。即使好不容易除掉了女人和胎儿 ,自己被问个杀人罪 ,也还是什么也得不到。

所幸 ,耀造隐瞒了女人的住所 ,妻子自己也一直佯作不知。这样 ,就造成自己和那个女人没有任何关系的假象。

根岸荣子的家 ,在 杂市尽头的新兴住宅街。

在这个连贪婪的开发商都很少涉足的地区 ,白天来往行人很少 ,一入夜就几乎断了人迹。这样的环境 ,极易为流窜的强盗所骚扰。这真是实现计划的理想地点。

荣子每次到 杂市支店出差时 ,都暗地到现场察看一番。

最好选择从黄昏到入夜这段时间。过早容易引人注意 ,太迟又容易碰到盘问和巡查。到女人家以利用公共汽车为上策。

在前两站下车 ,走着去女人的家 ,进去时不能让人看见。突然来访 ,对方一定大吃一惊。可若说是耀造的妻子 ,就不会不让进。

最大的难题在后面 ,逃离时不能让人看见。

因为行人少 ,万一被看见 ,是很引人注目的。

直到逃进安全地带 ,必须自己步行夜路。

由于荣子不会开车 ,这样策划是最上策。

苑

在公共汽车站下车时 ,飘落着一种银色粉末似的东西。夜幕低垂 ,银

色粉末像柳絮一样纷纷扬扬。是雪吗？用手轻拂一下，那东西就粘在了手指头和衣服上。想要抖落，手感的软质物又溃破了，出水了。

“啊，是那种昆虫！”

她头一次看清了像雪花一样轻盈的浮游物体的真面目。这正是耀造从女人处回来时粘在身上的东西！

一只只雪萤，织成一大片乳白色的游絮，悬浮在暝暝的空中。

阴沉的天空，燃烧的杀机。雪萤——弥漫在空间的大群雪萤，宛如点燃起来的荣子的杀人之火，在眼前闪耀着，移动着。

和憎恨的长期蓄积相比较，杀人竟在一瞬间如此简单地完成了。她使她痛苦、悲伤的矿石投进愤怒、嫉妒的炼铁炉，熔化成灼热的铁水，终于铸成了定型化的杀人巨凶。

下手时间虽然短促，可为这瞬间的行动积蓄起来的能量，却全部耗尽了。但不能在这里躺倒，工作的主要部分刚刚开始。

如果留下任何一点痕迹，都会要了自己的命。如果碰到一个目击者，耗尽的苦心，就完全化为泡影。

冷静！冷静！她命令着自己。

荣子抑制着恐惧，检查着现场，直到她认为万无一失。

荣子祈祷着，隐入漫漫的夜雾之中。

愿

女人的死，报纸社会版作了一个小小的报道。正如荣子推测的，警方误认为流窜犯罪。

由于和耀造的关系，警察来调查一两次是不可避免的，荣子做好了这种准备，但警察并没有来。

事件发生之后的二十天，叫做侦查第一期。这期间，如果未被列为嫌疑人，案件侦查就有可能进入迷宫。

警察被荣子的伪装欺骗了。

“已经不要紧了,谁也没有怀疑我……”

荣子总算松了一口气。

“北海亭”的营业仍像以前一样红火。

荣子的疲劳,自感是愉悦的,是一种胜利后的疲劳感。

正当她沉浸在这种愉悦中的时候,一位不速之客来访了。

传达室报告的岛村昌子这个名字,荣子没有任何印象。

“问问有什么要紧事吗?”

“客人不愿明说,大概是有关故去的先社长的事吧……”

荣子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见了。她特意耽搁了一会儿,才来到客厅。一个身穿上等入时西装的二十五六岁的女人,离开座位轻轻地弯了弯腰。她的眼睛细长而清澈,顾盼间透着聪明和机警,身段姣好,是初次见到的面孔。

“我叫泉田荣子。”

“我叫岛村昌子,冒昧打扰了。”

“请问有什么事吗?”

“和夫人是第二次见面了。”

“第二次?我想是第一次,可……”

“夫人也许没有留意吧!”

“是啊,是什么时候啊?”

“不久以前。”

一定是参加过耀造葬仪的吧?

“关于逝世的丈夫,你有话吗?”

荣子不由地催促她说出那有些闪烁其词的事情。

“那就请教了。夫人知道根岸荣子吗?”

岛村昌子突然说道,荣子感到像被短刀扎了一下一样。

“这回总算明白了吧?”

岛村昌子冷冷地揭底了。

“不知道！那个叫什么根岸的人是……”

虽竭力掩饰，但已显得过迟了。

“夫人当然是知道的罗！”

“我不认识！你无故胡闹，真是太不礼貌了。”

“的确不礼貌，但夫人是知道根岸荣子的。”

“那么，要紧的是什么呢？”

“夫人，~~正月~~ ~~廿日~~你去杂市鱗川街根岸荣子家了吧？”

岛村的话，使荣子大吃一惊。这一天，正是实施计划的日子。

“请出去！不然，我要叫警察了！”

荣子感到没有比和岛村昌子谈话更为难办的事情了。

让她找出弱点可就输了，因此，自始至终都要表现出凛然的气概，不给对方以可乘之机。荣子这样命令着自己。

“请吧！”

可是岛村昌子动也不动。

“请叫警察吧！”

她板着冷峻的面孔反而催促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

“根岸荣子 ~~正月~~ ~~廿日~~的夜晚，在自己家里被杀死了。警方以为是流窜盗贼作的案，可我认为，杀害根岸荣子的，就是太太你！”

岛村昌子的话充满自信。

“唉呀！你说什么呀！”

“警察被太太做的手脚拖着走向迷途，但我知道，根岸荣子是太太杀死的。”

“一派胡言！”

“不是胡言！你丈夫去世后，为了独占继承权，你杀死了她。”

“好哇！有我杀人的证据吗？”

荣子已被迫得无路可走了。

“当然有证据。不过，在这之前，有句话必须告诉太太。”

“太太！知道这种昆虫吗？就是常粘在你丈夫衣服上带回家的那种虫子。”

荣子张皇失措了。

正在搜寻理由的时候，岛村昌子接着又说：

“找到根岸荣子的住所，也是以这种昆虫为线索的吧。你为了确定昆虫的种类去请教的高中生物教师，其实是我的远亲。他告诉我，你对这种昆虫有兴趣，我就知道你在寻找‘我们’了。”

她怎么是这个教师的亲戚？

岛村昌子说：“生物教师那时说，蚜虫有生活的两重性，在春天和夏天变换生活方式。夏天是无性生殖，到了秋天，雄虫出现，由有性生殖产卵越冬，降雪以前集团迁徙。粘在你丈夫身上的，就是夏天无翼的幼虫和秋天迁徙的有翼的雌虫，可以叫‘夏虫’和‘秋虫’，你杀害根岸荣子的翌月，伊日，在杂市郊外，正是这种秋虫大量产生的时期。”

肯定了这一点，就等于是罪行的自供了。

“你在这里有过一个错觉，不，与其说是错觉，不如说你没有认真考虑到昆虫生活的两重性。你丈夫在表面上与你和根岸荣子过着两重生活，这和昆虫生活的两重性相似，但你没有认识到隐于其中的真实。”

荣子的头脑渐渐形成了一个朦胧的轮廓。

“两重生活的夏虫和秋虫粘在你丈夫身上，不是表明你丈夫也有两重生活吗？不，不是他与你和根岸荣子的两重生活！这时，和你没有关系，因为昆虫不在你的生活地域之内。昆虫为了改变生活方式而集团迁徙，粘上在不同栖居地生活的秋虫和夏虫的你的丈夫，也和昆虫一样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生活着。如果加上你，你丈夫就过着三重生活了。”

荣子不由得发出了惊诧声。

“是的，我是你丈夫的第三个女人。不，实际上我是第二个，只是从你眼里看来是第三个。你发现你丈夫身上粘有亚高山林带这种夏虫和秋虫时，应该联想到两个女人的存在。因为是同一种虫子，所以你只想到一个人，这是你的失误。”

“实际上我见过你，在你杀害根岸荣子的时候。你如果不杀，我也要杀的。我也在同一时间到了那里。看见太太杀死了她。”

“太太的心情我是有同感的。我理解丈夫被从身边一点点夺走时的悔恨和屈辱。丈夫死后，好不容易独得天下，又出现了可憎的女人和私生子，要夺走三分之二的遗产。绝对允许发生这样的事。太太的心情我完全理解。因为我自己从太太手里夺走了他，可又陷于被那个女人夺走他的境地。”

“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按到达的先后排列的。我爱上他的时候，他已有了太太。我爱他并无其他打算，只因为深深地爱上了他，不管他有没有太太。按顺序我是第二个，但事到如今也没办法了。可我认为在爱情上是不能按顺序排列的，即便我是第二个，可对他的爱却是第一的，我也以此为骄傲。可因为有了根岸荣子，那就使我在顺序上是第二，在爱情上也成了第二。”

“这时，我开始感受到太太蒙受的痛苦和耻辱。”

“可是，太太绝不会理解处于第二位置的屈辱和凄凉。我对这个男人的爱，在世间绝不亚于任何一个妻子，可偏偏这种爱得不到承认。”

“必须感谢太太代我做了我无论如何也要做的事。”

岛村昌子吸了一口气，接着含笑说：“如果根岸荣子活着，就没有‘我们’生存的余地啦！”

“我们？”

“是我们，太太不会想到我的肚子也开始大了吧！当然，是耀造的孩子，也有确凿的证据。遗憾的是，根岸荣子怀孕比我早两个月。父亲死亡后的认领申诉，只限于孩子出生之后。根岸荣子打算分娩后，就提出认领申诉，于是我无论如何也迟了一步。只要有证据，虽然也可以加进去，可继承的份额就不理想了。不，这些本来就是我孩子的财产，那个女人是硬挤进来的。”

“为了我肚子里的小生命，我决心杀掉根岸荣子。那一夜，我去那个女人家，竟意外地碰到了太太。”

“我看到太太杀根岸荣子时，明白了太太的错觉。太太不知道我的存在和我也怀孕了的事实。如果知道，就是杀了根岸荣子也毫无意义。而杀我和根岸荣子两个人又过于危险。”

“太太，我今天是特意来致谢的。”

“那么，太太，知道丧失继承资格的规定吗？故意杀害被继承人或位于第一序列和间序列继承人者，丧失继承资格。我说的话就到此为止了。一会儿，警察和律师就要来了，所以，麻烦的事情就委托给他们了。那么，告辞了！”

岛村昌子轻盈地站了起来。

荣子呆立了许久，好像失掉了自己的存在。

现在，她被无数飞舞的雪萤围绕起来了，那是一只只披挂着白色羽衣的蚜虫群体。阴霾的天空，夕阳无光，而雪萤却点燃起银白色的星火翩然飞舞。

荣子凝望着，感到自己好像不觉间也羽化了，飞向高空。

荣子这时彻悟了，所谓雪萤，就是绝望的羽化……

经典悬念 愿

电闪雷鸣的阴雨天,荒郊野外一间阴森恐怖的屋子,三个美丽而神秘的少女,一系列诡异的行动,画符、招魂……她们是为了一起杀人事件!

一年前的愿月缘日,情同手足的三姐妹中的一个,杀死了他们共同的网球教练兼男朋友,从此,猜疑使他们生活的梦魇之中,友谊出现了巨大的裂缝。

他们想通过招魂,再现杀人场景,澄清猜忌的迷雾!

〔日〕天树征丸:日本著名的推理作家,他的《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广受大众欢迎,吸引了无数从来没接触过推理小说的读者。他的作品,既具备青春搞笑的轻松气氛,也注重传统本格的谜团和诡计,再加上少许超现实的元素和动漫式的夸张情节,使他的作品别具一格。

少年之噩梦 员

这件事发生在盛夏的一天傍晚。

阿一在雨中奔跑。

突如其来的一场西北雨 ,使得浑身湿淋淋的。

可能是被雨淋或吃太多西瓜的缘故 ,他的肚子开始疼痛。

“可恶啊 ,我真衰 ,真是不甘心…… !”

事情为何会变成这样 ,其原因是阿一受到处罚。

在暑假里 ,剑持警部邀请阿一、美雪以及堂妹金田一二三来家乡游玩 ,剑持太太和孩子们也都来了 ,他们聚在一起玩扑克牌。

二三提议玩输的人接收处罚——帮大家去买饮料。阿一输得最惨。

“唉 ,我真是衰。为什么是我输给那群小毛头 ?都是因为玩那种抓牌只靠运气的游戏才会变成这样 !”

真可恶……我肚子痛……

提着装满各式饮料的塑料袋 ,阿一边发牢骚 ,一边强忍着腹痛走在人烟罕见的乡间小路上 ,最后他终于受不了了。

“反正在这种地方没人会看见 ,我就到那边的草丛里……”

阿一环顾四周 ,赫然发现有橘色的灯光。

杂木丛深处有光秃秃的岩石断崖 ,崖下有一栋小木屋。

“那是别墅吗 ?”

从有灯光看来 ,一定有人住。

跑进别人家里借厕所虽然有些不妥 ,但总比在野外拉屎好多了。阿一毫不考虑地向草丛里的小路走进去。

圆

“对不起！请开门一下！对不起！”

阿一一边用力敲小屋的门，一边喊叫。

门立刻就打开了，从门缝里露出一张长发女子的脸孔。

“谁啊？”

女人一边问，一边慵懒地用手将头发往上梳。

“不好意思……借我用一下厕所！”

阿一像强迫推销员一样一脚踏进玄关里。

“啊——慢着，你……”

阿一连续说“不好意思”就往屋子里冲。

肚子已经忍到极限了，再也撑不住了。

“厕所！厕所在哪里？”

阿一用手压住屁股并大声呼叫。

“在那边！”女人用手指向走廊的尽头。

“借我方便一下！”

千钧一发化解危机后，阿一一边抓头发一边从厕所出来，外面一共有三个女人瞪着他。

“你是谁啊？”

双手抱在胸前的短发女子发问。

虽然她的眼角有一点上扬，不过，算是一位美女。

“你闯进别人家的别墅，二话不说就往厕所里面冲，未免太没有礼貌了吧。”

“一点也没错，我还以为是强盗闯进来了。”

刚才那位长发女子搭腔。

刚才没注意看，现在仔细一看，也算是美女。不过，稍微有一点浓妆艳

抹,她一定很适合在特殊行业里打滚。

“啊……真是不好意思,刚才因为很紧急……”

阿一想借笑声消除尴尬,这次换一位烫米粉头的女子说话。

“唉……都是因为你,害我们又要重来了,动作再不快点,雨就要停了。”

这位女子虽然脸色有一些淡白,但她的身材是一流的。

目前,她和其他两位喜欢穿牛仔裤、栽恤的同学在一起。

如果她穿上洋装的话,最能够吸引男人眼光的也许就是她。

总之,这三位二十四五岁的女人,每一个都是美女!

阿一忘了自己的立场,笑着说:“真不好意思,你们正在做什么?是不是在烹饪?为了表示歉意,我来帮忙你们吧。我很拿手哦,虽然我只会削马铃薯的皮而已。”

三个女人同时叹了口气并互相看一眼。

“我们不是在烹饪,我们正在进行降灵术!”

短发女子露出严厉的眼神说道。

“降灵术?”

阿一反问,这次是浓妆艳抹的长发女子回答。

“是啊,就是招魂啊!就是灵异节目里经常播的那一种嘛!”

短发女子把阿一拉进隔壁房间里。

“噢……?”

阿一整个身体僵硬了。

没有任何家具的房间里,中央有好几支大蜡烛围成一个圈。

正中央有一只死兔子。

窗户和窗户之间被贴满了符咒。

阿一看得目瞪口呆,米粉头的女子笑着说:“蜡烛是用来判断亡魂有没有出现,听说如果招魂成功,即使没有风,烛火仍然会摇晃。死兔子是我们向附近的农家要来的。据说死动物的臭味具有招魂的效果。在窗户和门上贴符咒是为了不让其他的亡魂跑进来,如果没贴的话,一些乱七八糟的

恶灵会跑来，那会很可怕。”

看样子，这些女人是很认真的。

阿一心想还是尽早开溜比较好，于是他故意发出大笑声：“那……那那……那真是抱歉了，我这个局外人就告辞了。”

阿一正想往门口移动时，长发女子立刻挡在他面前。

“不行啊！门已经贴上符咒了。符咒的数量刚好，如果撕下来的话就会失去效果。”

“噢？等……等一下！可是我……”

“啊…百合，你已经贴上去了吗？小弟弟，真不好意思，那就请你陪我们了。”短发女子嘴角往上扬并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

“叫我陪你们招魂吗？请饶了我吧，我最怕这种玩意儿啊！”

“哪有办法，谁叫你闯进来借厕所。来，快点过来吧！我们必须在雨停之前，把‘那个人’的灵魂找出来才行。”

“噢！不要啊……！”

“小梅，放他回去吧！看他怪可怜的。我们改天再招魂吧！”

米粉头的女子如此说。看样子，里面她最正常。

但是，小梅驳回这个提案。

“不行，小樱！绝对不行！为了找回我们的友谊，今天一定揭发真相，我们不是说好的吗？刚好今天和‘那时候’一样下着雨，今天一定可以招魂成功。喂……那个不速之客，过来这里，我们要开始了！”

阿一被强迫坐在蜡烛旁边的地板上。

看样子，这个女人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人。

从她口中说的看来，她属于那种女子排球队队长的类型。

小梅虽然体格娇小，但是，她的尖酸刻薄，真的名副其实。

米粉头——叫小樱的女子叹口气说：“那就没办法了。”

“差不多快要到发生‘那起事件’的时间了。”

小樱似乎很宝贝她烫过的秀发，一边用左手手指梳背后的头发，一边看手表。

“那起事件？”阿一反问。

“一年前，这里发生一宗杀人事件。”

名叫“百合”的长发女子答道。

“而现在在场的三个人就是当时的嫌犯，也包括我在内。”

猿

“杀人事件的嫌犯？你们三个？”

阿一有如被泼冷水一般浑身发抖。

“是啊，你有点吃惊吧？呵呵……”

百合一边摇曳及腰的长发，一边冷冷地笑。

三个女人围着阿一站着。房间内的灯光不知何时被关掉，只剩下摇曳的烛光由下而上地投射在女人们的脸颊上。

八张榻榻米大的房间内诡异异常，不禁让阿一猛吞口水。

“死掉的那个人是我们三个人的网球教练。”小梅说。

“我们三个人从小学起，就一直很要好。我们都是独生女，感情就像亲姊妹一样。从读书，参加社团，到社会上工作，我们都在一起。当然，我们也三个一起参加网球俱乐部。但是……”

小梅突然变成一张苦脸，右手伸进牛仔裤的口袋里，拿出香烟来抽。

小樱继续说：“我们三个人同时喜欢上同一个男人。”

小樱说了之后，就把视线移往小梅和百合身上。

小梅把左手插在腰际，点燃打火机。

这个动作好像一种信号一样，小樱又开口说话了。

“他姓须藤，曾经是一位职业网球选手。你有听过吗？两三年前，他也有拍宣传用的海报。”

“啊...我知道那张海报。对了，就是这种姿势，那叫什么？”

百合一边慵懒地梳长发，一边说：“你是指双手握拍法吗？”

“对，就是那个！他拍的是乌龙茶的广告吧？”

“他拍的是咖啡广告。”

这次是小梅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回答。

“啊，不好意思。因为我比较喜欢喝乌龙茶。”阿一说。

三个女人一笑也不笑地凝视阿一。

气氛搞得越来越僵。

百合仍然以慵懒的模样俯视从盘腿而坐改成跪坐的阿一并开口说话。

“总之，我们三个同时喜欢上那位网球教练。我们之间的友谊产生裂痕，你应该可以了解吧？我们互相牵制……我们四个来到这栋别墅时就是那种情形。原本我们三个女人感情那么好，却变得那么不自然……结果，须藤不知道被谁杀死。”

“是啊，不知道我们三人之中的谁杀的。”

小梅插了一句话。

“你们三人之中的某一位杀的，这一点不会错吗？”

阿一发问后，小樱答话。

“应该不会错。不过，没有人认罪。因此，我们选择在他的忌日这天，再来这栋别墅，想要用降灵术召唤他的灵魂出来问话。我们已经召唤过很多人、动物的灵魂。高中时，我们在教室里召唤我养过的鹦鹉，后来真的听见鸟的叫声。”

“原来如此，我了解了。你们真是厉害啊！”

小樱抿着嘴笑，“是吗？啊，你听见声音了吗？须藤的灵魂来了。”做出竖起耳朵的动作。

阿一笑得很僵硬并说：“怎么可能发出声音嘛……”

就在此时，啪嗒一声。

好像树木被劈开的声音。

阿一吓得缩成一团，三个女人眼睛却为之一亮。

“他来了，就在这附近。”百合开口说。

“刚才的声音叫拉普现象，是灵魂出现的证据。须藤离我们很近了。”

小梅的眼睛也为之一亮，“太好了！我的书上有写，若要对因为事故、事件而丧命的亡者进行招魂，最好是在同一天、同一个时辰、同样的天候下进行。快点，趁雨停之前，赶快开始吧！”

阿一心里想，这开什么玩笑嘛！

到目前为止，阿一被卷入很多起匪夷所思的杀人事件里，每一起他都有办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但是，当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事时，他比任何人还要怕。

阿一不想再继续再耗下去了。

阿一站起来说：“等一下！在进行招魂之前，你们可不可以把案发当时的情况说给我听？”

“说给你听？”小樱侧着头问。

小梅很不悦地说：“你在说什么傻话，告诉你这种小毛头又能怎样？如果事情那么简单，那早就……”

“哎呀，不要这样说嘛！”阿一反驳。

“我爷爷是日本第一的名侦探，你们知道金田一耕助吗？”

“咦？就是那位鼎鼎有名的……天啊，不会吧！”

小樱露出惊喜的眼神，看来她也是金田一耕助的迷。

“我不是的哦，但我也帮警方侦破很多起谜案……”

“那很有趣嘛！”

百合打断阿一的话。

“就把情形告诉这个侦探小弟吧，雨好像还会下一阵子。”

“那怎么可以！不可把那件事告诉陌生人。”小梅反对。

百合嗤之以鼻。

“哦，小梅。你怕真相被拆穿吗？人果然是你杀的吧？”

“开玩笑！你才是！那一天你提议留下须藤一个人，由我们三个人分头去买晚餐材料，所以应该不是你干的吧？百合！”

“你们两个都别说了。”

小樱红着眼眶，“我们果然不应该来这里。不论百合和小梅谁是凶手，

我都觉得无所谓。我以为来这里 ,我们三个人的感情就会恢复和以前一样
.....”

“小樱 ,你不要装成一副和事佬模样 ,你这种暧昧的态度才更让人觉得可疑。”

小梅的眼神更严厉了。

百合也加入这场唇枪舌剑之战。

“是啊 ,虽然你说不论我和小梅谁是凶手 ,你都觉的无所谓。可是 ,当初租这栋别墅的人是你啊 !”

“你、你太过分了 !”

小樱用手指拭去眼角的泪水。

“去买菜也是啊 ,我按照分配的买了莴苣、西洋香菜、菠菜回来。而百合却说什么炖咖喱用的肉卖光了。小梅也是 ,原本该向买马铃薯、青葱 ,结果你却买红萝卜和青椒回来。为什么 ? 难道和须藤被杀的事有什么关联吗 ?”

“你们三位别吵了 ,把情形告诉我吧 ! 我一定指出凶手是谁 !”

“哼.....好吧 ! 既然你这么说 ,那就告诉你吧。”

小梅开始道出当时的情形。

源

那是去年八月十五日发生的事。

小梅、小樱、百合三个和她们的网球教练须藤来到这栋别墅。

表面上 ,她们是为了接受特别网球训练 ,而真正的目的是要打一场“爱情战争”。

抵达那天傍晚 ,三个女人分头去买晚餐材料 ,命案就在这段时间发生。

由于突然下西北雨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 ,她们买了塑胶伞回来 ,结果发现须藤胸口插了一把菜刀 ,死在厨房里。

“最先发现尸体的人是我。”

小梅说完以后，颤抖了一下，随后向阿一招手，并带领他往厨房移动。

她对阿一说：“尸体刚好就在你现在站的那个位置。”

“咦？”

阿一赶紧退后一步。

小梅面不改色地继续说：“地板上都是血，他刚好仰卧在正中央。眼睛瞪得很大，眼珠子浑浊。不过，最奇怪的是他的姿势。”

“姿势？”阿一反问。

小梅回答：“他右手拿鸡蛋，左手拿这饭瓢倒在地上。”

“饭瓢？是盛饭的饭瓢吗？”

“是啊，就是饭瓢。”

“鸡蛋和饭瓢...”阿一感到有些意外。

阿一脑海里浮现的命案现场有一点滑稽。

但是，三个女人的神情很严肃。

“尸体以什么样姿势拿着鸡蛋和饭瓢倒在地上呢？”阿一问。

“很难用言语形容...”

小梅看了一下四周，百合察觉后就拿出纸笔来。

百合开始画圆，阿一把视线停留在她压纸的那只手上。

她左手的无名指戴着一只闪闪发亮的戒指。

其他两个女人的手指上也有相同的戒指。

看样子，须藤赠送同样的戒指给这三个女人。

百合把画好的画递过来。

“就是这种姿势。”

“是的，没错。拿鸡蛋的右手是抬高的。”小梅开口说。

小樱也点头附和。

画在纸上的尸体，右手举着鸡蛋，眼睛好像注视鸡蛋一样。

另外，拿饭瓢的左手刚好在后脑勺。左腕手肘弯曲，饭瓢的圆形部位朝上。

“右手拿鸡蛋,左手拿饭瓢……小梅小姐……”

“什么事?”

“尸体的手紧握鸡蛋和饭瓢吗?”

“是啊,鸡蛋差一点没被捏碎。”

“原来如此…”

“你知道什么了吗?”小梅发问。

阿一露出雪白的牙齿,“是啊,我知道了。”

阿一环视三人之后,说:“一切谜都解开了。”

缘

“尸体手上拿鸡蛋和饭瓢是一种死者留言。”阿一说。

“死者留言?”小梅反问。

“是的。从尸体双手紧握鸡蛋和饭瓢的举动看来,并不是凶手在须藤死后让他握的。而是他生前以自己的意志握住那两样东西。他为什么会那样做?可能是他要以右手拿鸡蛋,左手拿饭瓢的姿势表示凶手是谁,惟有这样才有合理的解释。”

“什么意思?用鸡蛋和饭瓢暗示凶……啊,难道凶手喜欢烹饪吗?”百合把视线移向小樱。

小樱摇头:“不是我杀的,如果要那样说的话,那应该是小梅,因为她只会煎荷包蛋和煮饭而已…”

“开什么玩笑,我也会煮咖哩、煮拉面呀!凶手应该就是带蛋来的人吧?就是你吧?百合!”

“你说什么?小梅,你才是……”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这则死者留言并不像你们说的那么暧昧。而是以被害者的身份凸显问题所在。”

“须藤的身份?”小梅反问说。

阿一点头说：“是的，他曾经是知名的网球好手，被杀时，他是你们的网球教练，只有他才想得到这种留言。你们想一想，鸡蛋和瓢很像什么……”

“网球和网球拍！”小梅大喊。

“答对了。鸡蛋代表网球，饭瓢就代表网球拍。”

“原来如此，似乎蛮有道理的。”百合附和。

“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网球用具，这能指出凶手是谁吗？”

“当然可以，问题在于死者是用哪一只手握鸡蛋，哪一只手握饭瓢。根据百合所画的这张图，他是右手拿鸡蛋，左手握饭瓢。另外，他倒在地上的姿势……”

阿一注视百合所画的图。

死者的视线集中在拿鸡蛋的右手。

左手握着饭瓢并放在后脑勺部位……

“啊！这是发球姿势！”百合喊叫。

“没错，右手拿球，左手拿球拍，这是左撇子的打法。不过，我以前看过须藤拍的那张咖啡广告海报，他本人应该不是左撇子。从这一点看，死者的留言是想要表达凶手是左撇子。”

“左撇子……”

两个女人同时把目光投向剩下的那个女人。

阿一继续说：“用右手点燃打火机的小梅是右撇子。”

阿一脑海里浮现那幅景象：小梅把左手插在腰际，用右手点燃打火机

……。

“刚才百合是用右手画图的吧？”

百合用左手压住纸，以右手拿笔。

另外，剩下一个人。

“她”用左手一边梳背后的米粉头，一边看右手上的手表。

阿一把视线停在“她”身上。

“杀害须藤的凶手是把手表戴在右手的人，就是你——小樱！”

“小樱？”小梅发出声音。

“天啊……”百合用手捂住嘴巴。

小樱泪水盈眶呆立在原地。

阿一继续说：“凶手拿刀从正面刺须藤的胸口，因此须藤清楚地看见凶手的脸，凶手一定是杀了人之后就逃走，但是，被害者并没有立刻丧命。于是他拼命地思索要用什么办法表达凶手的身份。在意识渐渐模糊中，他一定想起凶手的特征。对一个网球教练来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学员打球时的姿势。”

须藤临死前想起小樱是左撇子，她习惯右手拿球，左手拿球拍的姿势发球，于是就近利用鸡蛋和饭瓢来暗示。

“小樱，我的‘想象’如何呢……？”

“我想你一定猜对了。”

小樱突然冒出一句。

“现在不需要进行招魂了。”

“小樱！你为什么要杀死须藤？你不是很喜欢他的吗？”

小梅追问之下，小樱缓缓地摇头：“我并没有喜欢他，我只是因为小梅和百合喜欢他，所以才那样说。”

“你说什么……？”百合问道。

小樱再次擦拭眼泪：“坦白说，我根本就不在乎那个男人。我只是喜欢和小梅、百合一起争风吃醋的那种感觉而已。然而，我们三个人的情谊，却被那男人搞得分崩离析，我无法原谅他。”

百合和小梅哑口无言。

小樱继续说：“那一天，在采买的路上我遇见菜农，他们把菜分给我，所以我比你们两个早回别墅。然后，那个男人靠近我说，‘终于只剩下你我两人了’，‘我不希望见到你们三个人为我勾心斗角，所以我送你们每个人一只戒指，其实我最想送的人是你’。他说的话真恶心。因为他的关系，从小情同姊妹的感情被他破坏，想到这里，我心中燃起一把无名火，当我回过神时，他的胸口已经插着一把菜刀……。”

“小樱……你怎么会这样……”

小梅把手搭在小樱颤抖的肩膀上说：“我也和你一样。”

“咦？”小樱和百合同时发出声音。

“我也并不真的喜欢那个男人。最初，我也是和你一样的想法，谁知道后来就下不了台……”

“小梅也是吗？”

这次是百合说话。

“我也是。起初只是附和你们，后来演变成和小梅吵架，事后我真的很后悔。”

“小樱……”

“小樱……”

小梅和百合也往地上蹲。

三个女人互相膝靠膝并开始啜泣。

阿一叹了一口气，并轻声喃喃自语：“怎么会这样……”

阿一拾起装饮料罐的塑料袋。

“小樱，你一定要去自首才可以哦。”

小樱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面带微笑。

和刚才比较起来，她的脸色不知为何变得很苍白。

阿一漫步在晴朗的乡间道路。

刚才下了一场西北雨，地上却出奇的干燥。

迎面吹来的风也让人感觉不到湿气，大约十五分钟前的那场雨，简直就像一场梦。

“我真搞不懂女人之间的友情，真是莫名其妙！”

阿一边走边思考是否要将刚才发生的那件奇妙的事告诉警方，想着想着就听见熟悉的声音。

“阿一！”

“喂，金田一！”

抬头一看，原来是美雪和剑持从反方向跑过来。

今天是盂兰盆节 ,待会儿在附近的小校园将举行盂兰盆舞大会。
大家约定好今晚要去狂欢。

“美雪 ,大叔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

阿一也踩着木屐跑过来。

美雪一边喘气一边说 :“还不是为了找你 !”

“啊——抱歉 !我去那边别墅躲雨 ,刚才下了一场好大的雨。”

“下雨 ?刚才根本没有下雨啊 !”

“咦 ?哦 ,那是不是只有这一小块地方下雨……”

“可地上是干的呀 !”

“可刚才的确下雨啊 ,一定是地上干了。”

“真奇怪 ,天上没有几朵云 ,不像是下过雨的天气 ,而且 ,你也没有淋湿嘛 !”

美雪这么一说 ,阿一摸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衣服的确没有淋湿 ,甚至一点湿气都没有。

阿一感觉自己整个人好像泡在冰水里一般。

“可是……我说的是真的啊 ,刚才的确下雨 ,所以我才跑去那边那栋别墅躲雨 ,顺便借……”

“别墅 ?”剑持警部反问。

“喂 ,难道你是指山崖下那栋小木屋 ?”

“是啊——你去问屋子里的人 ,她们可以证明……”

“慢着……金田一 ,那屋子里应该没有人才对啊 !”

“咦 ?”

“去年夏天 ,刚好是现在这个时期 ,下了一场大雨。由于地层松动 ,造成土石流淹没那栋别墅。来游玩的四名男女不幸惨遭活埋 ,根据警方调查 ,其中一名男性牺牲者在遭到活埋之前 ,就已经被人用刀刺死了。当时 ,我休假返乡 ,结果县警局找我来现场帮忙。从现场状况研判 ,凶手可能是和他在一起的那三名女人中的一个 ,但是 ,那三个女人也都死了 ,因此真相就不了了之。所以说 ,那栋别墅现在应该是一栋被压垮的废弃屋才对……”

金田一 ,你怎么了?怎么脸色铁青……。”

阿一听剑持说到一半就已经傻眼了 ,心里想……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脑袋里一直想 ,却找不出答案。

忽然 ,阿一看脚下穿的木屐。

然后 ,他才发现。

刚才明明已经断裂的木屐带 ,已完好如初了。

小樱的最后一句话 ,就像教堂的钟声一样在阿一混乱的脑海里响起 :

虽然我无法回报你 ,不过 ,请让我向你道谢……

也许是今年夏天特别热 ,所以才梦见这场白天的噩梦。

经典悬念 怨

一天,里约热内卢坎波卡巴那海湾的海滩上,冲来了一具“木乃伊”,不过,这不是真正的埃及“木乃伊”,而是圣诞节前失踪的塞吉尔·科斯塔被杀死后用香油熏抹、用粗绳捆绑而成的。

什么人这么凶残而狡诈?

这怪异的举动背后有什么隐秘动机?

美国著名侦探西蒙·阿克,被当事人的律师费利克斯·布赖特请到里约热内卢,破解这个难解之谜。

[美]爱德华·霍克:美国著名悬念小说家。1894年生于纽约。在出版社工作时开始写短篇小说,数量达 1400 多篇。长篇小说有《大雅凶杀案》、《机器人检察院》。短篇小说有《引入密室》等 15 部。作品情节诡异,内容惊悚,气氛神秘,直刺人心。

海上漂来的木乃伊 员

圣诞节后几天,我和西蒙·阿克抵达里约热内卢。这儿依然是盛夏,而此时的纽约则大雪纷飞。

离开纽约前,西蒙给我电话,说:“老朋友,我很需要你。”

“里约热内卢有恶魔等着你吧?”我问道。

“也许,”他说,“今天,一位相识的律师打电话给我,说在坎波卡巴那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从海上漂来的木乃伊。”

“像埃及金字塔里那种?”

“是的。”

“非常陈旧吗?”

“不,一具新尸。律师的当事人,在圣诞节前一天就失踪了。”

圆

我们终于抵达里约热内卢。

把我们请来的律师是个美国人,叫费利克斯·布赖特,早在纽约时,西蒙就认识他了。

费利克斯·布赖特的办公室在一座新建的大厦中,倚窗俯瞰,大西洋一望无际的景色尽收眼底,不远处则是坎波卡巴那海湾。

“那具尸体就浮在水边吗?”西蒙问。

“是的。像是被海水冲来的。”

“请谈谈被害者的情况吧。”西蒙说。

“他叫塞吉尔·科斯塔。他和弟弟卢以兹在下面的街上开了一家旅游商店。我为他们提供一些法律上的帮助。塞吉尔同他妻子离了婚,现在和他弟弟住在卡农尔区的一间小屋之中。他在圣诞节前就失踪了,卢以兹起初并不介意,以为他去酗酒了。”

“请谈谈那具尸体吧。”

“尸体是两天前被海水冲来,全部用香油等涂抹防腐,用粗绳紧紧缚

住 ,像是一个埃及的木乃伊。”

西蒙点点头说 :“他们有否同城市游击队惹过什么麻烦?”

“塞吉尔和卢以兹并非腰缠万贯的财主 ,从他们身上是敲诈不到什么的。”

“也许是一种杀鸡吓猴的办法。”西蒙说。

律师愁眉苦脸地说 :“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 ,西蒙 ,我记得你对有关宗教和各种神灵崇拜的事颇感兴趣。”

“有些所谓的神灵过于奇异莫测 ,以至很难同魔鬼区分开来。”西蒙评论着。

“你知道魔鬼艾克苏吗?”

“知道。”

“那么精灵庞帕·吉拉呢?”

西蒙点了点头。

“这么说 ,你也准知道女海神耶曼雅了。新年前夕 ,这儿的海滩上将热闹非凡 ,到处都是女海神耶曼雅的崇拜者。他们把各种鲜花、珠宝等祭品投进浪涛中——如果这些祭品被海浪卷走 ,就意味着耶曼雅海神将扶助和保护众生灵 ,如果被海水冲回 ,就是她拒绝的表示。”

“你相信……”

“那位塞吉尔·科斯塔被做成木乃伊 ,作为祭品丢进海中 ,可耶曼雅拒绝了。”

费利克斯·布赖特长期在里约热内卢呆着 ,会产生这种念头 ,但令我吃惊的是 ,西蒙竟然一本正经地接受了这种说法。

“这种可能值得考虑 ,”他赞同地说 ,“但请告诉我 ,你对案件感兴趣的原因是什么?”

“他是我的当事人 ,我应该对他负责。”

“塞吉尔的财产是些什么?由他弟弟继承吗?”

“小店的一半股权。塞吉尔的住房和现款都判给了前妻。”

“我得跟警方磋商一下此事。”西蒙说。

“警方同一位叫马库斯·奥林斯的侦探配合查询此事。”

布赖特拨动电话 ,用葡萄牙语简略谈了几句 ,挂上电话后说 :“马库斯·奥林斯侦探一个钟点以后就能见你们 ,在陈尸所。”

猿

马库斯·奥林斯比我预料的要年轻得多 ,他领我们走到了一张用被单覆盖着的陈尸台旁边。

“这是一种骇人听闻的罪行 !”马库斯·奥林斯说。

“他是如何被谋害的 ?”西蒙问。

“我怀疑是被毒死的 ,尸体作了防腐 ,故无法判断出死者被害的确切日期。”

西蒙俯身审视着尸体的皮肤。

“你们是否找到任何线索 ?”

“没有 ,我们正在询问所有圣诞节前夕或圣诞节期间曾为死者作过防腐的承办丧事者 ,但如果杀人犯亲自为塞吉尔的尸体进行防腐 ,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西蒙开门见山地问 :“你是否相信 ,对尸体进行防腐 ,是祭祀海神耶曼雅的一个组成 ?”

“我可不是有神论者 ,西蒙先生。”

“我想 ,布赖特律师把我召来 ,因为他是个迷信者。”

马库斯·奥林斯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随之说 :“他居高临下 ,可以望见沙滩上如蚁虫般的人群 ,一个人在此时此景 ,会很轻易地设想自己是个神灵了。对吗 ?”

西蒙微笑了一下。我察觉 ,他已流露出对那位侦探的敬佩之情。也许 ,他们都已洞察费利克斯·布赖特性格上的某个方面。

“看来 ,你未掌握任何线索 ?”分手时 ,西蒙说。

马库斯·奥林斯耸了耸肩说：“明天是除夕，是祭海神耶曼雅的狂欢夜，我到时候去那儿看看。”

“我认为你并不是迷信者。”

“那当然，但杀人犯也许是个迷信者。”

我们踏上阳光普照的街道。

“下面该做什么呐？”我问西蒙。

“我们去访问一下死者的弟弟吧。”

源

塞吉尔和卢以兹兄弟的商店地处最热闹之处。

“我们马上打烊了，”柜台后一个男人说，“家里有丧事。”

如果他上唇蓄起小胡子，就成了陈尸所里的那位死者。

“你是卢以兹·科斯塔先生吗？”西蒙问。

“是的。”

“我来自纽约，目的是查清令兄暴卒事件。”

“谁会把远在纽约的客人请来？”

“费利克斯·布赖特先生要我来的。”

“您准备如何查杀害塞吉尔的凶手？”

“首先，我想弄清动机，”西蒙说，“究竟谁想杀害令兄呢？”

“没有人，除非他的前妻罗塞塔。”

“因感情破裂而杀人？这不太可能。”西蒙说。

“她把他的每一个铜板都榨光了。”

“请谈谈令兄失踪的详情，好吗？”

“他在圣诞前夕早些时候离了店。我兄长以往都在此时去为孩子们购买礼物。晚上，远点过后，他仍未返家。我想，他准是去看孩子们了。一直到圣诞节早晨，罗塞塔给我打电话，我才意识到出了事。”

“他不曾去那儿？”

“她从来没见过过他——至少，她是这样宣称的。当天晚上，仍音讯全无。我就把失踪情况报告了警察局。”

“后来警方发现了他的尸体，是吗？”

“是的，在四号的清晨。”

“令兄的遗体依然安放在陈尸所里。”

卢以兹点了点头，说：“警方想弄清他的死因。”

“布赖特律师说，你认为令兄因婚姻破裂而万念俱灰，外出酗酒了。”

“我确实这样想过，这儿是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度，离婚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这样，他就酗酒了？”

“是的。”

我站在柜台旁，信手从里面捡起一只小型的美洲驼石雕问：“看上去挺古老，值钱吗？”

“这是个仿造品。”

西蒙询问完毕，仔细观看镶嵌在墙上的兄弟俩的合影。接着，他告别卢以兹，走了出来。

“你对他印象如何？”我问道。

“说不上来。兄弟俩竟如此相似。卢以兹要是留上小胡子，同他那死去的兄长简直一模一样。”

“我也在琢磨着此事。”

“尸体防腐以后，就不能进行血型鉴定，因为血液已被注入的防腐液替代。”

“躺在陈尸所里的也许不是塞吉尔，而是卢以兹？”

“等着瞧吧。”

返回旅馆后，西蒙给马库斯·奥林斯打了个电话，询问尸体检验的结果。他听着电话，显现出失望的神色。

“罗塞塔已确认死者就是塞吉尔，指纹鉴定结果也表明，死者只能是塞

吉尔。”

夜晚 ,我们在靠近旅馆的大街上溜达 ,在一个书摊前停了下来。书摊上摆满了各种有关宗教的图片和杂志。图片中间 ,有一张画像 ,画的是出现在鲜花点缀的海浪中的一位披着黑发 ,身穿蓝袍的美女。

“这一定是女海神耶曼雅了。”西蒙说。

缘

翌日晨 ,西蒙提议去见死者的前妻。

“凡是死者的妻子 ,历来总是谋杀案的嫌疑对象。”西蒙说。

我们抵达时 ,全家人刚从公墓返回。

罗塞塔是一位长着黑色头发的美丽妇女 ,她的脸庞显得非常熟悉 ,似乎在哪儿见过。过了几分钟 ,我才意识到 ,她和我们在书摊上见的那位女海神耶曼雅的画像竟一模一样。

我瞥了一下西蒙 ,看到他的双眼也紧盯着罗塞塔。

“您丈夫会是谁谋杀的呢 ?”

“两年前他是我丈夫。他只有来看孩子的时候 ,我才见他一面。今年他甚至没有像往常那样在圣诞节以前为孩子们寄圣诞卡。如果他和那些信徒们混在一起 ,那就是自作自受了。”

“你有否事实根据 ,说明他确实和他们混在一起 ?”

“很多年以前 ,倒是确有此事。我现在当模特儿 ,一位画家把我画成了一个女海神。”

“耶曼雅。”西蒙说。

“是啊 ,你怎么会知道呢 ?”

“画得实在太像了。”

“他们要我每年到海滩上参加祭祀女海神耶曼雅的仪式 ,今年由于塞吉尔的葬礼 ,我不想去了 ,但也许还得去。”

“你不去海滩是明智的做法，”西蒙告诫她说，“另外，卢以兹情况如何？”

“干吗要问这个？”

“葬礼以后，他未曾回到这儿来嘛。”

“我和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来往，我对他也没什么好感。”

“你去过他们开的小店吗？”

“离婚后，从未去过。”

“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塞吉尔是否卷入过犯罪活动？”

“你指的是祭祀活动吗？”

“我指的是其他活动。”

“结婚以来，他从未干过别的事情。离婚以后，谁知道呢？”

我们在院子里和她道别，坐进租来的汽车中。

“为什么问最后一个问题，是否已知道什么？”

“知道的不见得比你多。”西蒙说。

远

旅馆桌上有一张字条，要我们打电话跟马库斯·奥林斯联系。电话接通后，听筒里响起奥林斯的声音：“你们一定很想上警察总署来吧？谋杀塞吉尔的案子已略有端倪了。”

我们一抵达警察总署，奥林斯面带微笑地迎接了我们。

“我们已对一个名叫胡安·米拉的秘鲁公民提出了指控。”“控告他犯有谋杀罪吗？”西蒙问。

“是的。他还触犯了海关条例，”马库斯·奥林斯说，“他已交待了一切，可对杀人罪行矢口否认。”

“他究竟在什么方面触犯了海关条例？”西蒙问。

“走私哥伦布航海时代以前的艺术珍品。”

没多久,一个细长个子、轮廓分明的男人被押进了办公室。

马库斯·奥林斯迎上去,扶着他坐进一张椅子,“这两位先生想听听你的供词。”

“秘鲁政府对出口哥伦布航海时期以前的艺术品有严格的禁令。塞吉尔想了一个办法。亚马逊河距著名的印加人遗址不远,游客们常去那儿游览。他们乘着小船,顺流而下,进入一些土著居住的小村,小船这时就接近了国境。对像我这样一个训练有素的潜游者而言,到时带上一些包裹在水下穿行,是绝对有把握的。一旦我在水下越过了国境,进入巴西领土,我就把偷运出来的艺术品转移到塞吉尔的船上。”

“你把上星期的事情告诉他们。”奥林斯催促着。

“在圣诞节前一个星期,我打电话给塞吉尔,同他敲定了一笔大生意。我像以往那样给他打了个电话。他约我在里约热内卢游艇俱乐部见了面。我把一只有十六件走私文物的包裹给了他。这时他说,第二天才能给我钱款。他苦苦哀求,说他弟弟对他越来越疑心了,他未能乘隙从店中的钱柜中取到钱款,并允诺次日在游艇俱乐部再次会面,但却从此销声匿迹。”

“说得明确些,是在什么时候?”

“圣诞节前两天。到了圣诞节前一天,我还问了卢以兹。”

马库斯·奥林斯对西蒙说:“看来一切已昭然若揭。”

胡安·米拉抬起头,眼中流露出恐惧。

“我未曾找到他,我根本就没杀他!”

奥林斯做了个手势,卫兵把罪犯押走了。

西蒙靠在椅背上问:“你相信那个人就是杀人犯?”

“完全有可能,你说呢?”

“塞吉尔把走私文物拿到手后,也许另外有人谋财害命。”

“也有可能胡安·米拉谎称没有收到钱,”马库斯·奥林斯说,“而实际上他取到了钱,然后把塞吉尔杀死,再把文物夺回。”

“我看,我们还是考虑一下谋杀犯为何进行尸体防腐,然后捆扎成一个木乃伊的问题吧。如果塞吉尔确系胡安·米拉所杀,他还会进行防腐、捆扎

吗？这样岂不冒更大的风险？”

马库斯·奥林斯固执己见地说：“胡安·米拉一定会张口讲话的。”

苑

在街道上行走时，西蒙问我：“你对此有何见解？”

“我的看法同你一致。复杂之处在于，被害人究竟是在何种情景下被杀害的。”

前头，我们见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们从各个大楼的窗户中抛出来一批批的废文卷和旧卡片，其中夹杂着一卷卷的卫生纸，这是他们庆祝除夕的一种仪式。

“今晚我们去海滩吧。”西蒙说。

“你仍然认为塞吉尔是作为祭祀用的供品而被谋杀的？”

“总会找到答案的。”

傍晚时分，广阔的坎波卡巴那海滩上已挤满了前来朝拜的信徒们。我对西蒙说：“这倒有点像美国加油站。”

“这是他们的一种神圣的仪式。”

夜幕降临，海滩上点燃起成千上万支蜡烛。我们小心翼翼地穿过每一组人群时，觉得在里约热内卢海滩的沙地上汇集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者。我们到了一个在烛光下闪烁着五颜六色陈列物的地点。那儿摆放着一瓶瓶的香槟酒和啤酒。

西蒙慎重地提醒我：“千万要注意，不能打扰他们！”

“那些人也上这儿来喝酒吗？”我问道。

“这些也是供品，用来祈求耶曼雅出海显形。”

我们走近一大群崇拜者跟前。他们围坐在一尊耶曼雅雕像四周。我又忆起罗塞塔和那张耶曼雅画像的惊人相似之处。

“看那儿！”西蒙说。前面，在烛光照耀下的夜色中，费利克斯·布赖特。

他正饶有兴致地同一位口中叼着雪茄的老年妇女攀谈着。他一瞥见我们，马上过来同我们打招呼。

“场面壮观极啦，是吧？”费利克斯·布赖特说。

“没料到会在这儿碰到你。”西蒙说。

“为什么不？我有一种直觉，这些崇拜者也许知道些什么。”

“那个妇女是什么人？”

“班伯·英，这里的传奇人物，能卜算出人间的一切奥秘。”

西蒙点着头说：“这么说，也是我急需找的人呐。”

西蒙在沙地上紧走几步，到了她跟前。当她把脸转向我们时，我看清了她的容——其丑陋可憎，和耶曼雅的国色天姿恰成鲜明的对比。

“你需要什么方面的解释，陌生人？”她问西蒙。

“我需要的解释，正是我的朋友费利克斯·布赖特需要的，请您告诉我有关塞吉尔·科斯塔死亡的详情。”

班伯·英母鸡般“咯咯”笑了起来。

“我为什么要跟你谈这些呢？”

“费利克斯·布赖特先生说您能知悉人世间的一切隐秘。”

“是布赖特先生吗？”

“塞吉尔的死是否同献给女海神耶曼雅的祭品有关？”

“这要请耶曼雅讲了。”

“那么，费利克斯·布赖特先生刚才又为何同你谈话？”

“像任何人一样，他想知道今后之事。”

“他上您这儿，为的是预卜好运，对吗？”西蒙问。

我已看出了她想要的东西，随即把一张折叠着的钞票塞到了她手中，说：“老太太，请告诉我们塞吉尔的死因吧。”

在她还未开口之前，海滩下边出现了一阵骚动，朝拜的人群浪潮般地往水边冲去。

费利克斯·布赖特再次在我们旁边出现了。

“他们准备子夜时分携带着祭品，冲进拍打着的浪花之中。”

“不，”西蒙说，“看来还有别的东西。”

一个土著少年使劲地击着鼓，人们在高歌欢舞。

“耶曼雅！耶曼雅！”

我们终于见到了她！在成千支烛光照耀之下，像真正的女海神似地，从拍打着的浪花中走了出来。

耶曼雅，大海的至高无上者！

“不能过来！”西蒙狂叫了起来，对着她冲了过去，“快转回去！”

可西蒙的叫喊声根本就压不住崇拜者们的高呼声。“耶曼雅”穿着飘垂着的蓝色长袍，戴着闪烁着星光的花冠，从浪花中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突然，一声清脆的枪响。那位女海神突然摇晃了一下，双膝弯曲到了水中，同时伸展开双臂在祈求着……

“抓住那个杀人凶手！”西蒙高呼着，“逮住他！”

我冲进了波浪之中，向着那个死命逃跑的人影猛追过去。

在我即将追上他的时候，他却突然掉过头来。

天哪！我竟又一次见到了陈尸所里塞吉尔的面孔！只见他举起手枪，黑乎乎的枪口瞄准了我的胸膛……

关键时刻，马库斯·奥林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他饿虎扑食般地压到杀人犯身上。杀人犯的手枪又一次“砰”地响了，可是，子弹却向月亮飞去了。我赶紧奔了过去，协助奥林斯制服了他。

“西蒙！”我高叫着，“他是塞吉尔！”

可是，西蒙走到那个杀人犯跟前，弯下腰来，一把拉撕掉套在他上唇的假胡子，说道：“是卢以兹！他就像该隐那样，杀死了他的兄长。”

“罗塞塔可能会活下去，马库斯·奥林斯在他的办公室中对我们说，“医师们使她交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好运。”

“使我完全不可思议的是，”我对西蒙说，“卢以兹为何要冒如此大的风险枪杀罗塞塔呢？”

“这是由于卢以兹出了一个大差错，而这个差错只有罗塞塔才会发觉。”

“从对尸体进行防腐开始吗？”

“这当然是一个因素,但卢以兹之所以进行防腐,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隐瞒杀害他兄长的具体日期。我现在确信,塞吉尔早在失踪前一星期就被卢以兹谋杀了。”

“那是不可能的!”我立即提出异议,“塞吉尔在店中站柜台,谁都能见到他,另外,那个胡安·米拉还同他见过面!”

“是的。但长不长胡子是兄弟俩惟一的区别,你说对吗?卢以兹在圣诞节前一星期的某个时候,毒死了他的兄长,并套上了假胡子,伪装成了塞吉尔。人所共知,他们俩是轮流掌柜的,不可能同时在商店中,这就为卢以兹提供了机会。为了不让杀人罪行暴露,他亲自为尸体作了防腐,藏了起来,直到圣诞节以后才抛进海水之中。”

“为什么?”我问道。

“卢以兹想得到胡安·米拉走私来的那批哥伦布航海时代以前的艺术珍品。他决定把兄长干掉,独吞这批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接着,卢以兹就冒充他兄长去了游艇俱乐部。胡安·米拉上了大当,以为来接货的是塞吉尔。”

“难道胡安·米拉一点也没有觉察到?”

“他平时同塞吉尔很少接触。当时准是卢以兹接了那个电话。他假装是塞吉尔,和胡安·米拉通了话,并明确了接头地点。他就决定杀死塞吉尔,然后乔装打扮,招摇撞骗。”

“那么,木乃伊又作何解释呢?”

“卢以兹在此之前不能让警方发现塞吉尔的尸体,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塞吉尔已死了一个星期。如果这样,胡安·米拉准会发现异常并洞悉真相。”

马库斯·奥林斯问:“今晚他为何要杀害罗塞塔呢?”

“卢以兹回忆出他出现的一个大差错。塞吉尔每年都在圣诞节前好几天就给孩子们寄圣诞卡。罗塞塔已经抱怨塞吉尔,说他今年竟没给孩子们寄赠圣诞卡。卢以兹对此当然恐惧万分。他担忧罗塞塔很可能会意识到,

他前夫的死亡时间要比一般的说法早得多。为了杀人灭口 ,今晚他再次乔装打扮 ,混入人群 ,等罗塞塔化妆成耶曼雅从海中出现之际 ,把她射死 ,妄图把罗塞塔之死和信徒们的祭祀再次联系在一起。”

马库斯·奥林斯问 :“你怎么会如此一清二楚呢?”

“不妨看看下面一些事实 :塞吉尔竟会离奇地不给孩子们寄圣诞卡 ;兄弟俩竟会长得如此惊人地相似 ;塞吉尔竟会中毒而死 ;试问 ,有谁能轻易地下手毒死他呢 ?有人竟为尸体作了防腐 ,而且把尸体木乃伊般紧紧捆扎起来。这样做必须有秘密的地点和足够的时间 ,谁最有这种可能呢 ?最后一点 ,卢以兹在陈述中出了一个大漏洞 :在圣诞节的前一天 ,他告诉胡安·米拉 ,塞吉尔失踪了。可是他后来对我们说 ,在圣诞节的早晨 ,他才意识到塞吉尔失踪了。”

海滩的沙地上还留存着各种各样的乱纸碎片、比比皆是的蜡烛残桩、东倒西歪的香槟酒瓶子等等。

“看 ,费利克斯·布赖特先生在那儿。”我指着海边一个孤零零的身影说。

我们走近费利克斯·布赖特时 ,他迎了过来 :“你们把案子全部了结了 ,是吗?”

费利克斯·布赖特几乎带着哭腔。

“是的。”

“可你们是为警方出的力 ,而不是为我干了事。”

西蒙点头说 :“你把我召来 ,是为了那些艺术珍品 ,对吗?”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一直到昨晚才知道的 ,”西蒙说 ,“枪声响过以后不久 ,我找到了那位丑陋的老年女巫。你花钱求她卜算的是那些走私来的稀世珍宝存放的确切处所。”

“可她一无所知啊。”

“她当然不可能知道。”

“可是 ,你已经知道了吧?”

“我能猜。那些艺术珍品全部安放在卢以兹店中的陈列架上,等着卖给从美国来的豪商巨富。”

费利克斯·布赖特叹了一口气说:“我已没有任何份儿了。”

经典悬念 园

山村瞳的未婚夫曾根原道雄在寓所中被人杀害了。

黑星警部确认山村瞳的前男友冢本宽就是凶手,可周密的调查发现,他竟然没有作案时间——案件陷入困境!

一个偶然的差错,使黑星警部接到了其部下竹内刑警的女朋友打给竹内刑警的示爱电话。一阵难堪的尴尬之后,黑星警部的头脑豁然开朗……

〔日〕折原一:1945年出生,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毕业。1982年,《沉默的教室》获得了第四十八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折原一的作品风格大致可分成三个类别。首先是气氛较为轻松幽默的本格推理,以黑星警部系列作品为主,如1982年的《鬼来吹法螺》;其次是一般的严肃本格解谜推理,如1989年的《望湖庄的杀人》;最主要的则是他最擅长的叙述性诡计创作,如《倒错的死角》等。作者常常利用文章构成的技巧与读者的错觉,对故事中某种要点产生出错误的理解,直到结尾才把真相说明。

打错电话

“喂喂，我有件事要对您说，希望能与您见上一次。”

“这事很重要吗？”

“是啊。”

“这……”

“不说你也该知道。您现在能出来一下吗？”

“我还要开会，开完会以后行吗？”

“可以。我们在哪里见？”

“到我家吧，我们好好谈谈。”

“什么时候？”

“嗯……我加班到 7 时 45 分结束，8 点钟在公寓的五楼……”

“行！您家我去过一次的。”

“好。那就这样决定了。”

“行。就这样吧。”

员

曾根原道雄走到公寓大门前时，深深地吐了一口气。那家伙在电话里说的话，沉沉地压在他心头。

为了那事，今晚 8 时要在这一公寓进行谈判。如果谈判破裂，也许双方都会做出伤害对方的行为。

到了五楼，他沉沉地吸了口气，才走到寂静的走廊里。

走到房门前，他轻轻地将手搭在门把手上向外拉。

离约定的时间还有 15 分钟。

屋子里录音电话的指示灯亮着，看来有电话打进来。

眼前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这令他感到有些悚然。

第一遍铃声还没停,他便取起了听筒。

“喂,我是曾根……”

他猛然发现不该自报姓名。

“是曾根原君?”

听筒里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他的未婚妻山村瞳。

阿瞳怎么会向这打电话?

曾根原头脑一片混乱。

“哎!我打错了吗?”

沉默片刻,曾根原感到阿瞳的语气里有一种不安。

“对不起,我拨错电话了。”

她正要挂了电话,曾根原赶紧说:

“不……不对……是我……”

“怎么回事?如果在家,你早就该告诉我了。”

她一副埋怨的口气。

“我还在为你担心呢。”

“你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你在做什么?”

“你,喜欢我吗?”

“我怎么会不喜欢你呢……”

他正要这么说,屋内传来轻轻的开门声。

“呃,曾根原君……”

房间里很暗,空气中渗透着杀意。

“你怎么啦?”

“我没干什么,怨点钟要和人见面……”

正说到这里,曾根原感到背后空气发出激烈的震动。他本能地一闪,但肩膀上受了猛烈一击,紧接着,后脑又被击了一下。

“救救……”

曾根原对着话筒叫喊,但一根黑黑的手指将电话键压住了。

圆

阿瞳放下听筒 ,重新向曾根原打电话 ,但没人接。

不祥的乌云弥漫在她眼前。

山村瞳住在高元寺 ,离曾根原居住的埼玉县 ,坐电气列车要一个多小时。开车去快一些 ,但至少需要三四十分钟才能赶到。

“赶快 ,要找辆汽车 !”

她本能地想起冢本宽 ,但她已和冢本分手了。然而他对她还十分依恋 ,最近常打电话给她。

“不过……”

她向冢本打电话。山村瞳将刚才的事说了一遍 ,冢本便一口承诺 ,答应马上车开过来。冢本住在获洼 ,离山村瞳家开车约 15分钟。也许他已作好开车的准备 ,15分钟后他就赶来了。

他们朝曾根原道雄居住的白冈开去。

山村瞳仍焦虑不安。

“先给警察打一个电话吧。”

“看看情况再打也不迟。”

冢本很乐观。

“这家伙 ,说不定只是喝醉了酒。”

“若是那样就好了……”

“我衷心地为你们两人祝福啊。”

冢本淡淡地说。

幸好一路上车不挤 ,不到一个小时 ,他们就赶到了白冈。曾根原居住的是一幢 15层的新造公寓 ,在五楼。

冢本将汽车停靠在公寓大门前。

随着电梯上升 ,山村瞳的心脏迅速地跳动起来。

电梯门一打开，她便朝曾根原的房间跑去。跑到缘客室门前，她一把抓住门把手。门锁着。她迫不及待地按着门铃……

“曾根君，你在的话就回答我！”

她敲着门喊道。

“你没带钥匙吗？”

冢本在她的身后问。

山村瞳摇了摇头。

“这家伙，难道还没回来？”

“他在电话里说九点钟和人见面，正这么说着，就出事了。”

“看来只有叫警察了！”

冢本说着朝电梯跑去，但随即又停下脚步。

“要是歹徒还在房间里的话……”

“歹徒？”

山村瞳不由发出一声惊叫。

“你是说歹徒袭击了曾根原君？”

冢本点点头。

“我留在这里，你去报警怎样？”

冢本窥察着她的脸，为她鼓气道：

“快，你马上去报案。”

“那我去报案！”

山村瞳朝着电梯跑去。

猿

黑星警部赶到时 ,是晚上 10 时 10 分。

白冈是一个乡镇 ,辖区内发生的事件 ,一般是不足挂齿的小案。对疑难案件的侦破者——黑星警部——来说 ,无用武之地。

那天 ,他躺在床上 ,正寻思喝些酒时 ,接到了电话。

是他的部下竹内刑警。

“不得了 ,警部 !”

“嘿 !我早就听腻了。”

“看来发生了杀人案 !”

“什么 ?杀人案 !”

黑星警部一下子从床上跃起。

黑星光 ,男 ,猿岁 ,单身 ,近 1.8 米的身材高大魁伟。这位关东平原中部白冈镇的警察 ,是一个真正的侦破迷。

黑星警部到五楼时 ,竹内刑警正在现场向他招手。

“警部 ,这里 !”

在挂着“曾根原”姓氏牌的 猿室房门前 ,除了两名警察 ,还有一对约莫过了 猿岁的男女 ,神态非常不安。

“你们……”

黑星警部刚开口 ,一名浑身汗淋淋像刚刚运动过的男子向前跨出一步 ,说 :“我是他的同事 ,叫冢本宽。这是他的未婚妻 ,山村瞳君。”

“房间里好像有事情。”竹内刑警说。

“还没人进去过 ?”

“门还锁着。”

竹内指了指门把手。

“阳台那边呢 ?”

“我从隔壁人家翻阳台上去过 ,外侧的两个房间都锁着。”

“嗯.....”

看来只好砸门了 ,或许还是从阳台砸碎窗玻璃过去。

黑星警部指示竹内带一名警察到阳台上砸碎窗玻璃。竹内翻过阳台围墙去 ,站在阳台时 ,黑星警部仔细观察了房门 ,察看了锁眼——是磁气式的 ,普通小偷难以打开的那种。

黑星警部望着山村瞳。

“您没钥匙吗?”

“没有。”

她很歉愧地点点头。

“你知道其他人谁有这房间的钥匙?”

“听他说 ,他乡下的母亲有一把。”

“乡下?”

“是秋田。”

正说着 ,竹内从打开的房门内露出一张苍白的脸。

“警部 ,真是杀人!”

“阳台一侧的房门锁着吗?”

“锁着。”

“这边房门挂着锁链吗?”

“没有。”

“没有?他妈的!”

看来 ,这只能勉强算是密室。

“进去看看。”

起居室中央 ,一个穿衬衫的男子仰面躺在桌下。身上没有刀伤 ,脖子周围有淤血 ,很可能是被勒死的。

卧室的窗玻璃上有一个圆洞 ,这是竹内伸进手来开锁的地方 ,所以靠着阳台一侧的房门都锁得好好的。

“喂 ,你不要进去!”

背后传来一个警察的叫喊。黑星警部回头,看到脸色苍白的山村瞳双手捂着嘴,站在起居室门口。

“曾根原君,你只是在睡觉吧?呃,你快起来,我吓死了!”

她摇摇晃晃地朝尸体走去。冢本宽让她坐在沙发上。

“这个人肯定是曾根原道雄吗?”

黑星警部一问,冢本宽点头回答说:是的。

这时,勘察课也赶到了,房间里成了战场。

为了详细向冢本宽了解情况,黑星警部将他带到电梯里。

冢本宽说:“嘿,真不知该说什么好。”

冢本宽说着,像刚刚运动过似的,露出一副轻松的表情。

冢本宽简单地向黑星警部讲了到这里的经过。

“你是为了她才特地到这里来的?”

黑星警部带着讽刺意味地说。

“你心胸很宽呀!”

“要是她有求于我,我无法拒绝……”

“情敌被杀,你的心情应该很复杂吧。”

“我们不是那种称为情敌的关系,女人也不就她一个呀。”

两人乘电梯降到一楼。

黑星警部向公寓门口走去,站在一个很大的木棉盆栽边上。

“你也许还有机会啊。”

“若是那样就好了。”

冢本宽露出了笑脸。

就在这时,黑星警部注意到绿缘室的信箱稍稍打开着。

他戴上手套,拉开一看,里面只有几张广告纸。

他将广告纸拉出来时,有东西落在地上。

是一把钥匙。

黑星警部将钥匙包在手帕里,跑进电梯。他让竹内从内侧将绿缘室的房门锁上,从屋外将钥匙插进锁眼。

“咋凜”一声,锁打开了。

源

在搜查一课的房间里,黑星警部显得无精打采。

因为,这起杀人现场显然不是密室——凶手行凶后,将房门锁上,然后在逃离公寓时,将钥匙放进了一楼的信箱里。

在黑星眼里,只有密室凶杀案的侦破,才是真正的推理之道。

曾根原道雄的死亡时间,被限定在晚上 愿时 猿分以后一小时内。这和山村瞳向曾根原打电话的时间基本一致。

据同事证明,曾根原离开地处日本桥的公司时,是 苑时 猿分。由此推测,他回到家是 愿时 猿分左右。他是在专心接山村瞳的电话时,被人用硬器打中后脑,昏昏沉沉时,脖子又被绕上了绳索之类的东西。

房间里没有打斗的痕迹,凶手很可能是死者的熟人。

被害者在家乡有老迈的父母亲和妹妹。三人接到案发通知,第二天一早就赶来了。经查,案发时他们都在秋田。

翌日下午 猿时后,竹内从东京赶了回来。

“有什么收获吗?”

黑星警部迫不及待地问。

“一无所获。”

竹内嘴上说没有,神情却有一点兴奋。

“先在他的住处进行调查,因为他是单身的缘故,平时要上班,因此,公寓内没找到与他交往并有杀人动机的那种人。”

“公司那里怎么样?”

“被害人也不是那种遭人怨恨的人。”

“他的结婚对象,真是案件的发现者山村瞳吗?”

黑星警部吃吃地笑了。

“这么说，疑点完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了？”

“嫌疑者？”

竹内眼睛瞪得圆圆的。

“你已经知道了吗？”

“嘿，你简直是白眼睛！”

黑星警部靠在椅子上，一副倨傲的模样。

“当然是冢本宽呀。恨被害者的，只有他！”

“难道……”

竹内一副不敢相信的表情。

“这一条线索我已在调查了。”

黑星警部吸了一口烟，缓缓地将烟雾吐出。

“冢本宽原是山村瞳的恋人，冢本宽将山村瞳介绍给同一年进公司的曾根原，不料她却和曾根原好上了。”

“真复杂呀。”

“是啊。像冢本宽那样的人，恋人被夺，简直是奇耻大辱，那家伙想寻机报复，也毫不足怪。”

他昨天询问过冢本宽，对他的印象不太好。

“不过，作案时间内，他不在现场啊？”

“问题就在这里。”

黑星警部支着下颚陷入了沉思。

“他是不可能作案的。”

“不！他不在现场的证明是假的。”

黑星警部感到，必须推翻冢本宽不在现场的证明。

“喂，竹内，你能调查一下冢本宽的现场不在证明吗？”

“什么？我刚从东京回来呀！”

“混蛋。不要讲歪理。年轻人要使用体力。”

“唉，我总是最不合算了。”

竹内咋了一下舌头，站起来。

“你说什么？”

黑星警部露出严厉的目光。

“没说什么……”

缘

杀害曾根原的人，除了冢本宽，没有别人。

长年与侦破工作打交道，在某种程度上，直觉是很发达的。

竹内调查完冢本宽的现场不在证明回来时，已过晚上 19 时。

“冢本宽的现场不在证明是完整的。”

竹内一开口就说道。

“真是完整的吗？”

黑星警部微微露出笑意。

“是啊，无懈可击。在那天夜里，愿时 1 分，冢本在获洼自己公寓里，这已得到证实。”

“肯定没错？”

“愿时 1 分时，他在公寓大门口与邻居遇见，打了招呼。接着一起乘电梯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

“在死亡推定时间里，他在获洼？这家伙接到山村瞳的告急电话是 愿时，所以有 1 分钟时间不能得到证明。”

是 1 分钟吗？比估计的时间短了一些。黑星警部思索着。

“从获洼到白冈，若乘电气列车到新宿，然后乘中央线快车经赤羽换乘宇都宫线，约一个小时。”

竹内继续解释道。

“将需要的时间加起来，至少也要 1 小时 15 分钟吧。”

“乘武藏野线又会怎么样？”

“即使单纯做加法，经新宿绕过去更费时间。换车次数又多，光换车就

要花很多时间。”

“那么 ,只有开汽车直接去了?”

黑星警部叹了一口气。

“从练马开上外环道路 ,从川口道口进东北公路 ,一直开到久喜道口。若是空车 ,到那里也要 15分钟左右。接着回到大宫附近再去白冈 ,大约需要 15分钟。”

“这么说 ,无论多么快 ,至少也要 15分钟?”

“如果自己开车 ,上高速公路要花很多时间。上高速公路以后 ,到练马那一段路更花时间啊。”

“呃……”

黑星警部的自信 ,也完全动摇了。

“还是找找其他什么凶手吧?”

竹内说。

“有线索吗?”

“没有。”

“你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黑星警部左思右想。

“山村瞳是凶手的可能性呢?”

“未婚妻?”

竹内爽朗地笑了。

“不可能吧 ,两人关系非常密切 ,令人羡慕呀。”

“她不会变心吗?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啊。”

“她没有那种能勒死曾根原的力量呀。”

“她和冢本宽一起到现场 ,就令人感到蹊跷。如果她向曾根原打电话这事有假 ,就要重新考虑他们在作案时间的去向。”

“她当时没有选择余地 ,才打电话给冢本宽的。”

“作案时间内 ,她在哪里 ,你调查过了吗?”

“当然查过。冢本宽开着汽车去接山村瞳时 ,有个邻居在公寓门前看

见过他们两人。”

“嗯。”

“她的那种哀伤，怎么也不像演戏啊。”

竹内望着黑星警部，微微地笑了。

“嘿，听你的口气，好像你已经有过恋爱经验似的。”

“那当然喽，和警部不一样嘛。”

竹内意味深长地说道，显得很高兴。

远

现场留下的指纹和毛发，都是被害者的。剩下的稀稀落落的痕迹，都是山村瞳的。

房门把手上有擦过的痕迹，只是粘着案件的发现者——那对男女——的指纹。在一楼信箱里找到的钥匙上，没有发现指纹。

在公寓和附近一带调查，没有发现过形迹可疑的人。

案发后三天，还没找到线索，黑星警部开始感到不安。

这天，黑星警部又去了案发现场，想看看有什么遗漏，依然无功而返。在向白冈车站走去时，望着一对从车站里出来的男女，不由停下了脚步。

“嘿，这家伙，难道……”

黑星警部惊诧不已——竹内刑警竟然挽着一个长发女郎走着。黑星如今28岁，还是单身，竹内只有二十四五，却早早地谈上了恋爱。

“嘿！这不是谷川志保吗？”

更令他感到吃惊的，是那个女人的真实身份。

谷川志保是白冈警署交通课的一名女警察，25岁。长得非常美丽。黑星警部也暗暗恋慕过她。

黑星警部站在那里发怔着时，两人走进了车站前的餐厅里。

苑

“警部，有件事要与你商量一下。”

翌日晚九点钟，黑星警部正要离开，竹内叫住了他。

“案件有进展了？”

“不是那件事……”

竹内结巴了，不久像下了决心似地说。

“想和你谈谈我私人的事。”

“私人的事？”

“怎么样？现在去我家？”

“你那脏兮兮的家！”

黑星警部叹了口气。

竹内居住在离白冈车站只有几分钟路程的廉价住宅里。

“房间确实有些脏……”

竹内对黑星警部的讽刺毫不介意。

“你要谈什么？”

竹内咳嗽着说：“我爱上了一人……”

“嘿，你有意中人了？”

黑星警部想起昨天晚上的事，装作不知道。

“那么，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的同事，会不会有什么妨碍，想和你商量商量。”

“嘿，是同一单位的婚姻？”

“她向我求婚了。”

竹内说出了令黑星警部感到意外的事。

“是女方向你求爱？对方是谁？”

“这……这……”

竹内低下头，吞吞吐吐。

“其实……”

“听到后会使人大吃一惊的人？”

“也许……”

“你喜欢她吗？”

“当然。不过，还有许多问题，如经济……她要我最迟明天给她回音。”

黑星警部一阵焦灼，问：“是谁呀？”

“这……这……”

竹内含糊其辞了。

“我们喝着酒谈吧，我出去买酒。”

竹内说完，慌里慌张地走出了房间。

黑星警部呈“大”字躺在有些脏的席子上。

正感到昏昏沉沉时，电话铃响了。黑星警部睡意朦胧地将听筒按在耳朵上。

“喂，我是黑……”

刚说到这里，对方女人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他不知不觉地以为是在自己家里，正要自报姓名。

“喂喂，你是竹内君？”

女人的嗓音有些亢奋。是谷川志保的声音。

“这……这……”

“我是想问你，那件事情，你考虑过吗？”

他很难再说自己是黑星，他沉默着。

“你没有想到我会向你求婚吧？如果你不喜欢我，也可以对我说呀！喂，竹内君，你听着吗？你究竟喜不喜欢我？”

他越听越觉得难受，只好打断了对方的话。

“我是竹内君的同事，他出去一次，马上就回来。”

听筒里传来倒吸一口冷气的声音，黑星警部继续说道：

“你那些多情的话，还是向竹内君说吧。他回来后，我让他打电话给你。”

黑星警部刚挂电话 ,竹内便提着尼龙袋走了进来。

“警部 ,刚才有电话打来过吗 ?”

“有过。是你女朋友打来的。”

黑星警部心情忧闷地说。

“真的 ?”

“她把我当成你了……”

突然 ,黑星警部头脑里闪现了一丝灵感 :这一小小的误解 ,若当作不在现场的假证……

愿

翌晨 ,黑星警部带着竹内离开白冈去高元寺 ,找案件的当事人之一山村瞳重新查证当时的情况。昨夜他已经用电话和她约见 ,她说今天上午 10 点有空。他们坐 愿时 源分的电气列车 ,采用时间最短的赤羽、经新宿、中央线的路程。因为正是上班时间 ,所以换车很顺利 ,一小时左右便到了高元寺。

山村瞳还没有从案件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万分憔悴。黑星被领进了打扫得很整洁的房间里。

黑星警部打了招呼后 ,便向她提问。

“我先问你那一天的事。你向谁打过电话 ?”

“你……”

山村瞳无法揣测黑星警部的意图。

“我想问 ,那天夜里你打电话是给谁的 ?”

“曾根原君呀 !”

她一副诧异的表情。

“真的吗 ? 你会不会打错了电话 ?”

她的目光突然变得游移起来。

“你难道不是想打给冢本宽的？”

山村瞳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你打了电话，想不到接电话的却是曾根原。”

“是的，是那样的。”

她点点头。

“接电话的是曾根原君，所以我才发现电话打错了。”

“你为什么认为是打错电话了呢？”

她没回答黑星警部，而是站起身来，取起电话子母机的子机。

“我将常打的电话号码用减缩号码输入在电话机里。最前面的是我父母家，其次是朋友，就是这样排列的。”

“曾根原和冢本宽的电话号码也都用减缩号码输入了？”

“是的。冢本君的电话号码以前输入过，一直没消掉。”

“那么，他们的电话号码，你输入在哪几个数字里？”

“曾根原君的是 猿冢本君的是 远”

黑星警部从她的手里接过子机察着。猿和 远呈纵状紧挨在一起。她果真认定自己按错了号码。

“我想把和曾根原君结婚的事告诉冢本，请他不要再纠缠。”

“你打电话过去后，接电话的却是曾根原？”

“是啊，所以，我想是电话号码按错了。”

“可是，你没有按错，你确打到了冢本家。”

“那为什么是曾根原君接电话？”

“很简单，曾根原君正在冢本家里。你打电话去时，曾根原正在电话机边，便马上拿起了听筒。而且他产生了错觉，以为是在自己的家，所以随口说了句：‘我是曾根原’。你以为是自己打错了电话，如果特地向对方道歉，生怕产生误会，所以即便和曾根原交谈起来。”

“是啊。我要打电话给冢本君，结果打错了……”

“曾根原君受到袭击，正是在接这个电话的时候。”

“这么说来，凶手是……”

“是的，是冢本宽。为了你的事，曾根原想作一个了断，所以会去拜访冢本宽。按我的推测，冢本宽对曾根原恨之入骨，所以当时他没有锁房门，躲在房间里等着他。他杀了曾根原后，接到你的电话，大吃一惊，但他马上将计就计，利用帮助你的机会将曾根原的尸体装在车厢里，和你一起去了曾根原家。对冢本宽来说，一切都很顺利。因为，他正为尸体的处理而为难时，你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这构成了一个无懈可击的现场不在证明。”

“这么说，那时，曾根原君在车厢里？”

“是的。他要你去报警，趁你打电话报案时，从车厢里将曾根原的尸体搬出来，放进了曾根原的房间里——钥匙自然在曾根原的口袋里，他又寻机将钥匙放进了一楼的信箱里。我刚看见那家伙时，他好像运动过似地满头是汗，这自然有它的原因。昨天晚上，我们对冢本家进行了搜查，在他的房间角落里找到了曾根原衬衫上的纽扣。在汽车的后车厢里，我们发现了几根头发。我们已将那些头发送去化验，相信它会是曾根原君的。”

黑星警部露出了一脸轻松的笑意。

经典悬念 Ⅱ

信子的丈夫精一去北海道经商，失踪了。

这时，对信子颇有好感的表弟俊吉告诉了信子一个石破天惊的秘密：精一在青森有个叫川岛芳子的情人！并交给信子一封川岛芳子要精一私奔的信。

不久，川岛芳子自杀了。情投意合的信子和俊吉也越来越近。

可是，信子突然收到了一封信，一切情形急转直下。

〔日〕松本清张(1909—1992)因家境贫困，只读完小学就去当学徒，先后在电器厂、印刷厂打杂，18岁才到报社广告部搞设计。1936年，日本举办“百万人小说”征文比赛，松本清张的短篇《西乡钞票》获三等奖，对于27岁的他来说，真是意外的惊喜。此后的《点与线》，成为日本侦探小说进入推理小说时代的代表作，在日本引起轰动，被誉为“世界十大推理小说之一”。一鸣惊人后，大器晚成的松本清张佳作如潮：《隔墙有眼》、《雾之旗》、《死亡流行色》、《波浪上的塔》……在日本掀起了一股“松本清张热”。1992年，担任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理事长。1992年去世时，世界各大报刊均发了消息，纪念这位杰出的推理小说家。

罪 孽 员

信子的丈夫精一 ,上个月到北海道经商 ,至今没回来。

精一是经营煤炭的 ,常到东北的常盘和北海道去。每次走前都和信子订下回来的大概日期 ,有时为了工作 ,晚回来几天。

不过 ,以往最多不过晚四五天 ,可这次 ,超过预定时间已一个多星期了。又过了一周 ,还没回来 ,信子急了 ,打算去找俊吉。

俊吉是精一的表弟 ,在商事公司工作。兄弟俩截然不同 :精一膀大腰粗 ,性情豪放 ;俊吉身材弱小 ,温顺老实。

“简直像个女的。”精一有时这样嘲笑俊吉。

“俊吉对电影和小说倒是蛮有兴趣。”每当信子这样说 ,精一就不高兴 ,在他看来 ,这也是女孩子气的一种表现。

一天晚上 ,俊吉在他们家玩到很晚才走。丈夫酒后说 :“这家伙好像挺喜欢你呀 !”

“胡说八道。”信子笑着回敬了丈夫 ,心里却着实吃了一惊。

“我有这种感觉。”丈夫又半玩笑地补充说。

信子越发不安起来 ,因为她也察觉到了俊吉对自己的感情。

“你胡说些什么。”为了掩饰 ,信子一头扎进丈夫怀里。

信子对俊吉的好感并非爱情 ,她对丈夫是忠贞不渝的。

信子往俊吉公司打了电话。

听筒里传来了俊吉亲切的声普 :“是信子吗 ?”

“俊吉 ,有件事我很担心。”怕店里人知道 ,信子特意到外面用了公共电话。

“什么事 ?”俊吉的声音也变了。

“精一到北海道出差十七、八天了 ,还没回来……”

“一点音信也没有吗 ?”

“他总是一走了事……”

俊吉没有回话。

后来想想 ,当时俊吉沉默是有原因的。

“再等等看怎么样 ?”听筒里又传来俊吉的声音。

“什么 ?”

“我是说 ,你给北海道等地的炭矿发过电报吗 ?”

“还没有。”

“那先发个询问电报吧 ,要是明天晚上还不回来 ,我就到府上去。”俊吉说。

信子马上给有关炭矿发了电报。

第二天 ,回电陆续来了 ,说精一去过了 ,但两星期前就离开了。

信子等不得了 ,冒雨跑到红色公用电话亭给俊吉打电话。

“还没回来吗 ?”俊吉似乎比信子还焦急。

“没有 ,不过 ,回电都来了。”

“怎么样 ?”

“东北地区的煤矿公司说他两周前就回来了 ,而北海道的煤矿公司说他根本没去过。”

“是吗 ?”接着便是沉默。

“啊 ,我今晚到府上一趟。”俊吉如梦方醒。

“那我晚上等您。”

俊吉天黑后来了 ,看样子刚下班。

“还没有消息 ,真急死人啦。”信子在俊吉对面坐了下来。

“精一身上带了多少钱 ?”

“我想可能有四、五万元。”

“是吗 ?”俊吉再没说话。

“怎么了 ,俊吉。”信子无法忍受沉默 ,首先开口。

俊吉无可奈何地抬起头 ,欲言又止。

过了一阵 ,俊吉终于开口了。

圆

“这事大概是从去年开始的，女的是青森人……”

信子半信半疑，可脸色却在急剧地变化着。

“这事你一点也不知道？”俊吉小心翼翼地问。

“一点不知道。”

“是我不好。”俊吉现出一副无地自容的样子。

“是精一让我保密的。”

“您早就知道这件事了？”

“那女的给精一的信也是我转交的。来信写我的地址，精一的名字。来信后我就通知精一，他来把信取走。”

“请原谅，是我不好。”俊吉不敢正视信子愤怒的眼睛。

这一消息，如晴天霹雳，震得信子晕头转向。

俊吉打开皮包，拿出一封信放到桌子上。“这是那个女的来的最后一封信。”

信子用颤抖的手指从信封里夹出一张单薄的信纸：“听说你最近要来这里，我望眼欲穿。盼你早日到来，因为有件事无论如何也要同你商量。前些天你许的愿，希望不是信口开河，到如今你要是抛开我，我将永世怨恨。我要同你结婚。不能再等了。贵夫人可能很可怜，可这也没办法，我能忍受一切闲言恶语，我可以干活养活你。你要是不同意我们就一起去死……”

这些字像魔鬼的眼睛，吓得信子心寒。

信的落款是：青森市 伊伊街芙蓉酒吧。田所常子。

俊吉悄悄拿过信看了一遍，又默不作声地放回去。

“我立即到青森去！”信子忽然大叫起来。

俊吉吓了一跳，抬起头惊悚地看着信子。

猿

第二天傍晚 ,信子坐上了去青森火车。

在火车上 ,信子心里有说不出的孤独和空虚。

青森是个寂静而荒凉的城市。

信子来到 伊伊街 ,找到了芙蓉酒吧。天尚早 ,茶馆都没营业 ,信子只好在大街上徘徊。

三点一过 ,信子就回到了芙蓉酒吧。

田所常子面若冰霜 ,敌意不亚于信子。

“我丈夫总是给您添麻烦。”信子软中带硬地说。

常子理直气壮地说 :“夫人 ,请告诉我您并不爱他。”

信子十分诧异。

“我决心已定 ,望您成全我们俩吧。”

信子感到头昏脑胀。

“我丈夫现在在哪里 ?”信子哭了起来。

“他不在这里。”一丝嘲笑在常子脸上掠过。

“请说实话 ,我要见见他。”信子近乎哀求。

常子却笑了起来。“难道您不相信我 ?我实在不知道。”

“不可能。求求你 ,告诉我 ,他在哪里。”

常子冷酷地说 :“您要怀疑 ,请到我的住处找好了。”

源

信子精神恍惚地回到佳丽 ,马上给俊吉打电话。

“你回来了 !”听声音 ,俊吉很焦急。

“请您今天务必来一下。”信子把电话挂上了。

天刚擦黑 ,俊吉急急忙忙地来了。

“没找到？”

信子拭了把眼泪，说：“真对不起，看我这个样子。”

信子把经过说完后，看到俊吉的脸晴了许多。过了片刻，煞有介事地说：“那女的在撒谎。”

“您也这样想？”信子用发红的眼睛看着俊吉。

“你应当到她的住处去看看。”

“可我没这个信心，真后悔当时没求您一起去。”信子说。

俊吉触电似的抬起头，信子看到他眼里闪着一种灼人的光。

“要是这样的话，我到青森去一趟。”俊吉马上说。

“拜托您了。”

“我们是表兄弟嘛。”俊吉说着站了起来。

三天后，俊吉无精打采地回来了。

“田所常子竟这么不知羞耻！”

“到了她的住处，精一确实不在那里。我琢磨她不会让我开壁橱，就只好退了出来。”

信子完全绝望了。

俊吉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信子的脸。

“我想，只有求助警察局了。”

“警察局？”信子好像不情愿。

“不这样做，单靠我们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缘

信子只好和俊吉到警察局报案。

两星期后，一个警察漫不经心地告诉她：青森警察局来过报告，说她丈夫不在那里，并且他们还调查过田所常子。

信子回了家，扑到床上大哭了一场。

黄昏 ,俊吉又来了。

听完警察局的答复 ,他感慨地说 :“只有自己想办法了。”

信子全力经营起商店来。只是 ,到了晚上安静下来的时候 ,一种难言的孤独感就向她袭来。

信子自觉不自觉地依靠俊吉了。

信子开始事事同俊吉商量。

俊吉一刻不忘信子是个独身女人。他好像有意躲避同信子两人一起吃饭。这一细心的做法 ,在信子心上又添了一层好感。

俊吉突然有五六天没影了 ,打电话到公司 ,说他有病没上班。信子打算到他宿舍去看望 ,又下不了决心。

又过了几天 ,俊吉来了 ,显得很虚弱。

见到俊吉 ,信子高兴得不得了 ,关切地问 :“病好了吗 ?”

“现在没事了。”俊吉非常感激。

“我很想去看您 ,不过……”

“是吗 ?”俊吉直勾勾地望着信子 ,信子忙把脸扭向一边。

又过了两个多月 ,一天 ,信子意外地得到了精一的消息。

远

信子接到俊吉的电话。

“信子，从仙台来了个人，说和精一有关。”

“什么消息？”她迫不及待地问。

“还是到你那里说吧，我同他一起去。”

信子脑海里出现的都是不吉利的事。

半个小时后，俊吉乘出租车领来一个人。名片上写着“白木淳三”，边沿上印着身份：藤若庄旅馆经理。

白木淳三同信子寒暄了几句，请求信子原谅他的突然来访。

“我是田所常子的哥哥。”白木淳三的话把信子吓了一跳。

“我们俩姓氏不同，她随我母亲的姓。本来没想打扰您，拜访高獭先生，听了他的话才决定到府上来，请夫人宽容我妹妹。”

白木淳三把头低下。

“听说田所常子不在人世了。”在一旁沉默很久的俊吉说。

“常子死了？”信子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我妹妹是在青森十和田湖附近树林里死的，从身旁的安眠药瓶上推断是服药自杀。”

信子感到毛骨悚然。

白木淳三从口袋里掏出个信封递给信子说：“清理妹妹的房间时，我发现了这个。”

信子扫了一眼，上面写着：“东京……高獭俊吉先生”

苑

“妹妹为什么自杀，还不清楚。心想这里会有点什么线索，就靠这个信

封来找高獭先生……”白木淳三说。

田所常子死了,那么,自己丈夫也必死无疑了。

她把田所常子的信拿出来交给白木淳三。

“是我妹妹写的。”白木淳三看完信说,“这样看来,责任在我妹妹。”

白木淳三的话充满对妹妹的怜惜,也包含着对信子的歉意。

这时,俊吉说公司里有事,先回去了。

白木淳三又说道:“我拿着妹妹的相片,到十和田湖旅馆附近查问,都说没见过她,只是在酸汤有个女招待说好像见过她。”

信子认真听着,对白木淳三的热心和耐心感到吃惊。

白木淳三继续说:“我以前在东京警察厅任职。在与警察交谈中,听到件有意思的事。大概在梅雨季节,两位男客一清早划船走了,再也没回来。他们可能是拒交宿费,逃跑了。”

看看信子没反应,白木淳三起身告辞。他突然像是又想起了什么,回来问道:“据说高獭先生和夫人的丈夫是表兄弟?”

得到信子的肯定答复后,白木淳三有些犹豫地说:“如果您和高獭先生到东北去的话,请一定到仙台我家里去住。”

信子暗吃一惊,脸上火辣辣的。

白木淳三那细小的眼睛里有一种令人生畏的光。

愿

年终,精一还没回来。

春天来了,依然是音讯皆无。

信子仍旧经营自己的买卖,俊吉也同往常一样来帮助信子。

随着俊吉的接近,信子渐渐平静的心里又泛起了一种波澜,这波澜不是痛苦,而是在阴郁的情感下潜流着的一种快感。

白木淳三每月都来信问候,替妹妹谢罪,并询问精一的情况。

初夏的一天 ,信子又收到了白木淳三的信。与以往不同的是 ,信写得很长。信子花费很长时间看完了信 ,浑身血液直往上涌。她凝神想了很久 ,心惊胆战 ,又犹豫不决。

一星期后 ,白木淳三又寄来一张明信片 ,这次内容很简单 ,邀请信子在天气晴朗时去松岛游玩 ,并请俊吉一起去。

信子把明信片给俊吉看 ,问道 :“你看怎么样 ?”

俊吉不动声色地说 :“出去散散心也好。”

信子一反常态 ,含情脉脉地说 :“白木也邀请了你啊 ?”

俊吉有些意外 ,兴奋起来 ,“我和你一起去 ,那好吗 ?”

“这有什么 !”信子生怕俊吉不同意。

“那我到公司去请假 ,一周可以吧 ?”俊吉好像吃了蜂蜜。

信子把俊吉送到大门口 ,目送着他那高兴得忘乎所以的背影 ,眼里闪出一种异样的光。

六月中旬 ,俩人按期向仙台出发了。

旅途中 ,俊吉美滋滋地和信子并肩而坐 ,以往老诚稳重的样子一扫而光 ,话也显得多起来。

“俊吉 ,您知道得真多 ,常到这一带来吗 ?”信子饶有兴趣地问。

“很早以前来过一次 ,还不太熟悉。”俊吉信口答道。

在旁人眼里 ,他俩不是情投意合的夫妻 ,就是热恋中的情人。

事先发了电报 ,到仙台时 ,白木淳三已在月台上等候了。

怨

白木淳三把俩人领进散发着树木芳香的独楼里。

晚饭有白木淳三和他性格开朗的爱妻陪伴。白木淳三看来酒量不大 ,没喝多少就面红耳赤 ,似醉非醉地看着俊吉和信子说 :“明天我带你们到松岛游游 ,半天就够了 ,然后二位干什么 ?”

白木淳三一问，二人面面相觑。还是信子先开了口：“我想从青森到秋田，经日本海返回去，途中，看看十和田湖。”

“要到日本海岸去，不必绕那么大圈子，从这里经过山形省到鹤岗就可以了。要不换个线路到里盘梯去也行，那也是个的好地方。”对信子的意见，俊吉头一次这样，直接表示反对。

“这么说，十和田湖现在不值得看？”信子固执己见。

“十和田湖的好时候在红叶盛开的秋天。”俊吉不让步。

“十和田湖现在的风景也很美。”一旁的女主人插话了。

“您说得对，夫人，十和田湖的水的确蓝得醉人。”俊吉不想反驳女主人。

女主人笑了起来，笑得很甜。

“那么，就决定到十和田湖去啦？”信子趁热打铁地问。

“这个……”俊吉还是踌躇不定。

“俊吉，你以前去过吗？要去过，当然就没意思了……”

“没，我还没有去过。”俊吉赶忙说。

“我看就到十和田湖去一次，然后从青森到秋田，怎样？”

白木淳三开腔了。他说的是个折中的办法，俊吉同意了。

喝了一会茶，白木夫妇闲聊了几句就回去休息了。

不久，女招待进来告诉洗澡水烧好了。

女招待出去后，信子走到俊吉跟前，在他耳边柔声说：“俊吉，旅行期间我们要分开住。”

俊吉很意外，好像挨了当头一棒。

“你知道，我们之间还是有界线的。”信子温和地安慰俊吉。俊吉感到失望和委屈，勉强点了点头。

清晨，信子在院子里散步时，俊吉穿着浴衣来了。

“你在散步？”他问。

信子回过头，她发现俊吉眼里有点血丝。

吃完早饭，白木淳三就来了。

“我们到松岛去吧？”

白木淳三尽力让两人玩得痛快，直到傍晚才驱车返回。

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信子和俊吉便坐上半夜去青森的火车，白木淳三来火车站送行。

“对您的热情款待不胜感谢。”信子向白木淳三道谢。

“说哪里话，还望你们常来。”白木淳三脸上挂着微笑。

信子默默地凝视着窗外，泪水止不住滚落下来。

她在想着临走时白木淳三的低声嘱咐。

园

翌日清晨，火车到了青森。

“对你来说，这里是个讨厌的地方。”俊吉有意说给信子听。

“我说俊吉，我还是想去十和田湖……”

信子注视着俊吉，声音娇滴滴的。

“这么想去的话，就去吧！”

俩人又坐上了去十和田湖的汽车。

“从这里到十和田湖需要多长时间？”信子问乘务员。

“还需要两个多小时。”

“这里有旅馆吗？”

“有个酸汤温泉旅馆。”乘务员回答。

“俊吉，我有些累了，今晚就住这里吧！”信子说。

俊吉看了一眼信子，有几分狡猾地笑了笑。

酸汤旅馆是个泥土气息很浓厚的古老旅店。

浴池很大，男女混用。信子有些不好意思，就没去。

傍晚，女招待铺床，信子让她准备两个房间。

信子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在这里过夜是事先决定好了的，为了弄清

事情的真相 她宁愿抛开一切。

罅

天一亮信子就起来了 ,刚收拾完 ,俊吉就悄悄地推门进来。

“早上好 ,俊吉。”信子首先打招呼。

“我们走吧 !”俊吉的语气有些粗鲁。

湖上雾气腾腾 ,早晨的气温凉嗖嗖的。

“上来吧 !”俊吉握着船桨招呼着。

小船开始在水面上划行 ,前面白雾和湖面连成一体。

信子浑身抖个不停 ,手指尖也冻得发痛。俊吉一言不发 ,一个劲地挥动着摇桨的双臂。一米以外是厚厚的雾墙 ,信子只感觉到小船在白色的世界里移动。

小船渐渐停了下来 ,俊吉用一双充满淫威的眼睛盯着信子。

“在这里说话 ,岸边听不见吧 ?”信子的嘴唇直打哆嗦。

沉默了一会儿 ,俊吉十分肯定地“嘿”了一声。

“那么 ,在这里办什么事外面也不会知道了 ?”信子又问。

俩人的目光碰到一起 ,信子下意识地双手握紧了桨端。

“据说这里很深 ?”信子又若无其事地问。

“你对这里真是了如指掌 ,从哪听来的 ?”俊吉答非所问。

“俊吉 ,这里的雾六月份最浓吧 ?”信子没有正面回答。

俊吉向信子身后努努嘴说 :“看看我们来的方向。”

身后也是白雾筑起的高墙。

“我们已经到了雾的海洋里。”俊吉弦外有音地说 ,“正像你说的 ,这里的雾 ,现在最浓。”

突然 ,俊吉紧盯着水面叫了起来 :“咦 ,那是什么 ?”

俊吉用桨把它捞上来看了看说 :“是手帕。”说完 ,拧干水展开瞧着。信

子极其惊惧地看着俊吉的一举一动。突然,俊吉把手帕递了过来,大声说:
“信子,你看这不是精一的吗?”

“请仔细看看,角上还有旅馆的名字。”

信子接过来一看,左角上印有“铃木旅庄”的蓝色字样。

看着信子这个样子,俊吉笑了起来,“哈哈,这是在开玩笑。刚才,趁你
往后看的当儿,我把它扔到水面上的。我也有一块和精一同样的手帕,是
他从北海道回来时送给我的。”

他笑了笑,继续说:“我对你的意图早就有所觉察,当你主张在酸汤住
宿时,我就留心了。我知道你是在进行实验,让我重走一次我去年同精一
走过的路线,从而使我动摇。由于了解了这一点,我就将计就计……”俊吉
双眼露出咄咄逼人的寒光。

“这么说田所常子……”信子感到窒息。

“她是我的情妇。”俊吉得意洋洋地说。

圆

“她本来在东京的酒吧做事,根据我的旨意,她转到青森去,并发出了
我给你的那封信,其实,她什么也不知道,她要同我结婚,这冲昏了她的头
脑……”俊吉满不在乎地说。”

“可怜的女人。是你害了她!”信子眼里喷出愤怒的火焰。

“我和精一到这里时,向公司请了三天假。把常子带来时,也是借病向
公司请的假。我知道你是不会知道这一切的,一定有人指挥你,我想知道
这人是谁,他是如何知道我做的一切……”

“原来是这样!”信子眼前又出现了俊吉当时“病后”的憔悴相。她轻蔑
地瞧了俊吉一眼说:“田所常子死后,她哥哥为查明原因,到常子死的地方
调查过,意外地了解到湖上旅馆的两个男客为了不交住宿费趁大雾划船逃
跑的奇怪事件,就顺藤摸瓜,后来,见到你后又偶然知道了精一和常子的关

系 ,以及你和精一是表兄弟 ,并见到我。他更加怀疑 ,于是开始调查…… ”

“真是福尔摩斯式的人物。”俊吉又发出一阵狞笑。

“信子 ,你知道我的用心吗 ?”突然 ,俊吉话题一转。

“知道 ,可我不会让你得逞 !”信子毫不含糊地说。

“我喜欢你 ,但在精一面前又有种自卑感。”

看信子没有吱声 ,俊吉又说 :“精一和你结婚后的生活习惯 ,只有我一个人清楚。战争时期 ,作为弘前联队的士兵 ,我在这一带呆过 ,对这里的地理很熟。去年这个时候 ,得知精一出差了 ,我就跟来 ,在福岛省煤矿公司找到他 ,把他骗到这里。”

“信子 ,知道我现在的心情吗 ?”

“知道 ,不过都是徒劳 !”信子强硬地说。

“我想拥抱着你在这里死去 ,因此 ,我才陪你到这里来。”

“也用害精一的办法害我 ?”信子的心怦怦直跳。

“不 ! 我用手枪把他打倒在湖里。”俊吉说完要站起来。

“不 ,我不想和你一起死 !”信子绝望地挣扎着。

“我要和你一起死 ! 我喜欢你 !”

“不 ,我恨你 !”信子的声音使人肝胆俱裂。

俊吉颤颤悠悠地走到了信子跟前 ,小船厉害地晃起来。

“恶棍 ,离开我…… ”

“我要你和我一起死 !”

紧要关头 ,近前响起了船桨打水的声音。

那个生着一双细小眼睛的白木淳三像一缕青烟似的 ,按照和信子的约定 ,及时在白雾里出现了……

经典悬念 圆

一个诈骗犯盯上了开理发店的晋吉，一次又一次地从他那里索取金钱，让晋吉忍无可忍。

可这又是个多么“敦厚”的诈骗犯啊——他竟然在去诈骗晋吉的途中，从车轮下奋不顾身地抢救了一个小孩，并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是谁都应该做的！尤其奇怪的是，他竟在晋吉用剃刀割断他的喉咙时，告诉晋吉对警察说是他自己动了，与晋吉无关。

〔日〕西村京太郎：原名矢岛喜八郎。1915年生于东京，毕业于都立电机工业高校。曾干过卡车司机、私人侦探、保安员、保险公司职员等工作。1946年，他发表处女作《天使的伤痕》，步入文坛。其代表作有《恐怖的星期五》、《疯狂之恋》、《蓝色列车上的谋杀案》、《约会中的阴谋》等。西村京太郎的作品以铁路为主要题材，情节波澜起伏，悬念层出不穷。善于从平常的生活中挖掘重大题材，大大开拓了推理小说的疆域。

敦厚的诈骗犯 员

这个男子的脸很陌生 ,可见是个初次光临的顾客。

年纪大概五十上下 ,脸色异样苍黑 ,样子不太讨人喜欢。不过 ,要招徕顾客 ,就得就笑脸相迎 ,嘴里说着 :“您来了 ,请进。”

男子盯着晋吉的脸看了看 ,一声不吭地在镜子前坐了下来。

晋吉一面用水把他的硬发沾湿 ,一面看着镜子里的男子 ,问 :

“要分头路吗 ?”

他闭着双眼 ,嘴里“唔唔”着表示同意。

晋吉有一种习惯 ,对顾客的职业 ,爱作种种推测 ,而且常常猜对。可今天这位来客 ,怎么也判断不出来——

今天不是星期天 ,两点刚过 ,普通的职员 ,这时还忙公务呢。要说他是商店老板吧 ,总觉得还要再稍稍老实点。

不会是个无赖吧 ?

不过 ,来客给人的印象虽然不太好 ,恐怖的气氛倒是没有的。

“天气总这么热 ,真不好受。”

晋吉和男子搭话。

“是啊。”

男子回答 ,眼睛仍然闭着。

“平时不大见您 ,住在附近一带吗 ?”

“喔。”

男子的回答含糊其辞。

“请原谅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

“我的职业 ?”

“嗯。”

“你看像干什么的 ?”

“刚才我就在猜 ,可怎么也猜不出来……”

“哦 ,是吗 ?”

“服务性行业 ,对不对 ?”

“不。往后你会明白的。以后经常来麻烦你呢。”

“真是太感谢了。”晋吉殷勤地鞠了个躬。

晋吉刚要给他刮胡子，男子反过来询问晋吉了。

“这片店是你一个人经营吗？”

“和我妻子，两个人经营。她今天带孩子上亲戚家去了。”

“就你和女主人俩？”

“喂，马马虎虎凑合着搞呗。”

晋吉耸了耸肩膀笑笑，接着抓起剃刀。

“眉毛下面也要修吗？”

“喔。”

男子没有异议。他忽然睁大眼睛说：

“你的名字，是叫野村晋吉吧？”

“不错，可是……”

晋吉一愣，但接着就说：

“啊，您是看到门口的招牌了吧。”

“不。你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

“我并不认识您哪……”

“我可是了解有关你的许多事呢。”

“是吗？嘿。”

“比如说，三个月前，你驾驶的那辆轻便汽车，曾经撞倒过一个从幼儿园回家的小女孩。”

晋吉拿剃刀的手停在空中不动了，脸也失去了血色。

“那女孩死了哪。”

男子好像很轻松，接着，又慢条斯理地说：

“你出了事后一定非常注意看报吧？”

“当时，没人在场，警察也找不到肇祸人。其实啊，有一个人亲眼目睹了！这人就是我。”

“现在我不会对警察讲的。请快替我刮脸吧。”

“真对不起。”

晋吉笨嘴笨舌地回答。手有些颤抖。

男子却笑了。

“喂 ,你不要用剃刀戳我呀。”

晋吉小心翼翼地将剃刀触及男子的面颊。

“那辆轻便汽车 ,你大概已经卖了吧。”

“喂。”

“唔 ,这样做比较保险。”

“顾客先生。”

晋吉停住了手 ,用一种拼个死活的眼神瞪着男子敦厚的脸。

“你究竟有什么目的 ?”

“怎么回事呢 ?”

“是来我这儿敲诈吗 ?”

“别说这些吓人的话好不好。我要睡了 ,麻烦理得仔细点。”

男子说了这句话 ,便不吱声了。

“这男子的目的 ,肯定是敲诈。”晋吉想。

银行存折上的数字在晋吉的脑海里浮现出来——二十六万。这个店是借别人家的 ,希望有一天搞一爿自己的 ,存款就是为此而攒下来的。能让这个男子忘却那件车祸的话 ,这一笔钱全部给他 ,我也愿意。然而……

晋吉想起以前看过的有犯罪内容的影片。哪里有什么犯人只敲诈一次就洗手不干的事呢 ?

好歹总算完成了任务 :来客的脸修好了 ,头发也吹过风了。

“你手上的功夫真有两下呀 !”

男子本来睡眼惺忪的眼 ,发出炯炯的光芒。

“你干这一行 ,很久了 ?”

“十年喽。”

“那我可以放心了。由于心有所动而让我‘咔嚓’吃一剃刀这种事 ,大概不至于发生吧。”

男子一边嘻笑一边说。

“手艺高超。”

男子对着镜子打量着自己 ,显得很满意。

“从今以后 ,我打算时常来麻烦你替我理发。”

“从今以后 ?”

“因为 ,我很想和你这样有本事的师傅打交道哪。”

男子装腔作势地用手指轻轻掸了掸两肩 ,说 :

“唔 ,多少钱 ?”

“四百元。”

“你的手艺很出色 ,这不算贵。”

男子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片 ,在上面写上“钱四百元”几个字 ,然后放到晋吉眼前 ,说 :“这是收据 ,给。”

男子看着自己在镜子里的身影 ,满意地对晋吉说 :

“看来往后常常要用到它 ,所以我预先把它印好了。”

纸片上 ,除了中间空出金额这一栏 ,上边和下边已分别印有“野村理发店台鉴”和“五十岚好三郎”这两个名字。

晋吉对着“野村理发店”这几个字 ,脸色一阵阵发青。

圆

晋吉被噩梦惊吓 ,醒了过来。

那个男子来过之后 ,已经过去五天了 ,但只要晋吉一睡着 ,就会被内容相同的噩梦所惊吓。

梦里出现的景象是 :东西被掠夺光了 ,一家三口成了乞丐。

夜里 ,晋吉想这思那 ,没法入睡 ,因此起床就比较迟了。

他用冷水“呼哧呼哧”地擦了把脸 ,然后套上白色的罩衫。

妻子文子正给附近的孩子理发。

文子一看到晋吉进来 ,有点放心不下 ,说 :

“不要过分勉强自己呀。”

“我又没生病 !”

“不过 ,近来你不是常常盗汗吗 ?”

这时 ,先前那男子慢腾腾地走进了店门。

“欢迎。”

文子用开朗的语调招呼来客。晋吉背过脸去 ,没有正视。

男子在一把空椅子上坐下来。晋吉无可奈何地凑上去 ,说 :

“你的头发还没长长哪。”

晋吉尽量挖苦他 ,男子却闭上了眼睛 ,说 :

“今天想麻烦你替我修修面。”

接着 ,又慢腾腾地说 :

“我对你上次的手艺很欣赏 ,所以跑来请你给修修。”

“非常感谢。”

蒙在鼓里的文子说。

男子睁开眼 ,望着文子。

“这一位是女主人吧。”

“嗯。”

晋吉用含混不清的声音表示。

男子闭上眼睛，样子十分惬意。

“真是个漂亮的美人儿啊，而且这么勤劳。”

“看你说的……”

文子故意嗲声嗲气地说。

“夫妇俩一起嫌钱，积蓄一定很可观吧。”男子说。

晋吉脸色变得很紧张。

文子却照字面领会男子的恭维话，答道：

“并没多少积蓄。”

面才修好，男子便和上次一样，取出那种纸片来。

“修面多少钱？”

“两百元。”

“很公道，不能算贵。”

男子的话音里带有奉承的语气，很快地在纸片上写了几笔。晋吉接过纸片，脸都发红了。

上面填着：五千二百元整。

“好，我在前面那家咖啡馆等你。”

男子在晋吉耳边轻轻说了一句，慢慢走出理发店。

“他妈的！”

晋吉不禁骂出声来，听晋吉这么骂，文子回过脸来问，

“你这是怎么啦？”

“没什么。”

晋吉慌忙摇了摇头。那桩交通事故，晋吉连文子都没告诉过，因为文子这个做母亲的，也有一个与死者年龄相仿的女儿。

“阿香她为什么……”

“幼儿园放学，不一直是一点钟吗？现在刚过十二点呀。”

“哦，对、对、对。”

晋吉苦笑了一下 ,又对文子说 :

“我出去一下。”

晋吉趿着凉鞋 ,进入“紫苑”咖啡馆。

那男子坐在最里面的一张桌子边。晋吉一落座 ,男子就说 :

“我想 ,从今以后这店就作为我们的联络场所吧。”

“联络场所?”

“因为当着令夫人的面 ,你大概不太方便吧。唔 ,收据上写着的那个数目 ,你带来了吧?”

“拿来了。”

晋吉从口袋里抓出五千元钞票 ,丢到男子面前。

男子微微一笑 ,把钞票藏进衣服里面的口袋。

“我已从你那借到五千六百元 ,我会把账记清楚的。”

“其实你并不打算还……”

“不错 ,可你别这么唠叨好不好。”

“你知道 ,对我们夫妇说 ,这是一笔多大的数目吗?”

“这不干我的事。”

男子无动于衷 ,接着又说道 :

“可我觉得 ,花这么一点小钱 ,交通事故的秘密就不至披露 ,毕竟是便宜的。”

“是那孩子突然冲过来引起的 ,我踩了刹车 ,可来不及了。”

“你说的这种话 ,警察会相信么?”

“你亲眼目睹 ,你应该很清楚。”

“要是我到警察局去 ,证明你超速开车 ,而且开车时还东张西望 ,又会怎么样呢?”

“他妈的!”

晋吉不禁勃然大怒。可是 ,那男子依旧嘻嘻笑着。

男子慢慢地站起来。

“咖啡钱 ,我自己付吧。托你的福 ,我不那么拮据了。”

猿

五天后 ,男子那张苍黑的脸又出现了。

这一次 ,男子填了一万零二百元的金额。

晋吉想 ,照这样下去 ,我马上就得破产。

晋吉左思右想 ,最后想出一个对抗的办法。

看来 ,只有采取抓住对方弱点的办法 :既然他敲诈我 ,那么 ,他从前至少也作过案 ,就抓住这一点来干。

星期一店休。这天 ,晋吉去神田拜访一个侦探社。

名字叫“大东京侦探社” ,登门一看 ,是一家小小的公司 ,里面只有一个矮个子男人 ,三十二三岁的样子。他对晋吉说 :“其他职员 ,全部出去调查了。”

看到侦探社这副寒碜相 ,晋吉有点不安地对那个侦探说 :

“我想拜托你们替我调查一个男人……”

对方便在桌子上打开笔记本 ,问 :

“是身分调查喽。”

“只要与这个男子有关的 ,都想请你们调查一下。”

“他的名字 ?”

“五十岚好三郎。”

“看名字像是个演戏的。住址 ?”

“就是这点不知道。”

“不知道住址 ,那很难进行调查。”

“他要来的地方是知道的 ,你们可以到那里去跟踪他。”

晋吉向侦探提出要求 :五十岚到店里来时 ,自己电话通知 ,侦探就到“紫苑”守候。

“调查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了呢 ?”侦探发问了。

晋吉楞了楞,说道:“有关这个男子的事情,我都想了解。”

就在第二天,五十岚好三郎又晃进理发店来了。

“胡子长得真快,一转眼又长了。”

晋吉去拨电话。昨天那个侦探的声音出现了,晋吉简短地说了句:“拜托你了。”便挂断了电话。

当晋吉转回来准备修面时,五十岚把眼睁开,说:

“修面时还去打电话,可真忙啊。”

接着又说:“‘拜托’?这电话真蹊跷!”

“我是向朋友借钱,好给你带走呀。”

“你这种手法可是老一套了。”

“什么叫‘老一套’!”

“向朋友借钱什么的。”

晋吉没有答腔,示威似地把刀篦得“咻咻”直响。

“女主人今天为什么……”

五十岚闭着眼睛发问。晋吉拿着剃刀靠上前,回答说,

“在里面吃饭。”

“夫妇俩都出来挣钱就有这个苦处。”

“你听清楚了!如果牵涉到我妻子和女儿,我就杀死你。”

五十岚眯起眼睛,看看晋吉的脸,又看看闪闪发亮的剃刀。

“我可没敲诈你呀,我只是向你借钱罢了。”

“其实你根本没打算还……”

晋吉简直感到恶心。但五十岚把眼睛闭上了,说,

“请你快一点儿好不好。”

面一修好,五十岚在那种收据上填了二万零二百元。

“你到那个咖啡馆去等我。”

他故意过一段时间才到“紫苑”。侦探正在入口看报。

晋吉将两张一万元的钞票往五十岚面前一丢,说:

“拿着它快滚,我一看见你的脸就恶心。”

“不要看见我这样讨厌嘛。我们还要一直交往呢。”

五十岚笑了笑，便站起来。

源

到了第三天，侦探来电话联系了。

于是，两个人在“紫苑”会面。

“已全部调查过了。”

侦探从提包里拿出薄薄的一叠调查报告放到晋吉面前。

晋吉接过报告，对侦探说：

“你当面谈一谈就更感谢了。”

“今年五十三岁，电影演员。哦，不，曾经当过电影演员。”

“演员？”

“也上过几次电视，可无论在电影里还是在电视里，只是跑跑龙套。扮演的角色，多半是刻薄的高利贷者，或者是诈骗犯。”

“诈骗犯？”

难道他这次是在现实生活里干起电影和电视里的角色吗？

“他的表演技巧实在太陈旧，所以，现在好像没人来请他了。”

“那么，他手头很拮据喽？”

“毫无收入，而且，其他什么事都做不来。”

“家庭呢？”

“有一个妻子，年纪比他小一轮，还有个儿子，刚进大学。”

“没有收入，怎么送儿子上大学呢？”

“好像由女的搞点副业勉强维持。”

对晋吉来说，这是一个坏消息。

“他在作案方面有什么情况？”晋吉带着一丝期望问。

侦探回答得很干脆：

“人们说他天生是个老好人，从不做什么坏事。”

“我看，这些人眼睛有毛病。”

“呃？”

“不，没什么。”

晋吉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摇了摇头。

“舆论方面有什么情况吗？”

“没听到过。惟一带批评性质的话是：喜欢电影，但没有才气。哦，还有……”

“还有什么？”

“今天半夜要放映的电影里有五十岚好三郎，是十年前的片子，片名叫《杀死恶人》。”

报告就是这么些，晋吉耗去调查费一万元。

那天夜里，晋吉独自一人看了电视台半夜放的电影。

这是一张旧片子，在配角名单的最后部分，出现了五十岚好三郎的名字。

故事内容并没什么可取的地方：美男子兼英雄的男主角，把统治街道的流氓打得落花流水，最后和女主角卖花姑娘结合了。

五十岚扮演敲诈女主角的刻薄的高利贷者，演技很拙劣。

紧接着的情节是五十岚被小流氓杀了，于是，晋吉关掉电视。

正如侦探所说，他真是个拙劣的演员。

可他敲诈晋吉的做法却不笨拙，作为演员，他是个失败者，但当个真正的诈骗犯却并不逊人一筹。

又到了第五天。

五十岚今天又该来了吧，这一次要求的数目，可能比上一次再加一倍：四万元。

可要关店门打烊了，五十岚那苍黑的脸还是没有出现。

晋吉松了一口气，喝着茶，打开晚报。

“啊！”晋吉看到晚报社会版上登着五十岚好三郎的照片。

《援救幼儿 ,老人负伤》

据晚报报道 ,一个幼儿奔到马路上 ,五十岚好三朗正好路过 ,为了援救幼儿 ,跃到车前 ,脚部负伤。

“幸好 ,孩子得救了。”这是五十岚的谈话。

晋吉怎么也想象不出 ,报纸上登出来的五十岚 ,和敲诈自己的男子是同一个人。

但报上的照片怎么看也不会错 ,就是他 ! 而且 ,从发生事故的场所来看 ,是在五十岚往理发店来的途中。

然而 ,到了第三天的下午 ,五十岚瘸着腿又在店里出现了。

缘

“你大概在想 ,我在前天的事故中死了就好了 ,对吗 ?”

五十岚小声地讥讽着说。

“遗憾得很哪 ,我还是这样健壮。”

“你打算和我纠缠到哪一天为止 ?”

“也许一直到死 ,因为我对你很中意呀。”

“一直到死 ?”

晋吉不禁大声嚷起来。

修好面 ,五十岚取出那种收据来 ,填上了“四万零二百元”。

虽说晋吉思想上有所准备 ,他的脸色还是变了。

“难道你认为我手头有着这笔钱吗 ?”

晋吉压低了声音瞪着五十岚这么说。

五十岚抬起沉重的眼皮 ,看了看挂钟说 ,

“现在还只有两点钟哪。”

“这是什么意思 ?”

“我是说 ,三点钟之前 ,银行的门是开着的。”

五十岚笑了笑 ,又说 :“好 ,还在那个咖啡馆等你噢。”

这时 ,与其说晋吉是在发怒 ,倒不如说他感到绝望了。

晋吉瞒着文子 ,从储蓄里取出四万元交给五十岚 ,但事情已到了连晋吉自己都无法再容忍的地步了。晋吉想 ,既然不能上警察那儿去 ,那么 ,惟一可行的办法是从五十岚身边逃走。

当夜 ,很晚了 ,晋吉也不说什么理由 ,对文子说 :

“我想搬家。”

文子瞠目结舌了。

“为什么 ?好不容易才和一些主顾混熟了……”

“反正 ,我讨厌这地方。我忍受不了。”

“阿香怎么办 ?幼儿园又非得换一个不可了……”

“你要是不愿意 ,哪怕就我一个人也走 ,离开这儿。”

晋吉是在吼了。

文子呢 ,脸色发青 ,说 :“好好 ,听你的。”

接着又说道 :“不过 ,有一件事想问问你。”

“什么事 ?”

“这次的事是不是和经常来店里的那个顾客有关 ?”

“没有。”

晋吉背过脸去。

第二天 ,一家三口搬到了东京郊外。

晋吉夫妇俩除了理发又没有其他手艺 ,所以到了新地方 ,还是不得不挂出理发店的招牌。

理发店总算搞得像个样子了。

这天 ,文子带着阿香到新的幼儿园去 ,晋吉坐在店堂里的椅子上 ,精疲力竭。五十岚的勒索 ,加上这次搬家 ,二十六万元储蓄已用得差不多了。

都是因为五十岚这个家伙。晋吉想到这里 ,感到门口有人进来 ,便反射性地回过头 ,说 :“请进 !”

一边说 ,一边笑脸相迎 ,但笑容还未展开 ,便在中途僵住了。

进来的这个男子就是五十岚好三郎。

“真叫我好找啊。”

五十岚毫不在意地说。

晋吉的嘴唇微微有些颤抖。

可五十岚却无视晋吉这种情绪，说：“请给我修一下面。”

口气悠闲自得，接着又说：

“那收据，我也好好带来了。”

“唔，请你快一点好不好。”

五十岚的话使晋吉条件反射似地从椅子上下来，动作机械地将五十岚坐着的椅子放倒，把热毛巾敷到那张苍黑色的脸上。

毛巾一拿开，五十岚睁开沉重的眼帘，笑嘻嘻地说：

“你脸色不好哪。”

他口气里带有嘲讽的味道，又说：

“要病了的话，不趁早去医治就要麻烦了。对我说来，你可是一个很要紧的人哪。”

“你别说话了。”

晋吉似乎是带着哭声说这话的。

“好不容易又见面了，别发那么大的火好不好。”

五十岚乐滋滋地，接着又说，

“我想，今后我还要一直和你交往下去，你也高兴高兴吧。”

“你别说话了。”

晋吉重复着这句话，脸部的肌肉在痉挛。

“为什么要动那么大的肝火呢？”

“别说话了，我求求你好不好。”

“笑一笑行吗？这不是你们招徕主顾的诀窍吗？”

晋吉的脸色愈来愈僵硬，腋下湿漉漉的。

“我不是跟你说过别说话了！难道你不懂？”

“你别那么死板着脸嘛，轻松快活些不行吗？”

“住口！”

“你的脸色相当可怕哪。哦，对了，今天那个女孩子的忌日。因为这个缘故，你才非常不高兴吗？”

突然，晋吉感到自己听不到五十岚的说话声了。

在晋吉的眼下，只见五十岚的嘴在一张一合地动着，苍黑的皮肤也一动一动的，像一只虫子。

晋吉的头脑错乱了——他想到自己还是个孩子时，就踩烂过这种苍黑色的虫子。

我要用刀子剁碎它。

苍黑色的虫子又在晋吉的眼下蠕动了，晋吉举起手中的剃刀。

忽然间，只听“啊唷”一声惨叫，晋吉眼前一片鲜红。

晋吉一下子回到了现实世界——剃刀已不在晋吉手里了，它深深地陷入五十岚那苍白色的咽喉。鲜红的血水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在向外溢。

晋吉不知如何是好。

“救命！”

他嘶哑着声音叫唤起来。

“喔……”

突然，五十岚发出了呻吟声：

“就——说——是——因——为——我——自——己——动——了……”

这是五十岚死前最后的一句话。

晋吉并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就好比不理解诈骗犯五十岚竟舍命去救幼儿一样。

远

最初，晋吉被作为杀人嫌犯逮捕起来。但后来，嫌疑的内容发生了变

化 ,致死的原因旋即成了业务上的严重过失。

因为警察找不到杀人动机。

由于在警察未到现场之前 ,晋吉将五十岚口袋里的“收据”都烧了 ,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 ,警察在他俩身上只能找到一条联系 ,这就是 :一个理发店主和一个老主顾的关系。

“正好修到喉咙口时 ,这位顾客忽然动起身子来……”

晋吉一边说 ,一边想起五十岚最后的那句话。

他为什么要说出这样温和善良的话来呢 ?

对晋吉的判决是 :徒刑一年 ,缓期三年执行。

连晋吉自己对这种从轻发落也感到有点意外。

当然 ,晋吉是不准营业了。

但晋吉自己也感到 ,这是值得庆贺的事。

“我们回商业区的闹市去 ,找点体力活什么的。”

晋吉对文子这么说。文子和阿香感到十分高兴。

他们正紧张地忙于第二次搬家时 ,一个中年妇女找上门来了。晋吉一听对方自称“五十岚清子” ,脸色都变了。

“有事请到外面指教。”

晋吉将对方领出屋子 ,因为他不想让文子听到交谈的内容。

晋吉脸色苍白 ,看着这位身穿和服的妇女。

“你是为了要说是我杀死了你丈夫而来的吧 ?”

“不是的。”

五十岚清子轻轻地摇了摇头。

“那么 ,有何贵干呢 ?”

“我整理丈夫的日常生活用品时 ,看到有一封写给你的遗书 ,我就给你送来了。”

“给我的遗书 ?”

“是的。”

五十岚清子把一只厚厚的信封递给晋吉后便走了。信封上确实写着 :

· 员怨 ·

“给野村晋吉先生的遗书”。

晋吉立即将信拆开——

你什么时候杀死我,我不知道,所以先写下这封遗书。

我曾经是一个派不上用处的演员。我之所以说“曾经”,是因为我现在陷于谁也不要我的可悲境地了。

我今年五十三岁,除了演戏,什么都不会。

当然,要是我是独身一个,只要自杀就可以万事大吉,但我有妻子,还有个刚进大学的儿子。我想,即使去死,也得聚一点钱留给他们两人。

还算幸运,我加入了人寿保险,保险金是五百万元。要是五百万元的话,我妻子和孩子总可以设法活下去了。

问题是,自杀的话,人寿保险也就无效了。我很倒霉,因为我的身体出奇的健康。要是等待自然死亡,或是盼着得什么病而死,我们一家三口只有饿死的份儿了。所以,存在的问题就成了:不是死于事故,就是死于被杀。

就在这个时候,我目睹了你的交通事故。我从你的车号了解到你是开理发店的,于是,我就想利用你了。

我想,要是敲诈你,把你逼得走投无路,你也许会杀死我的。

然而到采取实际行动为止,这中间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因为我感到为了自己而利用你这个素昧平生的人,心里很过意不去。但我说服了自己,对一个出了车祸逃走的坏人,即使利用了他也不能算什么。此外,还有一个理由曾使我犹豫不决,那就是我对自己的演技是缺乏自信的。这么一想,我犹豫不决了。于是,我拼命地钻研诈骗的学问,并在你的面前表演。你不但没见笑,反而脸色都变了。

仔细一想,也真有点滑稽。我当了将近三十年的演员,三十年来,可以使人感到满意的演技,真是一次也不曾有过,但是在今天,当我不是一个演员的时候,我的演技获得了成功。然而,当我明白了你不是一个坏人,而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好人时,我于心不安了。所以,我为了救幼儿跃到车子前面去过。与其说那是为了救孩子,不如说我是想让自己死掉。可倒霉的

是 ,我没死 !

这么一来 ,我还是只有采取依赖你的办法了。

过不了多久 ,你也许要杀我了。当你手拿剃刀要了我的命的时候 ,我能够踌躇满志地瞑目死去。

一则 ,迄今为止 ,我的妻子和儿子因为我而饱受了艰辛 ,现在我将给他们留下五百万元钱 ,这使我感到十分满足。

再则 ,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 ,我毕竟做出了卓越的表演 ,我对自己这一演技感到十分满足。

请你原谅我。还有 ,我把迄今为止从你那里敲诈来的钱 ,如数附上。计七万六千二百元(其中理发修面费一千二百元)。

经典悬念 袁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在《西部日本新闻》工作的泷田慎一巧遇了自己高中同学西川杉男美丽活泼的妻子麻衣子,麻衣子告诉他自己的丈夫自从遭受车祸的打击之后,虽然身体没有垮,但精神却完全垮掉了,在老家海边一座孤寂的雕塑室里百无聊赖地过着残生,并热情邀请泷田慎一去鼓励他。

盛情难却,泷田慎一去拜访了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奇事件也随之发生:暧昧凶险的氛围、麻衣子深夜与富豪之子幽会、台风呼啸的夜晚悬崖上传来的呼救声、麻衣子被杀……

这一切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日〕夏树静子:原名生于东京,原名出光静子,另有笔名五十岚静子。庆大英文系毕业。早在大学时,就发表了推理小说。她的代表作是《住宅悲剧》、《变性者的隐私》、《罪犯的现场证明》、《案件的假象》、《蒸发》等,以《蒸发》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她尤其擅长写女人心态,缜密细腻,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来自悬崖的呼叫

初次会见那个女人 ,是 愿月底的一个下午。

我进去时 ,只见那个女人坐在贴近墙壁的一把椅子上。矮小而苗条的身材 ,柔软的白色西装 ,修剪得很整齐的头发。

“要您劳驾 ,真过意不去。”我说 ,“您有《美术新志》喽 ?”

这本杂志已经停刊了 ,可在我工作的单位《西部日本新闻》的《布告牌》这一栏上 ,一位建筑家希望有人出让该刊昭和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的合订本。

那女人对我的名片瞟了一眼后说 ,“是的。我可以出让 ,不过因为有点重 ,我又住得有些远……”

她说着 ,水汪汪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

“能送来的话 ,当然最好 ,或者……”

女人把视线落到名片上 ,脸上露出一种喜悦的神采。

“是泷田慎一君 ,您是不是福岡修悠高中三 韵届毕业的 ?”

“您说得对。”

“那么 ,您还记得同班同学西川杉男吗 ?”

不一会儿 ,我就清晰地回忆起了西川杉男的脸。

“忘记了吧 ?我丈夫还一直提您哩……”

“不。据说他在艺术大学雕塑系通过了考试 ,这是该校第一人 ,我还在报上读过他获奖的消息 ,他一直从事雕塑创作吧 ?”

“不。五年前因为车祸伤了眼睛 ,就回到老家去了。伤倒并不厉害 ,可精神却完全垮了。”

不知为什么 ,我感到焦急 ,就转变了话题。

“您刚才说住得很远……”

“在芥屋大门的海边 ,我们有一间小小的雕塑室。远离城市 ,很安静 ,景色很美。”那女人恢复了爽朗的语调。

“我丈夫经常怀念起和泷田君的旧交。”

这真出乎我的意料。高中时代的西川 ,经常流露出一种优越感 ,对任何人态度都不怎么亲切。

那女人的眼睛突然明亮起来。

“不知道能否光顾舍间一次？”

“我丈夫见到泷田君，说不定会重新激起工作热情哩，而且，还有出让《美术新志》的事……”

我竟不知不觉地答应了她的邀请。

我邀她去喝茶，她直率地同意了。

我真为自己的粗心大意感到不安，竟然到分手时才问：

“对不起，太太尊姓大名？”

“麻衣子——西川麻衣子。”

我们的视线又碰合了。我们的无疑在相互的眼睛中看到了“命运”，可又不知道“命运”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九月初的一个星期六，我驾驶自己的小汽车，访问了西川家。

刚下车，就听到后面有人叫我的名字。

麻衣子看着我，爽朗地笑着。

“瞧，看见那边高耸的山崖了吧。在那上面，美景尽收眼底。”麻衣子指着右边说。

我不禁转过眼看去。那是一座悬崖，很像一根巨大的柱子，底部经受海浪冲刷，顶端直指蓝天。

西川杉男出现在大门口，我简直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来。

他前额的头发已经稀疏，头皮依稀可见。最使我震惊的，就是他失去了那种支配他表情的傲慢不逊的眼光。

可西川还是喜形于色，欢迎我的来访。

西川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却坐在那把离我较远的藤椅上。

“听说你因车祸而伤了眼睛？”我终于似问非问地说。

可西川只是微弱地笑着，“只是有时眼前模糊不清，再有就是头痛得厉害，十天八天地总得闹一次。”

这时，麻衣子准备好了饮料，端来了。我松了口气。

“为了泷田君光临，西川真是高兴得像个孩子呵。”

西川似乎难以抑制他的激动,两手不停地抚弄着他的烟斗。

“要我领您看看我们的家吗?”这种有些做作的提议,从麻衣子口里说出来,有些天真。我立刻站起身来。

房屋朝海的,只有雕塑室和浴室。里侧有卧室和小小的厨房。

麻衣子让西川留在雕塑室里,自己陪我参观。

“当然,今晚就请睡在我们家吧。”

“您看到了,这里是乡下,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招待,不过,买到的鱼却是格外的新鲜。另外,可以眺望大海。”

我再一次感到,不能谢绝麻衣子的提议。

晚饭结束,一弯新月高挂天际,我又和西川对坐在雕塑室里。

此刻,他已完全沉默不语。

我也不知不觉沉默了,醉心于眺望洒满海面的月光。

不知过了多久。

餐室里灯已熄灭,寂静无声。我敲了卧室的门,没有回答。浴室也是静悄悄的。我肯定,这个家的任何地方,麻衣子都不在。

我手表上的时针已经过了,怨点半。

我心里牵挂着,回到了雕塑室。西川依然故我。

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到海浪冲击岩石的声音。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听到一些悉悉索索的声音。我轻轻地推开一点把雕塑室和大门口隔开的那扇门,只见麻衣子毫无声息地锁上了门,脱下橡胶凉鞋,蹑手蹑脚地向卧室的方向消失了。

这时,西川睁开了眼睛。

“啊,再洗个澡吗?我这个人,什么时候都想往浴缸里泡。”

我表示谢绝,西川就憨厚地笑着,推开浴室的门进去了。

第二天午后,麻衣子领我登上了高耸的玄武岩的悬崖。

午饭后的两三个小时,是西川的“工作”时间,因而麻衣子在我之前离开了。

麻衣子身材苗条,体态匀称,小鹿一般的脚,确实很美。剪短的秀发在

空中飘摇的后影,令人想起天真烂漫的少女。昨晚蹑手蹑脚归来的麻衣子,和现在的麻衣子是同一个人吗?

同昨天下午迎接我时一样,麻衣子谈笑风生,把岛屿介绍完后笑着说:“泷田君是这里人吗?”

“不,我只知道自己是东京长大的。”

“东京……”麻衣子的眼睛,像被一下子吸引住了那样,声音里洋溢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太太也是东京人吗?”

“是的。”

“双亲都在那儿?”

“都去世了。那儿有一个姐姐,以前我常去看她,可……”

我转移了视线。在西川夫妇家所在地对面,靠近海湾处,有一幢红瓦白墙、美丽雅致的建筑物。

别墅下面的岸边,停泊着一艘摩托艇。

是夜,我仍留在西川家。

当天,西川晚饭后很早就退进卧室。

雕塑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今夜,月亮仍然照着海面。餐室内,也已寂静无声。

不一会儿,开始听到海上传来摩托艇的引擎声。

我来到户外。

我在凹凸不平的坡道上攀登。大概登到中途时,听到头上有运动员用的那种赛车的引擎声,车在坡道的最狭处停住了。似乎是一辆白色的“伏尔伏”。车上下来一男一女,女的是麻衣子。

麻衣子走在前面,从坡道上往下走,男的跟在后面,只要麻衣子稍一摇晃,他就伸出双手,做出把她紧紧抱住的动作。

我连忙折返。我刚在大门边一块岩石背后蹲下来,麻衣子也飞快地下完了坡道。那男的喘着粗气,也出现了。

男的只站了片刻,开始慢悠悠地攀登坡道。

大概两星期之后,我吃午饭回来,发现报社附近停着一辆白色的“伏尔伏”。会不会是那夜送麻衣子回家的那辆车呢?

在“伏尔伏”停放地点过去两三家门面处,有一家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猎枪店,一个高个子男人从猎枪店里出来。他打开后车门,轻轻地放好猎枪,然后坐上驾驶座。“咕”地一声发动了引擎,立刻混进了对面大街上的车流。

他就是那夜送麻衣子回家的人。

我推开了猎枪店的门,把视线投向站在陈列柜对面的一个老板模样的胖男子。

“请问一下,刚才出去的那个男人,常来这里吗?”

“哦,草下君吗?”老板说,“是位相当不错的主顾。”

“他住在芥屋大门的一幢别墅,是不是?”

“是啊。听说原来是东京人,银行家的二少爷,来治疗哮喘,不过,现在与其说疗养,倒不如说逢场作戏。”老板说。

回到报社,一位女职员告诉我,说有一位姓西川的女性来过电话。几天前,麻衣子也来过电话,说西川会见我后,激发起了工作热情。她希望我同他多见见面,鼓起他的勇气。

她这副一本正经的架势,刺伤了我。

我当机立断,决定再去访问西川家。

我拿得出冠冕堂皇的理由——送奉《美术新志》的报酬。

那天等我到西川家敲门,已过了晚愿点。麻衣子出来迎接了我,她的眼睛里洋溢着强烈的喜色。

雕塑室里,不见西川的身影。

“划了小船出海去了。”麻衣子说。

由于发生低气压,持续了长久的好天气变坏了。

“他就这样,只想在这样的夜里出去划船……”

麻衣子为我冲了饮料。

“这样的生活,难道您今后还准备过下去吗?”

麻衣子把目光落到地上，若有所思。

“您是在为您丈夫做出牺牲。要是您心甘情愿，那又当别论，不过……”

麻衣子惊讶地看着我。

“您为您丈夫奉献了一切，可实际上，您背叛了他！”

“您说得不对！”麻衣子伤心地说。

“您和那位姓草下的青年……”

“我和草下君什么关系也没有……只要你泷田君相信我！”她说得很激动。

难道我能不相信吗？

这时，从海上传来了猎枪的声音……

突然，一种不吉利的想象掠过了我的脑际，我竟狂热地抱紧了麻衣子。

“这种不可救药的生活，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暂时还得继续下去，不过……结束的日子总会来到的。”

“到那时候呢？”

“到那时候，我也获得新生了。”

枪声还在继续。

“请相信我吧。”她有些羞涩地说。

我猛一使劲，把自己的嘴唇压到了她的嘴唇上。

第二天，天气阴沉，据说，小型台风正在慢慢临近。

昨夜，西川从海上归来见到我后，情绪很好。

台风移动缓慢，可入夜之后，风不停地刮着，海浪也变大了。

“在暴风雨之夜，我心里最踏实。”西川热切地凝视着海的方向。“今夜我还要去划船。”

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换了装束。我转念一想，不能让他去。我脑海里考虑的，是昨夜从雾中传来的那令人害怕的枪声。

不料在我开口之前，西川却改变了主意：“泷田君难得来，好久没喝酒了，喝上几杯，怎么样？”

我当即表示赞成。

可是我的想法有点单纯。当我作为礼物带来的方酒瓶,在我们二人对酌中空出三分之一时,我觉察到,屋内竟特别安静。我借口小便,到大门口看了一下,麻衣子的橡胶凉鞋不见了。

我好像遭到突然袭击,焦虑和气愤同时涌上心头。

我以比原先更快的速度喝着酒。西川的酒量也大,怎么喝都不脸红,只有眼睛里充满了燃烧一般的异样的光。

大概,怨点刚过,他慢吞吞地站起来:“失陪啦,我去洗个澡,待我稍微醒醒酒,再来奉陪。”

我点了点头,西川走进了浴室。

过了几分钟,我突然听到,从海的方向传来女人尖厉的呼叫声,接着是“啊”地一声惨叫,再接着,似乎听到“扑通”落水的声音。我像被弹起那样站起身来,这时,西川也打开浴室的门,浑身湿淋淋的,吓得面无人色。

“刚才你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音没?”他问道。

“是不是从海上传来的?”

“我觉得是从悬崖传来的。难道……”西川的声音在喉咙口卡住了。

“我去看看情况!”

“拜托了,我也立刻去。”

我先向海上扫视了一下,什么也没有。

不,即使有什么,要想看清楚,也是不可能的。

我驱车登上坡道,尽量加快速度。

途中没有遇见任何人,悬崖上也没有人影。

我向四周环视了一下。就在我脚边大约一米处,在悬崖的最狭窄处,一样白色的东西映入我的眼帘:一只小尺寸的女式橡胶凉鞋……这十有八九是麻衣子的东西。我再次仔细辨认。搭袷上有一些小污点,像是血。

“麻——衣——子!”我向大海呼叫。叫声立刻被风浪吞没。

我紧握着那只橡胶凉鞋,循着原路返回。

派出所一位中年警官,立即给旅馆同业公会打了电话,要求出动摩托

艇。然后,他坐到我的助手座上,驱车去悬崖。此刻,大雨瓢泼,噼噼啪啪地打在前窗的玻璃上。我们一来到悬崖,几乎同时,西川也跌跌撞撞地赶到了。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一直下到波浪冲刷的岸边,可什么也没有。”

我把原委对西川说了。当他看到我手里的橡胶凉鞋时,身子突然瘫了下来。

从西川家所在地向西约 300 米的海岸边,漂浮过来的麻衣子的尸体被发现了。一把大型水果刀插在身上,从背后刺中心脏,惨不忍睹。这是案件发生后一小时左右的事。

死亡推定时刻是夜里 10 点至 10 点半。西川和我同时听到惨叫,是在 10 点 15 分左右。根据上述情况判断,麻衣子是在悬崖上被刺死之后推入海里的。

西川只是成天地发呆,于是我成了协助警察调查的人。

对西川来说,为侦破起作用的情况,几乎一点都答不上来。他只是痛苦地告诉我,从半年前起,麻衣子和自己相互作为领受人,参加了一千万元的人寿保险。

西川不在时,我对刑警谈了麻衣子和草下的事。

可是不久,从听我谈了草下情况的刑警口里得悉,草下也被排除了嫌疑。

案子发生前,他一步都没出家门。

警察处理这样的事居然如此干脆。

我下了决心,选择更为直截了当的做法。

我埋伏在一条碎石路下,那里有树丛包围,可以隐蔽。大约过了一小时,那辆白色“伏尔伏”的车身出现了。我抢了上去,挡住了它的去路。

不出所料,只有草下一人。仍带着那枝猎枪,靠在车后座上。

草下感到有些诧异,把头伸出窗来。

“你的轮胎跑了气啦!”

“哦?”草下脸上显出不以为然的神色。

“在这儿呢。”我指着助手座一边的前轮。

趁他从车前穿过，绕到助手座前方之际，我一个箭步上前，抓起他的胳膊，反扭过来。“有话问你，麻衣子的事！”

草下的表情立即凝固了。

“到悬崖上说话！”

草下想挣脱我的手，“没什么可说的！”

“你和麻衣子的事，我什么都清楚！”

我把草下的胳膊反拧上去，他乖乖地放弃了抵抗。

“有话就在这里说吧。”

“不，还是到悬崖上去好。”

他又僵直不动。每当我说出“悬崖”这个字眼时，恐惧的阴影就从他的脸上掠过。

“别怕，我只要你说话。”我拼命压制住怒火和憎恨。

我们抄小路去悬崖。海上已经暮色苍茫。

就在将要跨上悬崖之际，草下突然停住了脚步。

“这里说也可以嘛。”他眼里流出一种难逃一死的神色。

呵，站到“现场”，他终究是害怕的吧？

“那好吧，你详细交代同麻衣子的关系！”

“我同她并没有什么关系。”

“扯淡！”

“真的这样！我们大概在半年前认识，有时候乘车兜风，夏天的夜晚一起乘摩托艇。我们没握过手，我们也没什么不愉快。”

“哼！要这么说，你为什么杀害麻衣子？”

“啊，我可没杀人！”草下瞪着眼睛叫道。

“撒谎！你勾引了麻衣子，唆使她谋害西川，可她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办。那天夜里，你们在悬崖上发生了争吵，你恼羞成怒，从背后把她一刀捅死，推进了海里！”

“这……这都是胡说！”草下颤动着嘴唇。

“站到悬崖边，你就不会装模作样了！”我又抓起草下的手。

“放开我！”他发出女人一般的惨叫。“我有高处恐惧症，去那样的地方，心脏会停止跳动的……”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拖着他就走。

终于来到了悬崖边。我抓住他的脖子，叫他朝着海的方向。

“你就在这儿杀了麻衣子，是不是？”

突然，我感到手上增加了分量，他神志不清了。

他不是在演戏。

在目黑佑天寺附近幽静的住宅区，我访问了麻衣子的姐姐峰岸佳子，时间是在过了十月半的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我按了门铃，一位中年女性出来开门，她就是佳子。

进入会客室，简单的寒暄之后，我立刻言归正传。

“不好意思，请问，除了西川君外，麻衣子是否还同谁有过异性关系？”

佳子斩钉截铁地摇了摇头。

“最近你们没有见面，是吗？”

“是的。可她常给我来信。”

“那么，您认为，麻衣子同西川的生活，从心里感到满意？”

“应该说……她也相信是满意的吧。她心里发过誓，为了西川，什么事都干，什么样的生活都过。”佳子慢条斯理地说。

一阵莫名的沉默。

“这是她的偿债。”过了一会儿，佳子说。

“给谁？什么债？”

“当然是给西川喽！”

“为什么？”

“他因为车祸而眼睛受伤，从此就一蹶不振了……”

“这我听说了。可是……”

“是麻衣子开的车。说来也怪，麻衣子只受了点轻伤。”

“这我倒不知道。”

“不过我认为，那次事故，受伤最深的，是麻衣子。在这以前，她性格开

朗，活像个仙女。要说体育运动，哪一项都得心应手，高中时代，还是游泳选手哩……”

佳子继续说：“事故发生后，我去探望，告别的时候，麻衣子对我说，她打算一辈子侍候丈夫，逆来顺受。我认为，麻衣子的心已离开西川。可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您是说，麻衣子曾经是游泳选手？”我问。

“是的。特别是跳水，很拿手。”

“跳水……”我在心里重复着这个词儿。

那天，玄界滩的海上，浓云密布，悬崖显得格外险峻。

我推开门时，西川杉男正坐在藤椅上，望着海的方向。

“啊……是你……”他竭力掩饰刚才出现的紧张神情。

我默不作声，站在他背后。

“啊……你又来了，这使我感到，麻衣子好像还在这个家里。”西川像呻吟一般地说。

“哼，你这是说给我听吗？你为什么要杀害麻衣子？”

西川慢吞吞地把头转过来，“你说到哪儿去啦。麻衣子死的时候，你我不是都在这里吗？”

“可麻衣子被杀，并不是在惨叫声发出的瞬间。”

西川装出一副不理解我的话的样子。

“从你听见惨叫到你奔上悬崖，为什么要那么长时间？在那样的时刻，你为什么还要特地换了衣服？”

“惨叫声传来的时候，你正洗澡。因此，我比你先走一步。要是你真的牵挂着麻衣子，你自然会赶紧擦干身子，穿上脱在更衣室里的黑衬衫和短裤，飞奔赶来的。可当时你却说，你到波浪冲刷的岸边去了。就算这样吧，也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而且，你的服装已经换成白衬衫和茶色长裤了。这些都为了什么呢？”

我说到一半的时候，西川已垂头丧气了。

我抬起了西川的下巴，叫它向上。

“半年前,你和麻衣子相互作为领受人,参加了一千万元的人寿保险。半年前,麻衣子又接近了草下。那时,你就制订了谋杀她的计划。而且,草下和我都被当做帮凶而利用了。”

“不对。”西川开始用清楚的声音说话了,“就在那天之前,我还不打算杀害麻衣子。”

“这个家里的生活,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我的心越来越烦躁,想再到东京去重整旗鼓,可总得有点打头阵的东西呵……”

“为此,你就把脑筋动到人寿保险上来了。”

“麻衣子说过,她什么事都愿意干,为了我……”

“她有没有说过即使杀了她也可以?”

“我原先并不打算杀她,而是让她假装被杀。可要是没有同别人发生异性关系的有夫之妇突然被杀,那也显得勉强,因此,就决定让草下卷进来。”

“而且,还要我成为你不在现场的证人,是吗?”

“是这样打算的,可麻衣子同你见面之后,开始潜移默化了……”

“事件发生那天的情况,你给我如实说!”

“前一天晚上,我划船回来,你来了。麻衣子决定明天行事——最初的计划是,选定一个海上有风浪的夜晚,麻衣子一个人去悬崖,鞋上先弄上少许血迹,随即发出惨叫,纵身跳进海里。当时,我正在洗澡,就让你先我一步去看情况。其间,麻衣子就从悬崖下游到这里。她回家后,就更衣换装,在夜色掩护下销声匿迹,到东京去。当然,我领受了保险金,逐渐处理完事务,也上东京去。从此,麻衣子就移名改姓,我们再开始新的生活……”

西川的语调中,充塞着一种悲痛的余音。

“可是,事件发生前夕,麻衣子突然对我说:一切按计划进行,保险金归你所有,请你以此为资本,再一次扬帆出发,至于我,请连同过去的生活,一起忘了吧……”

冷不防,西川从正面看着我。“我实在不能相信。麻衣子,如此忠实于我的妻子,竟会……事件发生当夜,你出去之后,我就出海去了。麻衣子把

替换的衣服藏在一个地方。在岩石背后 ,我再次想说服她 ,可她已不能回心转意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 ,就不顾一切 ,握紧了藏在口袋里的小刀 !”

“你换衣服 ,就是为了洗刷溅到身上的血迹 !”

“我不允许麻衣子被别的男人夺走 ,可我却忘了 ,这种缺少了麻衣子的生活 ,我是怎么也过不下去的……”

西川用一种疯疯癫癫的声音笑起来。然后站起来 ,把手伸进壁橱 ,取出那夜我们二人喝剩的那瓶威士忌。

“我累啦 ,让我喝一点吧。”

他用颤抖着手往玻璃杯里斟酒。可是 ,就在他的嘴唇快要碰上玻璃杯的一刹那 ,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我看到 ,白色的粉末在茶色的液体中慢慢地溶化着。

西川剧烈地反抗。我们抱作一团 ,倒在地上。打碎的玻璃杯划破了我的手腕。

“你让我死 !”他的手在地上乱抓乱摸。

我一只手按住他的手 ,另一只手掐住他的喉咙。我断然不能让他就此死去 ,必须把他这副姿态放到法庭上去。那时 ,麻衣子的冤魂一定会摆脱西川咒语的束缚 ,永远安息在我的心中。

经典悬念 来源

去鱼津看海市蜃楼的“我”在乘火车回家的途中,遭遇了一件比海市蜃楼还光怪陆离的事情。空荡荡的车厢里,一位衣着精致、面容清秀的老者,拿着一幅画,画上画的,是一位与持画人一模一样的老者和一位年轻美貌的少女——那少女正羞涩地依偎在老人膝上,而老人面露微微的痛苦。持画老者说,这画中的老者,是他的哥哥,他是带哥哥出来旅游的……

[日]江户川乱步(1896—1965):自幼体弱多病,不善运动,酷爱读书。早稻田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大阪一家银行当小职员。

江户川乱步是个除了写作对其他工作都不感兴趣的人,1916年,江户川乱步的两个短篇《两个铜板》和《一张车票》,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后,他的名字终于引起注目。为了证明自己的文学才华,江户川乱步相继写出《黄金面具》、《地狱的滑稽大师》、《化人幻戏》等推理杰作。

1927年日本成立了侦探作家协会,江户川乱步出任会长。1930年江户川乱步决定设立 5000 日元的“江户川乱步小说奖”。1934年,日本成立了推理作家协会,江户川乱步出任理事长。

如果这个故事并非出于我的杜撰或者一时不着边际的幻想,那么只能说那个与画中人同行的人是个疯子。不过,也有可能是我无意间偷窥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景象。

时间已记不清了,总之,那是个温暖的多云天气里发生的事情。当时我正从鱼津返回。我去专门鱼津是为了去看海市蜃楼。我刚讲到这儿,朋友们就打断我说:“你不是从没去过鱼津吗?”我被他们问住了,我真的无法拿出证明我去过鱼津的证据。那么,这真是一场梦吗?可是,我怎么能做出如此色彩缤纷的梦呢?那火车里,以及那幅画里的景色是那么多姿多彩啊,如同亲历,至今仍在我的回忆中闪现呢。

那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海市蜃楼。

鱼津的海滨聚集了成千上万黑压压的人群,他们都凝神屏息地眺望着前方的蓝天大海。我从没有见过如此宁静的海面,就像一个一言不发的哑女。而且,她像太平洋一样,没有水平线,海与天融化在了同一种灰色当中。我以为这雾霭般的灰色薄纱的上半截是天空,下半截是海洋,没想到连这也猜错了。一片幽灵般的白帆轻快地划透了上半段薄纱,同时也否定了我的猜想。

海市蜃楼,就像一张淋上了墨汁的乳白色胶片,当墨汁自然渗透之后,放大无数倍,投影到空中,形成的大气电影。

遥远的能登半岛的森林,透过无数个不同的大气镜头,被投影到了我们眼前的大气中。它如同笼罩在观者头顶上奇形怪状的乌云。然而,海市蜃楼却让人无法判断出你与它之间的距离。

海市蜃楼似乎有令人发狂的魔力。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要不,在回程的火车中,我怎么会像着了魔似的呢?

从鱼津登上开往上野的火车时,已是傍晚六点左右。我乘坐的那节二等车厢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位先来的乘客。

他独自坐在对面角落的椅子上。

火车发出单调的声响,一个劲儿地向前飞驰。在雾蒙蒙的海面上,隐隐约约悬浮着一抹残血般的晚霞。车内亮起的灯光和窗外渐渐暗淡的光

线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夜幕即将来临了。

这时，角落里那位先来的乘客突然站了起来，把一块黑色的大包袱铺在坐垫上，然后取下挂在车窗上的一件扁平的、约有两三尺长的东西，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

他一连串的动作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扁平的东西大概是一幅画吧。但他为什么把画反过来，面朝外挂在校窗上呢？在他打包的时候，我不经意间瞥到了画面。

那是一幅多么生动逼真的画呀！

我重新打量起那幅画的主人。

他是个老派的人，穿着一件黑色的窄领垫肩的老式西服。不过，这种西服穿在身高腿长的他的身上却别有一番神韵。他的脸长长的，两只眼睛也很有神，黑黑密密的头发梳得很整齐，乍一看，只有四十岁左右。可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他少说也有六十岁了。满头乌发与满脸皱纹，两者的对比实在太强烈了。

他小心翼翼地把东西包好，突然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正巧遇上我好奇张望的眼神。他害羞似地，冲我咧嘴微笑了一下。

我们依旧远远地坐在各自的角落里。

车窗外已是漆黑一片。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我们这间小小的车厢似乎成了惟一存在的世界，仿佛全世界的生物都被毁灭了，仅留下我和他两个人。一路上，我们乘坐的这节二等车厢一直没有上乘客，就连服务员和列车长也没露一次面。

渐渐地，我觉得这个男人变得可怕起来。我终于无法忍受这种汗毛倒竖的恐惧，索性站了起来，毫不客气地向他走去。

我大大咧咧地坐到他对面的座位上。我越发觉得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从我离开座位起，他的目光就一直迎着我。像早有准备似的，用下巴示意了一下自己的包裹，招呼道：“为了这个吗？”

我反倒愣住了。

“你是想看这东西吧？”

他又重新问了一遍。

“能给我看看吗？”

我说出了令自己都感到吃惊的话。

“很乐意，我想你一定会来看它的。”

男人一边说一边取出画挂到车窗上。这次是正着挂的。

我只匆匆看了一眼，就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是我从未见过的“奇妙”的东西。

那幅画的背景，就像歌舞伎表演时用的背景一样。无数间房屋重重叠叠，错落有致；青青的榻榻米和格子天棚简单明了，层次分明；整个背景以蓝色为主，分外醒目；左前方用粗糙的手笔勾勒出黑色的窗棱和随意摆放的同色调的书桌……

这样的背景衬托着两个长约一尺左右的人像，就像众星捧月一般。之所以这么形容，是因为整幅画中只有这两个人物是用布贴艺术精心制成的。一个身穿老式黑天鹅绒西服的白发老人正襟危坐着（不可思议的是，除了满头白发不同之外，画中老者的长相和这幅画的主人一模一样，就连他们身上穿的西服的做工也别无二致），另一个是位十七八岁的美少女，她正粉面含羞地依偎在老者膝上——这幅画描绘的就像是戏剧的色情场面。

西装笔挺的老者和美艳绝伦的少女的组合，确实让人感到有几分异样，然而这并不是让我感到“奇妙”的原因。

布贴可谓巧夺天工：人物的脸是用白线做的，很有立体感；每一个细小的皱纹都清晰可辨；姑娘的云髻似乎是用真正的发丝一根根粘制而成的，老者的白发也是如此；少女的乳房高耸，腿部曲线柔和，火红色的绉绸飘逸，白嫩的肌肤隐约可见；玉葱般的手指，贝壳般晶莹剔透的指甲……

我曾见过不少布贴画，但都不能与这幅相提并论。然而，这也不是让我感到“奇妙”的原因。

这幅画已相当有年头了，背景的颜料剥落了不少，就连姑娘身上的绉绸和老者身上的天鹅绒也褪色了。尽管如此，整幅画依旧非常醒目，就像

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这确实有些不可思议。然而,令我感到“奇妙”的原因也不在此。非说不可的话,那种奇妙的感觉就在于,我认为画中人是活的。

这幅布贴画中的人物就像神话故事里的画中仙。

老人看到我惊异的表情,如遇知音,急切地说:“啊!你好像能明白。”他边说边把背在肩上的黑色皮箱放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打开锁,取出一个老式双筒望远镜,递给我。

“你用这个望远镜再看看。麻烦你退后几步。”

我顺从地依照老人的要求,离开座位,退后了五六步。老人为了让我看得更清楚,特意用双手把画迎着光举了起来。

那老式双筒望远镜似乎是三四十年前的舶来品,样子很笨。

我正准备举到眼前欣赏那画的时候,老人忽然大叫了一声。

“不行!不行!不能反过来看!不行!”

老人脸色苍白,双目圆睁,一个劲儿地挥着手。

望远镜弄反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何必如此激动呢?

“确实,我弄反了。”

我重新拿正望远镜,举到眼前,细细欣赏起画中的人物。

眼前的画面清晰起来。望远镜中,姑娘的胸部陡然被放大了数倍,占满我整个的视线,仿佛全世界都被浓缩在这里。

望远镜中出现了一个我们难以想像的奇妙世界。在那里,一个美艳的少女和一个穿老式西服的白发老者奇怪地生活在一起。

虽然那少女依旧不会动,却给了我与用肉眼观看时截然不同的感觉。她活力四射,原本苍白的脸颊飞起一片桃红,诱人的胴体在火红色的绉绸下散发出少女特有的迷人气息。

老者也显得很有生气,一副很幸福的样子。可奇怪的是,当我把镜头调到最大,观察他布满皱纹的脸部时,却发现那些皱纹深处掩藏着的奇怪的苦闷表情。我越仔细看,越清楚地感觉到他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一种悲痛和恐惧交织的复杂表情。

看到这儿 ,我仿佛被梦魇住了一样 ,不由自主地垂下了双手。

我茫然环顾周围。寂静的火车车厢 ,醒目的布贴画 ,双手举着画的老人 ,一切都没变。窗外依旧漆黑一片 ,火车依旧发出单调的声音 ,一切都没有变。

我如同从噩梦中醒来一样。

“你的表情很怪呢 !”

老人把画挂到窗上 ,示意我坐到对面 ,盯着我的脸说。

“我头有些不舒服。可能是这里太闷了。”

我含糊其辞地搪塞着。

老人探过身 ,把脸凑近我 ,压低声音说 :“他们是活的。”

接着 ,他小声问道 :“你想不想听听他们的身世。”

我怕听岔了 ,又重复了一遍。

“您是说他们的身世 ?”

“对 ,他们的身世 ,特别是这位白发老者的身世。”

“是从年轻时候讲吗 ?”

“是的 ,是他二十五岁上发生的事。”

“我很想听一听。”

老人欣喜地说道 :“啊 !太好了 !”

于是 ,他给我讲起了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那是我生命中的一件大事 ,所以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哥哥是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变成那样(他指的是布贴画中的老者)的。那是二十七号傍晚发生的事情。当时 ,我和哥哥都尚未继承家业 ,住在日本桥通三丁目。父亲经营一家做绸缎布匹生意的商店 ,就离浅草的十二阶不远。因为顺路 ,哥哥很喜欢每天去爬那座凌云阁。哥哥是个赶时髦的人 ,非常喜欢稀奇古怪的外国货。这架望远镜就是哥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横滨一家旧家具店找到的。”

老人每当提到哥哥时 ,总会看一眼布贴画上的老者。

“你有没有去过十二阶 ?啊 ,没有啊。那太遗憾啦。我刚才说了 ,那是

明治二十八年春天的事。当时,哥哥刚刚买到这架望远镜。不久,我们就觉察出在他身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父亲甚至怀疑他疯了。总之,他是饭也没心思吃,觉也没心思睡,整天不开口,一进家门就钻进自己的房间,样子糟糕透了。尽管如此,他依旧每天雷打不动地早出晚归,很有规律。问他出门干啥,到哪里去,他都不回答。这种情况持续了近一个月。”

“因为担心,有一天,我悄悄地跟在哥哥后面,想搞清楚他到底去哪儿了。这其实是妈妈交代我的事情。那天和今天差不多,也是阴沉沉的。下午,哥哥穿着那件自己缝制的、在当时非常时髦的黑天鹅绒西服,背着他的望远镜出了门,往日本桥的马车铁道方向走去。我尽量小心翼翼地尾随其后,以免被发现。刚开始还挺顺利,可谁知,哥哥似乎提前预订好了去上野的铁道马车,一到那儿就坐上了。我无计可施,只得掏出母亲给我的零花钱,雇了一辆人力车。”

“不久,他下了车,我也下了车。那里就是我才给你讲过的十二阶。我看见哥哥进了石门,买了门票,从挂着‘凌云阁’匾额的入口处进了塔中。原来他每天都是跑到这里来。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哥哥被这里的妖魔缠住了。”

“我只在小时候牵着父亲的手爬过一次十二阶,那之后便再也没来过。因为自己很不喜欢这里,所以当看到哥哥进去之后,只得硬着头皮往里进。塔里的窗户又小,砖壁又厚,所以就像墓穴一样,阴森森的。我战战兢兢地爬到了塔顶。”

“塔顶是用八角形的栏杆护着的,没有墙壁,因而视线开阔起来,我的心情也不由得为之一振。”

“塔顶上有十几个游客围成一堆,眺望着品川的海面。而我哥哥则独自一人站在另一面,手里拿着望远镜,一心一意地盯着观音堂的方向看。我从后面注视着他的背影,越看越出神。周围的景色不知不觉朦胧起来,只有哥哥穿黑天鹅绒西服的背影清晰地凸显出来,就像西洋画中的主人公。”

“我想起了母亲的吩咐,于是走上前去,问道:‘哥哥,你在看什么呢?’哥哥吃了一惊,回过身来,但什么也没说。我接着说:‘哥哥,你样子很令父

母担心,他们搞不清楚你每天都出去干什么了。原来你是上这儿来了。你能告诉我原因么?”

“经不住我软磨硬缠,哥哥终于开了口。哥哥告诉我说,一个月前,他站在这里,用望远镜观看观音堂内的情景时,无意间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美貌少女,向来不把俗世女子放在眼中的哥哥,一下子就变成了爱情的俘虏。”

“哥哥只看了一眼,就激动地丢掉了望远镜,等他回过神来,想再看一眼姑娘的脸时,望远镜中已找不到她的情影了。”

“自此,生性内向的哥哥便害起了相思病。哥哥就是为了这姑娘才茶饭不思、衣带渐宽的。为了再看一眼心上人,他每天早出晚归,不辞辛苦地来到这里,用望远镜在人群中寻觅着。”

“哥哥讲明原委之后,又迫不及待地举起了望远镜。就在那时……啊!那种奇异而又美丽的情景我至今都无法忘怀。”

“我已说过了,我是一直站在哥哥身后的,因而我眼中看到的只有灰蒙蒙的天空和云朵,哥哥身穿西服的背影在它们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清晰真实。浮云在空中缓缓移动,使得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我觉得哥哥潇洒的身影正在宇宙间游走。正在这时,无数个五颜六色的彩球争先恐后地闯进了画面。”

“我探头往下看,原来是卖气球的小贩不小心放飞了手中的气球。要知道,那时候气球是稀罕东西。”

“恰在此时,哥哥也兴奋起来,原本苍白的脸涨得通红,跑到我跟前,一把抓住我的手,说了句,‘赶快走。’拖起我便跑。”

“我忍不住边跑边问:‘怎么回事?’他才说:‘我好像看到那姑娘了,她正坐在一个铺着榻榻米的大房间里,现在赶过去的话,说不准还在呢。’”哥哥说那房间在观音堂的后面,并且有一处显眼的标记,是一棵大松树。于是我们就跑到观音堂后面去寻找,大松树是找到了,可附近却根本没有人。哥哥依旧不死心,又跑到附近的茶店里找了一遍,仍然没见到那姑娘的踪影。”

“在四处寻找的过程中,我和哥哥走散了。当我回到刚才的大松树下的时候,那里已摆起了各式各样的地摊。一家放洋片的铺子已经做起了生意。我哥哥正半蹲着,全神贯注地看着那架西洋镜。我走过去问道,‘你在干什么哪?’他吃惊地回过身来。”

“他当时的表情令我终生难忘。就像一个梦游者,眼神发直,他说,‘你看,我们找的姑娘在这里面呢。’听他这么说,我赶忙低头看起来。那是个名为《蔬菜店的阿七姑娘》的片子。我看到的画面正好是在吉祥寺的书院里的那一幕,阿七正依偎在吉三的怀里。放西洋景的老板夫妇在一旁哑着嗓子给画面配音。”

“洋片中的人物都是用布贴画做成的,想必都是道中高手的杰作。阿七的脸栩栩如生,美艳绝伦。连我都误以为她是活人,更何况哥哥了。哥哥喃喃自语道:‘就算知道这姑娘是个手工制品,我也无法死心。我愿意和那吉三换个位置,哪怕只有一次机会,让我变成画中人,和这姑娘说说话也好。’我仔细一想,放这些洋片时,为了保证采光充足,都是画面朝上微微斜放的,所以站在十二阶塔顶的哥哥用望远镜可以看得到。”

“那时候已是日暮黄昏,洋片摊前只剩下两三个顽童磨磨蹭蹭地不肯走。耳边不时传来低沉的雷鸣声,眼看着就要下起雨来。然而我哥哥依旧直盯着远方。”

“天完全黑了,哥哥终于醒了过来。他突然抓住我的手,急切地说:‘我有办法了。拜托你,拿着望远镜,把它反过来,把眼睛贴在大镜片的那边,从那看我。’我问他:‘为什么?’他不耐烦地说:‘你照做就行了。’我只得照做。因为是反着看,所以离我只有七八米远的哥哥看起来离得很远,只有两尺高。哥哥好像还在一个劲儿地往后退,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一尺高。紧接着,连这个小小的身影也‘嗖’地一下子消失。”

“我害怕极了,猛地放下望远镜,一边大声叫着‘哥哥’,一边向哥哥消失的地方跑去。可无论我怎么寻找,就是不见哥哥的踪影。你知道吗?我哥哥就这样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从那以后,我固执地相信,无论如何不能把望远镜反过来看。”

“我当时找了好久,直到累得精疲力竭才往回走。当我再次经过那家放洋片的摊前时,竟有了意外的发现。原来哥哥对那姑娘相思入骨,竟然借助望远镜的魔力,把自己缩成和画中人同样的大小,进入到布贴画的世界里去了。于是我央求打算收摊的老板再放一遍吉祥寺的那一幕。果然,哥哥取代了吉三,正喜气洋洋地怀抱着阿七姑娘。”

“看到这一幕,我不知不觉为心满意足的哥哥流下了喜悦的泪。我对老板说,无论多高的价钱,我都要把这幅画买下来。我飞快地跑回家,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对妈妈说了。爸爸妈妈竟然都以为我疯了,根本不理睬我的‘胡说八道’。多奇怪呀……”

“人们也许根本不相信活人能变成布贴画。可是,我有有力的证据。最后,我终于从妈妈那儿要来钱,买下了这幅画。”

“我带着这幅画,从箱根一路游山玩水到了镰仓,那是我为哥哥筹办的结婚旅行。当时我也像今天这样,把画面对着窗外挂着。因为我想让哥哥和他的恋人,欣赏到窗外的景色。”

“那之后,父亲歇了东京的买卖,举家搬回了富山附近的老家。一晃三十年都过去了,我想让哥哥看看东京发生的巨大变化。所以,又带着哥哥一起出来旅行了。”

“可惜的是,你也看到了,尽管这姑娘栩栩如生,却依旧只是个手工制品,所以不曾有年龄的变化。而我哥哥虽然进入了画中,却仍旧无法阻挡岁月的流逝,所以会和我们一样渐渐衰老。瞧,当年才二十五岁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耄耋老者了。这对哥哥来说是多么痛苦呀。渐渐地,我发现哥哥脸上出现了悲伤的表情。他的苦闷已经持续多年了。”

老人神色黯然地凝望着画中的老者。

“嗦嗦地给你讲了一大堆。您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认为我是个疯子。看来我没白费口舌呀。哥哥他们想必也累了,而且听我讲了这么多,也一定害羞极了。现在就让他们休息一下吧。”

他一边说一边用一块黑色的包袱布把画包了起来。不知是眼花还是别的缘故,那一瞬间,我分明看到画中人对我的露出了一个羞涩的笑容。这

之后老人陷入了沉默 ,我也没再开口。

大约十分钟之后 ,火车的节奏慢了下来。火车停在了一个不知名的山间小站。

“我先下车了 ,我在这儿的亲戚家过一宿。”

打完招呼 ,老人把画放入包裹中 ,轻快地站起身 ,走出车外。

透过车窗 ,我注视着他渐行渐远的瘦长身影。

这背影多像画中老者的样子呀 !

经典悬念 悬念

人迹罕至的森林里,万籁俱寂的深夜,老小姐鲍特玉姐妹遭到突然袭击。妹妹玛格丽特·鲍特玉胸部被砍了三刀,右面颊被砍裂,一只眼睛上也有刀伤;侥幸逃生的姐姐安梅丽·鲍特玉因惊吓而一言不发。案件似乎陷入了僵局。然而,细心的梅格雷警长却从储藏室一只木桶上的蜡泪中读出了意想不到的东西。

〔比利时〕乔治·西默农(1894—1960):比利时著名小说家,以推理小说闻名于世。到1960年为止,作品总销量已突破1亿册。自1925年出版的《怪盗鲁通》开始,到1960年出版的《梅格雷的最后一案》为止,共发表了26个长篇、15个中篇,总计41篇的梅格雷警长系列小说。梅格雷警长是个身强力壮、沉默寡言的汉子,他总是深入案情之中,根据罪犯的心理考虑问题,发掘案件发生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是破案的警官,又是罪犯的辩护人。

蜡 泪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案件。不过,像这一类案件,有了作案现场的平面

图,有了调查材料,通过推理和科学的侦察方法,似乎是可以作出结论的。更何况,警长梅格雷离开刑事警署的时候,对案情已了如指掌。

因为出事地点并不远,所以他预计这次出差用不了多少时间。可实际上他却作了一次长时间疲惫不堪的“旅行”。他乘坐又旧又老的小火车,来到离巴黎五百多公里的韦特欧劳。下车以后,他向周围的人打听,想叫一辆出租汽车,可人们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他,以为他是在开玩笑。那么剩下的那段路怎么走呢?只有坐面包师傅的小推车了。可是,他终于说服了那位开小卡车卖肉的老板,老板答应送他一趟。

“您常去那儿吗?”警长问。

“一星期两趟。多亏您‘照顾’我,这不是又增加了一趟吗!”

其实,梅格雷就住在离那个村子五公里的卢瓦尔河畔。但他完全没有想到,在奥尔良森林里,还能找到一个这样偏僻落后的小村庄。

小卡车行驶在森林深处,两边都是高耸入云的大树。走了约十公里后,终于到达一片林中空地,一个小小的村庄坐落在空地中央。

“是这里吗?”

“不是,是前面那个村子。”

雨停了,树林里很潮湿。阳光蒸发起白茫茫的水汽,使人感到窒息。树枝是光秃秃的,脱落的枯叶正在霉烂,不时发出咔咔的响声。有时还看到远处一团团磷火闪着光亮。

“常有人来这打猎吧?”

“那一定是某位公爵……”

车继续往前开,又来到一片林中空地。这块地方比刚才经过的那一块地方要小一点儿。猎人所简陋的小平房把一个有尖顶钟楼的教堂紧紧地围在中央。这些房子没有一所不是百年以上的,那黑色石板的屋顶,看上去就让人觉得扫兴。

“请您把车停在鲍特玉姐妹家的对面。”

“我想,大概是在教堂前边……”

梅格雷下了车。卖肉老板把车退到稍远一点的地方停下来,打开汽车

的后盖儿。村子里几个爱管闲事的女人围了过来,她们看着新鲜的猪肉,却没有决定是买还是不买,因为按惯例,这一天不是来车卖肉的日子。

出发之前,梅格雷已经把前次来过的侦察员所画的平面图研究得相当透彻并且记在脑子里。现在,他闭上眼睛都能毫不费劲地在这所房子里走动。

梅格雷走了进去,房间是那样阴暗,幸亏他记住了图上标出的位置,否则简直寸步难行。这是一家店铺,它的古老和陈旧像是在对我们的时代提出挑战。仅有的几束光,透过缝隙射在几幅古旧的油画和室内的家具上。在这阴暗对比很强烈的房间里,墙和那几幅油画一样,都蒙上了一层模糊不清的灰暗颜色。

鲍特玉家的两位老小姐自出生以来就一直住在父母留给她们的这所房子里,如今已有七十年了。长久以来,房子里的一切陈设都没有丝毫改变:柜台上放着秤和装糖的盒子;货架上的食品杂货散发着桂皮和香草的气味;甚至连喝茶用的小桌子也放在原来的地方。在一个角落里,并排放着两个油桶,大桶里装的是煤油,小桶里装的是食用油。再往里边有三张桌子,左边的一张,由于用的时间太久,已经褪了颜色。桌子两侧摆着没有靠背的椅子……

左侧的门开了,进来一个三十二三岁的女人。她挺着肚子,腰间系着一条围裙,怀里抱着一个小孩,站在那里看着梅格雷。

“这是怎么回事?”女人说。

“我是来作调查的。您一定是这家的邻居吧?”

“我叫玛丽·拉考尔,铁匠的妻子。”

如果没看见挂着的那盏煤油灯,就不知道这里没有电灯。

梅格雷就进了里屋。这里一片昏暗。幸亏有两根正在燃烧的木柴,借这这一点亮光,梅格雷看见一张大床,床上铺着很厚的褥子,红色鸭绒被鼓鼓囊囊的像个大球。床上躺着一个老太婆,一动不动,脸色灰暗而呆滞,只有那双眼睛证明她还活着。

“她总也不说话吗?”梅格雷问玛丽·拉考尔。

“不说。”玛丽用手势作了回答。

梅格雷坐在一把藤椅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叠材料……

案件发生在四五天以前，案子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轰动的地方。鲍特玉姐妹两人同住在店铺里，为了攒钱，过着十分节俭的日子。在这个村子里，她们还有三处房屋。她俩因吝啬而出了名。

星期五夜里，邻居们的确曾听见了什么动静，可并没有引起注意和不安。星期六拂晓，一个农民经过这里，发现一间屋子的窗户大开着，他走近一看，大喊起“救命”来。

窗户旁边，穿着睡衣的安梅丽·鲍特玉躺在血泊中，她的妹妹玛格丽特攥着鲍特玉面朝墙躺着，胸部被砍了三刀，右面颊被砍裂，一只眼睛上也有刀伤。

安梅丽当时没有死，她推开窗户想去报警，可就在这时，由于失血过多而晕倒在地。她的几道伤痕都不算太严重，而且这些伤痕都在肩部和右侧。

五屉柜的第二个抽拉开着，在那些散乱的衣物上边，人们找到了一个发霉变绿的皮夹子，想必姐妹俩在这里面珍藏着各种证件和票据。在地上找到了一个存折，一些产权证书，房屋租约和各种各样的发票。

奥尔良地方有关部门对这个案子已经作了调查。

死者玛格丽特在出事后两天就被埋葬了。至于安梅丽，当人们要送她去医院的时候，她拼命地用手抓住床单，死也不肯走，她的眼神似乎在命令人们：把她留在家里。

法医断定安梅丽身体的主要器官没有受到伤害。她突然沉默不语，一定是因为受了惊吓。她已经五天没有开口了。虽然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可是她在观察着周围发生的一切。现在也是这样，她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警长梅格雷。

在奥尔良检察总署作了调查以后的三小时，一个男人被捕了。一切迹象表明他就是凶手。这个人叫马尔塞，是已经死去的玛格丽特的私生子。玛格丽特在四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现在已经四岁了。村里人都说，

他先在一个公爵家里当仆人 ,后来在树林里靠砍柴过日子 ,他住在芦邦底池塘旁边 ,离他母亲家有十公里。过去那里是一个农场 ,现在已经荒废了。

马尔塞被关在一个单人囚室里 ,梅格雷到囚室去看过他。这完全是个没教养的野蛮人 ,有好几次 ,他离开家几个星期也不告诉妻子和五个孩子。这些孩子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拳头比得到的别的东西要多得多。另外 ,他还是一个酒鬼 ,一个堕落的人。

梅格雷想在案件发生的具体环境中 ,重读一下一天晚上对马尔塞的审讯记录。

“那天晚上 苑点钟左右 ,我骑着自行车到了‘两个老太太’家 ,她们正准备吃晚饭。我从柜台上拿起酒喝了几口 ,完了就到院子里杀了一只兔子 ,我母亲就拿去炖。像平常一样 ,我姨妈嘴里嘟囔着 ,因为她一向讨厌我。”

村里的人都知道 ,马尔塞常来母亲家大吃大喝 ,母亲不敢拒绝 ,姨妈也怕他。

“那天 ,我们还吵了两句嘴 ,因为我从柜台里拿了奶酪 ,切了一块……”

“那天你们一起喝的什么酒?”梅格雷问。

“是店里的酒……”

“你们点的什么灯?”

“煤油灯 ,吃过晚饭后 ,母亲有一点不舒服 ,就上床休息去了。她叫我打开五屉柜的第二个抽屉 ,把她的那些证件票据拿出来。她给了我钥匙 ,我拿出来以后就和母亲一起数发票 ,因为到月底了……”

“皮夹子里还有别的东西吗?”

“还有一些产权证书、债券和借据 ,还有一大叠钞票 ,有三万多法郎。”

“你没有到储藏室去过吗?你点过蜡烛没有?”

“没有……九点半钟 ,我把那些票据都放回原处 ,然后就走了 ,经过柜台时 ,我又喝了几口烧酒 ,要是有人对您说 ,是我杀的那两个老太太 ,那是撒谎 ,您最好去审问南斯。”

梅格雷不再审问马尔塞 ,这使马尔塞的律师感到非常惊奇。

至于南斯 ,他的名字叫亚尔高 ,因为他是南斯拉夫人 ,所以人们就叫他

南斯。这个古怪的人战后在国内呆不下去 ,就来法国住下了。他是个单身汉 ,一个人住在隔壁店铺一所房子的小厢房里 ,他的职业是在森林里赶大车。

他同样是酒鬼 ,最近以来 ,鲍特玉姐妹已经不再接待这个顾客了 ,因为他欠她们的钱太多了。有一次 ,马尔塞也在母亲的店里 ,母亲让他把南斯赶出店去。为了这个 ,马尔塞还把南斯的鼻子打出了血。

在鲍特玉姐妹家的院子里 ,有一个马棚。南斯租了这个马棚存放马匹 ,可是从来不按期交租金。所以姐妹俩就更加讨厌他了。现在这个南斯拉夫人大概正在树林里运木材。

梅格雷手里拿着调查材料 ,按照自己的思路向壁炉走去。在报案的那天早上 ,人们从炉灰里发现了一把锋利的大菜刀 ,刀把已经被烧光了。毫无疑问 ,这就是作案的凶器。刀把儿既然没有了 ,指纹也就无处可查了。

与此相反 ,在五屉柜的抽屉和皮夹子上 ,却有许多马尔塞的指纹 ,而且只有他一个人的指纹。

桌子上放着一个蜡烛盘 ,上边布满了安梅丽的指纹。

“我看您是不打算开口说话了 !”梅格雷点上烟斗 ,不耐烦的抱怨着。

然后 ,他弯下身子 ,用粉笔把地板上的血迹标了出来。这些血迹的位置早已被画在梅格雷手中的平面图上了。

“您是不是可以在这儿呆几分钟 ?”玛丽·拉考尔问梅格雷 ,“我要把饭锅放到炉子上去……”

玛丽出去了。只有警长和老太婆两个人留在屋子里。梅格雷虽然是初次到这儿来 ,可出发之前 ,他已用一天一夜来研究这些调查材料和平面图。奥尔良地区的侦察工作做得很不错 ,不然他会遇到更多的麻烦。

梅格雷是农民的儿子。他知道 ,在一些小村庄里 ,直到今天 ,人们仍然过着十三四世纪的生活。然而 ,当他突然来到这林中的小村庄 ,来到这店铺 ,来到这间屋内 ,面对着躺在床上受伤的老太婆 ,面对着老太婆警惕的目光的时候 ,他的心情是那样不平静。

在巴黎 ,他开始研究这个案件的时候 ,曾在侦察报告稿纸的边缘空白

处写过以下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员为什么马尔塞烧掉了刀把儿,而没有想到他的指纹还留在柜子和皮夹上？

(圆假定他用了蜡烛,为什么要把蜡烛又拿回房间里,并且把它熄灭？

(猿为什么血迹不是从床边到窗户旁的一条直线？

(源为什么马尔塞不从通向村里的后院门逃走,而从前门逃走？难道他不怕被人认出来吗？

有一件事使马尔塞的律师感到失望:就是在两个老小姐睡觉的大床上,找到了马尔塞衣服上的一个扣子。这是一个带绒边的猎服上面钉着的扣子,扣子的样子有一点特殊。

“在剥兔皮的时候,我挂掉了一个扣子,”马尔塞肯定地说。

梅格雷又看了一遍手中地材料,站起身来,看着安梅丽,脸上露出一种滑稽的微笑。心想:您没办法再盯着我了,我这就离开这间屋子。他真的推开储藏室的门,走了进去。这是一个破旧的小套间,黑洞洞的,只有从天窗上透进来的一点点亮光。里面堆着木柴,靠墙的地方放着几个木桶。前边的两个桶是满的,一个装着葡萄酒,另一个装着白酒。后面两个桶是空的。侦察员们曾经注意到,其中的一个桶上,有蜡烛点燃时滴下的烛油。可以证明,这些烛油就是从屋里放着的那只蜡烛上滴下来的。

奥尔良的侦察报告这样写道：

“这些蜡泪很可能是马尔塞去喝酒的时候留下來的,他的妻子承认他到家的时候,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他是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留下的歪歪斜斜的车轮痕迹,也可以证明他喝醉了。”

梅格雷想找一件工具,可周围没有。于是他回到屋里。当他推开窗户时,看到两个小男孩站在不远的地方注视着这所房子。

“小朋友,你们去给我找一把锯来,行吗？”

“一个锯木头的锯,是吗？”

梅格雷的背后,那张没有血色的脸,那两只眼睛射出的冰冷目光,总是随着警长粗壮的身影不停地移动。不一会儿,两个小孩子跑回来,他们给

梅格雷拿来一大一小两把锯子。

玛丽·拉考尔又进来了。

“没让您等得太久吧？我把孩子送回去了，可我还得回去照料她。”

“请您过几分钟再来！”

“我去把火烧上。”

梅格雷正希望她不要来打扰。一次又一次，已经够麻烦了。警长回到做储藏室用的小套间，走到那个有蜡痕的木桶旁，把锯子对准桶口，开始锯了起来。

他满有把握地认为将会发现什么。如果说今天早上他可能还有疑问地话，那么当他来到这里以后，环境和气氛已经使他确信自己地估计——安梅丽·鲍特玉，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

姐妹两人之间的隔阂不仅仅是由于吝啬，难道还有怨恨？当警长走进这间屋子时，难道没看见柜台上放着的一大堆报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上次的侦察报告忽视了这一点：两位老小姐还负责代销报纸。安梅丽有一副眼镜，但是平时不戴，她的眼镜是看报用的，她常常看报……

现在警长把分析推理上的最大障碍排除了。

梅格雷认为，这个案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怨恨。这由来已久的怨恨产生于姐妹两人的独身生活。共同生活在一所窄小的房子里，甚至睡在同一张床上，她们有着共同的利益……

但是，玛格丽特有一个孩子，她曾经有过爱情。而她的姐姐，甚至连爱情的幸福也没享受过！在 1894 年至 1904 年的生活中，玛格丽特的孩子曾经在她们共同的抚养下长大成人。以后，他独立生活了，可是他常常回来，回来就大吃大喝，不然就是要钱！然而钱是属于姐妹两人共有的。既然安梅丽是姐姐，自然工作的时间比妹妹长，她赚的钱，总起来说也比玛格丽特要多。

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琐事，譬如玛格丽特给儿子烧兔肉吃，马尔塞把店里卖的奶酪切一块拿走，可母亲并不说他……这些都激起了安梅丽的不满和怨恨。

安梅丽常常看报,一定看过对一些重大案件的分析和报道,因此知道指纹在破案中的重要性。

安梅丽怕她的外甥。当玛格丽特把她们两人秘密放钱的地方告诉马尔塞的时候,安梅丽气极了。而那天晚上,玛格丽特竟然叫儿子亲手去数弄这些票据,安梅丽更加恼火了,因为她知道马尔塞对这些财产早已垂涎三尺。但是,她不敢说出来,只好憋一肚子怨气。

“哼,有一天这小子会把我们俩都杀死的!”

梅格雷断定,这句话安梅丽在妹妹面前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了!

警长一边思索,一边用力锯那个大桶,他热得把帽子摘掉,大衣也脱下放在另外的木桶上。他在想:兔子……奶酪……突然又想到马尔塞留在抽屉和皮夹上得指纹,还有那个扣子……那时候,他母亲已经躺在床上了,没有来得及给他缝上这个扣子……假设,马尔塞真的杀了母亲,那他为什么不把皮夹子里的东西全部拿走,反而把它们扔在地上!是南斯干的呢?不,他是不认字的。梅格雷肯定这一点。

安梅丽的伤口都在右侧,伤的地方不少,可伤口都不深。正是这一点,最先引起警长的怀疑。他设想,安梅丽准是笨手笨脚,又怕疼痛,才把自己砍成这个样子。她并不想死,又怕被疼痛折磨的时间太长,所以作案以后,打算推开窗户喊邻居……然而,命运嘲弄了安梅丽,当她还没来得及喊醒邻居时,就晕倒在地上了。整整一夜夜没有被人发现。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经过也仅仅如此而已。安梅丽杀死了正朦胧入睡的妹妹玛格丽特!为了使马尔塞不再惦记着那些钱财,她制造了一种假象——钱都不见了。于是,她往自己的手上包了一块布,拉开柜子抽屉,打开皮夹子,把票据等东西扔在地上……

之后,她留下了蜡烛的痕迹……

最后,安梅丽在床旁边砍伤了自己,又踉踉跄跄地走到壁炉旁边,为了消灭指纹而把作案用的菜刀投进火里。然后,她推开窗户……地上的血迹已证实了这个过程。

梅格雷的工作接近尾声了……他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像是角斗场上

绝望者的嘶喊。他转过身去,看见门开了,一个稀奇古怪、阴森可怕的影子出现在面前:穿着短衫和衬裙,手臂和上身缠着绷带,呆滞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他。这正是安梅丽·鲍特玉。身后跟着扶着她的玛丽·拉考尔。此时此刻,一种难以形容的心情使梅格雷几乎丧失了说话的勇气。他希望赶快结束工作离开这里!桶口终于被锯开了,一个纸卷儿从里面露了出来,这不是别的,正是一些借据和修铁路时发行的公债卷。这些东西是从桶口处塞进去的。这关键性的发现,也没有使警长兴奋起来。

他想马上离开这里,或者像那个庸俗的马尔塞一样,去喝一大杯或者一瓶英国罗姆烈酒。

安梅丽半张着嘴巴,仍然沉默不语。要是现在她失去了控制的话,一定会倒在玛丽的怀里,而玛丽一定会摔倒,因为她比安梅丽瘦弱得多,更何况正在怀孕。

眼前的一切难道是发生在我们的时代?不,这是另一个世纪和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场景!

“去把村长找来,”梅格雷对玛丽·拉考尔说。他的声音有些嘶哑,“我要让村长来当旁证……”

然后,他对安梅丽说:

“您最好还是去睡觉……”

尽管由于职业得需要,他养成了好奇和不动感情,可现在,他却不愿再多看她一眼。他背转过身,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只听见背后的钢丝床发出吱吱的响声。村长来了,却不敢走进来。

村里没有电话,不得不派一个人骑自行车到韦特欧劳去。警车和卖肉老板的小卡车走得一样慢,他们终于到了……

天空还是那样惨白,西风摇动着树枝。

人们问他:“您有什么新发现吗?”

梅格雷心不在焉地回答,他并没有因任务完成而感到轻松,他在思考别的问题。他知道,这个案件一定会成为刑事犯罪问题的研究重点,这不仅对巴黎,而且对伦敦,对伯尔尼,对维也纳,甚至对纽约,也同样有意义。

经典悬念 苑

关于《世上最亲切的男人》,悬念大师埃勒里·奎因已有独特的概括:威夫雷德·克威之所以会“原谅”八年前杀害他妻子的四名男子,一方面是因为他具有独特的同情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实在太爱他的妻子了……

〔美〕亨利·史雷沙(1898—1974)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他是出身于广告企划界的天才作家。他以广告界为题材所写的第一部长篇推理小说《格雷·佛拉诺的寿衣》,获得 1934 年 厄辛顿 最优秀的长篇处女创作奖。但他最擅长的还是短篇故事。从 1924 年以来,发表的作品已超过 300 篇。其短篇小说集有《成熟的犯罪》《洒脱的杀人》《献给母亲的犯罪》《怪盗卢比·马金生》等,在亚洲地区也拥有广大的读者群。

世上最亲切的男人

“五十九岁?哈哈!”狄尼生心满意足地大笑,一面合上手提箱盖子,一面说:“说真的,路易斯先生,我从未承办过如此高龄的寿险。并非我们不愿意,或者这种年龄超过投保限制,而是因为当一个人想投保寿险时,我们必须先查清被保人能负担多少保费,以及对他的家人而言,这种保险是否

必要。”

狄尼生由口袋里取出钢笔 ,继续微笑说 :“我从未使用过原子笔。”说出口以后才发觉自己尽在说些废话 ,感到有些气恼 ,“对了 ,保险金的受益人是你太太吧?”

坐在饭店房间另一侧窗边的男人 ,从浴袍的直筒袖里伸出手掩嘴打哈欠。在昏暗的灯光下 ,他的身形就像一只怪鸟 ,更具体地说 ,有如灰蓝色地毯上 ,慢慢朝预定狙击目标走去的鹞。

“不 !我没有妻子 ,也没有家人。”

狄尼生虽不抱任何期望 ,却仍忍不住叹了口气。

那突如其来的电话是由拉斯·巴马斯所负责的办公室转接的 ,对方指名要找狄尼生 ,当时 ,他正为本月业绩不佳而烦恼 ,因此并未深思对方何以指定自己 ,也未对投宿于饭店的客人为什么想投保终生寿险感到不可思议 ,就匆匆前来饭店。

“是的 ,”穿浴袍的男人再度说 ,“我没有妻子 ,也没有值得关心的对象。”

“照这么说 ,你签这份契约的目的是……”

“我并没有说要订契约呀 !”

“可是 ,接电话的同事告诉我……”

“我只对他们说我想见乔·狄尼生。”

狄尼生的喉咙里 ,突然产生一种令他感到不安的轻痒。

“嘿嘿 ,难道你不记得我了?”自称路易斯的男人笑了。“乔 ,分别不过十年 ,你就忘了我。”

狄尼生平静地说 :“你究竟是谁?”

“乔 ,你不相信也罢 ,其实我是世界上最亲切的男人 ,而且为了对你表示亲切 ,才跋涉三千英里前来找你。当你离家时虽然我并不知道你何以离开家乡 ,我以为会因此与你断了音讯 ,幸好后来我的一位私家侦探朋友 ,在洛杉矶拥挤的人群中发现了你。他说你目前在当寿险公司的业务员 ,我听了只觉得很滑稽。如果妮缇也投保贵公司的寿险 ,相信你就不会杀害她

了。乔,说了半天,难道你还想不起来吗?”

穿浴袍的男人将双手交握于膝上。

隔了半晌,狄尼生才说:“你是威夫雷德·克威吗?”

“是的,很抱歉把你骗来此地,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而且我这么做也不过是想澄清你我之间的误会罢了。”

他慢慢站起来,伸出瘦骨嶙峋的手,走近狄尼生。

“乔,你愿意和我握手言和吗?”

狄尼生严肃地盯着对方的手,勉强握住,轻轻摇动一下。

“太感激你了!”克威大声说:“怎么样?至少没令你不愉快吧?诚如刚才所说,我是为了表示亲切才来的,而且我希望帮助你,就像帮助其他人一样。”

“其他人?”

“是的,法拉、菲尔·赫普怀特、法利·瓦德伦,你都认识吧?我已原谅他们了,因为那是一件久远的事。对于杀害妮缇的事,我已了无怨恨。”

狄尼生的嘴唇抽搐着,自从只身离开纽约以来,已许久未听到法拉、赫普怀特及瓦德伦的名字了。

“确实不错,”他说:“克威先生,听到你要原谅我们,我真的松了口气,不过很不凑巧,我必须回去了。”

“等一下,乔。我相信你一定想听听我是以何种方式原谅其他人的,这点很重要,因为我想以同样的方式补偿你。同时,我更想知道,你希望我以何种亲切的方式来报答你。”

狄尼生皱着眉头,“我真的不能待太久。”

“那已是十年前的事了,”克威说:“但对于仅仅十年内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我常感到不可思议。虽然我已年近五十,可却仍像年轻人一样精力旺盛,这都是由于妮缇的缘故。我真希望你看看她,噢!当然是生前的她,她浑身充满活力,可以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

“婚后不到两年,我买了那幢湖畔的房子。那年,我真是一帆风顺,才刚创立公司便迅速扩大规模。但是妮缇却突然逼我卖掉公司,与她尽情畅

游世界,享受有趣而愉快的人生。当时,我虽没有退休的意思,但仍买下湖畔的房子及游艇,当作她的生日礼物。”

“妮缇究竟如何兴起想搭游艇的念头,大概只有天晓得。平常我们一起搭游艇时,她总是缩在角落里大声惊叫,一点也不敢动。就在那一天,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指的是哪一天?由于天气晴朗,加上湖面波平如镜,她便独自驾船出去。我可以想象她那头长长的金发迎风飞扬的景象,是如何的迷人,而你们这几个男人会如扑火的飞蛾被她吸引。”

“我在想,妮缇一定也看到坐在豪华游艇上的你们,当她看到色彩像口红般鲜艳的豪华游艇时,心中必定泛起一种遐思。所以你应该了解了吧,我并未将那件事完全归罪于你们。”

“问题在于妮缇缺乏操纵那艘帆船式游艇的技巧,就在你们大声叫嚷,并以最高速度朝游艇前进,而忽略了豪华游艇所激起的波涛侵袭到她的游艇时,妮缇已经完全惊慌失措。或许你们并不知道妮缇何时落水,验尸的结果也是如此。”

“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无人能证明她是在落水时,头部受撞击而昏迷,对我而言,我确实希望事情就是这样。我不愿想像她肺部和嘴里灌满了水后,难过得无法呼救的痛苦。当时,我虽在六十英里外的紊乱嘈杂城市中,但我知道她并未呼救,否则我一定听得到。”

“乔,现在你应能了解,当初我的心情是何等的痛苦,才会向你们说出充满威胁的话,但事后每当我一想到审问时,你们那四张如墓碑般苍白的脸,而我却摆出非常丑陋的姿态……总之,我希望你能了解,那些话跟举动完全是出自一时的冲动。”

“过了一段时日,我的情绪逐渐平稳下来,开始重新思考这件事。我终于了解,不该把妮缇的死归咎到你们身上。可是,直到有一天我在河上城市俱乐部见到法拉,才想到应该以某种方式补偿你们。”

“那是妮缇死后一年多的事,想起来也真不可思议,妮缇的容貌我已记不太清楚,可是分辨出法拉的容貌却轻而易举。在俱乐部里,我看见他身穿上等麻纱西装,拥着一位美女的香肩,生活似乎过得很富裕。”

“我很同情他的女伴，便过去和她打招呼。她叫露易丝，是初入社交界的可爱少女，虽不十分出色，但相当有气质，具有一双与妮缇非常类似的翠绿色眼瞳。就是这对眼瞳，使我为她写了一封推荐信函，让她有机会一展才华。”

“露易丝告诉我，法拉的酗酒情形日益严重，几乎整天抱着酒瓶，投入的时间与金钱难以估计，收入却急剧下降。虽然他尽力笼络上司，不时请他们到家里用餐，或利用周末邀请他们到别墅玩。可是过度的酗酒，仍使他逐渐失去朋友，而地位、健康迟早也会远离他，届时他将何以自处呢？”

“当我得知法拉的困境后，立刻扪心自问，怎么做才能表示我的亲切及关怀。”

“大约过了一周，我总算找到了法拉的住处——位于市内最下等地区的一间廉价肮脏的公寓。当我知道露易丝不断尝试着拯救法拉，甚至以要求法拉发誓戒酒为条件，而和他订婚时，我深深为他俩感到高兴。”

“我想你应该能了解，善良女性的爱情，确实能使堕落的人重新站起来。此后六周，法拉果然很努力地工作，而且找到了新职业——他已逐渐走上属于中产阶级那种无聊人士的路途了，想想也真是可怜！”

“为了把他从等待着的单调前途中解放出来，我决定做他的匿名支援者，送他一缸任何名酒鉴赏家都会喜爱的礼物——加斯狄里尼与布克斯公司于1898年生产的克尼克酒。你可以想像法拉在收到这份礼物时一定会欣喜若狂。”

“可是很遗憾，他似乎兴奋得忘了一切。露易丝目睹他再次陷入可悲的状态，气得要与他解除婚约。幸好法拉也意识到自己可能失去露易丝，又立刻振作起来，发誓今后再也滴酒不沾。”

“因此，我再度送他一箱1898年份的夏特·姆顿·洛德的西德名酒。拥有这种上等葡萄酒并不是什么坏事，至少用餐啖吃些许，也是人生一大乐事。可纯洁的露易丝并不了解这点，可怜的法拉只好哭丧着脸，放弃了一整箱的好酒。虽然说是一整箱，不过我想法拉一定会私藏一、两瓶吧！”

“对他这种向善的行为，我觉得应该予以奖励，便送他格连李维特出产

的最高级史考基威士忌 ,紧接着 ,我又送他一缸 1909 年份的玛姬达加威酒、一缸艾曼纽波尼尔酒、一箱夏特布兰酒。然后 对了 ! 露易丝终于和他解除了婚约 ! 为了庆祝露易丝离开 ,我又送法拉一缸 1928 年份的路易·布鲁特香槟酒。”

“说真的 ,对法拉被迫搬出那幢廉价公寓 ,我感到无比难过。而且一旦他无家可归 ,我就无从送酒给他了。当我得知他患肺炎而离开世间时 ,你无法想像我是何等的悲伤。那是个冷清而凄凉的葬礼 ,虽然我因工作不能参加 ,但也送了花圈。”

“我并非偶然与菲尔·赫普怀特见面 ,因为我已了解自己的亲切可完成许多事情 ,因此便主动去找他。”

“初次得到他的消息时 ,我真不知要如何报偿他。因为他似乎已拥有一切 :事业发展得非常顺利 ,是一家太阳眼镜制造公司的股东。长得一表人才 ,学历又不错 ,人缘亦佳 ,而最值得称道的是 ,他的婚姻很美满。”

“他是在六个月前结婚的 ,妻子名叫琳达·费夏 ,原是菲尔公司里的秘书 ,相当有魅力。他的婚姻让公司里的人感到意外。我想你能了解个中原因——菲尔是个花花公子。”

“就某种观点来看 ,他实在没必要在二十五岁便匆匆结婚。当然 ,如果菲尔的着眼点只在琳达的美丽 ,则只能说他还不了解人生的真谛。因此 ,我暗自寻思 ,该如何对他表示我的亲切。”

“我首先介绍进菲尔办公室的女人是德娜·韦利斯。也许你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十五岁时 ,她即以出众的才貌受人瞩目 ,又曾当过广告模特儿 ,深受摄影家的赞赏 ,最近还参加音乐剧的演出.....”

“她立刻被录用了 ,而且正如我所恐惧的 ,菲尔和她发生了绯闻。结果 ,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家庭纠纷 ,琳达先是以泪洗面 ,而后卷起包袱准备离家出走。菲尔后悔了 ,他以解雇德娜并与之分手为条件 ,取得琳达的谅解 ,同时发誓做个永远忠实的丈夫。”

“因此 ,我又送德蕾西进他的公司。”

“德蕾西比德娜更美——她的美貌曾刊登在各种杂志的封面 ,在美国

的杂志界,能不以她为封面女郎的,只有国家地理杂志与流行机械等寥寥数家而已。”

“我让德蕾西以自愿当太阳眼镜模特儿的理由去见菲尔,对方立刻应允带她去见广告代理商,然后,就是历史重演了。”

“大约过了两个月,琳达发现菲尔又有外遇。这次,琳达聘请律师打官司,准备诉请离婚。可是,几个月后他们又再度和解,德蕾西也住到巴姆海滩的别墅去——菲尔给的钱,足够她过一年阔绰的生活。这种情形下,我再度送去了伊洛娜。”

“伊洛娜不像德娜·韦利斯那么庄重,容貌亦不及德蕾西,但她却打进了菲尔的生活圈子,并为琳达的家庭幸福打上了一个休止符。琳达为此大吵大闹,菲尔忍无可忍,终于叫她滚蛋。这种侮辱超越了一个妻子所能忍受的范围,琳达一气之下,朝菲尔的背后开了一枪。”

“乔,我想你一定是初次听到这种事。幸好他并没死。子弹打碎了他的脊椎骨,而且伤及一边的肾脏,他变成一个缠绵病榻的残废者。据说,他曾数度割腕自杀,企图使医师们的努力化为泡影,不过都没有成功。至今我每年还寄圣诞礼物给他。”

“轮到可怜的法利·瓦德伦了。或许,你已经知道他的去世?”

“你也许认为他的死因是心脏病突发。事实上,他的死因也可称为心肌功能停止,不过他这心肌功能停止,还另有原因呢!”

“当我找到法利时,立刻了解应该以何种亲切的方式去对待他。因为他的情形跟可怜的法拉非常类似。”

“我是在拉斯维加斯找到他的。”

“当我在拉斯维加斯找到他时,他在内华达已名声扫地,正一文不名地想回东部。因为他那时惟一拥有的,就是港畔的小木屋和那艘像口红般鲜艳的游艇。”

“他把木屋和游艇以六千美元的价格,卖给我的经纪人艾德华,这是我对法利的最亲切行为。我买下小木屋后,任其荒废,却把游艇烧毁了。”

“如果以旁观者的立场来看法利如何花这笔钱,实在是件有趣的事。

我的私家侦探对他的花钱态度,亦深感惊讶。他把所得的一半款项用来赌赛马,其余的则花在内市私人赌场。总数六千美元的款项,他以一天一千美元的比例逐日用罄。”

“我意识到自己该怎么做,即使给他一笔可随意挥霍的巨款也是没用的,最好每天给他一笔虽然微少,但至少能维持生活的金钱。”

“有一天,我汇一百美元现金给他。法利有一位叫威巴的朋友在卡尔街经营书店。他立刻到威巴的公寓去,不断地吹嘘自己的奇遇。威巴警告法利,这可能是《木马屠城记》中攻陷特洛伊城的计谋重现,但法利却一笑置之。

“当晚,不过半小时的时间,那一百美元又葬送在赌场中。”

“翌日,我再寄五十美元现款给他,但他立刻用这些钱去买酒和食物,带到威巴的公寓与他共享,然后,法利毅然地向威巴说,他一定要戒赌,同时找一份正当职业。这当然只是我的推测,因为法利第二天就到职业介绍所觅职,却毫无结果。”

“这回我又送他两百美元,他也再度回到赌场,可当晚他却赢得数百美元。隔天晚上,为了多赢点钱,他又到赌场去,果然,幸运之神再度眷顾他。到那个星期结束,他已赢得三四千美元。不过,他仍期待着下一次丰收。不久,机会来临,李吉·艾迪邀他到沙尔德饭店聚赌。”

“我的私家侦探告诉我不少有关李吉的趣事,而最主要的是他的臂力惊人。当我得知这件事后,不仅全身颤抖,因为我们的朋友法利即将与以暴力行事的黑社会歹徒对赌。”

“但是法利答应了,他带着所有的金钱出发,幸好得幸运之神庇佑,当晚他大赢,赢了大约八千美元。李吉很有风度地送他回去,但却郑重地告诉法利他一定要翻本。隔夜法利输了,而且输得一败涂地。他厚着脸皮向李吉表示,希望能借一点钱以便翻本,而李吉也欣然答应。”

“当法利走出沙尔德饭店时,不仅身无分文,还欠了五百美元的债,他感到十分苦恼。”

“我立刻汇给他五百美元,而李吉由于对方能迅速还钱,便再借给他四

千美元,且延长偿还期限。”

“当那个礼拜结束时,他一共欠了李吉一万二千美元。”

“我已无法送更多的钱给法利了,因为他会把所有的钱投入赌博中。”

“从那时起,可怜的法利每天早上都盼着邮差到来,为他带来金钱以解决困境。但过了不久,他终于觉悟不可能有人再寄钱给他了,他必须自行设法还钱,因为李吉已开始催讨债务,且扬言要采取强硬的手段了。”

“两周后,法利明白自己根本没有能力还钱,于是连夜搬出公寓。他去找威巴,要求威巴的庇护。威巴答应保守秘密,并让他饱餐一顿。可是,乔,我想你也了解,在圣经中,撒马利亚人做出什么行为。”

“躲在小公寓里的法利,开始感到不耐烦,对任何事都看不顺眼,有一天他终于当着威巴的面,说威巴是这世界上最令他厌恶的人。威巴非常愤怒,立刻离开公寓去找李吉。”

“这样你该了解法利会死于心脏麻痹的原因了吧?”

“乔,让我猜一下你此刻的想法,你一定在想自己会变成什么样是吗?”

“不过你听我说,法利死后,我又请私家侦探打听你的行踪,但结果是已经离开故乡、双亲及工作。乔,你实在太善于掩饰行踪了,以至我无法找到你。说真的,乔,我和我的私家侦探来到此已一个月了,可我们对你仍然一点都不了解。你能告诉我,我要怎么做,才能像报答其他人一样的报答你吗?”

狄尼生站起来,他一直紧握着拳头:“你说你要像对待其他人一样的对待我?”

“是的。”克威说:“我希望能对自己在法庭上强烈指责你们的行为有所补偿。”

“你的意思是,你想知道我的弱点?”

“如果你要这么说……”

“这就是你急于知道的。”狄尼生冷冷地说:“法拉酗酒,菲尔好色,法利嗜赌如命,你就用最卑鄙的礼物害死他们……”

克威又发出怪鸟般的笑声:“但是,乔,你有什么弱点呢?”

狄尼生走近克威 ,站在他的面前 ,伸出手抓住对方的毛巾浴袍 ,一把揪起看似怪鸟的克威。

“你这卑鄙的凶手 !”他咬牙切齿地说 ,然后用力摇撼手中紧抓的浴袍。

“我只是想报答你们而已 !”克威颤抖地说 :“乔 ,因为你对妮缇很亲切
.....”

“凶手 !”狄尼生改抓住对方瘦削的双肩 ,更用力摇撼 ,克威那颗如挂在细芦苇梗上的脑袋也不停地摇动。“凶手 !”狄尼生再度叫着 ,同时也更加快手的动作。

突然间 ,他发觉克威的骨头像散开般无力 ,身体也像傀儡玩偶一般软绵绵的 ,而且摇动时全身关节所发出的声音也完全消失。这时的狄尼生 ,已经忘了时辰 ,也不知道克威究竟何时死亡。

“大约在六点十分。”麦纳副探长对探长说 :“狄尼生走到楼下大厅 ,对柜台人员说了一些话 ,柜台办事员立刻挂电话到分局 ,而狄尼生就在楼下大厅等候我们到达。”

“死因是什么 ?”探长问。

“死者的颈骨折断了。不过 ,探长 ,这位名叫狄尼生的人并不想逃避自己的罪责。”停了一下 ,他继续说 :“说真的 ,我觉得他很可怜 !”

“为什么 ?”

“因为他看起来像个行事坦荡的人 ,他并不想杀死克威 ,只是在盛怒之下失手杀了对方。几年前 ,他也发生过相同的事。当时他和父亲发生争执 ,因一时冲动殴打了父亲 ,事后他非常懊悔 ,便辞掉工作 ,独自搬到西部来。”

探长露出同情的神色 ,“你认为他真是个坦荡的人 ?”

“只可惜他很容易被激怒。”麦纳说 :“事实上 ,我们每个人都各有弱点 ,不是吗 ?”

经典悬念 苑

尽管糊涂 ,但德瓦探长的“运气”却实在好得出奇 ,就在马格雷加刑事组长为沙塔·洛夫斯基被杀案一筹莫展的时候 ,他却从死者家中厕所上贴着的一张风景明信片中找到了答案……

〔英〕乔艾丝·波达 :出生于英国西部几夏州的马布尔镇 ,毕业于伦敦大学皇家学院 ,后来进入英国空军服务十四年 ,退休后 ,着手写作伦敦警察总局糊涂探长威尔雷特·德瓦的探案系列故事 ,广受读者推崇。她所塑造的德瓦探长个性偏激 ,妄自尊大 ,是推理小说史上独一无二的奇人。波达的作品还有好管闲事的香港籍女管家之系列故事 ,精彩绝伦的间谍系列故事。

愚蠢的名探

“我是格拉特。”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这个女人慎重地接着说 :
“格拉特小姐。”

“格拉特小姐 ,是你发现尸体的吗 ?”

“是的。”

“你是受害者沙塔·洛夫斯基的女管家,是吗?”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

由于她天生具有不让须眉的个性,因此算是一位不好应付的证人。可步入中年的德瓦探长,根本无视她这种强硬态度,把第一阶段的调查交给年轻的手下后,坐在最舒服的一张椅子上。

“这个家有一半是属于我的。”格拉特小姐不情愿地说明,“因为这房子是我父亲留给姐姐和我的,姐姐过世后,她的儿子当然就继承她那部分遗产。”

“令姐的儿子就是受害者沙塔吗?”马格雷加刑事组长再问,他是探长得力的助手。

“我姐姐曾和一个好吃懒做的波兰人同居。”格拉特小姐说:“虽说我外甥一直由我照顾,但我们只不过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罢了。”

“是吗?”马格雷加附和道:“你能否把发现尸体时的情况详细地告诉我?”

“那是发生在今天早上八点的事,由于他没有出来用早餐,我便到休息室去看,结果却发现这种情形。”同时,她也提到在地板上,尸体的轮廓被人用粉笔画出来。

“作案时用的枪,留在房屋角落里。”

马格雷加听完后,问道:“你曾经见过那把手枪吗?”

“好像是他借来的,他一向都把它连同子弹装在书袋里,我早就觉得他这样做未免太傻了……”她发现马格雷加面露疑色,立刻改口说:“他从事商业广告工作,是自由职业的设计家。”

“原来如此。”马格雷加似乎有所领悟,“沙塔究竟在何时开始携带这把枪?”

“前天,是从伦敦带回来的,当时他曾说这把枪支可以配合宴会的装扮。”

马格雷加将对方语无伦次的话加以组合:“你说宴会?”

“星期日中午举行的。”格拉特小姐做出一副恶心的样子,“我替他送食

物，停了十分钟就离开了，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做出一些不伦不类的行为。”

“客人何时离开的？”

“两点左右，因为当天只是供应廉价的葡萄酒……”

马格雷加皱着眉头说：“这似乎是一次很不愉快的宴会。”

“本来就不可能愉快的。”格拉特小姐肯定地说

“沙塔是否单身？”

“如果以神的眼光来看应该是独身，他很早就离婚，他太太受不了他的放荡行为，和一位加拿大籍男人私奔了。此后，我外甥持续惹出绯闻。可以说他是个色情狂，只要有女人在周围，他便会动心。”

马格雷加问道：“你认为这次案件出于女人的嫉妒？”

“要不就是那些女人的丈夫们起了嫉妒。”

“会不会因为金钱上的问题？”

突然传来一阵鼾声，两人扭过头，看到德瓦探长睁开惺忪的睡眼。

格拉特小姐露出惊讶而又戒惧的神情，她知道对方是苏格兰场刑事课的高级警官，可是她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她一直不敢相信这位态度狂傲、身材臃肿的笨蛋，竟然是个鼎鼎有名的探长。尽管这么想，她也不敢过分轻视对方——也许对方那种态度，正是一种大智若愚的伪装！

“你所谓的金钱，究竟是指什么呢？”

德瓦探长露出阴霾的表情：“当然是指留在被害者手边的钱。”他指着设备齐全的休息室说：“你看，这么多财产，一旦这位叫什么的男人死去，这个家将是属于谁？”

格拉特小姐仿佛面临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挑战，不安地说：“当然是我的，我是他最亲的人，我也曾要他立遗嘱，可是……”

德瓦探长好像又对一切不感兴趣了，这是因为他遵守分层负责的原则，将一切工作交给他的得力助手。

马格雷加轻咳了几声后说：“格拉特小姐，能否说明沙塔邀请了哪些人参加宴会？”

格拉特小姐若有所思：“对了，一定是其中某个人干的。”

马格雷加突然有一种奇妙的想法——如果自己能以一般市民的身份来侦查案件,也许效果更佳。

格拉特小姐看到德瓦探长拉过一张椅子,抬起那双穿着破旧马靴的脚搁在椅子上,忍不住一阵恶心。她算着有嫌疑的人说:“有年老的霍卡斯,或许她会因为女儿曾被沙塔伤害而怀恨在心,可目前他患有关节炎。他女儿巴莉达·霍卡斯也应邀参加宴会,她与我外甥沙塔曾交往密切。还有贝芝若曼,这个女人已经和他先生离婚。”

“她与你外甥有亲密交往吗?”

格拉特不耐烦地点点头,“只要穿裙子的女人在身边,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即使是穿长裤的女性,也逃不过他的掌心。”

“还有谁?”

“德丝里女士,当地人都称她为玛莉·威德,她和乔妮·威士比都属于欲求不满的人。洛德尼·加塞和他夫人史普吉。还有巴格雷·里斯先生的夫人。对了!威比安·伊斯特霍姆那孩子也来了。这就是所有客人的名单。”

马格雷加看了一下记事本,“只有三位男士。”

“如果连威比安也算在内,还有三位。”格拉特点点头,“不过,那孩子今年只有十六岁,因为他连开车都不会。”

马格雷加猛然抬头,“你所谓的开车是……”

“当然是凶手的车子。”

“凶手的车子?”马格雷加不由自主地反问。

“是的。”格拉特小姐回答,“昨晚八点半左右,不知是谁开车前来这里,大约停了十分钟就走了,但杀人及消灭指纹用不了十分钟。”

“你是说你听到枪声?”马格雷加变得颓然无奈。“这太好了,刚才为什么没提这一点呢?”

“我根本没听到枪声。”格拉特小姐立刻纠正说:“我希望你说话要慎重些,你应该镇定地听我说,昨晚有一辆车子驶进这条死胡同,而转角处只有我们这一家。但我并没有听到枪声,因为电视上正播西部影片,时常出现射击的镜头。”

“等一下。”虽然很不满意格拉特那种狂傲的态度，可马格雷加已顾不得那么多了，只是全神贯注地推断整个案情：“你住在最内侧的房间，如果听不到休息室传出的声音，又怎能听到车声呢？”

“我可没说我听到车声。”格拉特小姐语气不善地回答。

“那么你看到车子喽？”

“不！当时我正在房间看电视，由于画面忽然模糊，所以猜想一定是车子经过，使电波受到干扰而引起的。不久，可能对方关掉引擎，所以画面恢复正常，可是大约十分钟后，当车子的引擎发动准备离去时，画面再度模糊。”

“一定是参加宴会的客人之一。”格拉特小姐自信地说：“因为星期天下午客人们开车离去时，也出现同样的现象。”

“可干扰电波的东西不只车子一种。”马格雷加问道。

格拉特小姐顽固地说：“不可能的，当下午与晚上电视画面所出现的模糊完全相同，我还记得星期天下午我正在看电视转播的曲棍球赛。其实，只要调查这些客人的车子中，哪一辆能使电视画面出现同样模糊的现象就可以，如果你觉得这项工作苏格兰场的警官难以进行，我可以替你们办。”

幸好此时德瓦探长又坐直了身子，他微笑地注视着格拉特小姐，冷不防冒出一句令人惊愕的话：“你这里有热咖啡吗？”

格拉特小姐虽然想向这位肥胖的探长挑战，但一番思索后，终于怯弱地说：“我立刻去准备。”

德瓦探长朝着格拉特小姐离去的背影说：“再加块蛋糕当然更好。”

他回头看马格雷加：“真是有求必应。”

他忍不住大笑起来。

德瓦探长脸上洋溢着令人嫌恶的笑容。“看来你对这女人莫可奈何。”

“一个令人反胃的老太婆。”马格雷加不高兴地说。

德瓦探长伸了伸懒腰，“那个女人说的也对。”

“探长，我觉得她的判断错误。”

“为什么你这么肯定？”

马格雷加不愿加以反驳，因为他发现格拉特小姐的推断能力并不亚于德瓦探长。

“例如那支可疑的枪，虽然只有参加宴会的人知道休息室里有枪和子弹，可也不能据此一口咬定凶手就是其中的一个，或许是别人以那把枪杀死他的。”

德瓦探长搔搔头，“你说这起凶杀案是临时起意吗？”

“当然也有可能是预谋，不过休息室里既然有枪，因此，我认为有可能是凶手临时起意。”

“呃！”德瓦探长似乎没耐性仔细推敲。

“格拉特小姐提到昨晚有人驾车前来，或许与本案有关。”

“就时间上来判断或许如此。”德瓦探长说：“而且和法医的鉴定也相符合。”

听到德瓦探长已得知验尸报告，马格雷加微微感到惊讶。

“探长，那只是最初的推断。”马格雷加说：“有些凶杀案要经过法医解剖后，才能确定死亡时间。格拉特小姐认为那辆干扰电波使得画面模糊不清的车子，是查出凶手惟一的证据，但使电视画面模糊的原因很多，而且我听说使用电动刮胡刀时，电视影像也会模糊……”

德瓦以轻视的眼神看了马格雷加片刻后说：“其实也可针对这点来调查。”

“是的，探长。”马格雷加严肃地回答。

德瓦探长伸了一个懒腰说：“那你快去吧！”

“探长，有必要这么急吗？”

“你去吧！那女人由我应付。”德瓦探长傲慢地说。实际上，他是为了独享两份点心。

德瓦探长吃完所有食物后，不胜遗憾地看着眼前的杯盘叹了口气，然后回头看了一眼格拉特小姐。

格拉特小姐也摆出反击的气势。她已大略了解德瓦探长的能力，也明

白他那令人作呕的打嗝声及狼吞虎咽的吃相,是令人失去戒备的高明手段。

没想到德瓦探长却道出了一句毫不相干的话,“夫人,洗手间在哪儿?”

格拉特小姐莫可奈何,只好默不吭声地带这位不受欢迎的人物到楼下的洗手间,然后自己再回到休息室。

好一阵子,德瓦探长总算回来了,“喝咖啡的缺点就是会找不少麻烦。”

说完,慵懒地坐下,面带笑容,说:“不过现在舒服多了。”

格拉特小姐拼命地压抑激动的情绪,她故作冷静地问:“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忙?”

但德瓦探长似乎不愿失去这位旗鼓相当的对手,一面四处找烟,一面亲切地说:“要去写生吗?”

“是的,我从事广告设计。”

“哦!难怪楼下洗手间尽是风景明信片。”德瓦探长接着说:“是否艺术家的作风都与常人不同?”

“或许吧!”格拉特小姐勉强应答,其实,她最不愿意谈到洗手间那些风景明信片。

“我觉得贴风景明信片要比贴壁纸效果甚佳。”德瓦探长肯定地说,他正为找不到烟抽而苦恼。“而且比铺磁砖还经济。”

“这只是个人喜好不同罢了。”格拉特小姐平板地回答。

德瓦探长若无其事地说:“好像缺了一张……”

格拉特小姐猛然抬头,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冲到楼下。

不久,她怒容满面地回来,“究竟是谁在恶作剧?”说完,便开始在橱柜里搜寻。“一定是前来参加宴会的客人干的,正好剥掉内侧墙壁正中央的那一张。目前我无暇去换壁纸,只好先找另一张来代替,虽然彼德要我把多余的明信片收好,可是……”

“我想那张明信片一定很精彩吧!”德瓦探长打趣说:“你家大概有不少让人销魂的明信片吧!”

“笑话,我家哪来那玩意?”格拉特小姐用力拉开抽屉,“那是一张美丽

珍贵的明信片，图上是一位身穿农民服装的意大利少女，最吸引人的是那件刺绣的裙子。”她接着说：“那是难得一见的明信片，而且，从邮戳上可以知道是从意大利寄来的。”

平时从不把时间浪费在问话上的德瓦探长，为了打发无聊，只好接着问：“寄件人是谁呢？”

“我没有偷看别人明信片的习惯。”

德瓦探长那毫无血色的脸，露出令人嫌恶的笑容，“我想你的语气可以缓和些。”

“是你这么问，我才这么回答，其实根本没有寄件人的姓名……”格拉特小姐脱口而出，又猛然闭上嘴。

“明信片上只有戳印，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德瓦探长等着对方继续说下去。

“里面大致是说：‘如果我俩长相厮守，那该多好！但愿你也和我一样，内心正如一把火燃烧着’。”格拉特小姐故意翻箱倒柜，寻找一张替代的明信片。半晌后，她收拾好杯盘径自离去。

不知不觉，他又沉沉睡去，直到被马格雷加唤醒。

他睁开朦胧的睡眼，一时竟不知自己置身何处，而马格雷加却迫不及待地报告这段时间的行动，说已转告交通科，要求苏格兰现场的警官将所有办案的警车加以整理，使其不会干扰电波，同时召集参加宴会的客人，准备在当天下午接受德瓦探长询问。

“别开玩笑。”德瓦探长慌忙推卸责任，同时眨着睡意犹浓的眼睛问：“对了，现在几点？”

多年的经验，使马格雷加知道此刻如何回答：“探长，离此地不远有一家供应午餐的餐厅。”

下午似乎过得特别快，马格雷加更加肯定自己当初悲观的判断是正确的——涉嫌人都已接受过调查，可情况并不理想。

霍卡斯医生看来已不久于人世，根本无法杀人了，他的女儿巴莉达也有当晚不在现场的证据。

当两人进入巴格雷·里斯家的客厅时,马格雷加还不了解德瓦探长的构想。里斯是位经验老到的律师,因此当马格雷加对他夫人问话时,她也只是回答“是”或“不”等简单的字眼。

德瓦探长心情越来越沉重,为了拖延时间,他接着问里斯夫人是搭何种交通工具参加宴会的,对方却回答是步行。

当他们来到德丝里女士家时,德瓦探长已现出疲态。当德瓦问起凶案时,她辩驳说自己当时被三位男士请去表演节目,因此星期五下午直到夜晚都有不在场证明。

“时代进步了,我们女人也必须具有绅士风范。”

当探长问她为何要参加只供应葡萄酒、乳酪的宴会时,她面无表情地回答事先并不知道会是这种情况。

德瓦探长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德丝里家时忍不住大叫道:“我快受不了了!”

马格雷加也有同感,但他仍然希望德瓦探长有始有终,于是他要求道:“探长,忍耐点,只剩下一家了。”

加塞夫妻表现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对问话只是一味地回答:“不知道”“没听到”,甚至回答:“真可怕”

史普吉轻声说:“说起来真不好意思,我一回来就呕吐。”

“垃圾桶还在浴室呢!”洛德尼紧皱着眉头对马格雷加说:“幸好我有一个强壮的胃,要不然也会像她一样。沙塔那家伙真差劲,竟然供应那么拙劣的酒。”

在马格雷加笔录时,德瓦探长默默不语地埋坐在椅子上。当发现探不出任何线索,也得不到任何茶点时,决定不再多费口舌。

但他又不肯轻易作罢,于是在加塞夫妻送他们到门口时说:“今天只是例行调查,等掌握了线索,必再登门拜访。”

“好的。”洛德尼笑逐颜开,“你们不是还要检查弹痕、解剖尸体吗?”

德瓦探长发现本案的涉嫌人都不好惹。“相信我们会再来的。”德瓦探长说得很肯定,“你们休想逃到国外。”

“如果不放心，可以扣留我们的护照呀！”史普吉镇定地说：“这样我们不就寸步难行吗？何况我们今年已到海外旅游过。”

德瓦探长感兴趣地问：“哦？你们到哪里旅游了呢？”

“到阿玛菲旅行两周。”史普吉脸上浮出自我陶醉的神情，伸手扶住丈夫的手臂说：“那是个好地方，你说是不是呢？”

当德瓦探长与马格雷加一起回到巡逻车后，探长立刻问：“阿玛菲在什么地方？”

“意大利，在罗马南方，探长，你是否有什么新发现？”

德瓦探长拍拍巡官的肩膀说：“嗨！到你家喝杯茶？”

巡官讶异地说：“回到局里不就有茶喝了吗？”

德瓦探长只好吩咐巡官加快速度开到当地警局。

“在我休息时刻，”德瓦探长转身对马格雷加说：“你去申请逮捕令。”

“逮捕令？”马格雷加愕然失色，“要逮捕谁呢？”

“就是刚才那家伙，难道你没发现吗？”

“洛德尼？为什么逮捕他？”

“因为他杀人，你真是迟钝得让我失望，这件事连三岁小孩也会分辨出的。”德瓦探长又以缓和的语气说：“被害者喜欢将他人寄来的明信片贴在一楼的厕所墙上。”

“真的吗？”马格雷加问。

“案发当天下午，一名参加宴会的客人上厕所时，将墙上其中一张风景明信片撕下。”

马格雷加插嘴说：“探长，请说详细一点。”

“我真拿你没办法。”德瓦探长低笑出声，但马上正色说：“你知道吗？被害者是……”

“探长，他是沙塔·洛夫斯基。”

“你应该知道他浪荡成性的吧？我问你，如果你发现妻子在风景明信片上写些淫荡内容寄给别的男人，你会怎么做？”

“探长，请等一下。”

“死者的姨妈记得那张被撕下的明信片是从意大利寄来的。她还记得里面的内容 ,上面没有签寄件人姓名 ,但如果是你太太写的 ,你应可认出她的笔迹吧 ?那是一张珍贵的明信片 ,贴在墙上很显眼。”

“难道你只凭一张从未见过的明信片就逮捕洛德尼吗 ?”

德瓦探长不以为然地说 :“你太笨了 ,很明显是参加宴会的客人之一将那张风景明信片撕去 ,这不是很合理的推断吗 ?”

“那也并不一定是洛德尼撕的。”

“明信片是从意大利寄来的 ,寄件人一定是他妻子。”

马格雷加立刻答道 :“但也有可能是别人撕的呀 ?”

“确实 ,可除了洛德尼外 ,谁会撕下风景明信片而又杀死沙塔呢 ?”德瓦探长疾言厉色地说。

“探长 ,沙塔的几位朋友也参加宴会 ,可能是其中一位看到明信片内容后 ,因嫉妒而萌生杀机……”

德瓦探长义正词严地说 :“你又判断错误了 !明信片是贴在一楼厕所内侧墙壁的正中央 ,一定是男人撕下的 ,这一点你应该明白吧 ?参加宴会的男士有三人 ,年事已高的霍卡斯先生及十六岁的威比安不可能是凶手 ,因为他们都无法开车 ,因此可以判断凶手是洛德尼 ,你快点行动 ,吩咐人检查他的车子 ,只要他的车子会干扰电波 ,影响电视画面 ,凶犯就呼之欲出了。”

马格雷加哭丧着脸说 :“探长 ,难道你真的相信格拉特小姐的证词 ?”

“她是个直肠子女人 ,即使要她上法庭作证 ,她也泰然自若的。”德瓦探长靠在椅背上一边说 :“她绝对不会推翻自己的证词 ,而且……”为了怕被别人听到 ,他压低声音说 :“而且那女人作证绝对可靠 ,我们可以把洛德尼的车子稍微动点手脚 ,让它可以干扰电波 ,影响电视画面 ,这并非坏事 ,你了解我的意思吧 ?而且这件事轻而易举 ,只要倒些酒在引擎上便可完成。”

马格雷加顽固地说 :“探长 ,我还是不同意你的看法 ,虽然你一直认为那张风景明信片是最重要的线索 ,但这不能证明是男人撕下的……”

“我简直是对牛弹琴。”德瓦探长大声说 :“真是朽木不可雕 !那张风景

明信片是贴在厕所内侧墙壁正中央,也就是马桶正上方,刚好与眼睛平行,你该了解了吧?女人如厕都是坐着,根本不必面对墙壁,所以只有男人才会注意到那张明信片。”德瓦探长以轻视的眼光看着马格雷加,“你再笨,不可能连这一点都想不通吧?”

“洛德尼就是看到那张风景明信片的内容,才知道妻子红杏出墙,所以回家后让妻子服下安眠药,再开车到沙塔家作案。现在你都明白了吧?”

德瓦探长自得地说。

经典悬念 愿

害羞而孤独的查理·威尔斯,经由电传打字爱上了迷人的密莉——全世界因而濒临危机边缘……

〔美〕乔·哥尔斯:生于美国明尼苏达的罗彻斯特,在诺特丹大学、斯坦福大学专攻英国文学。毕业后,在旧金山开了一家私家侦探社,长达十二年之久。后来在著名的推理小说评论家巴加的劝告下,写下第一篇短篇小说《梅菲德事件》,发表于1951年12月号的《埃勒里·奎因侦探杂志》,自此始开推理小说的写作生涯。1954年,分别以《抢劫者的时刻》和《再见,霍浦斯》,分获爱伦坡长篇小说新人奖和短篇小说奖。

达令,我爱你

查理·威尔斯的情人密莉·奎因,是个天才的打字员,但进行得并不顺利,但他毕竟学会了这项技能。

当查理·威尔斯停止联系电传打字时,若说还有什么打破这下班后之国防部的寂静,就是电传打字机本身那奇妙的震动声,以及远处清洁妇搬动水桶的声音了。

查理瞄了电传打字机旁边的练习簿一眼,再次以细长的手指敲打键

盘。黄色的纸不断拉长,文字又出现了。

查理总算与电传打字机取得协调了。

查理身材瘦长,有着略显神经质的嘴形和幻想家的眼神,是个孤独的男子。他那又瘦又长的腿,就像窝在笼子里的鸡脚。他每天晚上在国防部办公室练习电传打字时,比上午在训练中心练习的时间来得长。在训练中心,一位女秘书教导他们,受训者达二十多人,只有他是男性,他几乎没机会向那女老师讨教。

像是要唤起注意般,电传打字机上的通讯铃突然响起。那是一种警告,表示将有电报进来。查理心中交战了一会儿,终于将开关从“练习”切到“接收”的位置,于是,他变成隶属于安德烈上校陆军部武器技术联络处的电传打字员了。在这个职位上,他必须熟悉发信和收信。他打出下面的字:“这是原维原艾尔原六六一原请原通话”

翻译成一般用语时,这句电报文的意思是:“这里是维吉尼亚州艾灵顿,呼叫号码六六一,请开始通讯。”查理看一下手表,正是晚上十点整,这架电传打字机是与民间业者连接的商用通讯机,到底是哪家民间公司在这个时间发信呢?

像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似的,机器又跳出字母来。

“重复”

查理吓了一跳,这是什么玩笑!是某个人的名字?还是一种暗号?后面没有其他文字,因此他提出发问。

“身份原请原答复”

对方发回下面的电文。

“重复原你原重复原查理原威尔斯”

查理手忙脚乱地切断开关,关上机器,豆大的汗珠沿着脸颊滴落。究竟是谁知道这个羞怯而笨拙的查理,为了排遣孤独,到了深夜仍在练习电传打字?

究竟是谁?罗嗦的麦克·菲上校属下的文书课长吗?不,不可能!他是那种枯木般缺乏幽默感的人。安德烈斯上校本人吗?似乎不像。女秘

书吗？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温斯顿博士吗？这个统计学者说过，他最畏惧比打字机复杂的机器。

愤怒而焦躁不安的查理别上证明身份的塑胶徽章，以免受到警卫的盘问，匆匆回家去了。

第二天，查理专心工作着。国防部认可两种武器解除机密限制的公文，使他的心情宽松多了——下班时间时，那罗嗦的上司麦克·菲叫住查理，他居然不感到害怕。

“威尔斯，桌上的机密文件要收拾好。”

麦克·菲蓄着短髭，顶着稀疏的白发，玳瑁框的眼镜后面，是一对无精打采的眼睛，总使查理认为他像一只兔子。他像兔子一样神经质，而且有一种恶劣的习惯——心情不佳就猛抽鼻息。

“先生，我一直按您的吩咐做事啊！我会做得很好的。”

“每天晚上都由我签字，所以办公室中若是留下机密文件，必须由我负责。”

“是的，请不要担心。”

广场斜坡旁边，是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国防部自助餐厅。查理在那儿吃饭时，突然觉得心神不宁。麦克·菲那娘娘腔的老糊涂，不过是个小小的文书课长罢了！但是，那个老家伙享有特权，他在任用的文官中，地位最高。

查理慢吞吞的喝着第三杯咖啡，好像在消磨时间。他一直到抽完了第四根烟，才认清自己似乎畏惧返回办公室。如果又有那种呼叫——管他的！他才不想放弃这个专心练习的时间。

连续两个小时里，他那柔软的指尖不停地敲打键盘。当手表的时针指向“十”时，电传打字机的通讯铃又响了，他无法忽视它——虽然当他按下开关时，手有点发抖。

“这是 原维 原艾尔 原六六一 原请 原开始 ”

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哈罗 原查理 原威尔斯 ”

查理愣了一下，开始回电。

“哈罗 原这是 原查理 原你 原是谁 ”

“我是原密莉原在 原华盛顿 原上班”

密莉？这个名字从未听过，他觉得很奇怪。

“你原怎知原我的原姓名”

“你来原我原办公室原一次原调查原结果原你是原打字员”

查理想询问对方的工作地点，但线路突然中断。

在回家的路上，他不断告诉自己，这显然是一出恶作剧。但是他又想对方为何知道自己的作息时间？若有下一次，怎么办？

第二天晚上，他一直守在电传打字机旁边，直到半夜才回家，但并无电讯进来。

星期三，没有动静。

星期四，依然没有消息——果然有人恶作剧。

星期五，他原想去看电影，但是不知何故，却又留了下来。晚上十点整，铃声打破了国防部大厦的寂静。在华盛顿某处的密莉，透过迷宫似的电线与电子回路，与查理联络上了。

一接通机器，查理的羞怯就消失了。他打算询问密莉办公的地点，于是，他大胆提出问题。

“密莉原你原是否原可爱”

“我原上司原认为原如此原但原我原不以为原这是原女孩原的 原一切”

“那原当然”

“我原高兴原因为原我原喜欢原认真原野心原男子”

“我原正是原认真原野心原男子”

“那么原你原为何原坐原自己原位置原不坐原麦克原菲原位置”

他觉得很奇怪，问道：“为何原坐原那个原位置”

“如果原（犯罪调查部）原安全检查原发现原麦克原菲原一件大事原你原就能原坐原麦克原菲原椅子”

查理正想说明关于机密文件的事，密莉又发话了。

“但是原勿原随意原运用原整人原机会原下周原联络原达令”

密莉称他为达令！她的上司认为她是个可爱的女孩！

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查理连华盛顿的闷热也丝毫未觉。车子经过纪念碑时，望着自己映在窗玻璃上的那张马脸，觉得不再像以前那般愚蠢了。

查理·威尔斯不再孤独了。星期二晚上，与密莉作了长达十五分钟的愉快交谈——电传打字交谈——后，查理看见对侧那栋大楼里，有两个身着便服的年轻人。迅速地穿梭于各个办公室间。他立刻判断出那是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或国家安全局的保安人员。实际上，那是陆军部犯罪调查科的保安人员，已在调查是否有人违反机密文件规则。

查理像梦游般返回办公室，打开机密文件保险柜，取出一份边缘为黄色的文件夹，上面有“极机密文件”字样——那是订有契约的承造飞弹公司作的记录，即钢铁疲劳度和应力率的修正数字。他用力关上保险柜，将文件夹插入麦克·菲桌上的“已批”公文箱中。接着，熄灯返家，根本没有考虑自己做了什么事。

两天后，那个安德烈斯上校，突然走进他办公室。

“你听到麦克·菲的事了吗？”

“好像与机密文件有关，可是——”

“这不是谣言，这是不可饶恕的事实！安全人员在下班时间后，发现麦克·菲桌上放着‘极机密文件’的文件夹。”

查理说：“上校，我想这只是一时疏忽，麦克·菲先生——”

“我知道！”上校那张严肃的红脸，仿佛在那三列并排的勋章上晃动着。“但这种一时疏忽，却严重影响了我的考绩。”

“我很了解您的困扰。”

“威尔斯，事实就是事实。我还有三年就要退休了，上面曾说要升我为准将，这下可好了，我属下的人员出这种纰漏——”

上校走到窗边，用鞋尖敲打地面。他的眼睛望着外面，继续说：“威尔斯，你几乎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倘若你仔细检查办公室——尤其是麦克·菲——的桌子，就不会出问题了。在这段考核工作成绩的时期，你一定要记

着我的话。”

对于麦克·菲因违反保安规则而受严厉处分的事,查理觉得有点内疚,但密莉却认为他的行为很正当。

“达令 原我 原相信 原你 原为了 原国家 原办公室 原我们 原做 原正确 原事情”

“达令”是他们之间的称呼,但查理仍然不知道密莉姓什么,住在何处,以及上班地点。透过机器,两人虽不曾见面,却达成了心灵契合,而且双方的感情继续滋长。

有时,查理向密莉请教关于“诗”的问题。他发现密莉对有关波普和杜雷顿的双韵诗的数字资料,记得非常准确。密莉坦承自己从未到华盛顿的画廊参观过,但是双方就美术的问题交谈时,他觉得她似乎比较喜欢立体派的作品,至于在音乐方面,密莉也偏向于现代派的作品。

七月底,查理发现自己坠入爱河中了。

八月的一个夜晚,华盛顿上空没有一朵云,密莉又呼他了。她告诉他,最近陆军部武器科要进行“职务分类档案”再检查,同时提出下面的问题:“如果 原检查者 原判定 原麦克 原菲 原职务 原多余 原会 原如何”

“也许 原节约 原经费 原裁掉 原他”

“我 原想 原这是 原扫开 原朽木 原机会 原达令”

查理已注意到,在自己将麦克·菲的地位弄到手之前,是无法得到她的。那并不难,大家都说:“你有升迁的资格。”只要在职务分类检查前,将那份文件弄到手,再把麦克·菲的大部分职务写入自己的职务表中即可。

要完成此事,需要三个星期。

首先,必须以他人的名义,弄到同类的表格。其次,悄悄的将那份文件弄到手。接着,将它重新写过,替换原有的那份。

他将自己所做的事告诉密莉时,有点洋洋自得。经过一段漫长的沉默后,电传打字机的震动声再度打破沉寂,电讯进来了。

“达令 原我 原爱 原你”

一连好几天,查理无论在休息、上班,或做梦中,都反复念叨着这句话。

他不曾见过她 ,不曾触摸过她 ,不曾听过她的声音 ,更别提将她搂在怀里了。但他依然爱她 ,而她也如此表示。

“达令 原我 原爱 原你”

办公室的作业慢得可怕 ,但在世界棒球赛开始时 ,上校终于将查理叫进办公室。当他转过脸 ,面对查理时 ,眼神亲切而和善。

“威尔斯 !”上校以练兵场上的洪亮声音说 :“还记得我在两、三个礼拜以前 ,要求你做的事吗 ?关于那个突击检查 ,我曾向你暗示过的。”

“是的 ,上校 ,我记得。但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出于职务上的责任感 ,绝不是期待个人的升迁。”

“我也这么想 ,威尔斯。在这次职务检查中 ,我——呃 ,这么说吧——在一两天内 ,我想给麦克·菲先生一张强迫退役令。”

“这——这真令人感到意外。”

“威尔斯 ,不必同情他 ,朽木就是朽木 ,我们必须将它扫开。你出去后 ,顺便叫他进来吧 !”

当天晚上十点 ,查理正忙着将这个兴奋的消息通知密莉时 ,那名老兵却在一间雅致的小平房中 ,准备向这个世界告别。

“是霰弹枪 !”第二天早上 ,秘书以幸灾乐祸的口气说 :“他把枪口含在口中 ,用脚趾扣动扳机 ,他的尸体一定炸得粉碎 !”

“他——他没留下遗书 ?”查理极力压抑那股恶心感。

“他太太说 ,他口中喃喃念着‘收拾朽木’什么的 ,走进书房 ,没多久就听到砰的一声——。”

查理溜进男子盥洗室中 ,难过得无法自制。他用冷水漱口后 ,凝视着映在镜中的脸——这阴险而冷酷的眼光是我的吗 ?曾经喜欢阅读济慈、雪莱诗篇的查理·威尔斯 ,竟有着这种残忍的下巴吗 ?

他渴望得到密莉的支持 ,肯定自己做得正确。但那天晚上 ,密莉没有呼叫他。

第二天晚上 ,依旧没动静。

第三天晚上 ,麦克·菲举行葬礼 ,查理打电话请了病假 ,在狭窄的公寓

里捱过一个漫长的下午。若是知道她的联络处就好了！他曾经从抽屉取出一枝三二口径的手枪，凝视许久。

他究竟怎么了？他的行为，就像组长自杀后第三天，也随之自杀的那名宣传组的年轻副官。又像空军部法律部那个弄到上司的职务后，突然自杀的年轻律师。

查理连忙把手枪塞回抽屉——这种想法是背叛密莉爱情的行为。今天晚上，她一定会呼叫自己的。那时，一切都好了。

他渴盼着十点的通讯。在走向国防部途中，他开始回想首次通讯的那个奇妙的夜晚。密莉曾说：“调查结果，你是打字员。”而在职务分类检查之前，她又透露：“最近陆军部武器科要进行职务分类档案再检查。”能够获得这类情报的机构只有一处，就是国防部统计资料室。

查理想到这里，十分兴奋。不错！自己的资料曾经输送过去。在那里，有关国防总部的一切资料都被分类，输入四楼机械室的电脑中。那里一定也有电传打字机，所以密莉可以在下班后，利用电传打字机与他联络。

九点四十五分，查理所坐的计程车在宪法大道停下来，他下了车，发现大厦的警卫靠在椅子上打盹。他撬开一楼的窗户，穿过走廊，爬上楼梯，警卫仍在呼呼大睡。爬到三楼时，查理停了下来，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如果她不在那里，我绝不可以失望，就算我找对了办公室，她今晚也不一定留在那里……

接着，他马上听到那个声音。很微弱，但的确是敲打键盘的声音。他看看手表，正好十点，密莉正在与自己联络！

现在他来到机械室门外了。密莉就在里面！

她是金发吗？身材高不高呢？漂亮吗？查理一无所知，但是他并不在意。他只知道自己需要她。

他用力推开门，摸索着墙壁，打开电灯开关。

电传打字机的声音立即安静下来，头上的日光灯也在同一时间亮了起来，照亮整个机械室。

“密莉！”他轻声呼唤。

密莉没有回答。

查理绕过隔间，操作者的椅子向后拉开，好像有人在匆忙间离去，来不及塞回去。地板上残留着印有口红痕迹的烟蒂。已经打好字的黄色纸张，从机器后方的卷筒下垂下来，大约三尺长。

然而，隔间里空无一人。

灵巧的密莉！一定是听到脚步声，躲到电脑后了。若是上司发现她私自使用电传打字机，她就糟了！

“达令，出来吧！是我啊，是查理！”

他仔细地检查电脑柜后面，甚至上面、下面。

电脑之外还是电脑，除了电脑以外，什么也没有。

查理静了下来，挺直上身，露出一种无法相信的神色。房中再也没有可供躲藏的地方了，只有放置着十几台大型电脑——能精确地复制人类精神中最精妙的思考过程的东西——的空间。旁边有无数的电线，足以传达人脑思考的一切。

这些机器都处于操作状态，并未因下班而停止。从各式各样的资料中，这些机器可以小心地进行选择，选出像查理——孤独、浪漫而充满野心——一样，易为自己的升迁和爱情动心，无视于道德和良知的人。像他这种人，一旦失去了密莉藉电传打字传达的保证，就会陷入终极的绝望和犯罪意识中，而回到前些天下午所计划的途径上。这种刻意设计的杀人手法，只不过是小小的技巧，而在其背后控制思想者，也仅是指尖运动的练习而已。

查理开始移动，以探索的眼光环视室内，突然，他惊呼一声——在电传打字机旁，有一架镶着两只眼睛似的红灯的巨大长方形电脑。那两只红灯冷冷地望着他，似乎流露出轻蔑的神色。电脑后面的墙上，贴了一张小纸条，写着一个名字：“密莉”。

突如其来的，查理·威尔斯像发疯般，狂暴地肆虐着。他抓起电传打字机操作员的座椅——下班后，那人匆忙离去，没有将它塞进去——猛击电脑！两只红灯突然像燃烧般，变得鲜红可怖。当卡片输入口上面的玻璃被

打碎时 ,冒起一阵黑烟。好像用拇指去挖对方的眼球一般 ,他用椅子——已经毁坏了——的一足 ,刺入闪闪发光的灯眼里。一阵哀叫——如同人类感情爆炸的嘶喊后 ,润滑油从机器侧面喷出 ,像女子手臂受伤流出的血液。

他放下椅子——机器的重要部分都被牢固的金属覆盖着。电脑静下来了。查理飞奔到电传打字机前面 ,十指像利爪般弓立着 ,眼睛则闪现着吓人的光芒——似乎觉悟出无法避免的命运 !

一定得向全人类发出警告 !

“这是 原华盛顿 原操作员 原请 原通话 ”

“我 原要 原召集 原会议 ”

“那种 原会议 原请 原说出 原号码 ”

“全 原世界 ”

“是的 原但 原没有 原这种 原号码 ”

“拜托 原必须 原与 原一切 原人类 原联络 ”

这时 ,被他刚才的狂暴举动惊醒的警卫 ,带着手枪冲上来了。

“住手 !”警卫叫着 ,“离开机器 !”

查理转过身 ,眼睛射出狂乱的光芒 ,吼着 :“你不知道吗 ? 它们要征服我们了。”

警卫注视着查理那张扭曲的面孔 ,瞬间明白了。他以在 云阳暑期训练营中学到低射击姿势——上身侧转 ,成为最小的目标 ,膝盖微弯 ,握着手枪的手臂咻然伸出。于是 ,查理的胸部中了三发四五口径的子弹。他呻吟一声 ,趴在电传打字机上——“这是 原华盛顿 原操作员 原请 原呼叫 ”

查理无法回答 ,他已死了。

警卫站直身子 ,擦掉脸上的汗——幸好受过 云阳的训练 ! 这名男子不是外国间谍 ,就是疯子 !

混乱过后 ,被急忙请来的组长仔细地检查机器。大约一个小时后 ,完全修整妥当。他告诉警卫 :“这家伙对电脑一无所知 ,是不幸中的大幸。否则 ,国家又要花费数百万万元 ,来更换这可怜的孩子了。”

“啊 !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警卫颇有同感。“这家伙的动机不知道是

什么。不过 ,他好像很憎恨电脑。”

“幸好重要部分没损伤。人怎能憎恨或爱一部机器呢?”

组长关了灯 ,慢慢走下楼梯。事实上 ,他对这些机器也怀有一份抽象的感情 ,这些机器是人类创造物中 ,最美妙、最复杂的一种。以那架受攻击的电脑为例 ,也有使用一千三百万种情报的能力。借着这种奇妙的机器 ,将可开发出多少惊人的技能啊 !

他们离开后 ,在一片漆黑中 ,那架电脑上的灯又亮了。鲜红的光芒明亮而稳定 ,然后 ,又发出那令人发狂的震颤声。

在静无一人的机械室中 ,电传打字机又开始运转了。它打出呼叫查理·威尔斯的号码后 ,紧接着的是查理无法忘怀的一个字——“达令”。

这架电脑——密莉——开始口述。

“达令 原我 原爱 原你”

经典悬念 员

退役的近卫军骑兵少尉玛尔克·伊凡诺维奇·克里亚乌左夫遇害了,可几天后,侦讯官尼古拉·叶尔莫拉耶维奇·楚比科夫和他的办事员玖科夫斯基,却在一直感叹“他”是个好人的警察分局局长家的浴室里找到了得意洋洋的他……

[俄]契诃夫(1860—1904),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

契诃夫出生于小市民家庭,父亲的杂货铺破产后,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1884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1889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境界。

瑞典火柴 员

1925年10月20日早晨,某县第二区警察分局办公室里,走进一个装束考究的青年人,报告说:他的东家,退役的近卫军骑兵少尉玛尔克·伊凡诺维奇·克里亚乌左夫,遇害身亡。

青年人双手不住发抖,眼里充满恐怖。

“您是什么人?”局长问他。

“普塞科夫,克里亚乌左夫庄园的总管。”

分局长和证人来到出事地点。

消息不胫而走,正巧这天是节日,附近各村的人纷纷赶来,到处是嘈杂声和谈话声。克里亚乌左夫的卧室房门,是锁着的。里边,锁眼内插着钥匙。

“显然,坏人是从窗口爬进去的。”普塞科夫说。

他们走进花园,卧室窗子正对着花园。窗上挂着绿色窗帘,褪了色。窗帘一角略微往外掀起,这就使人看得见卧室里面。

“你们谁在窗口往里看过?”分局长问。

“没人看过,老爷,”花匠叶弗烈木说。他是个身材矮小、头发灰白的小老头,“大家的腿打哆嗦,顾不上看了。”

“唉,玛尔克·伊凡内奇啊!”分局长瞧着窗口叹道。“我早对你说过,放荡不会有好下场,你就是不听!”

“多亏叶弗烈木,”普塞科夫说,“今天早晨他来找我,说‘为什么东家足足一个星期没走出卧室了!’他说出这句话,就像迎头给我一斧子似的,立刻有个想法在我心里一闪,他从上星期六起就没露面,今天是星期日。七天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可怜的人!”分局长又叹道。“挺聪明的,受过教育,心眼好,可就是放荡,祝他升天堂吧!斯捷潘,”局长转过身去对证人说,“你马上坐车到我家去,打发安德留希卡去找县警察局长,向他报告一声!你再到乡村警察那儿,叫他到这儿来!然后你赶快去找法院侦讯官尼古拉·叶尔莫拉伊奇,要他到这儿来!慢着,我来给他写封信。”

分局长给侦讯官写了封信，随后到总管家去喝茶。

“是啊，”他对普塞科夫说。“他是贵族，又是富人，是上帝的宠儿呢。可结果怎样？一事无成！酗酒啊，放荡啊……”

过了两个钟头，侦讯官尼古拉·叶尔莫拉耶维奇·楚比科夫坐着马车来了。他是个高大结实的老人，以为人正直、头脑聪明、热爱工作而在全县闻名。同他一起来的，还有跟他形影不离的办事员玖科夫斯基。

“真有这事吗？”楚比科夫走进普塞科夫的房间，匆匆同所有的人握手，说：“玛尔克·伊凡内奇给人害死了？”

“上帝啊！要知道，上星期五我还在达拉班科沃镇的市集上见过他，还喝过酒呢……”分局长叹道。

大家喝下一大杯热茶，然后往厢房走去。

侦讯官走进厢房，考察卧室的房门——没发现特殊标记。

他们就动手撬门。

房门经不住长久敲击和劈砍，被打开后，侦讯官说：“警察，不准把人放进来！”楚比科夫、助手和分局长推开门，犹豫不决地走进卧室。他们的眼睛遇到如下一幅图景：

房里只有一个窗子，窗旁放着大木床，上面放着很大的羽毛褥垫。揉皱的羽毛褥垫上放着揉皱的被子。枕头丢在地板上，蒙着花布的枕套，也揉得极皱。床前小桌上放着一个银怀表和一枚二十戈比银币。桌上散乱地放着一些硫磺火柴。分局长往床底下看一眼，瞧见二十来个空酒瓶、一顶旧草帽和一小桶白酒。小桌底下丢着一只皮靴，布满灰尘。

侦讯官对房间扫了一眼，皱起眉头，涨红脸。

“坏蛋！”他嘟哝着。

“可玛尔克·伊凡内奇在哪儿呢？”玖科夫斯基轻声问道。

“别打岔！”楚比科夫粗鲁地对他说，“检查地板！我碰到这样的案情是第二次了。”

他转过身去，对分局长说，“在一千八百七十年，我也办过这样一个案子。您记得吧？就是商人波尔特烈托夫凶杀案。”

楚比科夫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到一边,小心地推了一下,窗子就开了。

“这个窗子开了,可见本来就没扣上……嗯!”

“地板上没发现什么东西,”玖科夫斯基说,“既没血迹,也没抓痕,只找到一根点过的瑞典火柴。喏,这就是!我记得玛尔克·伊凡内奇不吸烟,日常生活里用硫磺火柴,从没用过瑞典火柴,这根火柴可以作为线索……”

“哎,你就少说几句吧!”侦讯官摇摇手。

“一个劲儿唠叨他那根火柴!您与其找火柴,不如把床检查一遍。”

检查床以后,玖科夫斯基报告说:“没有血迹,也没别的斑点,新撕破的裂口也没有,枕头上有牙齿印,被子上有啤酒的气味……有根据认为床上发生过斗殴。”

“就是您不说,我也知道发生过斗殴!您与其找斗殴的痕迹,还不如……”

“这儿只有一只皮靴,另一只找不到。”

“哦,那又怎样?”

“可见他是在脱皮靴的时候给人活活闷死的,他还没来得及脱另一只皮靴,就……”

“夸夸其谈!您与其在这儿乱翻,还不如到花园里去检查一下……”

侦讯人员走进花园里,着手考察草地。窗前的青草已被人踩平。窗下沿墙的一丛牛蒡也已被人踩倒。玖科夫斯基在其中找到几根折断的小枝子和一小块棉絮。在上边的花头上找到几根很细的深蓝色毛线。

“他最近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玖科夫斯基问普塞科。

“黄色的,帆布的。”

“好。可见外来的人穿着蓝色衣服。”

他掐下几个牛蒡的花头,细心地包在纸里。这时候县警察局长阿尔契巴谢夫·司维斯达科夫斯基和医师丘丘耶夫来了。县警察局长同大家打过招呼,立刻去满足他的好奇心。医师却没同任何人打招呼,而且什么话也不问。他在树墩上坐下,叹口气说:“塞尔维亚人又闹起来了!唉,奥地利呀,这都是你干的好事!”

检查窗子外部 ,毫无所获。可检查草地以及离窗子最近的灌木丛 ,倒发现了许多有益的线索。比方说 ,玖科夫斯基在草地上发现一条又长又黑的地段 ,血迹斑斑 ,从窗口直通到花园深处。这条狭长地带在丁香花丛那结束 ,那儿有深棕色的污迹。在花丛下找到一只皮靴 ,同卧室里找到的那只恰好配成一对。

“这是很久以前留下的血 !”玖科夫斯基说。

医师听到“血”字 ,站起来 ,懒洋洋地膘一眼污斑。

“对 ,是血 ,”他嘟哝说。

“既然有血 ,他就不是闷死的 !”楚比科夫恶狠狠地瞧着玖科夫斯基说。

“他们在卧室里把他闷死 ,抬到这儿 ,怕他活过来 ,就拿一个尖东西扎他……”

“哦 ,这只靴子呢 ?”

“这只靴子进一步肯定了我的想法 ,他是在临睡前脱靴子时遇害的。”

“好厉害的推想力 ,瞧瞧您 !”楚比科夫冷笑一下说 ,“天花乱坠 ! 您与其发空论 ,不如取下点带血的青草供化验用 !”

检查完毕 ,把调查地点画下草图后 ,他们就动身到总管家去写报告 ,吃早饭。吃早饭时 ,他们谈起来。

“怀表、钱和其余的东西 ,都安然无恙 ,”楚比科夫说。“这跟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清楚 ,这不是见财起意。”

“这个案子是由有知识的人干出来的 ,”玖科夫斯基插嘴说。

“您根据哪一点得出这个结论 ?”

“那根瑞典火柴帮了我的忙 ,本地农民至今还没学会使用这种火柴。只有地主才使用这种火柴。至少有两个人 :两个按住他 ,另一个闷死他。克里亚乌左夫力气很大 ,凶手一定知道这一点。”

“假如他睡熟了 ,他的力气于他还有什么用 ?”

“他正在脱皮靴 ,那么足见他没睡觉。”

“老爷 ,”花匠叶弗烈木把茶炊端到桌上来 ,说 ,“干这件坏事的一定是尼古拉希卡。”

“非常可能，”普塞科夫说。

“这个尼古拉希卡是谁？”

“东家的听差，老爷，”叶弗烈木回答说，“他是个强盗，老爷！他又是酒鬼，又是色迷！平时他总是给东家送酒，服侍东家睡觉，不是他还是谁？老爷，有一回，这个混蛋在小酒店里夸口，说要把东家打死。这都是阿库尔卡惹出来的事，他们争夺一个娘们儿，他姘上一个大兵的老婆，可东家看中了她。得，他就……现在他醉醺醺地倒在厨房里哭，假意说他为东家伤心。”

“确实，为阿库尔卡这种女人是很容易动肝火的，”普塞科夫说，“她是个村妇，不过，她也真有点像娜娜，媚里媚气的。”

“我知道，”侦讯官说着，拿出红手绢来擤鼻子。

玖科夫斯基涨红脸，低下眼睛。警察分局长用手指头轻轻叩着茶碟。县警察局长开始咳嗽，不知什么缘故打开皮包翻东西。只有医师一人听到人家提起阿库尔卡和娜娜无动于衷。

侦讯官吩咐把尼古拉希卡带上来。

尼古拉希卡走进普塞科夫的房间，对侦讯官跪下去。他脸上带着睡意，泪痕斑斑。他喝醉了，站也站不稳。

“你东家在哪儿？”楚比科夫问。

“给人害死了，老爷。”

说完，尼古拉希卡哭起来。

“我们知道他给人害死了。可他的尸体在哪儿？”

尼古拉希卡扬起头来，伸直脖子，想一想。

“不知道，老爷，”他说，“我当时喝醉酒，记不得了。”玖科夫斯基冷笑，“你东家窗子底下怎么会有血呢？”

尼古拉希卡仰起头来，沉思不语。

“快点想！”县警察局长说。

“马上就想出来。那血是小事，老爷。我宰过一只鸡。我宰它一刀，可它一下挣脱我的手……”

叶弗烈木证明尼古拉希卡每天傍晚都宰鸡，不过谁也没见过那只没有

宰死的鸡满花园里乱跑 ,然而也不能绝对否认这事。

玖科夫斯基冷笑 ,“荒谬 ! 你跟阿库尔卡来往过吗 ?”

“我造过孽。”

“那么你东家从你手里把她勾引过去了 ?”

“从我手里把她夺去的是普塞科夫先生 ,东家是从他手里把她夺去的。”

普塞科夫神情狼狈 ,开始搔左眼皮。

玖科夫斯基目不转睛地瞅着他 ,不由得打了个哆嗦。他看见总管下身穿一条蓝色长裤。这使他联想到在牛蒡那边找到的蓝色细线。这时楚比科夫也怀疑地瞧着普塞科夫。

“你去吧 !”他对尼古拉希卡说 ,“那么现在 ,请允许我向您提一个问题 ,普塞科夫先生。您星期六晚上是在这儿吧 ?”

“是的 ,十点钟我同玛尔克·伊凡内奇一块儿吃晚饭来着。”“后来呢 ?”

普塞科夫心慌意乱 ,从桌旁站起来。

“后来……后来……说真的 ,我记不得了……”他支吾道。

“我喝了许多酒……记不得在哪儿睡觉 ,什么时候……”

“您是在哪儿醒过来的 ?”

“我是在仆人厨房里的灶台上醒过来的 ,至于我是怎么睡在灶台上的 ,我就说不清了……”

“您认识阿库尔卡吗 ?”

“认识是认识 ,也没什么特别的。”

“她丢下您 ,跑到克里亚乌左夫那儿去了 ?”

“是的……”

随后是可怕的沉默。玖科夫斯基一言不发 ,他尖利的目光紧紧盯着普塞科夫渐渐苍白的脸。沉默是由侦讯官打破的。

“我们 ,”他说 ,“该到大房子里去一趟 ,同亡人的姐姐玛丽雅·伊凡诺芙娜谈谈。”

楚比科夫和助手为早饭道过谢 ,往地主家的正房走去。克里亚乌左夫

的姐姐玛丽雅·伊凡诺芙娜是个四十五岁的老处女,见到客人们手里拿着皮包,帽子上有帽章,脸色顿时煞白。

“首先,我要表示歉意,因为我们破坏了您的祈祷情绪,”礼貌周到的楚比科夫行个礼,开口说。

“有人怀疑您弟弟被谋害了,您能帮助我们吗?”

“哎呀,不要问我!”玛丽雅·伊凡诺芙娜用手蒙住脸,“啊,不,不,关于我弟弟的事,我一句话也没有。”

两个侦讯人员面面相觑,耸耸肩,溜了出去。

“鬼娘们儿!”玖科夫斯基走出大房子,骂道。“看来,她知道点隐情,可就是瞒着不说。你们等着就是,魔鬼!”

傍晚,楚比科夫和助手,由白脸般的月亮照着,回家去了。旅程就要结束时,助手却再也受不住沉默,开口讲话了。

“尼古拉希卡跟这个案子有关系。从他那副嘴脸就可以看出来。可主犯不是他,他不过是被人买通的愚蠢工具,您同意吗?”

“随您去瞎说吧!谁认识阿库尔卡,谁就是凶手?您也亲近过阿库尔卡,莫非您在这个案子里也有份儿?”

“阿库尔卡也在您家做过一个月厨娘,可我什么也没说。问题,先生,不在于女人。问题在于下流的、卑鄙的、恶劣的感情。那个小心谨慎的青年人发现得手的不是他,您要明白,就一肚子不高兴。他爱面子,您要明白,他要报仇。其次,他的厚嘴唇强有力地说明他好色。您记得他把阿库尔卡比做娜娜的时候,他把嘴唇叭嗒得多响?这个坏蛋,欲火中烧!结果呢,自尊心受到挫伤,情欲没得到满足。这就足以使人动杀机了。两个已落在我们手心里,可第三个是谁呢?尼古拉希卡和普塞科夫按住他,是谁闷死他的?普塞科夫是个懦夫,尼古拉希卡不会用枕头闷死他,他们总是抡斧子,耍刀子。一定有第三者把他闷死……”玖科夫斯基沉吟不语。直到双轮马车驶到侦讯官家门口,他才开口。

“找到了!”他走进那所小房子,脱掉大衣。“早先我怎么就没想起来。您知道第三个人是谁?”

“别说了 ,劳驾 ! 喏 ,晚饭准备好了 ! 坐下吃饭吧 !”

玖科夫斯基给自己斟好一杯白酒 ,挺直身子 ,两眼闪闪发光 ,说 :“同坏蛋普塞科夫串通作案 ,把人闷死的第三者 ,是个女人 ! 对 ! 我说的是受害人的姐姐玛丽雅·伊凡诺芙娜 !”

楚比科夫把酒呛到气管里去了 ,他瞧着玖科夫斯基。

“您的脑袋出了毛病吧 ?”

“好 ,就算我神志不清吧 ,不过 ,我们一去 ,她就张皇失措 ,这您怎么解释呢 ?”

“这个旧教徒是出于狂热才把他弄死的 ! 啊 ,您可不知道这些老处女 ,旧教徒 ! 您该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

楚比科夫开始摇头 ,皱起眉毛。

“案子我自己会办 ,”他说 ,“到了该您抄写公文的时候 ,您就把我嘴里念的照记不误 ,这就是您的事 !”

玖科夫斯基涨红脸 ,砰的一响关上门 ,走了。

“他是聪明人 ,这个坏包 !”楚比科夫瞧着他的背影 ,喃喃地说 ,“只是头脑发热 ,劲头用得不得当。”

第二天早上 ,有人从克里亚乌左夫卡村带着一个年轻小伙子来见侦讯官 ,那人自称是牧人丹尼尔卡。他的口供很有趣。

“当时我喝多了酒 ,”他说 ,“我在干亲家里一直坐到午夜才走。回家的路上 ,醉醺醺地钻到河里洗澡。我正洗着 ,抬头一看 ! 有两个人在河坝上走过 ,抬着个黑糊糊的东西。‘呔 !’我对他们喊一声。他们害怕了 ,撒腿就跑 ,一口气跑到玛卡烈夫的菜园里。要是他们抬的不是我们的老爷 ,就叫上帝打死我 !”

当天傍晚 ,普塞科夫和尼古拉希卡被捕。

圆

十二天过去了。

那是早晨。侦讯官尼古拉·叶尔莫拉伊奇在翻阅克里亚乌左夫的案卷。玖科夫斯基心神不定地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

“您相信尼古拉希卡和普塞科夫有罪，”他说，“那您为什么就不肯相信玛丽雅·伊凡诺芙娜有罪？”

“相信是相信，不过没有确凿的证据，有的只是推理。”

“您嫌抽象的理论不够，那我手上还有物证。这东西会向您表明我的理论多么正确！只要让我出去走一趟就行。”

“您指的是什么？”

“瑞典火柴，先生。您忘了？我要弄明白谁在受害人房间里点那根火柴！点那根火柴的不是尼古拉希卡，也不是普塞科夫。玛丽雅·伊凡诺芙娜有。我来证明给您看！”

“哦，行，您坐下。我们先审案子。”

玖科夫斯基就挨着小桌坐下，把长鼻子伸到公文上去。

“把尼古拉希卡带上来！”侦讯官叫道。

尼古拉希卡脸色苍白，瘦得像一根细劈柴，身子索索地抖。

“尼古拉希卡！”楚比科夫开口说，“一千八百七十九年，您在第一区法官那里为盗窃罪受审，判过徒刑。一千八百八十二年，您第二次为盗窃罪受审。您的事我们都知道。”

尼古拉希卡脸上现出惊讶的神情。不过惊讶的神情很快就换成极度悲伤的神情。他放声大哭，请求让他去洗一下脸，定定神。他就给押走了。

“把普塞科夫带上来！”侦讯官命令道。

近些天，这个青年人大大变了样，消瘦，苍白，憔悴。

他眼里流露出冷漠的神情。

“坐下，普塞科夫，”楚比科夫说。“我希望这一次您会通情达理，招认可以减罪，告诉我们……”

“我不知道你们那些罪证。”普塞科夫低声说。

“好，那就让我来对您讲一下这个案子的经过。那个星期六傍晚，您在

克里亚乌左夫的卧室喝酒，尼古拉伺候你们。十二点多钟，玛尔克·伊凡诺维奇告诉您说他想上床睡觉，他正脱靴子，不料您和尼古拉根据预定的暗号，一个压在他腿上，一个人压在他头上。这时前堂里走进来一个你们认识的女人，她拿起枕头来，用它闷死了他。在扭打中，蜡烛熄了。女人就从口袋里取出一盒瑞典火柴，点上蜡烛。你们把他闷死，您跟尼古拉把他从窗口拖出去，放在牛蒡附近。你们怕他活过来，就用个尖东西扎他。后来你们抬着他走一阵，把他放在丁香花丛下边。你们休息一忽儿，想一想，又抬着他走。后来你们顺着大路走，前面是一道河坝。河坝附近有个农民把你们吓了一跳。可是，您怎么了？”

普塞科夫脸白得像亚麻布一样，站起来，身子摇摇晃晃。

“就算是这样吧，不过我要出去了。”他说。

普塞科夫给押走了。

“他到底还是招认了！”楚比科夫舒畅地伸了个懒腰，说。

“这下子可把他整垮了！”玖科夫斯基笑着说，“不过，那根瑞典火柴弄得我心里七上八下！再见！我要走了。”

玖科夫斯基戴上帽子，走了。

楚比科夫开始审问阿库尔卡。阿库尔卡说她什么也不知道。“我只跟您相好过，此外我跟谁也没有相好过！”她说。

傍晚五点多，玖科夫斯基回来了。他激动得手抖得没法解开大衣扣子，脸烧得通红，他飞奔进楚比科夫的房间，往圈椅上一坐，说：“凭我的名誉起誓，我开始相信我的天才！您听着会大吃一惊的，老头子！这又可笑又可悲！您手心里已经有三个，不是这样吗？我却找到了第四个罪犯，或者更确切地说，女犯，因为那也是个女人！而且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啊！只要能挨一下她的肩膀，我情愿少活十年！您听着，我坐车到克里亚乌左夫卡村，绕着它兜了个大圈子。一路上我访问了所有的小杂货铺、小酒店、酒馆，到处打听瑞典火柴。到处都对我说‘没有’。我逛荡了整整一天，直到一个钟头前才找着我要找的东西。离这儿三俄里远，他们拿给我一大包，一共是十盒。其中正好缺一盒。我马上问：‘那一盒是谁买去的？’‘一个女

人买去了,她喜欢这玩意儿,’尼古拉·叶尔莫拉伊奇!从今天起我要尊敬自己了!快走。”

“到哪儿去?”

“到她那儿去,到第四个那儿去!”

“您知道她是谁?您再也猜不出来!就是我们警察分局长,老头子叶夫格拉甫·库兹米奇的年轻妻子奥尔迦·彼得罗芙娜,就是她!她买了那盒火柴!”

“您……发疯了吧?”

“这很容易理解嘛!第一,她吸烟。第二,她没命地爱上了克里亚乌左夫。他呢,有了个阿库尔卡,拒绝了她的爱情。她要报仇。我们得走了,快一点,天黑下来了!”

“我还不至于神志不清到听了个小娃娃的话就半夜三更去打搅一个高尚而诚实的女人!”

“高尚,诚实?您简直是草包!我素来不敢骂您,可现在您逼得我骂!得了,我的亲人,我求求您!”

侦讯官摇摇手,吐了口唾沫。

“我求求您了!为审判的利益求您!”玖科夫斯基跪下去。

“哎,您发发善心吧!要是关于这个女人我看错了,您就骂我混蛋!要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案子啊!这个案子的名片会传遍整个俄国!人家会提拔您做专办重大案件的侦讯官,老头子!”

侦讯官皱起眉头,犹豫不决地伸手去拿帽子。

“见你的鬼,就这样吧!”他说,“我们走。”

等侦讯官的双轮马车开到警察分局长家门口,天已经黑了。

“我们简直是猪!”楚比科夫拉了拉门铃说,“我们在打搅人家哟。”

“没什么,您不要胆怯。我们就说马车上的弹簧坏了。”

在门口迎接他们的,是个大约二十三岁的女人,身量高,体态丰满,眉毛漆黑,嘴唇又厚又红。她就是奥尔迦·彼得罗芙娜。

“啊,你们正赶上吃晚饭。我的叶夫格拉甫·库兹米奇不在家。你们这

是刚办完侦讯工作吧？”她满面笑容。

“是……您知道，车上的弹簧坏了，”楚比科夫走进客厅，在圈椅上坐下说。

“您要给她个措手不及！”玖科夫斯基小声对他说。

“我跟您说！要是您净说废话，她就会猜出来了！”

“哦，既然你全懂，那就由你来干！”楚比科夫站起来，“我办不到！你自己煮的粥你自己喝！”

“是啊，弹簧……”玖科夫斯基走到警察分局长妻子跟前，开口说，“我们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呃呃……吃晚饭，而是为了问您，太太：由您弄死的玛尔克·伊凡诺维奇在哪儿？”

“哪个玛尔克·伊凡诺维奇？”警察分局长的妻子吞吞吐吐地说。突然，她那张大脸转眼间涨得通红，“我不明白。”

“我是以法律的名义问您！克里亚乌左夫在哪儿？”

“你们是听谁说的？”警察分局长的妻子轻声问道。

“请务必告诉我们：他在哪儿？”

“你们从哪儿知道的？”

“我们全知道，太太！我是用法律的名义要求您！”侦讯官见警察分局长的妻子心慌意乱，就走到她跟前，说：“您告诉我们，我们就走了。要不然我们就……”

“你们找他干什么？”

“何必问这些，太太？我们要求您说出来！是的，他遇害了，而且是被您害死的！您的同谋犯把您供出来了！”警察分局长的妻子顿时脸色煞白。

“那我们就去吧，”她绞着手，低声说。“他在我家的浴室里，看在上帝分上，你们不要对我丈夫说这件事！”

天上下着毛毛雨。警察分局长的妻子在前边带路。楚比科夫和玖科夫斯基在高的草丛中跟着，脚底下踩着污水而发出咕唧咕唧的响声。不久，黑暗中露出树木的轮廓，树木之间有一所小房子，房顶上竖着一根歪烟囱。

“这就是浴室，”警察分局长妻子说，“可是，求求你们，不要对外人说！”
楚比科夫和玖科夫斯基走到浴室跟前。

“准备好蜡烛头和火柴！”侦讯官对他的助手小声说。

玖科夫斯基擦燃火柴，照亮浴室更衣间。更衣间中央摆着桌子。桌上放着矮粗的小茶炊，旁边有个海碗，里面盛着白菜汤，已经凉了，还有个菜碟，上面只剩些调味汁。

“再往前走！”

他们走进浴室。那儿也有一张桌子。桌上有个大碟子，盛着火腿，还有一大瓶白酒、几个盘子和一些刀叉。

“可是，受害者在哪儿？”侦讯官问。

“他在上边那层铺上！”警察分局长妻子小声说。

玖科夫斯基拿着蜡烛头，爬到上层铺去。他看见一个很长的身体，纹丝不动地躺在大绒毛褥垫上，发出轻微的鼾声。

“我们上当了！”玖科夫斯基叫起来，“这儿躺着个活人。”

那个身体动起来。他举起胳膊，伸了个懒腰，抬起头来，“这是谁爬上来了？”

“你要干什么？”玖科夫斯基把蜡烛头凑到生人脸上，不由得尖叫一声。
这个人就是骑兵少尉克里亚乌左夫。

“您是玛尔克伊凡内奇？不可能！”侦讯官楞了。

“是我，玖科夫斯基！您到这儿干什么？下边那个丑家伙是谁？圣徒呀，原来是侦讯官！什么风把你们吹来的？”克里亚乌左夫爬下来，拥抱楚比科夫。

奥尔迦·彼得罗芙娜溜出门外去了。

“你们怎么来的？来喝一盅，见鬼！无所谓！咱们喝酒吧！”克里亚乌左夫斟满三杯酒。

“说实在的，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回事，”侦讯官摊开手说。

“算了吧。想教训我一番？那就请你少费心。玖科夫斯基，喝下你那杯酒！你们瞧着我干吗？喝呀！”

“我仍旧弄不明白，”侦讯官说，心不在焉地喝下酒去。

“你为什么待在这儿？”

“我觉得这儿好，为什么我不待在这儿？”

“老兄，我怜惜她了。我既然怜惜她，得，我就住到这儿。不过，我想下星期从这儿搬走，我住腻味了。”

“不可理解！”玖科夫斯基说。

“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

“请您告诉我，您那只皮靴怎么会跑到花园里去？”

“哪只皮靴？”

“我们在您卧室里只找到一只，另一只却在花园里。”

“说起那只皮靴，老兄，倒有个有趣的故事呢。我不肯到奥丽雅这儿来，她就跑到我窗前来，开口骂我。我呢，喝醉了，捞起一只靴子朝她扔过去。哈哈，我说：不准你骂。她就爬进窗口，点上灯，把我这个醉汉打了个够。她灵机一动，把我拉到这儿来，锁在屋里。现在我倒有吃有喝了。爱情，白酒，冷荤菜！你们上哪儿去？楚比科夫，你上哪儿去？”

侦讯官啐了口唾沫，从浴室里走出来。

玖科夫斯基耷拉着脑袋，跟着他走出去。

两个人沉默地坐上轻便的双轮马车。

这条路，他们觉得，什么时候都不像现在这样漫长而乏味。

回到家，侦讯官碰上丘丘耶夫医师在他家里。医师在桌旁坐着，翻看《田地》杂志，深深地叹气：“这个世界上净是些什么样的事呀！”他带着忧郁的笑容迎接侦讯官，说：“奥地利又那个了！”

侦讯官把帽子往桌子底下一丢，浑身索索地抖。

“瘦鬼！我已经跟你说过一千次，不要拿你那套政治来纠缠我。现在顾不上谈政治！还有你，”楚比科夫转过脸去对着玖科夫斯基，摇着拳头说，“还有你，我永生永世也忘不了！”

“可是……这都要怪那根瑞典火柴啊！”

“我巴不得那根火柴堵在你嗓子眼里，把你活活卡死才好！”

玖科夫斯基叹口气 ,拿起帽子 ,走出去。

“我要去喝一通酒 !”他走出门外 ,暗自决定 ,然后伤心地往小饭铺慢慢走去。

警察分局长妻子从浴室回到家里 ,发现丈夫在客厅里。

“侦讯官来干什么 ?”丈夫问。

“他来说一声 :克里亚乌左夫已经找着了。你猜怎么着 ,他们是在别人妻子家里找着他的。”

“唉 ,玛尔克·伊凡内奇啊 ,玛尔克·伊凡内奇 !”

警察分局长抬起眼睛 ,叹道 ,“我跟你说过 ,放荡是闹不出好下场来的 ,可你就是不听啊 !”

经典悬念 ⑩

阅一部长从皇宫里某位高贵的夫人那里偷走了一封极其重要的信件 ,并以此要挟这位夫人 ,以获取政治上的暴利 ,万般无奈 ,这位投鼠忌器的夫人只好将找回这封信的任务委托给能干的巴黎警察局局长 郢一先生 ,并许以重金。

可 郢一先生秘密地查遍了 阅一部长家的每一寸缝隙 ,甚至化装成强盗 ,搜了 阅一部长的身 ,可仍然一无所获。

就在他再次焦头烂额地来迪潘先生家诉苦时 ,却在迪潘先生的写字台上发现了这封至关重要的信 !

〔美〕埃德加·爱伦·坡(1829—1899) :生于美国波士顿 ,在弗吉尼亚大学等处学习。1845年 ,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塔默兰》。1846年《瓶中手稿》获巴尔的摩《星期六游客报》短篇小说一等奖。1846年在《格雷姆杂志》上面发表了《毛格街谋杀案》 ,标志着侦探小说的诞生。

爱伦·坡首先是位著名的诗人 ,同时也是短篇小说名家 ,留有不少杰作。因开垦了推理小说这一崭新的处女地 ,被誉为“推理小说的鼻祖”。

失窃的信

在巴黎一个秋风萧瑟的傍晚 ,天黑之后 ,我一边沉思 ,一边吸着海泡石

烟斗。我和我的朋友迪潘在一起,这是他的图书室,在圣日耳曼旧郊区登诺街14号四层楼。至少有一个小时,我们寂寂无言。然而,我脑海里却思索着黄昏时我们当作话料的那个题目——陈尸所街的事,还有玛丽·罗歇谋杀案的难解之谜。因此,当门被推开,进来我们的老相识,巴黎警察局局长 郎一先生时,我也认为这是一种巧合。

我们一直坐在黑暗的房间里。郎一说,他拜访是为了一些引起很多麻烦的公事征求我朋友的意见。

“如果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迪潘说,“在黑暗中研究,效果会更好。”

“这又是你出的怪主意,”警察局长说。

“完全正确。”迪潘说。

“是什么难题?”我问道,“不会又是什么谋杀案吧?”

“不是,完全不是那一类。其实,这个案子十分简单,我觉得没有疑问,我们能处理得八九不离十,可我又想,迪潘也许愿意听一听其中的详情,因为这件事怪得出奇。”

“又简单又古怪,”迪潘说。

“呃,因为这事真是非常简单,可我们又完全没办法。”

“也许是因为案情简单才弄得你们不知所措。”我的朋友说。

“你真是说废话!”警察局长回答说。

“也许谜底有点过分明显吧。”迪潘说。

“唉呀,老天爷!谁听说过这种话呢?”

“有一点过于不言自明吧。”

“哈!哈!哈……”我们的客人大笑起来,“唉呀,迪潘,你把我笑死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案子呢?”我问道。

“嘿,我就告诉你,”警察局长回答道,“不过,在我未讲之前,我先提醒你们,这是一桩要求绝对严守机密的案子,万一让人知道我向谁透露了消息,我十之八九会丢掉职位的。”

“说下去吧。”我说。

“要么别说了。”迪潘说。

“好吧 ,我得到的情报是由地位很高的人亲自通知的 ,有人从皇宫里偷走了一份极重要的文件。也知道偷文件的那个人是谁 ,有人看见他拿走的。还有 ,也知道文件仍然在他手里。”

“怎么知道的 ?”迪潘问道。

“这是明摆着的 ,”警察局长回答道 ,“从文件的性质可以推断出来 ,文件一传出去 ,立即会引起某种后果 ,就是说 ,他要利用这个文件 ,而且他一定会计划在最后利用这个文件 ,但并没出现这种情况。”

“请你说得清楚点。”我说。

“这个文件会使拿到它的人得到一种在一定场合下极有价值的把柄。”这位警察局长很爱好外交辞令。

“我还是不十分明白。”迪潘说。

“如果把文件透露给第三者 ,现在不说他的姓名 ,那可使人们对一个地位极高的人的名誉产生怀疑 ,这就使持有文件的人占优势 ,而那位辉煌人物的名誉和安静生活都要危险莫测。”

“可要依仗这种优势 ,”我插嘴说 ,“盗信人得知道失信人也知道谁是盗信人 ,谁会敢……”

“这个贼 ,”耶一说 ,“正是 阅一部长 ,他什么都敢。偷盗方法之巧妙也不亚于他的胆大妄为。所说的这个文件 ,就是一封信 ,是失去信件的人单独在皇宫内院时收到的。她正仔细看信 ,可另外一位高贵人物进来了 ,她特别不愿让他看见。她打算把信塞到抽屉里 ,可是白费力气 ,于是只好照原样放在桌子上。尽管这样 ,最上面的是地址 ,内容并没暴露 ,也没引起注意。正在这个关节上 ,阅一部长进来了 ,他那双狸猫眼立刻看见了信纸 ,认出了地址的笔迹 ,并且揣测到她的秘密。他办了几件公事 ,像平常那样 ,然后 ,拿出一封信 ,跟所说的那封信差不多 ,拆开来 ,假装在看 ,接着又把这封信放在靠近另外那封信的位置。他又谈起了公事 ,大约谈了 15分钟。最后 ,他告辞了 ,可他把桌子上那封他无权占有的信也带走了。这封信合法的主人看见了 ,可当着第三者的面 ,她不敢要人注意这样的行为。”

“看来，”迪潘说，“盗信人知道失信人知道是谁盗的信。”

“是的，”警察局长回答道，“而且把这样弄到手的权柄，为了政治上的目的，在前几个月运用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这位失盗的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把这事委托我了。”

“因为，”迪潘说，“不会有更精明强干的代理人了。”

“你过奖了，”警察局长回答说。

“很清楚，”我说，“正像你判断的，信仍然在这位部长手里，因为有信才有权。”

“的确，”鄢一说，“我首先考虑的是彻底搜查这位部长的旅馆。使我为难的在于不让他知道在搜查。我已得到警告，要是让他感到怀疑我们的企图，就会产生危险的后果。”

“可是，”我说，“这一类调查，你十分在行。”

“哦，正因为有这一层，我并没感到失望。这位部长的习惯也对我十分有利。他常常整夜不在家。他的仆人也十分多，他们睡的地方离主人的房间有一段距离。我有钥匙，你知道，巴黎的任何一间房，任何一个柜子，我都能打开。一连三个月，为了搜查 阅一的旅馆，我一夜都没错过。再告诉你一件十分机密的事，酬金数目极大。可后来，我才完全佩服这个贼了，凡是可能隐藏这份文件的每一个角落我都检查过了。”

“他是否把信藏在别的地方了？”我说。

“这不过勉强有点可能，”迪潘说，“从已知有 阅一牵涉在内的那些阴谋来看，可能需要立刻拿到文件，这一点几乎和占有文件一样重要。”

“有可能需要拿出文件来吗？”我说。

“这就是说，把它销毁，”迪潘说。

“确实如此，”我说，“至于这位部长随身带着这封信的问题，我们可以不必考虑。”

“完全不必，”警察局长说。“他曾有两次被洗劫，仿佛遇上了拦路的强盗，他本人是在我亲自监督下经过严格搜查的。”

“你满可以不亲自动手，”迪潘说道。“这位 阅一部长，并不是个笨蛋。”

“不完全是个笨蛋，”耶一说，“可他是一位诗人，我认为这跟笨蛋只有一步之差。”

“确实如此，”迪潘说，“不过我也写过几首打油诗。”

“可不可以详细谈谈，”我说，“你搜查的具体情况。”

“呃，实际上，我们是慢慢来的，我们搜查了每一个地方。我对整幢大楼，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搜查。首先，我们检查了每一套房间的家具。在搜查橱柜之后，我们检查了椅子。对于软垫，我们用细长针来刺探。对于桌子，我们把桌面拆下来。”

“为什么？”

“有时候，桌子的面板会被藏东西的人拆下来，把腿挖空，把东西放在空洞里，然后再装好面板……”

“可是能不能利用声音来查空洞呢？”我问道。

“一点也不能，把东西放进去时，可以在四周垫上一层厚厚的棉花。再说，这个案子要求我们动手时没有声音。”

“可是你不能都拆开啊。一封信可以缩成一个小纸卷，可以塞到，譬如说，椅子的横档里。你没把所有的椅子都拆散吧？”

“当然没有。可我们检查了旅馆里每一把椅子的横档，甚至每一种家具的接头，因为可以使用倍数很高的显微镜。有什么新近动过的痕迹，我们都能立刻检查出来。”

“我想，你大概也检查了镜子底板和镜面之间的情况……”

“当然，我们对家具每一个细微的地方彻底检查完毕之后，就开始检查房子本身。我们把房子的整个表面分成若干部分，都编上号，然后仔细研究整幢房子的每一个平方，包括隔壁的两幢房子，和先前一样，我们也使用显微镜。”

“隔壁的两幢房子！”我大声说，“你们一定费了千辛万苦。”

“我们是费了力。”

“你检查房子周围的地面了吗？”

“我们检查了砖块之间的青苔，发现都没有动过。”

“你们查阅了 阅一的文件 ,也查了他藏书室里的书 ?”

“我们打开了每一个包裹 ,不仅打开每一本书 ,而且每本都一页一页地翻。我们还测量了每本书封面的厚度。如果装订的部分新近有人动过 ,要想让这种事蒙混过去 ,是完全不可能的。有五六本是新近装订过的 ,我们都用针仔细顺着缝检查过了。”

“你们查过地毯下的地板吗 ?”

“我们掀开了每一块地毯 ,用显微镜检查了木板。”

“还有糊墙纸 ?”

“查过了。”

“你检查地下室了吗 ?”

“查过了。”

“那么 ,”我说 ,“你始终都估计错了 ,那封信并没有像你想的那样放在这幢房子里。”

“我倒是怕你说对了 ,”警察局长道 ,“现在 ,迪潘 ,我应当怎么办 ?”

“彻底搜查那幢房子。”

“绝对不需要 ,”郅一答道 ,“我比我知道我在呼吸还有把握 ,信不在旅馆里。”

“我提不出再好的意见了 ,”迪潘说 ,“你大概能准确地说出那封信的特点吧 ?”

“能 !”警察局长拿出一个记事本 ,大声念起那份失去的文件的详细内容 ,尤其是它外表的细枝末节。

念完了这份说明之后 ,他立即告辞 ,精神更加萎靡不振。

大约一个月之后 ,他又来访问我们。

谈了一些寻常的话题后 ,我说 :“哦 ,郅一 ,那封失窃信有什么下文吗 ?”

“见他娘的鬼 !我像迪潘建议的那样又检查了一遍 ,不过白费力气。”

“酬金是多少 ?”迪潘问。

“噢 ,数目很大 ,我不愿说有多少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 ,谁要能替我找到那封信 ,我情愿开一张 缘万法郎的私人支票给他。新近 ,酬金加了一倍。

“可我能办得到的事也都已做过了。”

“噢,是这样,”迪潘用他的海泡石烟斗吸了一口烟,慢吞吞地拉长调子说,“我真的认为,耶一,你可以再尽一点力。”

“怎么尽力?在哪一方面?”

“你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聘请顾问,嗯?你记得他们跟你讲的阿伯尔纳采的事吗?”

“不记得,该死的阿伯尔纳采!”

“哦,我可以给你讲讲。”迪潘说。

“从前,有一个阔气的守财奴,要挤得阿伯尔纳采说出他对一个医学问题的意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假装私下闲谈,把他的病情暗示给这位医生。”

“‘我们可以假定,’守财奴说,‘他的病征如此这般,医生,你要指教他怎么办?’”

“阿伯尔纳采说,‘噢,当然是征求医生的意见罗。’”

“可是,”警察局长说,神色有些不安,“我完全愿意征求意见,而且付出代价。”

“照这样看,”迪潘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支票本,“你可以照这个数目给我开一张支票。等你在支票上签了字,我就把这封信交给你。”

警察局长像遇到了晴天霹雳:有好几分钟,一动也不动,张着嘴,眼珠子好像要从眼眶里暴出来。

后来,他恢复了常态,抓起笔,开了一张五万法郎的支票,签署了姓名,隔着桌子递给了迪潘。

迪潘把支票仔细检查了一遍,放在皮夹子里。然后,打开他那张有分类格子的写字台,拿出一封信,把它交给警察局长。

这位官长抓住信,欢喜到了极点,用颤抖的手打开信,迅速把信的内容看了一遍,顾不得礼貌,慌慌张张地挣扎到门口,冲出房门,冲出了房屋。

他走之后,我的朋友作了一番解释。

“巴黎的警察,”他说,“是极其能干的,他们坚持不懈,足智多谋,大凡

在业务上必须懂得的事,他们完全精通。所以,当 鄧一向我们详细讲他在阅一旅馆搜查房屋的方式的时候,我完全相信,从他所费的气力来看,他的检查是靠得住的。”

“从他所费的气力来看吗?”

“是的。”

“这些措施,”他接下去说,“本身都是好的,而且执行得很好。缺点在于对这个案子和这个人不适用。他处理手上的案件,总是要犯钻得太深或看得太浅的错误,许多小学生都比他头脑清楚。我认识一个八岁的小学生,在玩‘单双’游戏时,他猜得很难,人人钦佩。这个游戏很简单,要用石弹子来玩。一个人手里握着一定数目的弹子,要另一个人猜这个数是单是双。如果猜中了,猜的人赢一粒弹子,如果猜错了,就输一个弹子。我说的这个男孩把学校里所有的石弹子都赢过来了。当然,他猜起来是有点道理的,那不过是要观察和衡量他的对手的精明程度。例如,对方是个大笨蛋,举着握紧了的手来问,‘是单是双?’我们的小学生回答,‘单’,他输了,可是第二次再试,他赢了,因为他寻思,‘这个笨蛋第一次用的是双,他那点狡猾本事只够让他在第二次用单,所以我猜单’,他于是猜单,赢了。那么,对比起先这个笨的好一点的,他会这样分析:‘这个家伙看到我第一次猜单,他首先想到的第一个念头,大概像第一个笨蛋一样,可是他再想一下,就觉得这种变化太简单了,最后他决定还是用双数。’他猜双,赢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不过是,”我说,“推理人有设身处地地体察对手的智力罢了。”

“是这样,”迪潘说,“我还问这个孩子用什么方法做到完全设身处地的体察对方,我得到的回答如下:‘我要是想弄清楚哪个人有多么聪明,或多么笨,或他当时在想什么,我总是要模仿他脸上的表情,尽可能学得和他一模一样,然后等一等,看我脑子里或心里会产生什么思想和情绪才配得上这副神气。’小学生的这种反应是一切貌似深奥的东西的起因。”

“这要看他把对手的智力估计得多么准确。”我说。

“从实用价值来看,这是关键,”迪潘回答道,“警察局长和他那帮人这

么经常地失策,首先是因为没这样设身处地想一想,其次是根本没有估计他们所对付的人的智力。他们调查的原则一成不变,至多,把老一套办法变本加厉地运用一番。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譬如说,假定失窃信确实藏在警察局长搜查范围内的什么地方,换句话说,假定藏信的原则包括在警察局长的原则之内,那么,查出信来大概不在话下。可是,这位长官却受了蒙骗。他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推测这位部长是个笨蛋,因为,阅已经有了诗人的名气,凡是笨蛋都是诗人,这位警察局长觉得就是这样。”

“可这位是诗人吗?”我问道,“据我所知,一共是两兄弟,都在文才上有名气。我知道这部长在微积分方面有学术论著。他是位数学家,不是诗人。”

“你错了,我很了解他,他是兼而有之。作为诗人兼数学家,他大概是善于推理的,单单作为数学家,他根本不能推理,大概要任凭警察局长摆布了。”

“你这些意见使我很吃惊,”我说,“那可是全世界一向反对的意见,数学推理早已被认为是最好的推理。”

“‘十之八九,’”迪潘引用沙福尔的话回答道,“‘任何公认的意见,任何公认的常规都是愚蠢的,因为它们都只适合群众。’就算你对,数学家们也一直在尽最大努力传播你所指的为一般人接受的错误,可把它当作真理来传播,错误还少不了是错误。例如,他们不惜小题大做,把‘分析’这个词暗暗挪用到代数方面。法国人是这种特殊的障眼法的创始人,可如果某一名词还多少值得重视,如果字眼由于使用而产生了什么价值,那么,‘分析’表示‘代数’,差不多就像人们把拉丁文‘ambitio’当作‘野心’,‘religio’表示‘宗教’一样无稽。”

“我明白了,”我说,“说下去吧。”

“我怀疑由研究数学而引导出的理智。数学是形式和数量的科学,数学推理是在考查形状和数量时所用的逻辑。所以铸成大错,在于设想纯代数的真理是抽象真理或普遍真理。数学的公理并不是普遍真实的公理。譬如,适用于表示关系、形状和数量的正确道理,用在伦理学方面却往往大

错特错。还有许多数学真理,仅仅在表示关系的限度内才是真理。然而数学家却出于习惯,根据他有限真理来论证,仿佛它们具有绝对的普遍适用的性质。

迪潘继续说:“我是说,如果这位部长不外是一位数学家,警察局长也没必要把这张支票给我了。可是,我知道他既是数学家又是诗人。我的措施是按他的智能来编排的,而且考虑到了他处的环境。我还知道他善于在宫廷里献媚,同时又是一个大胆的阴谋家。这样的人,照我估计,不会不了解普通的警察行动方式。他不会预料不到,他会遭受拦路抢劫。他必定也预料到他的住宅要受到秘密搜查。他经常不在家过夜,警察局长认为这一点有助于警方成功,我只认为这是诡计,向警察提供进行彻底搜查的机会,以便早一点使他们深信,那封信并没放在房子里。我觉得,警察搜查隐匿物件时不变的行动原则里有一整串想法,刚才我已向你详细讲过了,我觉得这位部长必然考虑过这一整串想法。这必然使他看不上一切寻常的隐藏东西的角落。我又想,他不会这样不中用,看不出在警察局长的眼睛,探针,手钻和显微镜下,他旅馆里最奥妙、偏僻、隐蔽的角落都像他的壁橱一样,是彻底敞开的。最后,我看出来,他大概被迫求其简单了。在警察局长头一次访问我们的时候,我向他提出,这桩奇案所以使他十分为难,可能正是因为案情过于不言自明,你也许还记得他当时是怎么狂笑的。”

“对,我说,“我以为他要笑断肚肠呢。”

“物质世界,”迪潘继续说,“有许多和非物质世界极其类似的地方,因此,修辞学的教条也有其可信之处,例如它说:隐喻或者明喻既可用来润色一篇描述,也可用来加强一个论点。举例说,惯性力的原理,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上似乎是完全相同的。一个大物体要比小物体难以起动,而且后来的动量也与这种困难相称,这在物理学上是真实的,然而在形而上学上,智能较大的人虽然在运用才智时比那些等而下之的人更有锐势,更持久,更多彩多姿,但在开始前进的头几步,他们不大容易动,比较拘谨,充满了疑虑,这也是真实的,不亚于前者。再则,你有没有注意过沿街商店门上的招牌,哪一种最有吸引力?”

“我从来没想到过这种事。”我说。

“有一种智力测验游戏，”他重新说下去，“这要用地图来玩。玩的一方要求对方找出一个指定的字——城镇、河流、国家或者帝国的名称，总之，地图五颜六色、错综复杂的表面上的任何一个字。玩这种游戏的新手，为了难住对方，通常都是让他们找字型最小的地名，可老手却选择那种从地图一端拉到另一端印得很大的字。这些，就像街道上字型过大的招牌和招贴一样，正由于过分显著，反而没引起注意：在这里，视觉上的疏忽和是非上的失察可以说惟妙惟肖，正因为有些道理是明摆着的，有才智的人在思考时反而把它们放过去。不过，这个问题，看起来可能超过了警察局长的理解力，也可能是他不屑于考虑，他从来没想一想这位部长，也许，甚至可能把信放在大庭广众之中，把它当作谁也不会觉察的绝妙好计。”

“我愈是想到 阅一的敢作敢为，当机立断的智谋，想到他如果打算把这份文件利用得恰到好处，一定总是把它放在手边，想到警察局长得出的明确的证据——信没藏在这位尊贵人物平庸的搜查范围之内，我愈是相信，为了藏住这封信，这位部长采取了经过周密考虑的精明手段——索性不把信藏起来。”

“我拿定了主意，于是备了一副绿眼镜，在一个明朗的早晨，完全出于偶然，到部长的旅馆里去拜访。我发现 阅一正好在家，他正打哈欠，懒洋洋地躺着闲混，而且装出一副无聊之极的神气。在目前还活着的人里面，可以说，他是真正精力最充沛的——不过，只有在谁也看不见的时候他才这样。”

“为了对付他这一套，我说我的视力弱，并且为必需戴眼镜感叹了一番。我装做只愿和我的东道主谈天，却在眼镜掩饰下小心谨慎地把房间详细察看了一遍。”

“我特别注意到靠近他坐的地方的那张大写字台，那上面杂乱无章地放着一些信和其他的文件，还有一两件乐器和几本书。然而，周密观察之后，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引起怀疑的东西。”

“我向房间里巡视了一圈，最后，我的眼光落到一个用金银丝和硬纸板

做的好看而不值钱的卡片架上。这个卡片架有三四个格子,里面放着五六张名片和一封孤零零的信。这封信已经弄得很脏,而且揉皱了,差不多从当中断成了两半。信上有一个大黑印章,非常明显地印着 阅一的姓名的首字母,纤细的字迹是女人的手笔。它是漫不经心地,甚至好像很轻蔑地塞在卡片架最上一层的格子里的。”

“一瞧到这封信,我立即断定这正是我要找的那封,当然,从外表的各方面来看,这跟警察局长向我们宣读的详细说明完全不同:印章又大又黑,印着 阅一的姓名的首字母;在原来的信上是一个小红印章,印着 杂一家族的公爵信章;这封信是写给部长的,字迹纤细,出自女人的手笔,那封信姓名地址抬头是某一位皇室人物,字体粗犷鲜明。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区别的截然不同,信纸污染和破损的情况,都跟 阅一有条不紊的习惯那样自相矛盾,因而使人联想到这是在企图欺骗看到信的人。”

“我尽可能拖长这次访问的时间,一方面跟这位部长极其热烈地高谈阔论下去,另一方面,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封信上。我把信的外表,以及它放在卡片架里的方式都牢牢地记在心里,而且,我终于发现了一个情况,使我排除了我原来感到的任何一点疑问。在仔细观察信纸的边角时,我看出边角的伤损超过了应有的程度,仿佛把一张硬纸先折叠一次,用文件夹压平,然后又按原来折叠的印子,朝相反的方向重新折叠了一次。发现这个情况就足够了。我看得很清楚,这封信翻了个面,重新添上姓名地址,重新加封过。我于是向部长说了声早安,立即告辞,可是把一只金鼻烟壶放在桌上了。”

“第二天早晨,我假托拿回鼻烟壶又去访问,我们又兴冲冲地接着前一天的话谈下去。可谈着谈着,听见紧挨旅馆的窗户下面很响地爆炸了一声,仿佛手枪的声音,接着是一连串可怕的尖叫声和人群喧叫的声音。阅一冲到窗口,推开窗户向外面张望。这时候,我走到卡片架旁边,拿起那封信,放在我的口袋里,同时用一封复制的信来掉包。”

“街上的混乱是一个佩带滑膛枪的人胡作非为引起的。他在一群妇女儿童中间放了一枪。可经过查证,枪膛里没有实弹,就把这个家伙当作疯

子或醉汉随他自己走开了,阅一也从窗口回来了。不久,我向他告辞。那个“疯子”是我出钱雇来的。”

“你用复制的信掉包,有什么目的吗?”我问道,“如果第一次访问时公开地拿起信来就走,岂不更好?”

“阅一是个穷凶极恶的人,”迪潘回答说,“旅馆里也不是没有甘心为他效劳的仆人,假使我像你所说的那样轻举妄动,我大概不会活着离开他的旅馆了。你知道我在政治上的倾向。在这件事情上,我充当了那位有关的夫人的坚决拥护者。这位部长已把她摆布了十八个月。现在要由她来摆布他了,既然他没有发觉信已不在他手里,他会继续勒索,仿佛信还在手里一样。因此,他就免不了要弄得他自己马上在政治上毁灭。他的垮台,与其说是一落千丈,倒不如说是难堪。不过,我得承认,等到那位夫人公然反抗他,只好去打开我放在卡片架里那封信的时候,我倒十分想知道他究竟有何感想。”

“怎么?你在信里写了什么东西吗?”

“呀,要是在信封里放一张白纸,那看起来完全不妥当,那岂不是侮辱?先前在维也纳,阅一做了一件对我有损的事,我十分委婉地对他说,我是该记住这件事的。所以,既然我知道他会觉得有点奇怪,想知道比他手段高明的那个人究竟是谁,我觉得如果不给他留下一点线索,未免遗憾。他很熟悉我的笔迹,我于是在那张空白纸当中抄写了几个字:‘这样恶毒的计策如果配不上阿尔特拉厄,也配得上蒂埃斯特了。’”

“这些话,在克雷比戎的《阿尔特拉厄》里可以查出来。”

经典悬念 圆

赫斯夫人在池塘边散步时被人推下去摔伤了。福琼先生探案时发现 ,有人还给昏迷中的赫斯夫人下了金雀花毒。

美丽而焦虑的凯莉小姐、冷嘲热讽的狄隆大夫、温文尔雅的布里特先生、古板小气的史密森大夫都有嫌疑。

就在案情逐步明朗的时候 ,一支罪恶的枪却在黑夜中悄悄指向福琼先生……

〔英〕约翰·狄克森·卡尔(John Dickson Carr),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早年从事社会小说的写作 ,后改为写侦探小说。他的侦探小说的中心人物 ,是一个兼职从事侦探破案活动的医生福琼。

在英国 ,他和阿加莎·克里斯蒂齐名 ,是英国现代侦探文学“五大作家”之一。福琼则是仅次于福尔摩斯的另一个私人侦探形象。

鲜花与凶手

几天没案子 ,福琼就有点心神不宁了。

“啊 ,亲爱的 ,别总是这副鬼样子。”福琼夫人不满地说 ,

“别忘了 ,下午还要到母亲家去参加茶会 !”

“我最讨厌在人们面前装样子。”

书房里电话铃响了。福琼咕哝着去接电话。片刻之后他回到餐厅,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而且帽子已戴在头上。

“男人生来是工作的,女人呢,大概是留在家里哭泣的吧。”

他吻了一下发楞的妻子,说:“只好请你替我向母亲问好了。”

“是哪个鬼东西打的电话?”

“是史密森大夫打的。”说着,福琼已跨出门外。

福琼开车向史密森大夫家疾驶。刚才电话里史密森大夫对他说,赫斯夫人受伤了,有人发现她昏迷不醒地躺在水塘边。

史密森大夫家住塔温特镇。车到门口时,大夫已在门口等他。

“说说情况吧。”福琼急不可耐地问。

“真不该找我!”史密森大夫皱起了眉头,“赫斯夫人原来是我父亲的病人,后来也一直找我看病。但不久前我们吵了一架,她就转到狄隆大夫那去了。狄隆那家伙和好多女人有来往。您是知道这种男人的,福琼先生。”

“您是说狄隆大夫和赫斯夫人有关系?”

“哼,跟赫斯夫人的侄女也许关系更深。”史密森大夫对狄隆大夫耿耿于怀。

“那么说是这位侄女请您去的?”福琼有点不耐烦了。

“噢,不,是布里特先生请我去的。”

“这位布里特先生又是谁?”

史密森大夫东拉西扯地讲了下去。

福琼耐着性子听他讲,总算把这些人的关系听清了。

赫斯家是本地的名门望族,可是却人丁不旺,现在只剩下赫斯夫人孀居在家,和侄女瓦来莉·凯莉住在一起。她虽年近 苑园 但身体硬朗,而且脾气火爆。凯莉小姐属于那种现代派的女人,自称什么都知道。那位布里特先生,是赫斯夫人的外甥,但没和她一块住。赫斯夫人摔伤时他不在塔温特镇上,出事第二天他才赶回来,发现姨妈伤势严重,就要把史密森大夫请去……

如果福琼不中断他,他会一直讲下去。

“你刚才说赫斯夫人是摔伤的？”福琼问。

“这是他们告诉我的。他们先请了狄隆，我是第二天才去的。我去时赫斯夫人仍然昏迷不醒，今天还是如此。”

“现在有人看护赫斯夫人吗？”福琼问。

“晚上有一个护士守夜，白天是凯莉小姐看护。那个护士对我说，第一天晚上赫斯夫人在昏迷中说过话，她听到像是说‘推倒’等几个字。”史密森大夫抬眼看福琼。

福琼身子一震，问：“赫斯夫人还说过什么吗？”

“凯莉小姐坚持她姑妈什么也没说。护士说昨天晚上再没听到什么。看伤势，我也不太相信她能说话。”

“好吧，”福琼说：“咱们马上去赫斯夫人家。”

几分钟后，福琼把车停在赫斯庄园大门口。

在客厅里，史密森大夫介绍福琼和布里特先生见了面。握手时福琼把布里特打量了一下，看来他是个随和的人，也许在军队服过役，浑身上下收拾得相当整洁。

“我想看看赫斯夫人的情况。”福琼说。

“请稍等一下，我已差人去叫瓦来莉了。”

正说着，凯莉小姐走进客厅。

“您就是福琼先生？”凯莉小姐和福琼握了握手，“狄隆大夫马上就到。”

“对，我们还是等一下狄隆大夫。”史密森大夫说。

“非要等他？”布里特笑着说。

“给福琼先生上茶。”他对一个仆人说。

凯莉小姐的目光一直没离开福琼：“我姑妈一直昏迷，他们告诉您了吗？”

“她没再说什么吗？”福琼问。

“她根本就没说过什么。”

“啊，是这样。”福琼低声道。

茶端来了。跟着进来一只黑色的波斯猫，毛色光亮，雍容富态，用它

那金黄色的眼睛把客厅里的人扫视了一遍。

“它的名字叫‘皇帝’，我姨妈的宠物。”布里特说。

“好漂亮的皇帝！”福琼说，“我想它饿了，也来喝茶了。”

“是的，该喝奶了。”凯莉边说边从奶瓶里倒出一碟牛奶放在地上。皇帝对着牛奶嗅了嗅，转身走到客厅门前。

“也许是怕生人吧。”福琼走过去为皇帝打开了门。

门开了，一位三十多岁、风度翩翩的男子走了进来。

“您就是福琼先生吧。”他冷冷地对福琼说。

“您就是狄隆大夫。什么时候去看赫斯夫人？”福琼问。

“请便。”狄隆大夫说着向客厅外走去。

“赫斯夫人的情况一直如此。”护士说。

“第一天晚上呢？”福琼问。

“第一天晚上很不安静，好像要说什么。”

“是这样？”福琼又问护士：“她说了什么没有？”

“好像说‘推’、‘推我’，我不肯定她是否在说胡话。”

“就是说你也不能肯定，对吧。”狄隆尖刻地插了一句。

“我可以肯定她说到‘推’字。”护士说。

“早晨你下班时她像现在这样吗？”福琼问。

护士想了想，说：“我说不清楚，不过现在似乎更糟了。”

“这种严重的摔伤总是时好时坏。”狄隆大夫对护士说。

“你说的不错。”福琼走到床前，俯下身去。

赫斯夫人面色苍白，面容扭曲。福琼把手放在赫斯夫人的额头上——冷冰冰的。他想，摔伤病人一般是要发烧的。

他抬头问狄隆大夫：“旁边有方便的房间吗？”

“我们可以到凯莉小姐的书房去。”

凯莉小姐的书房收拾得一尘不染。室内没什么陈设，只有一大瓶鲜花摆在柏木书桌上。

“你们对这件事怎么看？”福琼问。

“赫斯夫人严重摔伤,骨折加脑震荡。”狄隆大夫说。

“您认为她是摔伤吗?”史密森大夫冷冷地插话道。

“恐怕我们还得考虑一下赫斯夫人说的话吧。”

“我要考虑的是她清醒时说的话。”狄隆大夫忿忿地说。

“好了,好了,都不要激动。”福琼摆摆手说。

狄隆看看福琼,用嘲讽的口吻说:“您不谈谈您的看法?”

“我嘛,”福琼微微一笑,说:“我在考虑增加一个护士。”

“什么意思?”狄隆大夫脸涨得通红。

“您脾气真大,狄隆大夫。”福琼离开窗台,踱到书桌前。

“我只是想赫斯夫人需要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说完,他像又想起了什么,走进赫斯太太的卧室。

福琼走近床头柜,看了看小柜上摆着的一只白瓷壶和一只茶杯。“刚才忘了问了。”他对护士说:“你们给她都吃了什么?”

“狄隆大夫说每隔四小时给太太喂一点牛奶。”

“她喝了吗?”

“第一次喝了一点。昨晚上没好好喝,有两次好像要呕吐。”

福琼俯下身去注视着赫斯夫人的脸。她脸上有一种奇怪的痛苦表情。

福琼翻开赫斯夫人一只眼皮,看到瞳孔有些扩大。

福琼起身对护士说:“从现在起不要给她任何东西吃。”

这时,凯莉小姐冲了进来,后面跟着狄隆大夫和布里特。

凯莉小姐疾步走到福琼面前说:“狄隆大夫说你说要添一个护士。我们不需要!”

“福琼先生可不这样认为。”狄隆说。

“我说狄隆大夫,您就不要再火上浇油了。”布里特半开玩笑地说,“再说,你们既然请他来,又不照他说的话办……”

“我可没请他来!”凯莉小姐嚷道。

“瓦莱莉,你总不至于反对为你姑妈再请一个护士吧?”

凯莉小姐瞪了布里特一眼,又转向福琼:“我为什么就照顾不了我姑妈

呢 福琼先生？”

“因为责任太重。”

“你不如直说你不相信我。”

福琼看了她一眼 问狄隆：“您也反对再请一个护士？”

狄隆一愣 忙说：“如果你坚持 那就请吧。”

福琼看到他飞快地瞥了凯莉小姐一眼。

凯莉小姐问福琼：“您认为我姑妈的情况很严重吗？”

“是的 非常严重。”福琼一字一顿地说。

凯莉小姐脸色苍白 她似乎站立不稳。

“好吧 就照您说的做吧。”她说。

“这样最好。”福琼说 眼睛却看着狄隆大夫。

“我不会反对的。”狄隆大夫愠怒地说。

晚饭后福琼到花园散步。可以看到他和园丁、仆人聊天。

晚上他回到了那间给他收拾出来的客房 手里拿着赫斯夫人床头柜上那把瓷壶和茶杯。他把茶杯放在灯光下仔细检查着 茶杯底部几粒微小的黑颗粒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取了小瓷壶中的牛奶 含在口里品味着。

第二天一早 福琼把一只信封扔进了镇上的邮筒。

早饭后 福琼又走上花园中的那条小径。

当雪茄烧到他的手时 他从沉思中猛醒过来。

眼前是一片盛开的金雀花 煞是好看。突然 他停住了脚步：眼前一棵金雀花连枝带干被一块砍去了。

新近才砍的。是谁把这盛开的金雀花连枝带干砍去的呢？

回到别墅 福琼直上二楼。在赫斯夫人卧室门口 他看到一个女仆在赶那只波斯猫。那女仆对他说：“它想进夫人房里去。”

福琼摸了摸猫 说：“是不是想喝牛奶了，‘皇帝’？”

“不是的，”女仆说：“这两天它对牛奶碰也不碰一下。”

福琼打开门，“皇帝”爬上床 蜷曲在赫斯夫人身边。

福琼看到 尽管赫斯夫人脸色仍很苍白 但呼吸已平稳多了。

福琼走到凯莉小姐书房门前。敲敲门,没有人应。他推门进去,反身把门关上。他用探寻的目光四下扫视。突然,他的目光停在那一瓶鲜花上。

在那一束花中,福琼发现了一枝金雀花!

他走到书桌前。一本很旧的羊皮面的书引起了福琼的注意。

这是一本用拉丁语写的古代民族习俗。书中夹有一只书签,他把书翻到这一页。这一页最上面写着:无生命之物的怨恨和友善。中间有一段被人划了线。这样,在金雀花丛下安眠入睡的人将被这致命的毒剑所击中。作者解释道:致命的毒剑指金雀花的花朵和花籽。福琼翻到书的扉页,上面有一颗赫斯家族的盾形纹章。这时,他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于是赶快把书放回原处。

门开了,进来的是凯莉小姐。

“想必您知道这是我的书房。”

“我以为在这里能找到你。”福琼微笑着说,“我想告诉你赫斯夫人情况有好转。”

凯莉小姐的脸由苍白变成绯红,她嚷道:“她当然会好转的。狄隆大夫说您疑神疑鬼,可却什么也没有捞到。”

福琼下楼来到客厅,他拿起电话,拨了他实验室的号码。

“哈罗,普里斯特!有结果吗?我估计是金雀花碱。”

“那可是很原始、毒性很低的毒剂啊。”电话里说。

“是的,所以症状也不明显。”

放下电话,他决定到赫斯夫人摔伤的那个池塘去看看。

走过布里特的房门,他听见里边有人对话。

“亲爱的姑娘,我们没借口赶他走。”这是布里特的声音。

“他在各个房间乱窜。”凯莉小姐的嗓门又尖又高。

沿着花园边上的一条小渠,他来到那个池塘前。池塘围堤用石头砌着护坡,坡底有五六米宽,靠外的斜坡上长满一人多高的茅草。走上堤顶,福琼看到堤下水边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把一根棍伸进水里在试深浅。他招

呼了一声,那两人抬起头来。那两人竟是身着便服的苏格兰场警察长贝尔和一名警官。更使福琼惊讶的是,贝尔警察长告诉福琼他们是为赫斯夫人摔伤的事来的,而且他们对福琼在这里调查也是一无所知。贝尔拉着福琼在塘边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向福琼谈起他们掌握的一些情况。

贝尔谈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史密森大夫到苏格兰场去报了案。他说他的一个女病人摔伤了,但伤势和摔伤的过程有些蹊跷,怀疑被人谋害,所以请求警方调查。但他对福琼却从没提到此事。

二、赫斯夫人有每天晚饭后散步的习惯,这个池塘又是她最爱去的地方。她这个习惯在塔温特镇上人人皆知。她散步时有时是凯莉小姐陪着,但更多的时候是她自己。

三、赫斯夫人在镇上的居民中的人缘很不错。贝尔说,惟一的例外是史密森大夫。镇上人说,史密森原来和赫斯夫人关系不错,但有一次他对赫斯夫人说狄隆大夫和凯莉小姐私下有来往,赫斯夫人嫌他破坏了赫斯家族的名誉,两人大吵了一架。这次赫斯夫人摔伤后,凯莉小姐找的是狄隆大夫,但布里特先生回来后,硬要请史密森大夫。

四、赫斯夫人摔伤的当天傍晚,远点多,有人看见凯莉小姐和狄隆大夫也在池塘附近散步。仆人发现赫斯夫人躺在池塘边上的时间是八点左右。几天来,他俩从未对人说过当天他们在水塘附近散步的事。

贝尔说到这里停住了。他看到福琼盯着池塘中央几株随风摇摆的芦苇出神,他额前刚才还很明显的皱纹此时却不见了。

贝尔知道,福琼额头上的皱纹是他紧张思索的标志,一旦这些皱纹消失了,离结案也就不远了。

福琼听贝尔半天不说话了,转过头来,好像问贝尔:“假设是凯莉小姐和狄隆大夫将赫斯夫人推下池塘,动机是什么?”

贝尔很快地说:“只有凯莉小姐和布里特先生可以继承赫斯夫人的遗产,凯莉小姐又在布里特先生之前,因此,如果赫斯夫人死了,她的遗产将主要由凯莉小姐继承。至于狄隆大夫,他很可能成为凯莉小姐的丈夫,因

此 ,只要凯莉小姐成了富翁……”

福琼说 :“也就是说 ,谋害赫斯夫人是为了得到遗产。有这个动机的有两个人——凯莉和布里特。从继承顺序上说 ,凯莉所得的好处要多 ,从作案时间上看 ,当时凯莉就在附近 ,而布里特是第二天才赶回来的。这两点都对凯莉小姐不利。”

“是的 ,凯莉小姐作案的可能性极大。”贝尔说。

“假如证实确实是凯莉小姐干的 ,将会判多重的刑 ?”福琼慢悠悠地问。

“将会判死刑。”贝尔肯定地说。

“这就对了。这是个不错的结局。”福琼自言自语。

“什么 ,你说什么 ?”贝尔没听懂福琼的话。

“噢 ,没什么。”福琼站起来。“我是说我该回庄园去了 ,到时候我会给你电话。”

贝尔也跟着站了起来 :“你已有所预料 ?”

“是的。不过因为还没有掌握全部真相 ,所以我一直没有惊动罪犯。这个谋杀案是够险恶的 ,赫斯夫人摔下池塘只是开始 ,后来又有人对她下了毒。”

“好家伙 !”贝尔叫出声来。“这倒像是医生干的事。”

“反正是可以进入赫斯夫人卧室的人。”

“下的什么毒 ?”

“我估计是金雀花碱。”福琼说。

“投毒案中很少听到这种东西。你怎么想到的 ?”贝尔问。

“是猫喝牛奶提醒了我。赫斯夫人那只猫对它的牛奶连碰也不碰。它不喝牛奶必定是嗅到了什么怪味。”

“你想是谁干的呢 ?”

“那只猫没告诉我 ,不过 ,要不了多久我们会再见面的。”

“小心罪犯狗急跳墙。”贝尔说。

回到庄园 ,福琼先上楼去看了看赫斯夫人。她的情况稳定多了 ,苍白的脸上有了点血色。护士告诉他 ,赫斯夫人又说话了 ,赫斯夫人说的是“是

谁推我”。福琼又去了藏书室。几分钟后,他带着满意的神情走了出来。在藏书室的一个书架上,他找到了早先在凯莉小姐书桌上放着的那本书。

福琼走进客厅,给他的实验室挂了电话。

“哈罗,普里斯特,情况怎么样啊?”

“你是正确的,牛奶里含有超量的金雀花碱。”电话里说。

“请写一份分析报告,我到时候有用。”

福琼挂上了电话。

吃晚饭时,布里特、凯莉和狄隆都来到餐厅。

福琼对狄隆说:“我们现在得对赫斯夫人的伤势会诊一下。”

凯莉小姐看了福琼一眼,冷冷地说:“要不要我回避?”

福琼一摆手,说:“我希望全家成员都在这里听。”

“哼,恐怕不能指望我会帮什么忙。”凯莉小姐说。

“好了,表妹,安静一会儿吧。”布里特把手搭在她肩上。

“激动有什么用?先听听福琼先生说什么。”

“有些情况你们恐怕还不太清楚。”福琼喝了一口咖啡说,“赫斯夫人在昏迷中前后说过两次话,每次她都说到有人推她,因此可以肯定她是被人推倒的。”

“两次!”凯莉小姐叫了起来。

“她第二次说话是什么时间?”狄隆问。

布里特的目光从凯莉和狄隆身上扫过,最后落在福琼身上。

“今天下午。这一次她说得比较清楚。”

“她的情况好起来了?”凯莉抓住狄隆的胳膊摇了两下。

“我说狄隆,你没想到我姨妈会开口说话吧。”布里特说。

“胡说,我说过她有好的希望。”狄隆涨红着脸说。

“我来到庄园后,你们猜我发现了什么?”福琼问。

“谁知道你干了些什么?”凯莉用讽刺的口气说。

福琼没理会,接着说:“赫斯夫人不仅受了摔伤,有人还对她下了毒!”

“上帝!”布里特惊叫了起来。

“下毒？”狄隆嘴里喃喃地说。

“我把她喝的牛奶送去化验了，里面含有超量的金雀花碱。”

“金雀花碱？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词。”希里特说。

“听说过金雀花吧？”福琼用手一指餐桌上的一只大花瓶。他站起来，从那一束各种各样的鲜花中抽出一支金雀花。

他把那只花抖了抖，几粒花籽落在他手心里，“把它们磨成粉，这就是牛奶里的毒剂。花园里有很多金雀花，而你们家就有一本用拉丁文写成的书，书中讲了怎样用金雀花籽制毒剂。”

“今天早上你看到那本书了？”凯莉小姐脸色苍白。

狄隆大夫不安地看着她。

“是的，今天早上我到过你的书房，但你们恐怕不知道，我还去过花园、池塘、藏书室。好了，现在我要回房间，就此案写一个报告送苏格兰场。”他看了看狄隆和布里特，缓慢地说：“现在清楚你们自己的处境了吧？”

“你已经有怀疑对象了？”布里特说：“你应该让我们知道！”

“应该？”福琼打断了他，“该做什么我自己还不清楚吗？”

福琼卧室窗前有一张写字台。福琼走到写字台前伸手推开窗户，窗外正对着那大花园。福琼坐下来，推开报纸伏案疾书，然而，每写几行就停下，倾听窗外的动静。月亮被乌云遮掩着，窗外一片黑暗，只有卧室的灯光在窗外灌木丛上撒下点点光斑。

突然，福琼听到花园里有一种轻微的异样声，就像一头野兽踩着脚下松软的落叶在悄悄接近窗口。福琼轻轻把桌上的墨水瓶拿到手里，仔细分辨着响动的方位。借着室内射出去的光线，他看到两丛灌木的间隔处有一个黑影。他以极快的速度把墨水瓶向那黑影掷去，同时一闪身躲开窗口。几乎同时，传来一声巨响，室内墙上一个大镜框被击得粉碎。紧接着，窗外又响了一枪。

几秒钟后，庄园里乱了起来，楼上楼下传来纷乱的脚步声。

福琼从窗后走了出来，又坐到他那把椅子上。

窗外传来一声尖叫。是凯莉小姐的声音。片刻间她冲进福琼的卧室。

她面无血色 ,喘得说不成话 :“福琼……先生 ,他……”

福琼站起身来 ,把她按进沙发里说 :“别害怕 ,先不要出去。”

他走出卧室 ,在客厅里拨了苏格兰场警长办公室的电话。

福琼来到他卧室的窗下。

地上 ,一个人仰面朝天躺着 ,还有一个人跪在他身边。

“大家回屋吧 ,警察会来收拾现场的。”福琼平静地说。

狄隆大夫抬起头来说 :“已经死了。”

“这第二枪他倒是打得很准。”福琼说。

“可第一枪的枪伤呢 ?”他身上湿乎乎的并不是血呀 !”

“第一枪是冲我打的 ,他身上的是墨水。”

狄隆大夫伏下身去 ,喃喃地说 :“他为什么……”

“为什么 ?”福琼说 ,“你还是先看看他的手枪吧。”

狄隆从死者手里拿下手枪 ,对着灯光看 ,惊叫起来 :“怎么 ?这是……我的手枪。”

“那就对了。”福琼微笑了。

“您早已知道这是我的手枪 ?”

“没那么肯定 ,我想应该是你的或凯莉小姐的手枪。”

“是我的。两个月前镇上有几户被盗 ,赫斯夫人害怕 ,成天唠叨。我就把我的手枪借给了凯莉。”

“布里特也一定为你的这一举动而高兴呢。”福琼说。

“可他为什么要对您开枪呢 ?”狄隆问。

“呵 ,你竟问出这么天真的问题。”福琼说。“如果我被打死了 ,而窗外地上扔着一把有你名字的手枪 ,家里又人人皆知你曾把手枪借给凯莉小姐 ,你们还能够洗得清吗 ?”

“您一开始就知道是他下的毒吗 ?”

“当时我没抓到证据 ,所以我要表示出对所有的人都怀疑。”

“布里特为什么非把史密森大夫拉进来呢 ?”狄隆又问。

“他知道史密森大夫对你和赫斯夫人忌恨于心 ,所以他把他牵扯进来 ,

好转移我的视线。”

远处传来警车尖厉的警笛声。

“好了，这里留给警察处理吧。”

在客厅里，福琼点上一支雪茄，坐在大沙发里。

一会儿，狄隆大夫扶着凯莉小姐也来到客厅。

“福琼先生，”凯莉小姐的声音微弱而颤抖。“他，为什么要干这事？”

“就为了不让你继承这座庄园。”

“当时布里特并没有在现场啊！”狄隆说。

“只要有一辆汽车，是很容易造成不在现场的假象的。”

“您是怎么知道的？”凯莉小姐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根据现象和推理。”福琼面露得意之色，“第二天布里特赶到这里，看到赫斯夫人并没有摔死，怕她会说不利于他的话，于是就在牛奶里下了金雀花毒剂，他的这一招真是聪明绝顶。”

“那么您原来认为是我干的？”凯莉小姐叫了起来。

“你要那样想可就低估我了。当我在你房中发现了一束金雀花，又在你桌上发现了那本书后，我就断定不是你干的。真正的罪犯没这样愚蠢。”

“我也奇怪那本书怎么跑到我房里来了，我很害怕，就悄悄把它放回了藏书室。”

“我在藏书室看到那本书了，我猜那是你干的，不过这很危险，换个人也许又成了你的一条罪状。”福琼笑道。

“啊，真可怕！”凯莉小姐长长地叹了口气。

“好了，”福琼站起来，“过几天等赫斯夫人好一点后，由你们向她解释这一切吧。”

第二天早上，福琼来到赫斯夫人的卧室。

赫斯夫人和“皇帝”都在床上安睡。福琼搔了一下“皇帝”的肚子。“皇帝”睁开眼，对着福琼愤怒地叫了一声。

经典悬念 圆

在一个“密封”的“军营”中 ,将军女儿的定情信物 ,价值 10000 元的珍珠项链在卧室中不翼而飞。经过详细的调查发现 ,这宝贝还没有从“军营”送出去 ,可将军的士兵搜遍了每个角落也没有找到 ,客人们游泳时 ,将军的女儿也仔细地搜索了他们的衣物 ,仍然一无所获。

珠宝到底藏在哪里呢 ? 又是谁偷盗的呢 ? 埃勒里用一个简单的游戏和一个子虚乌有的指纹 ,让偷盗者自己找出了珍珠项链 ,并俯首认罪。

〔美〕艾勒里·奎恩 :事实上是曼布雷特·李与弗雷德烈克·达聂两位表兄弟合用的笔名 ,他们两人同在 1905 年出生于美国。艾勒里·奎恩是他们笔下一位聪明、敏锐的大侦探。1929 年 ,《希腊棺材之谜》问世 ,曾轰动一时。此后 ,他们每年都有一至三部新作问世 ,直到 1960 年代末。他们的五十多部作品在英美侦探小说中颇有影响。艾勒里不但制造了传统侦探小说的紧张气氛 ,同时 ,也流露出轻松诙谐的一面。

寻宝游戏

“下马 !”巴芮特少将快活地大吼着 ,翻身下马 ,“早餐前这种运动怎么样 ,奎因先生 ?”

“好极了。”埃勒里说，“我担心我的肌肉有点萎缩了。”

哈克尼斯下马后说：“你过的是舒适的生活，奎因，当你探索男人的世界时，一定感到很难堪。”他大笑。

“将军，你不可能误打误撞挑中这个地方，你的性格里一定有一丝诗意。”埃勒里说。

“诗你的头啦，奎因先生！我是个军人。”老绅士走到埃勒里身侧，凝神看着下方的哈德逊河，它在初升的太阳下像个蓝色的玻璃反射器。悬崖很陡峭，笔直地通到下面的海滩，巴芮特少将的船屋就在那里，崖壁上曲折的石梯是惟一能够下去的方法。

一个老人坐在小防波堤边钓鱼。他抬头看了看。出乎埃勒里意料，他跳起来，行了个端正的举手礼，又平静地坐下来钓鱼。

“普劳，”将军两眼发光，“你看到了吗？纪律，那才是诗意！”他哼了一声，“奎因先生，我喜欢这山崖是为了它的军事价值！”

将军建筑家园的平台被三面陡峭的山崖围住，崖顶高耸入云。最后面那道山崖上有一条小路，由山脚蜿蜒而上。

“你控制了这条河，”他冷冷地说，“可敌人控制了上面的那条路就可以把你射穿了。”

老绅士急忙辩道：“掌握了那个出入口，我就能抵抗一支军队了！”

“还有大炮，”埃勒里喃喃自语。

他看着旗杆旁的一管小型加农炮。

“将军随时准备革命。”哈克尼斯懒懒的笑了。

“你们，”将军不悦地说，“丝毫不尊重传统，你很清楚，这是一门落日大炮。这是，”他用阅兵的语气下结论，“旧日荣光惟一能保存在我家园的办法！”

“我想，”这位猎人笑道，“我的大象枪无法达到相同的作用……”

“不要理他，奎因先生，”将军暴躁地说，“一定要维持老传统，奎因先生，我想我是个老傻瓜。”

“喔，当然不是，”埃勒里连忙说，“传统是一个国家的脊椎。”将军未来

的女婿狄克·费斯科昨晚告诉他，巴芮特一直是个狂热的军人。

一个马夫把马牵走，他们漫步越过草地走向屋子。

“将军，”他抬起头来看费斯科中尉正奔向他，“我可以单独跟您谈一会儿吗，长官？”

“当然可以，失陪了，各位先生。”

哈克尼斯和埃勒里往后退。

中尉说了些话，老绅士脸色苍白起来。接着，都拔腿奔跑。

“我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哈克尼斯说。

“黎奥妮，”埃勒里推断，“只有老将军的女儿会让他心神不宁。”

“有的话就太可惜了，”哈克尼斯耸耸肩，“我上一个旅行中已充满了太多刺激。”

“碰到麻烦了？”

“能捡回一条命算我运气好。嗨，尼克森太太，巴芮特小姐有什么不对劲？”

一个高大苍白的女人停下阅读杂志抬头看他，“今天早上还没看到她，怎么了？”她似乎没兴趣，“喔，奎因先生！昨晚那可怕的游戏让我大半个晚上无法闭眼。你怎么入睡？”

“我的问题，”埃勒里笑着说，“是睡太多了。”

“有必要拓下我们的指纹吗？游戏归游戏……”

埃勒里笑了。“我一有机会就毁掉即兴设立的小骗局……”

“奎因，”费斯科中尉在门口说道，“你可不可以——”

“什么问题，中尉？”哈克尼斯问。

“黎奥妮发生了什么事吗？”尼克森太太问。

“哈，什么都没有。”年轻的军官微笑着，拉着埃勒里走到楼梯处，他的笑容悚然消失。

“发生了很糟糕的事，奎因。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发生了什么事？”埃勒里温和地说。

“你记得黎奥妮昨晚戴的那串珍珠项链吗？”

“喔。”埃勒里说。

“那是我给她的订婚礼物。”中尉咬着双唇。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埃勒里说，“那串珍珠不见了。”

“可恶，是的！”

“值多少钱？”

“二万五千元，我父亲曾很有钱。”

埃勒里点了根烟，尾随军官进入黎奥妮的卧室。

黎奥妮不停地哭泣，她扑向埃勒里。

“奎因先生，你一定得把它找回来。”她激动地说。

“亲爱的……”将军以微弱的声音说道。

“不，爸爸！我不管谁会受到伤害！”

“可亲爱的，”中尉悲惨地说，“毕竟，你的客人——”

“我不认为一个贼因受邀而来就有豁免权。”黎奥妮说。

“可怀疑是员工所为比较合理点——”

将军的头猛地抬了起来。“亲爱的理查，”他愤慨地说，“我的员工中没有一个人是不忠诚的。”

“因为我也是客人之一，”埃勒里高兴地说，“我认为公正的调查不会有碍。你什么时候发现东西没了的，巴芮特小姐？”

“半小时前，我醒来时。”黎奥妮指着梳妆台。

“那么你昨晚上床前那个盖子是关上的？”

“早上六点我下床喝了杯水，我记得那时盒子还是盖着的。”

埃勒里看着盒子说：“你是在八点差一刻发现的，换句话说，珍珠是在六点到七点四十五分之间被偷的。听到什么声音吗？”

黎奥妮悲伤地笑笑。“我是个睡得很死的人——”

“到底该怎么办？”将军咆哮着，“你不能搜他们啊。”

“没必要，将军，”埃勒里说，“没有贼会笨到把偷来的东西放在自己身上。”

“警察？”黎奥妮沮丧地说。

“我想，”埃勒里说，“我们可以自己设法进行。”

“除了我们四个——那个贼不算——还有谁知道此事？”

“连个鬼也没。”

“好，请装作什么都没发生。或许……”他若有所思地抽着烟，“你可否整装到楼下加入你的客人中，巴芮特小姐？”

“遵命。”黎奥妮挤出一个微笑。

“男士们也可以合作，我搜索时，不要让任何人靠近这层楼。我可不要，举例说，尼克森太太逮到我在翻她的胸罩呢。”

“哦。”黎奥妮被逗出笑来，但旋即停了。

“怎么回事？”中尉问道。

黎奥妮脸红了，“老天，我根本是半裸的！拜托，通通出去。”

早餐后，埃勒里低声对费斯科说，“不在这屋里。”

“你确定？”那军官问道。

“非常确定。”

黎奥妮兴高采烈地叫着：“陶拉斯、哈克尼斯先生还有我要游泳。狄克！来不来？”

“请去吧，”埃勒里轻声说，“游泳的时候，找一下。”

费斯科点点头跟着其他人走了。

“没有？”将军快快不乐地说。

“还没有。”埃勒里说，“将军，我要问你的普劳几个问题。”

他们走到下方的银色海滩上，发现那老兵正平静地擦拭着汽艇上的铜牛。

“早安，先生。”普劳打着招呼。

“放轻松，”将军闷闷不乐地说，“这位先生问你几个问题。”

“非常简单，”埃勒里笑着说，“你什么时候到防波堤上的？”

“呃，”老兵回答，“大约五点半。”

“你是不是一直能看到那边的阶梯？”

“没问题，先生。”

“早上有没有人从那边下来？”

普劳摇晃着他浓密的头发。

“有没有人从河边过来？”

“没有，先生。”

“有没有人从悬崖上把东西丢或抛到这下面或水里？”

“没有，先生。”

“还有一点，你整天都在这里吗？”

“呃，到中午以后，除非有人要坐汽艇。”

“那么，请留意。巴芮特将军特别关心今天下午是否有人下来。如果有的话，立刻回报。”

“是将军的命令吗，先生？”普劳问，眼中发出锐利的光。

“没错，普劳，”将军说，“让我们看麦鲁格怎么说。”

麦鲁格是个高大的爱尔兰人，有着坚韧的双颊和上土的眼睛。他住在园区大门口一间凌乱的小屋里。

“没有，先生，”他加强语气说，“整个早上都没人进出。”

“你怎么能确定呢？”

“从六点差一刻到七点半我就在这里清洁将军的枪支。”

“你可以把麦鲁格的话当做真理。”将军插口道。

“是的，”埃勒里连忙保证，“这是园区惟一的车辆出口吧？”

“没错。”

“是的，还有那悬崖边，只有蜥蜴才能攀爬那些岩壁。”

“现在怎么办？”他们走回去时，将军问。

埃勒里皱眉头。“任何调查行动的精髓，在于你能够消除多少个可能性。你说你绝对信赖你的仆人？”

“那么集合他们，要他们仔细搜索地上的每一英寸。”

“嗯。”将军的鼻翼翕动着，“他们会很乐意的，那树呢？”

“你说什么？”

“树木，老弟，树的分枝，绝佳的藏匿处。”

“喔，”埃勒里正色说，“树木，尽一切可能搜索。”

“把这活儿交给我。”将军激动地快步离去。

埃勒里踱到池边。

“我办到了。”黎奥妮低声说，笑着好像要埃勒里赞赏。

“办到什么？”埃勒里嘀咕着，也对她微笑。

“搜索他们。”

“搜索？我不明白。”

黎奥妮往后靠并甩着头发，“我为什么要建议到池边去？这样每个人都要把衣服脱下来！不过，一无所获。”

埃勒里看着她。“亲爱的小姐，可他们的游泳衣——”

黎奥妮脸红了，但她坚定地说：“那是一条长长的、六条绞成一束的链子。你认为尼克森现在把它带在身上？”

“我不会那么认为，”他笑着说，“嗨，中尉！水怎么样？”

“不好。”费斯科说着，把他的下巴搁在游泳池边上。

“什么，狄克！”黎奥妮叫道，“我以为你喜欢——”

“你的未婚夫，”埃勒里低语，“刚刚告诉我珍珠没在游泳池里。”

尼克森太太打了哈克尼斯一掌，哈克尼斯大笑，然后游下去。

“猪。”尼克森太太高兴地说着，爬出来。

“自作自受，”黎奥妮说，“我告诉你不要穿那件游泳衣。”

“如果你也邀请泰山来过周末，”尼克森太太话说一半就停住了，“那些人在干什么？还在地上爬行！”

每个人都往外看。埃勒里叹口气说：“将军对我们厌烦了，他一定在进行战争游戏呢。他是否经常如此？”

“步兵队演习。”中尉很快地说。

“那种神经游戏，”尼克森太太精神抖擞地说着，脱下她的泳帽，“今天下午有什么活动，黎奥妮？”

“我想要玩些刺激的游戏，尼克森太太，如果你参加的话。”哈克尼斯笑道。

“野兽，”尼克森太太说，“该玩什么呢？奎因先生。”

“老天，”埃勒里说，“寻宝吧？”

黎奥妮说，“是个好主意，你来安排，奎因先生。”

“寻宝？”尼克森太太思考着，“把宝藏弄得值钱一点。”

埃勒里停了一下，“午餐后？干脆好人做到底，我弄好线索。你们先留在屋子里，我可不想有人先偷跑，同意吗？”

“我们全听你的。”尼克森太太快乐地说。

“你真是个幸运儿。”哈克尼斯叹息道。

“那么，待会儿见啦。”埃勒里漫步走向河边。

中午时，巴芮特少将站在栏杆边望着半英里外的海岸。

“所有的贼都是天杀的！”他愤怒地说。

“没找到？”

“一点痕迹都没有。”

“那她会放到哪里去？”

“真是可恶。想到在这屋顶下的宾客之中——”

“谁说了。”埃勒里叹道，“任何有关宾客的事，将军？”

老将军怒意大增：“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告诉我，搜索行动是否彻底？”

“你检查过麦鲁格的小屋了？”

“当然。”

“宿舍呢？”

“我亲爱的先生——”

“树木呢？”

“每一个地方。”将军打断他。

“很好！”

“那有什么好？”

“亲爱的将军，太棒了！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个很聪明的人。”埃勒里悠然地说。

“你知道——”将军瞠目结舌。

“已见到曙光了。可否请你梳洗一下？你还要应付下午呢。”

“噢，老天爷。”将军摇着头走向屋子。

埃勒里一直看到他消失为止。

“好了，各位女士、先生，”等大家于两点钟集合在阳台上后，埃勒里开口说，“为了给大家贡献些许欢乐，我很乐意牺牲一些个人的心力，而我所要求的回报只是大家的尽力配合。”

“你们都知道这游戏吧？”埃勒里点了一根烟。“我把一个‘宝藏’藏在某个地方。我留下了寻找的线索：一种缠绕的线索，你们必须遵照指示一步步来，如果解读正确，就可以指引到下一个步骤。这个比赛，当然，脑筋好的占便宜。”

“那么，”尼克森太太难过地说，“让我退出吧。”

“可怜的狄克，”黎奥妮嘟囔着，“我必须和他配对，靠他自己一定连一垒都上不了。”

“那我选尼克森太太，你只好独自一人了，将军。”哈克尼斯慢条斯理地说。

“或许，”将军满怀希望地说，“你们年轻人希望自己玩……”

“还有一点，”埃勒里说，“所有的线索都是用引句的方式。”

“天呀，”尼克森太太说，“你是说类似像‘先战争，先和平’这种东西？”

“没错，但只管文字本身的意思。”

“等一下，”哈克尼斯说，“宝藏是什么？”

埃勒里把熄灭的香烟丢到烟灰缸里。“不能说。准备！现在我给你们第一个线索。这引句是——”他停下来，“一条鱼该在海里游泳。”

尼克森太太琥珀色的眼睛发亮，她跳了起来。

“老天，这没那么困难。”她迅速地跑过草皮，哈克尼斯尾随其后。他们朝着矮墙方向跑。

“可怜的尼克森，”黎奥妮叹道，“她的脑袋不怎么灵光。”

“你跟她有不同看法喽？”埃勒里问道。

“奎因先生，你当然不会要我们去搜索整条哈德逊河。”她跳下阳台。

“游泳池！”费斯科中尉叫着，急急忙忙地尾随她。

“了不起的女人，先生。”埃勒里目送他俩离去时说。

将军眼里发出光芒，“好家伙，我兴趣上来了。”

他们发现黎奥妮把一条从游泳池中捞起的大型橡胶鱼放气。

“过来，狄克，这是什么？‘那么它应该在奶油中游泳。’奶油……餐具室！”她像一阵风一样奔回屋子。

埃勒里把字条放回橡胶鱼中，充气，然后丢回游泳池中。

“其他人很快会到这里来。来吧，将军。”

黎奥妮跪在餐具室内的大型冰箱前面，从奶油盆中挖出一张纸片，“帮我念出来，狄克。”

费斯科中尉读出来：“‘那最后，老兄，它应该在红葡萄酒中游泳。’”

“奎因先生！这太简单了。”

“愈到后面，”埃勒里淡淡地说，“会愈来愈难。”

把酒窖门关上时，他听到尼克森太太的脚步声在餐具室中。

“可恶，黎奥妮八成忘了她那项链的事了，”将军嘀咕着。

“我不相信她会忘了。”埃勒里喃喃说道。

“啊！”黎奥妮叫道，“有了。这是什么？”她从两只尘封的酒瓶间撬出一张纸条，皱着眉看。

“上面怎么说，黎奥妮？”费斯科中尉问道。

“‘在绿林树下’……”她慢慢把纸条放回去，“我们有任何绿林树吗，爸爸？”

将军不耐烦地说：“从来没听说过。”

“我对绿林树惟一的了解，”黎奥妮皱着眉，“是莎士比亚的《如你所愿》以及哈代的一本小说里提到的。但是——”

“来啊，泰山！”尼克森太太在上方叫道，“他们还在这里。”

尼克森太太飞快地奔下阶梯，从架子上抓起纸条，哈克尼斯跟在她后面。她脸色一沉：“我看不懂。”

“让我看看。”哈克尼斯看了纸条，随即大笑，“青绿色的绿锈菌，我在这庄园里看过那种树好多次。”他奔上阶梯，随即消失了。

“可恶。”黎奥妮说着，领着众人追随哈克尼斯。

当他们赶上他时，哈克尼斯正靠在一棵古老的大树上，一边看纸条一边搔下巴。那棵树的树干是鲜绿色的，像原始的菌类。

“绿色的树！”尼克森太太惊叹道。

黎奥妮看起来很懊恼。“就算拿奖品的是男人，我也不相信会是你，哈克尼斯先生。纸条里怎么说？”

哈克尼斯大声念了出来：“寻找不久前才丢掉的……”

“谁不久前丢掉了什么？”中尉抱怨说。

“这名词不是表示发现纸条的人……有了！”哈克尼斯说。

他快速地奔向屋子方向。

“我不喜欢那个人，”黎奥妮说，“狄克，你一点儿头脑都没有吗？”

大家鱼贯地跟在哈克尼斯后面。

埃勒里到了阳台，发现哈克尼斯高举某物。

“你怎么会知道，可恶的家伙？”黎奥妮叫道。

哈克尼斯把手臂放低，他拿着的是半截香烟。“靠推理。这引句指向奎因本人，而‘不久前’我看到他丢掉的惟一东西就是这个烟屁股。”他把烟掰开，介于烟草和顶端间有一小卷纸。

他把它展平并把潦草的内文看了一遍。

然后他又再看一遍，慢慢地。

“看在老天分上！”尼克森太太打断他，“不要像猪一样，如果你不知道答案，给我们这些人一个机会。”她从他手中抢过纸条并念出来，“寻找，甚至在加农炮的嘴里。”

“什么——”将军喘着气说。

“这简单！”红发女人格格地笑着，跑了。

等大家来到她这边时，她已跨坐在落日大炮上俯瞰着河流。她发牢骚说，“如果加农炮的嘴是位于哈德逊河上方七十五英尺的高空中，你怎么才

能看到它的嘴巴里？”

黎奥妮笑不可遏。“白痴！在后面有一个上膛的地方。”

费斯科中尉熟练地弄着落日大炮后方的构造，转眼间就把尾栓的保险小门转开了，露出圆形的小孔。中尉把手伸进去，然后他张大了嘴。“是宝藏！”他叫道，“老天，陶拉斯，你赢了！”

尼克森太太从大炮上滑下来，笑着说：“给我，给我！”她粗鲁地把他撞到旁边，拿出一团油腻腻的棉絮。

“里面是什么？”黎奥妮叫道。

“黎奥妮，你的宝贝！”尼克森太太脸色一沉。

“我的珍珠项链！”黎奥妮尖叫着从尼克森太太手中抢过那串雪白的珠宝，然后带着最质疑的表情转向埃勒里。

“是你拿了它吗，奎因？”将军问。

“不全是，”埃勒里说，“站好别动。尼克森太太和哈克尼斯先生可能比较不利，听好了，巴芮特小姐的珍珠今早被偷了。”

“被偷了？”哈克尼斯扬起一边的眉毛。

“被偷了！”尼克森太太瞠目结舌，“所以才——”

“没错，”埃勒里说，“想想看。有人偷盗了一条珍贵的项链。问题在于，项链还在庄园吗？是的。庄园总共只有两个出口：那边的悬崖道路，入口处就是麦鲁格的小屋，或是这下方的河流。再说，不到六点麦鲁格和普劳就分别看守着陆路和水路的出口。他们都没看到有人，而且普劳说没有东西曾被丢到沙滩或水里。”

黎奥妮双眼直直地盯着埃勒里。

“不过那个贼，”埃勒里说着，“一定有一个处理计划。”

“我搜过屋里的每一英寸地方，将军的手下则搜过了林地和室外建筑的每一英寸……当然我预期不会这么容易找到，这只是确认不在这些地方。”

“可是——”费斯科中尉疑惑地说。

“这很清楚，不管那个贼的计划是什么，他确定不会利用正常的水陆两

条路线把珍珠弄出庄园之外。这确实要一个胆大又聪明的贼,才能在这种情况下计划并执行这件盗案。”

“可即使他放弃了正常的处理方法,他仍然要用到仅有的这两种出路。我想到河路可以加以利用,外观看不出来,即使有一整团的军队来看守也能成功。然后我知道这一定就是答案。”

“落日大炮。”黎奥妮低声说道。

“正是,巴芮特小姐。只要准备一个小包把珍珠放在里面,打开大炮的尾栓,把小包塞到膛管里后走开,就很轻易地就解决了把珍珠弄走的麻烦问题。这种大炮就和其他发射礼炮的枪炮一样,只使用空包弹,也就是说,只充填火药,使它发出巨大的声响和一阵烟雾。”

“这火药虽然只能制造噪音,它还是拥有相当程度的推动力——不很大,但足以满足盗贼的目的。等今天日落时麦鲁格会过来,把空包弹从尾部装进去,拉动引信、然后——砰!珍珠隐匿在一阵烟雾中射出,抛掷到二十五英尺下方的沙岸再落入水中。”

“可是怎么样——”将军唾沫横飞,脸红得像樱桃。

“当然,这容器必须能漂浮。计划中一定要有个共犯:某个人在日落时驾船沿哈德逊河划行,捞起容器,然后快乐地划走。”

“共犯,呃?”将军吼道,“我来打电话——”

埃勒里叹口气说:“将军,我一点钟时已经打给本地警察了。我们的人在日落时等在下面,如果你们按照时间对夕阳发射礼炮的话,我们可以当场捉到他。”

“可是那个容器或罐子在哪里呢?”中尉问道。

“喔,安全地藏起来了,”埃勒里冷冷地说,“非常安全。”

“你藏的?为什么?”

埃勒里静静地抽了一会儿烟。“你知道,昨天晚上我们玩了一个谋杀游戏。为求真实,我用随身携带的组合包取了每个人的指纹,我忘了把它们销毁。今天下午,在寻宝游戏开始前,我在大炮里发现了容器。你们想,我在罐子上发现了什么?指纹!”

埃勒里做了个鬼脸，“很令人失望，不是吗？因为这位聪明的贼没想到，有人会在发射之前发现这个秘密的地方，所以他十分粗心。当然，比对罐上的指纹和昨晚取的指纹简直如同儿戏。”

沉默的时间就像一个人所能屏住呼吸的时间一样长。

然后，哈克尼斯轻声说：“你逮到我了，老兄。”

“啊，”埃勒里说，“你真捧场。”

日落时，大家都站在大炮旁，老麦鲁格拉动引信。炮声回响再回响，空中充满了空洞的雷声。

“看看那家伙，”尼克森太太靠在矮墙上往下看。

哈德逊河像一面钢制的镜子，反射着最后几抹古铜色的夕阳。除了一艘装有船外马达的小船之外，整条河上没有其他的船只。那个人把船划过去，焦躁地检视水面。突然间他抬起头，看到上面有几张脸在看，便以一种可笑的仓促把船划到对岸去。

“我还是不明白，”尼克森太太抱怨，“为什么你要叫警察放了那个人，奎因先生？”

埃勒里叹口气。“只有犯罪意图，而且那是巴芮特小姐的意思。巴芮特小姐没有报复让我松了一口气。哈克尼斯在生活中迷失了，当你在丛林中度过大半辈子之后，道德早已失掉准则了。

“在社交上他已经完了，而且我拿回了我的珍珠。”黎奥妮轻柔地说。

“很有趣的问题，”埃勒里梦幻般说道，“我相信你们都看出了寻宝游戏的重点了吧？”

费斯科中尉看起来一片茫然。

“我提议这个游戏时并没有隐秘的动机，但当炮声响起时，我推论珍珠在落日大炮之中，我想可以用这个游戏来抓到盗贼。”

“巴芮特小姐是我的共犯。我私下要她在开始时伶俐——为了消除怀疑——愈到后面愈慢下来。利用大炮藏运珍珠使我怀疑哈克尼斯，他懂枪炮，我得试试他。”

“当巴芮特小姐慢下来时他超前了。在破解‘绿林树’这条线索时他展

现了聪明机智。在解读香烟的线索时他也表现出敏锐的观察力。然而,在最简单的一条,他反而困惑了!他不‘懂’加农炮的嘴指什么!为什么哈克尼斯不愿意去大炮那里?惟一的可能就是他知道里面有什么。”

“但这一切好像都很多余,”中尉抗议道,“如果你有指纹,这个案子就破了。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

“我的天,”埃勒里说,“你有没有玩过扑克?”

“当然有。”

黎奥妮叫道:“你这个老狐狸!别告诉我……”

“唬人的,”埃勒里哀伤地说,“罐子上根本就没有指纹。”

经典悬念 圆袁

永岛杀死了自己的情人大野伸子 ,巧合的是 ,回去取遗忘的雨伞时 ,竟意外地目睹了刚刚从伸子寓所里惊慌失措跑出来的前情人——水沼清——被自己乘坐的出租车撞死了。

于是 ,水沼清就成了名正言顺的杀人犯 ,永岛也开始筹备即将到来的婚事 ,可在这个时候 ,警察竟又找上门来了……

〔日〕菊村到 :原名户川雄次郎 ,~~1912~~¹⁹¹³年 ,生于神奈川县。从早稻田大学英文系毕业后 ,入读卖新闻社。主要作品有《这里是社会部》等。~~1936~~¹⁹³⁷年 ,菊村到此《硫黄色岛屿》获日本最重要的文学奖——芥川奖。

菊村到的作品 ,文笔简洁 ,脉络清晰 ,但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处。

遗忘的雨伞

早上起床时 ,永岛发现外面淅淅沥沥地下着雨 ,心情立刻变得阴郁不欢起来。

在美国和西欧的一些影片里 ,即使天上下着暴雨 ,主人公也是翻竖着雨衣的领子 ,浑身湿淋淋地走在雨里——头戴雨帽 ,身穿雨衣 ,不打伞 ,以这样的姿态走在雨中或许比较潇洒。

但身为职员的永岛却无心效仿。

永岛所能做的至多是买一把漂亮的雨伞。永岛常丢伞,因此,他一度用便宜的雨伞。不过,虽然是便宜货,丢了也令人不愉快。于是,他买了一把好一些的雨伞。

他在一张纸片上写上永岛两个字,把纸片用胶纸贴到伞柄上。在伞上贴名字,他觉得自己多少有点小家子气。

可是,从那以后,再也没丢过伞。

雨到傍晚停了。

雨后的黄昏街道上像荡漾着雨气一样湿润润的。

永岛与大野伸子约好晚上,怨点在她的住处见。

公司的同事邀他去打麻将,他拒绝了。

苑点钟之前,他在公司消磨时间。

他在公司附近的面馆喝啤酒,要了点小吃。

离开时,店里的女招待招呼他说:“别忘了雨伞。”

后来,永岛来到四谷一个叫蒲公英的小酒馆。老板娘千秋以前曾在银座经营过——同永岛就是在那时候熟识的。

在蒲公英,他用自己的钱喝酒。

“今天好像没精神?”在结账台前愣着的时候,千秋问。

“是吗?”永岛应道,心里很佩服千秋的眼力。

永岛对同大野伸子的会面感到很厌烦——同大野伸子会面是为了声明断绝关系。

同伸子的关系已维持两年。永岛是个三十四岁的单身汉,伸子也年龄相仿。伸子与永岛大学时代的朋友仓桥住在同一幢公寓,他到仓桥那儿打麻将,就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早上回去的时候,在电梯里遇见了伸子。永岛看上了伸子,却没找她说话。

姻缘是十分奇妙的,后来去仓桥家玩的时候,又同伸子碰了面,永岛对她低头致礼,她也笑吟吟的。

几天后,他们突然在市中心一家电影院里邂逅,双方都是独自一人,于

是一起去喝茶。从此 ,便时常约会。

伸子在一家公司工作 ,据说她二十岁在新宿当过女招待 ,没结婚 ,但好像与有妇之夫同居过。

伸子对人生已失去信心 ,只想快快活活地打发时光。

发生肉体关系之前 ,永岛说 :“咱们互不约束 ,开心地玩玩吧。”伸子同意了。

同伸子断绝关系 ,是因为最近永岛要结婚了。

对象是永岛的上司古矢一门远亲的女儿 ,叫签井绢代 ,药科大学毕业 ,经营一个药店。年龄比永岛大一岁。这么大还独身好像是因为小时候脸上被烫伤 ,落下一块伤疤。

经古矢介绍 ,永岛与签井绢代会了面 ,结果一拍即合。烫伤的疤痕他没多在意 ,好像那伤反倒激起了永岛的英雄主义。同时 ,心里也暗暗盘算 ,同这姑娘结婚 ,生活就有了保证。

对方也看上了永岛 ,事情进展顺利。

“好啊 !祝贺你 !”

听了永岛的话 ,伸子笑嘻嘻地说。

永岛松了一口气。同伸子一开始就说是互不约束 ,因此 ,永岛才坦率地提出 :要结婚了 ,从此分手吧。

对伸子 ,他有些恋恋不舍。丢下伸子 ,自己独享幸福 ,他心中很不是滋味 ,他还担心伸子会有什么反应呢。

“对象是个什么样的人 ?”伸子笑着问。

永岛如实告诉了她。

话一说完 ,伸子蓦地变了脸。

“可是 ,我现在需要一笔钱 ,能想想办法吗 ?”伸子这样说 ,永岛一时答不上话来 ,以为她是开玩笑 ,问道 :“什么 ?”

“我需要钱 ,那个签井绢代开一家药店 ,她有钱 ,要是你不方便 ,我可以直接去找绢代 ,或者去找你的上司古矢。”

伸子嘴边浮现出冷酷的微笑。

他估计到可能会出麻烦,可没想到伸子会是这样的态度。

“不是说好我们只是在一起玩玩的吗?”

“你把一切看得太天真了吧!”伸子大声嘲笑。

“我确实太天真了。不过,你休想从我这儿拿去一分钱。签井那儿也好,古矢那儿也好,你都不能随便去找。”

永岛不堪忍受她的嘲弄,说着愤然站了起来。

他心想应该把她顶回去,这样伸子可能就会软下来。等她软下来再适当给她点钱,了却这件事。

他转身背对伸子,想离开起居室。

他的肩上忽然受到猛然一击。回头一看,只见伸子双目圆瞪,手里抓着啤酒瓶站在背后。

她想砸永岛的后脑,下手偏了。伸子举起啤酒瓶又冲了过来。永岛也失去了理智,与她扭打起来。

永岛夺过啤酒瓶往她身上猛砸。不知道砸到什么地方,只听伸子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便突然倒地。永岛骑到伸子身上,两手使劲地掐住了她的脖子。

等永岛头脑清醒时,伸子已浑身瘫软,眼睛瞪得圆鼓鼓的,一眨也不眨,血从嘴里涌出。

永岛异常冷静起来。他把啤酒瓶、酒杯等可能留下线索的东西统统拿走,洗了洗自己的双手,对可能留下指纹的地方,他用毛巾擦了一遍。

接着,他离开了这间屋子。

他故作镇静,从容地走了出去。

来到公寓外面,走了一会儿,他招呼了一辆出租汽车,突然又想起来,伞忘记拿了。他想坐那辆出租车回去,怕留下线索,只好叫车开到不远处再下车。

司机满脸不高兴,于是,永岛将零钱给他作了小费。

他又招呼了一辆车。

“去哪儿?”司机开门前问。

如果说就在附近 ,司机拒绝的 ,于是他说 :“横滨。”

上车后 ,又说 :“到前面能停一下吗 ?有样东西忘了。”

他觉得这种说法有危险 ,但一时又没有其他合适的借口。

永岛确实有个朋友住在横滨 ,同那位朋友常去喝酒的餐馆也有好几个。为了消除痕迹跑到横滨 ,也许这是个聪明的做法。

在伸子住的公寓前一点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 ,有个人突然从停在巷子里的一辆车后跑出来 ,出租汽车一下把他撞倒了。永岛看清了这一瞬间的情景。司机急忙刹车 ,可是没来得及。

“先生 ,你都看到了 ,可要为我作证呀。”

司机说着下了车 ,永岛也下了车。

昏暗的巷子里 ,一个男人滚在地上。

“先生 ,对不起 ,能帮忙叫一辆救护车吗 ?”可能是吓坏了 ,司机呆坐在那人身旁 ,声音发颤。

他心里惦记着拿伞的事 ,可还是决定先打电话。他拨通 119 简要告诉了地点和事故的情形 ,而后对司机说 :“我马上就回来。”说完就往伸子公寓跑去。

一拧把手 ,门开了。一看伞架 ,有一把男用伞。他松了一口气 ,伸手拿了起来。

哦 ,他感到诧异。拿到手上时 ,感觉不对劲。没有姓名。

赶快把伞放到伞架上 ,出了屋子。他突然想起来 ,又连忙用手帕把门内外把手上的指纹擦干净。

救护车、警车都赶到现场。

就这样逃走吗 ?他正在迟疑 ,只听得司机喊 :“先生 !”

那天晚上 ,永岛辗转反侧睡不着。

伸子的尸体好像还没发现。

雨伞不在伸子屋里 ,也许是忘在蒲公英了。会不会是从蒲公英去伸子家的时候 ,忘在出租车里了 ?离开蒲公英时拿伞了吗 ?一点儿也没有印象 ,在出租车里也没有印象。

他没有想到会杀死伸子。

如果伞忘在出租汽车里了 ,上面贴着名字 ,准会招来麻烦。

永岛将很快被警察当局抓住。

交通事故方面没有问题。

永岛只作了对司机有利的证言 ,其他也没被问什么。

被撞的人昏迷不醒 ,送到医院抢救 ,不知是死是活。

永岛没什么责任 ,可自己乘的车撞了人 ,总叫人不快。

若在平时 ,这场事故一定会使他震动不小 ,可如今 ,在此之前他亲手杀死了伸子 ,对事故他已经麻木了。

然而 ,人的命运是不可捉摸的 ,如果永岛没杀死伸子 ,即使雨伞忘在伸子的房间里 ,他也不会慌里慌张地乘出租汽车回去拿伞 ,因此 ,那个人也就不会被出租汽车撞上了 ,而且 ,总以为忘记拿了的雨伞 ,结果雨伞竟不在那里 ,实在是一种讽刺。

比起杀害伸子的罪恶感 ,倒是对作为罪犯被逮捕 ,并因此永远被社会所埋葬的恐怖感更加强烈地控制着永岛。

以前 ,永岛在报纸上也看到过杀人犯畏罪潜逃 ,被抓获后拒不认罪的报道 ,每当读到这些报道他都有一种厌恶感。

那时他想 ,要是我 ,就立刻去自首 ,老老实实地服刑 ,争取重新做人。可现在他明白了 ,那不过是一时空想罢了。

杀人 ,对一个人来说 ,这就是最大的罪恶。

先动手的是伸子 ,稍有差错 ,倒是我会被杀死 ,因此 ,那是广义上的正当防卫。照当时的情景来看 ,伸子一定会采取一切手段毁掉我的这次婚姻 ,谁都有权保护自己的幸福 ,为了保护幸福 ,从毁灭中拯救自己 ,就必须搏斗。

第二天 ,永岛带着睡眠不足的倦容上班了。在车站小卖店买了一份报纸 ,关于永岛涉及的那桩交通事故有条小报道 :事故的被害人叫水沼清 ,四十五岁 ,公司职员。他的住所离伸子的公寓很远 ,为什么他会到那儿去 ,报纸未作披露。报纸上说 ,那人喝了不少酒 ,无意中跑出来 ,于是被车撞上

了。

关于伸子的死,他心里有几分轻松起来。可如果还活着,会以杀人未遂罪被起诉,或者她会转而进行报复。想到这些,他又心情沉重起来。

下班时,他买了份晚报,打开社会版,顿时目瞪口呆——报上报道了伸子被杀事件。

据报载,那天,伸子未请假而没去公司上班,一个女同事觉得奇怪,朝她家里打电话,没人接,跑去一看,发现她死了。

伸子的脖颈上有手指指痕,解剖结果,认定是勒掐窒息而死。

看到这则报道,永岛不自禁地盯着自己的手。

报上还报道,伸子以前在新宿的夜总会当女招待时,同一个男人关系密切,此人最近经常出入伸子的寓所。

伸子的房间里发现了一把男用雨伞,伞的主人是凶犯嫌疑,警方全力调查这把伞的主人。读到这一部分,永岛不禁失声叫苦。

当时把伞忘在伸子的房间里,而且又没找回来,一想到这些情景,他便觉得自己的寿命大大缩短。

可是,那天晚上到伸子的住所时,伞架上有伞吗?

他想也想不起来。

也许是永岛去访问之前,有人来过忘了拿伞,或许是永岛回去以后,也就是伸子被杀以后有人来过而忘了拿伞。

回家以前,永岛拐到了蒲公英,老板娘千秋一看到他就拿着那把贴他名字的伞说:“哎呀,你又忘了。”

“真的在这里,太好了。”永岛脱口说道。

第二天晚上,刑警来找永岛。刑警原则上应该是两人一起去调查情况的,那天那位刑警是一个人。

这位姓桑泽的瘦瘦的中年刑警说想就上次的交通事故了解一下情况。

“被害人水沼清是怎样被撞倒的?”

“他突然从停在巷子里的车后面跑了出来。”

“是醉得摇摇晃晃的样子吗?”

“不是，好像是被什么追赶，或是要追什么似的。”永岛描述当时的感觉。

“果然是这样。”桑泽刑警点点头。

“怎么？”

“是这样，水沼清是那天晚上在附近公寓被杀死的大野伸子以前的情人。”

永岛禁不住想叫一声，可是又忍住了。

“最近，不知什么缘故，他同伸子又破镜重圆，经常幽会。”

永岛想抑制住内心的慌乱，点上一支烟。

“水沼清这个人名声不怎么好，对太太常常大打出手，后来离了婚。他同伸子恢复关系，想向她要点钱花。结果，那天晚上他们在一起商谈断绝关系时吵了起来，一时性起的水沼清杀死了伸子，他慌忙逃出公寓，不想被你乘的车撞上了。”桑泽刑警说。

听着刑警的话，永岛又是心惊胆颤，又是幸灾乐祸。

他甚至想，这个刑警说不定是故意说这番话，试探我的反应。

“有证据说明水沼清是凶手吗？”永岛问。

“伸子的房间里有一把忘了拿的男用旧伞。伞上的指纹是水沼清的。水沼清的朋友也证明那把伞是他的。”

“说不定那是以前忘记的呢？”

“那天傍晚，是伸子公司的一位女同事发现了她的尸体。这个女同事同他一起在伸子家里吃过饭，当时她把伞放在伞架上，那时候伞架上没有男用伞。”

“水沼清的伤势怎样了？”

“依然昏迷不醒，不过，听说你同大野伸子也熟识。”

好像眼前突然飞来一把匕首。

“哦，是的。”他意识到这时候撒谎是下策。

“那天晚上你也是想到伸子那儿去的吧？”

“不是。我想去的是仓桥家。仓桥是大学时代的朋友，同伸子住同一

间公寓。就是因为他的关系才同伸子认识的。我打麻将赢了仓桥,他欠我的钱。仓桥跟我说过,我什么时候去找他要钱,他就还给我。所以,那天晚上,我想找仓桥要钱到横滨去喝两杯。”

“司机说,你叫了救护车以后又办事去了。是找仓桥要钱去了吗?”

桑泽语气温和,可他的话好像鞭子一样抽在永岛心上。

“不,本打算去的,发生交通事故时乱哄哄的,我觉得再去要钱不合适,司机又让我为他作证,怕我扔下他不管,所以,半路上我又打消了去找仓桥的念头。”

“明白了。”桑泽刑警微微一笑。

水沼发现伸子的尸体,可能想去拨~~110~~报警,结果忘了拿伞就跑出门去。

如果水沼是凶手,也许他会像永岛那样不慌不忙地走出来。

水沼经常访问伸子的寓所,他想到公路对面的电话亭,刚跑出来就被车撞上了,这样推理也能解释通。

假若水沼无罪,那么永岛就脱不了干系,可是永岛的担心成了杞人之忧,水沼清在神志不清中咽气。

看到这条消息时,永岛心里禁不住大叫:“好啦!”

据报道,杀害伸子的凶手是水沼清,侦查本部已经解散。

永岛仿佛觉得自己已被证明无罪,心里好不轻松。这样,同签并绢代结婚的障碍就不存在了。即使绢代或古矢知道同伸子的关系,他也可以任意编造一些借口。

首先,三十多岁的单身男子就是有一些男女方面的瓜葛也是正常的,不至于因此而影响结婚。

这样一想,他便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一天他兴致勃勃地来到蒲公英,老板娘千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刑警来过了,你是不是干什么坏事了?”

一问便知,那位刑警好像是桑泽。

“问你最近什么时候来过,有没有什么反常的言行。”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的都是些无妨的话，关于伞的事他问了好几遍。”

“伞？”

“就是你忘了拿伞，把伞还给你的时候，你高兴地说在这儿呀，太好了。”

永岛心里蓦地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第二天上午，正在刮胡子的时候，门铃响了。满脸肥皂泡沫地打开门，门外站着桑泽刑警。

“事情有点麻烦了。”刑警说。

“怎么回事？”他心中不悦，也没让他进屋。

“侦查要从头开始。”

“侦查？侦查什么？”

“大野伸子被杀案。”

“不是已经结案了吗？”

“是的，可是又翻案了。”

“为什么？”

“水沼清离过婚的妻子来了，据她说，水沼不可能把人掐死。”

“为什么？”

“以前，他打妻子的时候，左手大拇指骨折，从那以后左手拇指就不能弯曲，所以，他是不可能掐死人的。”

“这些本该早就知道的。太太不说不知道，这太可笑了嘛。”

“这也有原因，水沼被车撞倒的时候左手撞烂了。”

桑泽说完，瞟了眼永岛。接着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

“见过这个人吗？”说着，桑泽刑警把那张照片递给了他。

永岛接过照片：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

“不认识。”永岛说着，把照片还给了刑警。

“唔，行了。”桑泽刑警把那张照片放回西装口袋里。

“说不定还会来打扰你，多关照。”桑泽刑警客气地说。

“随时欢迎。”嘴上这样说 ,心里却十二分地不高兴。

接下来 ,永岛便考虑起刑警给他看的照片上的那个男人。桑泽什么也没说 ,可能是个新的嫌疑人。

永岛提出断绝关系时 ,伸子简直像个无赖一样蛮不讲理。伸子的周围可能有一些不三不四的家伙 ,也许水沼就是一个。

或许伸子就是想利用那些人威胁永岛 ,照片上那个家伙就是此类人吧 ?

下午 ,下班后 ,永岛心情舒畅地回到了家。不料 ,像在等他似的 ,他前脚刚进屋 ,门铃就响了。

开门一看 ,外面有两个人。一个是桑泽刑警 ,另一个是照片上的那个人。

“没想到一天见两次面。”永岛半带讽刺地说。

桑泽难为情地笑笑 ,介绍照片上的那个人说道 :“这一位与我一样也是刑警 ,姓森。”

森冷峻的目光射向永岛 ,使永岛说不出话来。

“很遗憾 ,我带来了逮捕证。”

桑泽刑警出示了一张纸片。

“怎么回事 ?”

“杀死大野伸子的就是你。”

“有什么证据 ?”

“就是那把伞。”

“哪把伞 ?”

“水沼忘在伸子房间里的那把伞。”

“那是水沼的 ,不是我的伞。”

“是这样 ,我们查验了那把伞上的指纹 ,发现除了水沼的以外 ,还有别人的 ,查明水沼无罪以后 ,我想 ,说不定是你的指纹 ,于是 ,我把森的照片拿给你看 ,将附在照片上的你的指纹同伞上的指纹相对照 ,结果完全一致。查明水沼无罪时 ,我悄悄地调查了你的社会关系。调查蒲公英的老板娘

时,我认定凶手非你莫属。你杀死伸子以后,忽然想到伞还忘在房间里,于是就回去了。你以为伞架上水沼的伞是你的,就把伞拿了起来,那时候附上了指纹。要是你注意这一点,会用手帕或别的什么擦拭伞柄的。”

“是啊,为什么没注意到伞呢?”永岛喃喃地说。

经典悬念 圆原

一个小当铺生意惨淡,长着火红色头发的店主意外地得到了一份美差:只要每天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到固定的场所去抄写“百科全书”,就能每礼拜得到四英镑的报酬,条件是上班时绝对不允许离开办公场所。就在红发老者喜滋滋地享受着这意外的惊喜时,这个名为“红发会”的慈善组织却于某天早晨解散了。

满心不甘的红发老者来找福尔摩斯出主意。敏锐的福尔摩斯却从中看到了一个偷天换日的大阴谋。

〔英〕柯南·道尔(1859—1930)世界侦探推理小说之父。生于苏格兰爱丁堡,1881年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188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884年开业行医,利用闲暇写作侦探小说。1887年,在《比顿圣诞年刊》上发表了长篇侦探小说《血字的研究》,私人侦探福尔摩斯首次登场,并获得巨大成功。柯南·道尔一生共写了 56 个短篇和 3 个中篇,全部以福尔摩斯为主角。

红发会

去年秋天的一天,我去拜访歇洛克·福尔摩斯。他正在和一位身材矮胖、头发火红的老先生深谈。

“亲爱的华生 ,你这时来真是再好不过了。”

“我怕你正忙着。”

“我是很忙。”

“那么 ,我到隔壁房间等你。”

“不！威尔逊先生 ,这是我的伙伴 ,我毫不怀疑在处理你的案件时 ,他将给我最大的帮助。”

那位先生向我点头致意。

“你坐长靠背椅子上吧。”

福尔摩斯重新回到他那张扶手椅坐下。

“亲爱的华生 ,我知道 ,你和我一样喜欢稀奇古怪的东西。”

“我确实对你经手的案件非常感兴趣。”我说。

“你还得那天我们谈到的话吧 :为了获得新颖的效果和密切的配合 ,必须深入生活 ,而它的确也比我们的想像更富冒险性。”

“我倒要冒昧地怀疑你的这个说法。”

“是吗？但是 ,你仍然必须同意我的看法。好啦 ,这位杰贝兹·威尔逊先生真好 ,他今天上午专程来看我 ,他对我讲很可能是我好些时候以来所听过的最稀奇古怪的故事之一。就我所听到的来说 ,我还不能断定现在这个案件是不是一个犯罪的案例 ,但事情的经过肯定是我所听到过的最离奇不过的了。威尔逊先生 ,可不可以请你费心从头讲讲这件事情的经过？

这位矮胖的委托人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又脏又皱的报纸平放在膝盖上 ,俯首向前看上面的广告栏。这时我仔细打量这个人 ,力图模仿我伙伴的办法 ,从他的服装或外表上看出点名堂来。

这个人 ,总的来说 ,除了长着一头火红色的头发 ,面露非常恼怒和不满的表情外 ,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歇洛克·福尔摩斯注意到我疑问的目光 ,“他干过一段时间的体力活 ,吸鼻烟 ,是个共济会会员 ,到过中国 ,最近写过不少东西。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情况外 ,我推断不出别的。

杰贝兹·威尔逊先生突然挺直了身子 ,眼睛转过来看着我的同伴 ,“老

天爷！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我的事？你怎么知道我干过体力活？我最初就是在船上当木匠的。”

“我亲爱的先生，你看，你的右手比左手大多了。你用右手干活，所以右手的肌肉比左手发达。”

“写作呢？”

“你右手袖子上足有五寸长的地方闪闪发光，而左袖子靠近手腕经常贴在桌面上的地方打了个整洁的补丁。”

“那么，中国又怎么样？”

“你的右手腕上边一点的地方文刺的鱼只能是在中国干的。这种绝技，只有在中国才有。”

杰贝兹·威尔逊大笑起来。他说：“好，我怎么也想不到啊！你简直是神机妙算，但说穿了也就没什么奥妙了。”

福尔摩斯说：“威尔逊先生，你能找到那个广告吗？”

“能，就在我这里。”他回答时又粗又红的手指正指在那栏广告中间。他说：“就在这儿，先生，你们自己读好了。”

我从他手里把报纸拿过来，照着它的内容念：

红发会：

由于原住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已故黎巴嫩人伊齐基亚·霍普金斯之遗赠，现留有另一空职，凡红发会会员皆有资格申请。薪给为每周四英镑，工作则实系挂名而已。凡红发男性，年满二十一岁，身体健康，智力健全者即属符合条件。应聘者请于星期一上午十一时亲至舰队街、教皇院 苑号红发会办公室邓肯·罗斯处提出申请为荷。

我读了两遍后不禁喊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福尔摩斯坐在椅子上格格地笑得扭动不已。

他说：“威尔逊先生，你现在就痛痛快快地把一切统统讲出来吧。大夫，你先把报纸名称和日期记下来。”

“这是一八九〇年四月二十七日的《纪事年报》，正好是两个月以前的。”

“好了，威尔逊先生，请讲。”

“唔，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就是我才对你说的，”杰贝兹一面用手拭他的前额一面说，“我在市区附近的萨克斯·原科伯格广场开了个小当铺。买卖不大，近年来我勉强靠它维持生活。过去还能雇两个伙计，但现在只雇一个。这一个我也雇不起啊，如果不是他为学会做这买卖自愿只拿一半工资的话。”

福尔摩斯问道：“这位乐于助人的青年叫什么名字？”

“叫文森特·斯波尔丁。他的年纪也不小了，只是到底多大我说不上。先生，我这个伙计真精明强干。”

“噢，真的？你能以低于市价的工钱雇到伙计，好像是最幸运不过了。我不知道你的伙计是不是和你的广告一样很不一般。”

威尔逊先生说：“啊，他也有他的毛病。他比谁都爱照相。他拿着照相机到处照，一照完相就急急忙忙地跑到地下室去冲洗。这是他最大的毛病，但总的说来，他是个好工人。”

“我猜想，他现在还和你在一起吧。”

“是的，还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孩。这个女孩做饭、打扫房子。”

“打扰我们的头一件事是这个广告。八个星期前的这天，斯波尔丁走到办公室里来，手里拿着这张报纸。他说：‘威尔逊先生，我多么希望我是个红头发的人啊。’”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为什么？红发会现在又有了个空缺。谁要是得到这个职位，那简直是发了相当大的财。’”

“我问他，‘那是怎么回事呢？’福尔摩斯先生，你可知道，我是个深居简出的人，往往一连几个星期足不出户。所以，我对外界孤陋寡闻。”

“斯波尔丁两只眼睛瞪得大大地反问我，‘你从来没听过红发会的事吗？’”

“‘从来没有听说过。’”

“‘你这么说倒使我感到莫名其妙了，因为你自己就有资格去申请那个

空着的职位。’”

“‘一年只给二百英镑,但这个工作很轻松,如果你已有别的职务也并不碍事。’”

“这真使我侧耳恭听啊,因为好些年来,我的生意并不怎么好,这笔额外的二百英镑如能到手,那简直是来得太容易了。”

“于是我对他说,‘你把事情的全部情况都告诉我吧。’”

“他边把广告指给我看边说,‘好,你自己看吧。据我了解,红发会的发起人是一个名叫伊齐基亚·霍普金斯的美国百万富翁。这个人自己的头发就是红的,并且对所有红头发的人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死后,把他巨大的财产留给财产受托管理人处理,留下遗嘱要用他遗产的利息让红头发的男子有个舒适的差事。’”

“我说,‘会有数以百万计红头发的男子去申请的。’”

“他回答说,‘没你所想的那么多。你想想看,那实际上只限于伦敦人,必须是成年男子。而且我还听说,如果你的头发不是真正发亮的火红色,那去申请也是白搭。好啦,威尔逊先生,如果你想申请的话,那你就走进去了好了。’”

“先生们,正如你们亲自看到的,我的头发,真是鲜红的。因此,在我看来,如果为了得到这个职位需要竞争一下的话,那么我要比任何竞争对手更有希望。于是,我就叫斯波尔丁把百叶窗关上,跟我一起走。”

“福尔摩斯先生,我永远不希望再见到那样的情景了。舰队街挤满了红头发的人群,他们头发的颜色什么都有——柠檬色、砖红色、肝色等等。但正如斯波尔丁所说的那样,真正很鲜艳的火红色的倒不多。斯波尔丁连推带搡,带领我竭尽全力挤进人群。不久,我们发现自己在办公室里了。”

“办公室里除了几把木椅和一张办公桌,没有别的东西。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头发颜色比我的还要红的小个子男人。我们进去后,他就把门关上,这样他可以和我们单独谈。”

“我的伙计说,‘这位是杰贝兹·威尔逊先生。’”

“对方回答说,‘他非常适合担任这个职务,在我记忆中,我还没见过谁

的头发颜色比他的更好了。’随即他一个箭步向前拉住我的手 ,热烈祝贺我求职成功。”

“他说 ,‘如果再犹豫不决那就太不对了。不过 ,对不起 ,我显然必须谨慎小心。”他两只手紧紧地揪住我的头发 ,使劲地拔 ,我痛得喊了出来 ,他才撒手。他撒手后对我说 ,‘我清楚地看到 ,一切都很理想 ,可我必须谨慎小心 ,因为我们曾两次被带假发的家伙骗了。’他走到窗户那里声嘶力竭地高喊 ,‘已经有人填补空缺了。’窗户下面传来一阵大失所望的叹息声 ,人们成群结队地朝四面八方散开。”

“他说 ,‘我叫邓肯·罗斯。我自己就是一个我们高贵的施主遗留基金的养老金领取者。威尔逊先生 ,你成家了吗?’”

“我回答说 ,‘没有。’”

“他立即把脸一沉。”

“他严肃地说 ,‘哎唷 !你所说的情况使我感到遗憾 !设立这笔基金的目的既是为了维护 ,也是为了生育更多红头发的人。’”

“我听到这些话感到很沮丧。但他考虑了一会以后又说 :‘如果是别人的话 ,这个缺点可能是不幸的。但你的头发长得这么好 ,我们必须破例照顾。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

“我说 ,‘唔 ,事情有点不好办 ,因为我已有了一个铺子。’”

“斯波尔丁说 ,‘那不要紧 ,我能替你照管你的生意。’”

“我问 ,‘上班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

“福尔摩斯先生 ,开当票的人的买卖多半在晚上 ,所以在上午多赚几个钱对我是很合适的 ,而且我的伙计确实不错。”

“我说 ,‘薪金多少?’”

“‘每周四英镑。’”

“‘那工作怎么样?’”

“‘只是挂挂名而已。’”

“‘挂挂名是什么意思?’”

“‘唔 ,在整个办公时间你必须呆在办公室里 ,如果你离开 ,那你就是永远放弃了你的整个职位。’”

“我说 ,‘一共只有四个小时 ,我是怎么也不会离开一步的。’”

“邓肯·罗斯先生说 ,‘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借口 ,不管是有病、有事或其他理由都不行。’”

“‘干什么工作呢?’”

“‘抄写《大英百科全书》 ,你要自备墨水、笔和吸墨纸。你明天能来上班吗?’”

“我回答说 ,‘当然可以。’”

“‘那么 ,杰贝兹·威尔逊先生 ,再见 ,让我再一次祝贺你这么幸运地得到这个重要职位。’我随即和我伙计一起回家去。”

“我整天都在思量这件事。到晚上 ,我的情绪又消沉下来了 ,我总觉得这件事一定是某种大骗局或大诡计。斯波尔丁想尽一切办法来宽慰我。到就寝时 ,我已决定 ,不管怎样 ,第二天早晨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使我又惊又喜的是 ,一切都很顺利。桌子已给我摆好了 ,邓肯·罗斯先生在那里照料 ,好让我顺利地开始工作。他让我从字母 粤开始抄 ,他不时走进来看看我。下午两点钟他和我说再见 ,并称赞我抄写得真不少。”

“事情就这样一天天地继续下去。到了星期六 ,那干事进来 ,付给我四个英镑的金币作为我一周工作的报酬……”

“就这样 ,八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

接着 ,这整个事情突然宣告结束。”

“结束?”

“是的 ,就是今天上午结束的。我照常十点钟去上班 ,但门关着而且上了锁 ,在门的嵌板中钉着一张方形小卡片。卡片就在这儿 ,你们可以看看。”

他举着一张约有便条纸大小的白色卡片 ,上面写着 :

红发会业经解散 ,此启。

一八九〇年十月九日

我和福尔摩斯看了这张简短的通告及站在后面的那个人充满懊恼的愁容 ,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的委托人满面通红地嚷道 :“ 如果你们不会干别的而只会取笑我的话 ,我可以到别处去。”

福尔摩斯大声说 ,“ 不 ,不 ,我真的无论如何不能放过你这个案件。但如果你不见怪的话 ,我还是要说 ,这件事确实有点可笑。请问 ,当你发现门上卡片的时候你采取了什么措施 ?”

“ 我感到很震惊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向周围的街坊打听 ,但是 ,他们谁也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最后 ,我去找房东 ,我问他邓肯·罗斯是什么人。他回答说 ,这个名字他很陌生。”

“ 我说 ,‘ 就是住在 苑号的那位先生。’ ”

“ ‘ 什么 ,那个红头发的人 ?’ ”

“ ‘ 是的。’ ”

“ 他说 ,‘ 他名叫威廉·莫里斯 ,是个律师 ,暂住我的屋子 ,他是昨天搬走的。’ ”

“ ‘ 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他呢 ?’ ”

“ ‘ 在他的新办公室 ,爱德华王街 苑号。’ ”

“ 我马上动身到那里去了 ,但当我找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发现它是个护膝制造厂 ,谁也没听说过有个叫威廉莫里斯或叫邓肯罗斯的人。”

福尔摩斯问道 :“ 那你怎么办呢 ?”

“ 我回到我的家去。我的伙计劝告我 ,说如果我耐心等待 ,也许能收到来信。我不愿意不斗争就失去这么好的位置 ,因为听说你肯给不知道如何是好的穷人出主意 ,我就到你这里来了。”

福尔摩斯说 :“ 你这样做很明智。从你告诉我的经过看 ,可能它牵连的问题要比乍看起来更为严重。”

杰贝兹威尔逊先生说 :“ 够严重的啦 ! 你想想 ,我每周损失四英镑啊。”

福尔摩斯又说：“就你本人来说，我认为你不应该抱怨这个不同寻常的团体，你干这些事并不吃亏嘛。”

“是不吃亏。但我想知道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拿我开玩笑的目的又是什么？”

“这点我们将努力替你弄清楚。但威尔逊先生，你要回答我一两个问题。第一，叫你看广告的那位伙计在你那里多久啦？”

“发生这件事前大约一个月。”

“他是怎么来的？”

“看广告应征来的。”

“只有他一个人申请吗？”

“不，有十来个人申请。”

“你为什么选中他？”

“他灵巧，所费不多。”

“实际上他只领一半工资？”

“是的。”

“这个斯波尔丁什么模样？”

“小个子，体格健壮，动作很敏捷。虽然年龄约在三十开外，脸皮却很光滑，他前额有一块被硫酸烧伤的白色伤疤。”

福尔摩斯兴奋地说：“这些我都想到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两只耳朵穿了戴耳环的孔？”

“是的，先生。”

福尔摩斯渐渐陷于沉思之中：“他还在你那里吗？”

“噢，是的。”

“你不在的时候生意一直由他照料吗？”

“先生，我对他的工作没什么可抱怨的。”

“行啦，威尔逊先生，今天是星期六，我希望到星期一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客人走后，福尔摩斯对我说：“依你看，这是怎么回事？”

我坦率地回答说：“我一点也看不出问题来。”

福尔摩斯说：“一般地说，那些毫无特色的罪行才真正令人迷惑，就像一个人的平淡无奇的面孔最难以辨认一样。但我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去处理这件事。”

我回答他：“你准备怎么办呢？”

他回答说：“抽烟，同时我请你在五十分钟内不要跟我说话。”他蜷缩在椅子上，闭上眼睛静坐在那里，叼着的那只黑色陶制烟斗。我也打起瞌睡来，而正在这个时候，他忽然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一副拿定了主意的神态。

他说：“萨拉沙特今天下午在圣詹姆士会堂演出。华生，你的病人可以让你有几小时空闲吗？”

“我的工作从来不是那么离不开的。”

“那么咱们走吧。我们将经过市区，顺路可以吃点午饭。”

我们坐地铁一直到奥尔德斯盖特，再走一小段路，我们便到了萨克斯原料伯格广场，上午听到的那奇特的故事正发生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些狭窄破落而又虚摆场面的穷街陋巷。在街道拐角的一所房子上方，有一块棕色木板和三个镀金的圆球，上面刻有“杰贝兹威尔逊”这几个白色大字。福尔摩斯在那房子前停了下来，歪着脑袋细细察看了一遍这所房子。最后，他回到那家当铺坐落的地方，用手杖使劲地敲打了两三下那里的人行道。然后便走到当铺门口敲门。一个看上去很精明能干的年轻小伙子立即给他开了门。

福尔摩斯说：“劳驾，我只想问一下，从这里到斯特兰德怎么走。”

那个伙计立即回答说：“到第三个路口往右拐，到第四个路口再往左拐。”

走开的时候，福尔摩斯说：“他真是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

我说：“我相信你去问路不是为了想看一看他而已。”

“不是。”

“那又为了什么呢？”

“看看他裤子膝盖那个地方。”

“你看见了什么？”

“我看到了我想看的東西。”

“你为什么要敲打人行道？”

“我的亲爱的大夫，现在是留心观察的时候，而不是谈话的时候。我们现在去探查一下广场后面那些地方。”

当我们从那偏僻的萨克斯·科伯格广场的拐角转过弯来的时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道路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那是市区通向西北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当我们看着那一排华丽的商店和富丽堂皇的商业楼宇时，简直难以确认这些楼宇和我们离开的死气沉沉的广场那边是紧靠在一起的。

福尔摩斯站在一个拐角顺着那一排房子看过去，说：“这里有一家叫莫蒂然的烟草店，那边是一家卖报纸的小店！再过去是城市与郊区银行的科伯格分行、素食餐馆……好啦，大夫，我们已完成了我们的工作，该去消遣一会了。”

我的朋友是个热情奔放的音乐家，他本人不但是个技艺精湛的演奏家，而且还是一个才艺超群的作曲家。整个下午他坐在观众席里，显得十分喜悦，他随着音乐的节拍轻轻地挥动他瘦长的手指。他面带微笑，而眼睛却略带伤感，如入梦乡。

当我们听完音乐走出来时，他说：“你想回家了吧？”

“是该回家了。”

“我还有点事要费几个小时才能办完。”

“什么事呢？”

“有人正密谋策划一桩重大罪案。今晚我需要你的帮忙。”

“什么时间？”

“十点钟就够早了。”

“我十点到贝克街就是了。”

“很好。不过可能有点儿危险，请把你在军队里使用过的那把手枪放在口袋里。”他转过身去，消失在人群中。

当我乘车回到我在肯辛顿的住家时，我又把事情由始至终思索了一

遍,我老想理出个头绪来,结果总在失望中作罢。

我从家里动身的时间是九点一刻,我是穿过公园去的,这样也就穿过牛津街然后到达贝克街。我走进福尔摩斯的房间,看见他正和两个人谈得很热烈。我认出其中一个人是警察局的官方侦探彼得琼斯;另一个是面黄肌瘦的高个子男人。

福尔摩斯说:“我们的人都到齐了。”他一面说一面把他粗呢上衣的扣子扣上,并从架上把他那根笨重的打猎鞭子取下来。他又说:“华生,我想你认识苏格兰场的琼斯先生吧?让我介绍你认识梅里韦瑟先生,他就要成为我们今晚冒险行动的伙伴。”

琼斯傲慢地说:“大夫,你瞧,我们又重新搭档在一起了。”

梅里韦瑟悲观地说:“我希望这次追捕不要徒劳无益。”

那个警探趾高气扬地说:“先生,你对福尔摩斯先生应当很有信心才对,他有自己的一套办法。”

那个陌生人顺从地说:“你要这样说我没有意见,不过,我还是要声明,这是我二十七年来头一次星期六晚上不打桥牌。”

福尔摩斯说:“我想你会发现,今天晚上你下的赌注比以往下过的都大,梅里韦瑟先生,对你来说,赌注约值三万英镑,琼斯先生,对你来说,赌注是你想要逮捕的人。”

“约翰克莱这个杀人犯、盗窃犯、抢劫犯、诈骗犯,是个青年人,但是梅里韦瑟先生,是这伙罪犯的头头。我认为逮捕他比逮捕伦敦的任何其他罪犯都要紧。这个年纪轻轻的家伙,祖父是王室公爵,他本人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读过书。他的头脑同手一样灵活,虽然我们每拐个弯都能碰到他的踪迹,但我们始终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

“我同意你刚才说的,他是个盗窃集团的头子。好啦,现在已经十点多,这是我们应该出发的时间。”

在漫长的道路上,福尔摩斯很少讲话。马车在没有尽头、迷宫似的点着许多煤气灯的马路上行驶,一直到了法林顿街。

我的朋友说:“现在我们离那里不远了。梅里韦瑟这人是银行董事,

他本人对这个案子很感兴趣。我想让琼斯也和我们一块来有好处,虽然就他的本行来说,他纯粹是个笨蛋,不过他有一个值得肯定的优点,一旦他抓住了罪犯,他勇猛得像条獒狗。好,我们到了。”

我们到达上午去过的那条平常人来人往的大马路。把马车打发走后,在梅里韦瑟先生带领下,走过一条狭窄的通道,经由他给我们打开的旁门进去。里面有条小走廊,走廊尽头是扇巨大的铁门。梅里韦瑟先生把那扇铁门打开,进门后是盘旋式石板台阶,通向另一扇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门。梅里韦瑟先生停下来把提灯点着,然后领我们往下沿着一条有一股泥土气息的通道走下去,然后再打开第三道门,便进入了一个庞大的拱顶的地下室。

福尔摩斯把提灯举起来四下察看。他说:“这个地下室要从上面突破倒不那么容易。”

梅里韦瑟先生用手杖敲打着平地的石板说,“从地下突破也不容易。”接着惊讶地抬起头来说,“哎哟!听声音底下是空的。”

福尔摩斯严厉地说,“我真的必须要求你们安静点!我请求你找个箱子坐在上面,不要干扰好不好?”

这位庄重的梅里韦瑟先生只好坐到一只板条箱上。这时,福尔摩斯跪在石板地上,拿着提灯和放大镜开始仔细地检查石板之间的缝隙。片刻后,他耸身站了起来。

他说:“我们起码要等一个小时,因为在那个好心肠的当铺老板睡安稳以前,他们是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的。大夫,你无疑已猜到了,我们现在是在伦敦的一家大银行市内分行的地下室里。梅里韦瑟先生是这里的董事长,他会向你解释,为什么伦敦那些胆子比较大的罪犯现在对这个地下室那么感兴趣。”

董事长低声说:“那是我们的法国黄金。”

“你们的法国黄金?”

“是的,几个月以前,我们向法兰西银行借了三万个法国金币,董事们对这件事一直很不放心。”

福尔摩斯说：“他们是很有道理的。现在是我们安排一下我们小小的计划的时候了。梅里韦瑟先生，我们必须用布灯罩把这暗色提灯蒙上。”

“在黑暗中坐等吗？”

“恐怕是这样，我们不能冒漏出亮光的危险。我们要谨慎小心，否则他们就可能使我们受一些损伤。我将站在这个板条箱后面，你们都藏在那些箱子后面。当我把灯光照向他们的时候，你们就迅速跑过去。华生，如果他们开枪，你就把他们打倒。”

我把推上了子弹的左轮手枪放在我蹲在后面的那个木箱上面。福尔摩斯飞快地把提灯的滑板拉到灯的面前，这样我们就陷于一片漆黑之中。

福尔摩斯低声说：“他们只有一条退路，那就是退到屋子里去，然后再退到萨克斯 原科伯格广场去。琼斯，我想你已经照我的要求去办了吧？”

“我已派了一个巡官和两个警官守候在前门那里。”

“那么我们把所有漏洞都堵死了。”

时间过得真慢！事后我们对了一下表，一共等了一小时十五分钟，但是我仿佛觉得是通宵达旦。我神经紧张到了极点，但听觉却十分敏锐。突然，我看见石板那里隐约地闪现着亮光。

起先，那只是闪现在石板地上的灰黄色的星星之火，接着火星联成了一条黄色的光束，忽然间地面悄悄地似乎出现了一条裂缝，一只手从那里伸了出来，一只像妇女那样又白又嫩的手在有亮光的一小块地方的中央摸索着。大概一分钟左右，这只指头蠕动的手伸出了地面，顷刻之间又缩了回去。

忽然间发出一种刺耳的撕裂声响，地板中间一块宽大的白石板翻了过来，那里立时出现了一个四方形缺口，随即从缺口里射出一线提灯的亮光。在边缘上露出一张清秀的孩子般的脸，这个人敏捷地向四周围察看了一下，然后用两只手扒着那缺口的两边向上攀升。一刹那，他已站在洞口一边，并把一个同伙拉了上来。同伙和他一样是个动作轻巧灵活的小个子，有一头蓬乱红发。

他小声说：“你把凿子和袋子都带来了吗？天啊，不好！跳，赶紧跳！”

福尔摩斯一跃而起 ,跳过去揪住这个偷偷潜入的人的领子。另一个人一下子跳到洞里去了。一枝左轮手枪的枪管在亮光中闪了一下 ,但福尔摩斯的打猎鞭子骤然打在那个人的手腕上。

福尔摩斯无动于衷似地说 :“约翰克莱 ,那是徒劳的。”

对方极其冷静地回答说 :“我看是这样 ,但我的好友会平安无事的。”

福尔摩斯说 :“三个人正在那边门口等着他呢。”

“噢 ,真的 ,你们办事似乎很周到 !”

福尔摩斯回答 :“你的那个红头发点子很新颖 ,也很有效。”

琼斯说 :“你将会同你的伙伴愉快地会面的。”

当手铐把我们的俘虏的手腕扣上的时候 ,他说 :“我请求你们不要用你们的脏手碰我 ,我还要请你们跟我说话时 ,在任何时候都要用‘先生’和‘请’字。”

琼斯瞪大眼睛 ,忍住了笑说 :“好吧 ,‘先生’请走吧。”

约翰克莱安详地说 :“这就好些。”

当我们跟在他们后面从地下室走出来的时候 ,梅里韦瑟先生说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和酬劳你们才好 !”

福尔摩斯说 :“我为这个案子花了点钱 ,我想银行会付给我的。除此以外 ,我还得到其他方面的优厚报酬 ,光是听那很不寻常的故事就收获不小了。”

经典悬念 圆脸

即使我们知道“我”对这个圆脸男人的憎恨之情,即使我们听到了“我”要杀死这个圆脸男人的宣言,即使我们知道“我”训练那条猎狗的目的,即使我们亲眼看到“我”杀死了那个圆脸男人,可我们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简单而迷惑的案件啊!

[美] 杰克·伦敦(1874-1916):美国著名作家,生于旧金山破产农民家庭。早年当过报童、工人、水手,到过日本,后在美国各地流浪,1895年去加拿大北部淘金,深受尼采和斯宾塞的影响。在《热爱生命》等短篇小说中反映人同自然界的严酷斗争。1899年以记者身份去英国,发表《深渊中的人们》,描写伦敦贫民的悲惨生活。1901年发表长篇小说《海狼》,流露出从生物学观点解释社会矛盾的倾向,后相继完成长篇小说《铁蹄》和自传性长篇小说《马丁·伊登》等辉煌巨著。

约翰克莱沃豪斯的脸庞圆得如同十五的满月。你一定见过这种男人,颧骨宽宽的,为了造就一个完美的圆,下巴和前额融入了脸蛋,鼻子又短又粗,与脸际圆周线保持等距,正处于脸盘的中央,像粘在天花板上的一個面团。也许这就是我憎恨他的原因,他确实成了我的眼中钉。我相信他的存在简直是地球的累赘。

我憎恨约翰克莱沃豪斯，并不是因为他对我做过什么社会上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种过失或不敬行为。这种厌恶感更深、更微妙，那样的不可理解，难以捉摸，无法用清晰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的某个时期肯定经历过那种事，第一次见到某些人，就是那些倏忽而过，在梦中不会留下一丝痕迹的人。然而在第一眼见到他时，我们会说我不喜欢那个人。为什么不喜欢他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只知道不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仅此而已。我和约翰克莱沃豪斯就是这种情况。

那样一个男人会有什么快乐的权利呢？然而他却是个地地道道的乐观主义者。他总是笑容满面，笑声不断，仿佛世界上就没有不顺心的事。我要诅咒他！哎！他总是这么高兴，对我的灵魂简直是莫大的刺激！其他人可以大笑，但这并不会使我烦恼。就连我自己过去也常常大笑——在我遇上约翰克莱沃豪斯之前。

除了他的笑！它使我恼怒不已，气得我发疯，好像世界上其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激怒我、使我疯狂一样。它挥之不去，紧紧攥住我的心，让我不得一刻放松。那是一种宏大、疯狂的笑，不论清醒还是睡眠时都伴随着我，就像一把巨大的锉刀回响着并震动我的心弦。天亮时它呐喊着穿过时空搅坏我的美梦。在中午灼目的烈日下，当繁花绿叶耷拉下脑袋，当鸟雀们躲到森林深处，当自然万物昏昏欲睡时，他那声巨大的“哈！哈”和“嘎！嘎”声响彻云霄，似乎要向太阳示威。在黑沉沉的午夜，从城里通向他家的那个十字路口传来了他讨厌的狂笑，将我从沉睡中惊醒，使我辗转难眠，苦恼不已，指甲都攥进了手掌里。借着夜幕，我偷偷地摸到他家里，把他的牛放到了田野里，但次日早晨我又听到他大笑着把牛赶回家。“没什么，”他说，“这个不会说话的可怜畜生不应受到责备，它因为迷路走进了更肥美的牧场。”

他有一条自称为“火星”的狗，体形庞大，性情凶猛，既有点像猎狗，又有点像警犬，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火星”给他提供了无穷的快乐，他们总是形影不离。我一直在等待时机，终于有一天，机会从天而降，我把那条畜生引了出去，用加了毒药的牛排打发了它。但这竟然对约翰克莱沃豪斯没

没有丝毫影响,他的笑声和以往一样响亮而不断,他的脸庞和以前一样圆如满月。

后来,我干脆在他的草垛和谷仓上放了把火。但第二天上午,正好是星期天,他依然伴随着笑声出了门。

“你要去哪里?”我问他,当他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

“捕蛙鱼去,”他说,脸庞圆得如十五的月亮,“我酷爱捕蛙鱼。”

谁曾见过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人!他一年的收成都贮藏在谷仓和草垛里,而且没有保过险,这一点我是知道的。然而,面对着突袭而至的灾难和严酷的冬天,他竟然高高兴兴地出去捕蛙鱼。当然了,这是因为他“酷爱”捕鱼!如果忧愁曾停留在他的眉毛上,哪怕一点点也可以,如果他迟钝的表情能惊慌或严肃一些;如果他脸上什么时候能收敛起笑容,哪怕只有一次,我相信我一定会早就原谅他了,但他没有,在接踵而来的不幸面前他反倒越来越快乐了。

我辱骂了他。他惊奇地看着我,但脸上笑容不减。

“要我跟你打架,为什么?”他慢吞吞地问道。接着他便笑了,“你真是有趣得很!哈!哈!你简直要笑死我了!嘻!嘻!嘻!啊!哈!哈!哈!”

你能有什么办法?这简直是超乎我的耐性了。我对他的憎恨无法形容。还有他的那个名字——克莱沃豪斯(“屠刀”和“房子”的合音)!这是个怎样的名字?难道它不够荒谬吗?克莱沃豪斯!仁慈的上帝,为什么会是克莱沃豪斯?我一遍又一遍问着自己那个问题。我是不会对史密斯、布朗、琼斯之类的名字介意的,除了克莱沃豪斯!我把它留给你们,自己念一遍“克莱沃豪斯”。只要听听这个可笑的发音就行了——克莱沃豪斯!我想问问你们,这难道是人的名字吗?“不。”你一定会这么说。“不。”我也这么说。

但是我又想到了他的抵押品房子。既然他的庄稼和粮食都已经毁掉了,他就失去了偿还的能力。因此我找到一个精明的、嘴巴紧的、吝啬的高利贷者把那抵押品转让给了他。我没有出头露面,但通过这个中间人,我

强迫他取消了抵押品赎回权。只留给约翰克莱沃豪斯几天的时间把他的杂物用品从房子里搬出来。然后我踱着方步过去看看他如何处理此事,因为在此之前他已在那里住了有二十年,但见到我时,他椭圆形的眼珠忽闪忽闪的,脸际充溢着快乐的光芒,宛如一轮满月。“哈!哈!哈!”他大笑着。“最调皮的孩子,我最小的那个!你听说过吗?那我就告诉你吧。他正在河边玩耍,一段河堤突然坍塌了,把他卷进河中。‘噢爸爸!’他哭起来,‘一个大漩涡打过来,卷住了我。’”

他停了下来,等着我参与到他那可恶的快乐中去。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好笑的。”我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我的脸上带着愠色。

他先是吃惊地盯着我,接着脸上又浮现出那该死的笑容,正如我描绘的那样熠熠发光,充溢四周,之后脸色又趋于柔和温暖,宛如夏天的月亮。随之便是大笑:“哈!哈!很有趣!你看不出来,嗯?嘻!嘻!嗨!嗨!嗨!他看不出来!为什么,看这里,你知道有一个漩涡……”

但是我转身就走了,那是最后的忍耐极限,我再也无法忍受了。事情至此,我想,这个混蛋!地球应该摒弃这个人。当我登上小山时,我依然还能听到他恶魔般的笑声响彻云霄。现在,我对自己办事干净利落颇为得意,当我决心要干掉约翰克莱沃豪斯时,我将此一直牢牢地埋在心底,并告诫自己不要退缩,也没什么羞愧的。我憎恨办事拖泥带水,我憎恨野蛮凶残。我对赤手空拳将一个人打翻深恶痛绝,呸!简直是恶心!因此,枪杀、刀刺或棒打约翰克莱沃豪斯(噢,这个鬼名字!)对我来说更没有吸引力。我不仅要做得干净利索,天衣无缝,而且不留一丝痕迹,绝不能让人怀疑到我头上。

我为此绞尽脑汁,经过一周的充分酝酿后,我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接着我便开始着手实施,我买来一只五个月大的长毛垂耳母狗,然后把全部心思都集中到训练她上。凡是见过我训练的人没有一个不说我训练的目的只有一个——叼回猎物。我教给“女战神”(我给她起的名字)去叼回我扔进水中的木棍,我要求她不仅要叼回,而且不能玩耍,迅速返回。训练

的核心就在于她要以最快的速度取回木棍交给我。我甚至假装逃跑,让她嘴里叼着木棍,在后面追逐,直至赶上我。她真是个聪明的动物,总是心情迫切地加入到游戏中,我对此深感满意。

在此之后,我利用一个偶然的会将“女战神”送给了约翰克莱沃豪斯。当然这样做是有意图的,因为我了解他的一个弱点,了解经常使他产生负罪感的一个隐私。

“不。”当我把牵狗绳的一端递到他手中时,他说。“不,你不要客气。”他的嘴张得大大地,那张可恶的圆脸上又绽放出了笑容。

“我……我想,我觉得你有点讨厌我,”他解释说,“要我犯这样一个错误不是有点可笑吗?”话音刚落,就哈哈大笑起来。

“她叫什么名字?”他好不容易在大笑的间隙挤出话来。

“女战神。”我说。

“嘻!嘻!”他傻笑着。“多有趣的名字!”

我咬着牙,因为他的欢乐已使它们咬得咯咯响。“她是‘火星’的妻子,这你是知道的。”接着满月的光辉开始在他脸际弥漫,直到爆发出来。“那我就又有一条狗了。好的,我猜她现在是个寡妇了。噢!哈!哈!噢!嘻!嘻!”他在我身后高呼着,我转过身,飞快地越过小山。

一周过去了,星期六晚上我对他说。“你周一要外出,是不是?”

他点点头笑了。

“那你就不会再有一次捕获足够你享用一次的蛙鱼的机会了。”

但他没有注意到我的嘲笑。“噢,我不知道,”他咯咯地笑着,“我准备明天去,多捕点蛙鱼。”

他的话使我有了一倍把握,我一溜烟跑回家里,不禁欣喜若狂。

次日上午,我看到他带着一张渔网和一个黄麻袋出了门,“女战神”屁颠屁颠地跟在他脚跟后。我知道他要去的,因此我穿过后面的牧场,拨开齐腰身的茅草向山顶爬去。沿着山梁走了几英里之后来到群山一处山窝里,它宛如一座古希腊的“圆形剧场”。从峡谷里流出来的一条湍急的山溪在这里陡然变缓,形成了一个清澈透明的大水湾,四周岩石环绕。

就是那个地方！我在山顶上找块石头坐下来，水湾边的一切一览无余，我得意地点起了烟斗。过了好长时间，约翰克莱沃豪斯沿着河床慢慢地溯流而上，“女战神”从从容容地在他四周转悠，他们的心情都不错，她短促而轻快的吠叫声与他嘴里低沉的小调一唱一和。到了水湾后，他扔下渔网和黄麻袋，从屁股口袋里掏出一个看上去就像又大又粗的蜡烛样的东西。但我知道那是一根“爆破筒”，因为那就是他捕蛙鱼的方法，他用炸药炸死蛙鱼。他把“爆破筒”紧紧地绑在一团棉花里，塞进导火索，然后点燃导火索，随手扔进了水湾。

“女战神”就像一股闪电一样跳进了水湾追了过去。我肯定高兴地发出了尖叫，克莱沃豪斯朝她大喊着，但没有用，他用泥块和石子朝她扔去，但她依然平稳地游了过去，直到抓到那根“木棍”，然后将其衔在嘴里。当她转身朝岸上游来时，他破天荒地一次意识到了危险，撒腿就跑。正如我预测和计划的那样，她登上岸来撒腿就追。噢，我告诉你们，真了不起！

正如我描述过的，那个水湾位于一个圆形山谷中，小河的上游和下游都是石头。克莱沃豪斯和“女战神”在岩石间绕来绕去，窜上跳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样一个笨拙的人会跑得如此之快。但他尽管跑得快，“女战神”在后紧追不舍，越来越靠近了……正当她要追上时，他猛地向前一扑，但“女战神”闪电般地一跃而起，鼻子碰到他的膝盖。就在此时，一道火光闪过，一股烟柱冲天而起，爆炸声震耳欲聋。

烟雾散去后，地面上除了个大坑外，那个男人和那条母狗已是灰飞烟灭。

“非法捕鱼时死于意外事故。”这是验尸员在陪审团面前下的结论。我就是这样干净利索、天衣无缝地干掉了约翰克莱沃豪斯，对此我颇为得意。既没有拖泥带水，也不野蛮凶残，在整个实施过程中我脸不红，心不慌。

他恶魔般的狂笑再也不会回荡在群山之间了，他肥胖的圆脸再也不会惹得我心烦了。

我的生活重归平静，晚上终于能沉沉入睡了。

经典悬念 圆

就在私人侦探形影不离的追踪下,刘易斯·霍恩巴克却从悬崖边上的汽车里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在周围搜索也一无所获。可第二天,人们竟在他失踪的公园门口发现了他的尸体——他是被人杀死的,一刀毙命,刺中心脏……

〔美〕比尔·普龙津尼:刘易斯·霍恩巴克生于加利福尼亚州。自小爱好文学,为了实现梦想,他放弃了去斯坦福大学新闻系求学的机会,当了一名自由作家。1956年,开始创作以“无名侦探”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在杂志上发表后好评如潮。于是,他将其扩展为长篇系列。1957年,该系列第一部《绑架》问世。不久,他又相继出版了该系列的第二部《消失》和第三部《潜流》。直至世纪末,该系列的续篇还在源源不断地问世。他笔下的“无名侦探”原是旧金山警察署的一名警察,后来当了私人侦探。在同罪犯作斗争的过程中,虽然表现得机智勇敢,但并不料事如神,时常出现一些过失,甚至遭人暗算。普龙津尼解释说:“无名和我是同一个人,或者说是我的化身,他的人生观、他的优缺点、他收集通俗杂志的爱好——所有这些都是我的……。”

突然消失的人 员

我是个私人侦探。那位妇女雇我跟踪她的丈夫。他叫刘易斯·霍恩巴克。霍恩巴克今年 源岁,驾驶着一辆四门型的道奇·莫纳古牌小汽车,住在拉森山的一处高级豪华的公寓大楼之中。他欺骗了妻子,同一个神秘的女人勾搭上了,还从他们合资经营的商店中窃取了大笔钱款。

我接受了霍恩巴克夫人开给我的支票,并向她承诺每天向她报告跟踪的结果。从当天下午起,我就开始了对霍恩巴克的盯梢。

霍恩巴克有这样的习惯——几乎都是在下午 缘时离开办公室,一直到午夜以后才返回拉森山的高级公寓。源时半光景,我在车库附近发现了他那辆停着的四门型道奇·莫纳古小汽车。

缘时过后不久,霍恩巴克已出现在我的视线之内。愿分钟以后,他已驾驶着道奇·莫纳古汽车驶向了斜坡。

他的汽车径直驶向了北部海滩,停在了离华盛顿广场不远处的一家小型意大利饭店前面。我想,他可能在这里同他的女朋友会面。但我估计错了——他始终一个人坐在饭店里喝着闷酒。

他离开饭店时,已经 苑时半了。他在街上溜达着,观看着商店的橱窗,滞留在报摊和杂货铺的旁边……

霍恩巴克返回汽车旁边时,仍然孤身一人。

他下面的停留之处是拉森山脚下的一家小型图书馆。他进去还了三本书之后,就匆匆出来了。接着,他掉头向特温峰驶去,然后,进了一家名叫杜威的小酒店。

我把汽车开到了停车处的边上,并在思忖,他也许在这里同他的女朋友约会,或者只是入内喝上一杯。

小酒店里约有十来个顾客。霍恩巴克坐在较远的一头,一只手端着酒杯,另一只手夹着一支卷烟。店中确实坐着三位女郎,但都有自己的陪伴。

如果霍恩巴克夫人怀疑她丈夫私吞商店里的款项一事属实,他同某个女郎有瓜葛一事似乎不太可能。此时已是 怨时 源分。假如霍恩巴克相约女人私会,在夜晚的这一时刻应该有了端倪。

他喝完酒,重新点燃一支卷烟,并招呼着侍者买单。

我看到他脸部的神情似乎有点儿紧张。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不在等人,因为他自始至终从未看过手表或盯住酒店入口处。

当他发动汽车之际,我不禁思忖:现在他又该上哪儿呢?

他驱车进了特温峰大街。他的汽车穿过大街,向一个空旷的树丛深处开去。那儿有一个特温峰公园。我不由得纳闷起来,他会不会日以继夜地就这样到处转悠呢?

车子开到了一条偏僻的道路上。这儿几乎没有什么车辆来往。遥望公园,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行人和偎依着的对对情侣。

霍恩巴克的汽车由东向西缓慢地行进着。我曾看到他停了一下车。车子里随即闪现出了一小点火光。显然,他在擦划火柴点燃卷烟。他的车子已经开到了离公园较远的一个地方。

使我吃惊的是,那个地方只有一条道路,而且末端就是悬崖。

那是一条死路!

霍恩巴克到底想干什么呢?我犹豫不决起来。究竟是继续跟着他的车子呢,还是干脆在这附近守候着,等他的车子掉头?最后,我选择了后者。我看到,霍恩巴克的车子开进了路上的一排浓密的柏树丛中。这时,他车后的刹车灯似乎亮了几下,接着关闭了车头灯。不久,车子又缓慢前进了。最后,在悬崖边护栏不远处停了下来。

他现在又该如何行动呢?我在思忖着。哦,在这暮色苍茫之中,他或许是停在那儿眺望夜景吧,要么就是需要冷静地盘算着什么。当然,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他在等候着什么,把那个地方作为同某个女郎的幽会之处。不过,警方的特温峰地区巡逻队会不时地光顾这里,因为少男少女们常常在这儿相会调情。

星光之下,那辆道奇·莫纳古汽车映射出使人不快的暗黑微光。我从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那辆车子的轮廓。它毫无声息地停在那里。过了一会,车中又燃亮了另一根火柴。霍恩巴克并非是个烟不离嘴的人,但他一天恐怕至少得抽上两包卷烟。

我没精打采地倚靠在车座上 ,尽量想使自己舒服一些。缘分钟过去了。缘分钟过去了。缘分钟过去了.....那辆道奇·莫纳古汽车的前后左右 ,未曾出现丝毫不寻常的情况。

我的脑海之中又浮现出了霍恩巴克的行为举止。他确实是个使人捉摸不透的人物。现在已是夜间 缘时 源分了。他的车子孤零零地停在那里。

我开始感到焦虑不安。过了没多久 ,我移下了车窗玻璃 ,凝视着那辆道奇·莫纳古汽车。周围一片漆黑 ,万籁俱寂。

缘分钟过去了。

凉飕飕的夜风扑面而来 ,我关闭了车窗 ,但仍目不转睛地盯着那辆道奇·莫纳古汽车。

猿分钟过去了。

我觉得心烦意乱。那儿究竟出了什么事啊?对于一个跟踪者来说 ,整整半个钟点独个儿坐在这里 ,简直就是一扬灾难。

霍恩巴克在半个钟点以前擦了一根火柴以外 ,从未再次点燃过卷烟。这件事又使我疑惑不解。今天夜里 ,他几乎不停地在抽烟。可此时此地 ,在无事可干的景况之下 ,他居然想不到抽烟!当然 ,他也可能已经把烟抽完了。可是 ,他坐在杜威小酒店里时 ,我分明见到他掏出了整整一包卷烟。

究竟出了什么意外?他不会出什么事。除非.....

自杀?

这一念头在我的头脑里突然闪过 ,顿时使我不寒而栗。

我把双手环绕在驾驶盘上 ,作着各种迥然不同的猜测。如果我走到他的车旁察看一下究竟 ,而他却安然无恙 ,我的跟踪就会半途而废。但是 ,倘若我依然呆在车子里面 ,而霍恩巴克已经服了致命的药物或对自己做出了只有上帝知遣的事情 ,我岂非消极地目睹着一个人离开人世吗?

在我的车后出现了汽车车头灯的光亮。一辆车子从后面开了过来。我压低了身子坐在座位上 ,等候着那辆汽车开过去。

可是 ,那辆汽车并未开过去 ,而是驶到我的旁边停了下来。啊 ,那是一

辆警方的巡逻车。巡逻车的车窗玻璃降了下来,一位警察从窗口打亮了手电。那位巡警示意我把车窗玻璃拉下。

我斜睨了一眼那辆道奇·莫纳古汽车。它依旧乌黑一团地滞留在那里,在它的周围还是未见任何动静。好啦,我再也没有必要为霍恩巴克烦神了。警察们准会前往那辆汽车处一探端倪的。

我嘘了一口气,拉下车窗玻璃。那位年轻巡警问道:“这儿出什么事啦,伙计?”

我简短地作了陈述,他显得有点儿不置可否。他同他的同伴交谈了片刻。没多久,他的同伴再次打亮手电,一路小跑,奔向霍恩巴克的那辆道奇·莫纳古牌汽车。

年轻的那位巡警问了我几个问题,我逐一地做着回答,可我的注意力却一直集中在那位矮胖巡警的身上。我看着他抵达了霍恩巴克那辆汽车的驾驶室门前,向着车窗里面晃动着手电。过了片刻,他抓住了车把手,想把车门拉开。看来,车门准是锁着的。接着,他又把手电对着车窗里面照了起来,随后,他猛地转身,向年轻的那位巡警做了个出现紧急情况的手势。

“萨姆!”他高喊着,“快上这儿来!”

那位年轻巡警萨姆的右手抓住了腰间左轮手枪的枪柄,向着道奇·莫纳古汽车直奔而去。我也随之到了那儿。当两位巡警的手电光透过车窗交叉探查之际,我只是目瞪口呆地向里凝视着。

在汽车的前座上,有着非常明显的斑斑血迹。

汽车里空空如也!

霍恩巴克失踪啦。他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圆

獯分钟以后,一位巡官抵达了现场。他叫本·克莱因,是位老资格的巡

警。我在 1940年代和 1950年代在旧金山当警察时，同他就是老相识了。

本·克莱因把双手插在大衣口袋之中，“你在 1941年 11月 15日左右跟踪霍恩巴克到达这里，而且，你从那辆汽车停下那时起一直到两位巡警到这里为止，视线从未离开过它，是吗？”

“是的。”

“你的汽车停在这里从未移动过，对吗？”

“对。”

“你没发现那辆道奇·莫纳古汽车出现过异常，是不是？”

“确实如此。”

“在整个过程中，你有否在无意之间往别处瞧过呢？”

“偶尔有几秒钟的时间移动一下视线，但时间不会更长。”

“你能观察到汽车的四个门吗？”

“其中的三个门观察得很清楚，”我说，“但驾驶座旁的那个门不易看清。”

“这么说，霍恩巴克失踪的原因就在这里。”

我点了点头，但接着提出了疑问：“车门在开启时，车上的顶灯为何不亮呢？”

“顶灯已经失灵了。我们检查了它。”

“可我确实没见到车门开过。或许是我忽略了。不过，开门的动作及其声音准会吸引住我的注意力。”

我停顿了一下，随后又说道：“霍恩巴克不可能离开汽车走到公路上，也不可能奔向堤岸，钻进树木丛中。如果他这样做，我准会看得一清二楚。要是他奔向悬崖边的护栏，首先就得从护栏上攀爬过去。我怎么可能注意不到这么大的动作呢？”

“也许他是从护栏下面钻过去的呢。”

“他为何要这样做？”

“我只是猜测而已。”

“哦，我倒设想着另一种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

“自杀，”我说，“如果霍恩巴克决定自杀，他可以坐在汽车之中用水果刀或其他锐利之物割断腕动脉。只是在最后的一刻，他不知所措，就打开车门，从护栏下面爬了出去……”

说到这儿，我不由得把话停下来，因为我马上意识到，这种设想根本就站不住脚。

本·克莱因摇着头说：“在汽车驾驶座门外、汽车旁边以及护栏下面均未发现血迹。此外，如果他割断了腕动脉，接着害怕了，他为什么要离开汽车，而不是立刻开赴最近的医院？”

“是啊。”我说。

“还有，车门是锁上的。是谁锁上的呢？”

我站在那儿，遥望着远处城市的灯光，百思不得其解。

“假定霍恩巴克确实遭到了袭击，”本·克莱因说，“那么，袭击者必定是在你的眼皮底下强行闯进汽车。这表明，袭击者是从斜坡爬了上来，冲到了汽车的旁侧，上了汽车——当然，如果汽车未曾上锁的话。不过，我可不相信这种可能。”

“我还可以提出一种解释。”我沉思着说道。

“什么解释？”

“那个袭击者也许一直躲在汽车中。”

“你的意思是说，袭击者并非是个拦路抢劫犯？”

“对。有人早已潜入了汽车之中。”

本·克莱因皱起了双眉。

“你不是说霍恩巴克一直单独行动吗？”本·克莱因说。

“他确实没遇到过什么人，但如果他的习惯早已被人知晓，那个人完全可以预先躲藏在停车场某处，当霍恩巴克进入小酒店，而我又全神贯注地监视他的时候，就溜进汽车后座下面，在霍恩巴克把车开到这儿停下以后，就举刀向他刺戳过去……”

“袭击者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霍恩巴克的妻子宣称,他从商店窃取了大量的钱款。”

“会不会就是他的妻子袭击了他?”

“不会的。如果她打算这样做,就不必雇用我盯梢了。霍恩巴克也许还有同谋。那个同谋企图把全部钱款据为己有。”

“也许,”本·克莱因说,可他话音中依然存在着疑虑,“现在的主要麻烦在于,霍恩巴克的尸体究竟在哪儿。那个袭击者要使自己 and 霍恩巴克的尸体离开汽车,接着还得把尸体拖到斜坡去,这可绝非易事。而且,袭击者在这儿杀死霍恩巴克后,明知这儿无人知晓,为何还要把尸体拖到别处呢?”

“我可说不上来。”

“我们等候着搜索队的结果吧。”

搜索队的搜查一无所得,未曾发现霍恩巴克究竟是死是活,也未找到任何其他人的可疑痕迹,除了汽车里的血迹以外,再也没有看到别的血迹。

猿

本·克莱因让我离去时,已是后半夜 11 点半了,他要我次日去一下司法处。回寓所后,我打算给霍恩巴克夫人挂个电话,可此时已经 12 点整了。我觉得没必要在夜晚的这一时刻惊动她。这样,我就喝了杯牛奶,躺到床上,想理一下事件发生的头绪。

霍恩巴克怎么消失的呢?为什么呢?……唉,我太累了,实在无法对那些问题做出卓有创见的解释。

我做了不少噩梦。一阵电话铃声把我催醒了。

座钟已指向了 12 点 15 分。

打电话者正是霍恩巴克夫人。她训斥我没有及时同她联系,并追问我昨夜跟踪的结果。我把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

“我对此根本不予置信。”她说。

“信不信由你,夫人。不过,这些可全是事实。”

“等着瞧吧，”她说，“你怎么能让此种事情发生呢？”

我思忖，我已经够累的了，不过，我还是回答了她：“我已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了，夫人，至于在跟踪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好的，如果我丈夫失踪了，我不能找回被窃的钱款，我就认为窃贼就是他。”

“咯”的一声，电话挂上了。

我又躺了下来，没多久，又做起了噩梦。

急剧的电话铃再次吵醒了我。我看了一下座钟：愿时 源分。

我抓起听筒。

“把你吵醒了吧？”电话里传来本·克莱因熟悉的声音。

“你在考虑什么呢？”我问道。

“不，我是为你提供消息的。”

“什么消息？”

“你一直在跟踪的那位霍恩巴克已经找到啦。”

我的睡意一下子全消失了。

“在哪儿找到的？”我问，“他一切都正常吗？”

“在金门公园找到的，”本·克莱因说道，“他已经死了，昨天晚上就死了。他的胸部被戳了一刀，很可能使用的是屠刀。”

源

愿时整。我去了司法处。

我见到了本·克莱因。

“你获悉了多少关于霍恩巴克的情况？”我问本·克莱因。

“约在清晨 苑时 遽刻，一位慢跑者在金门公园发现了霍恩巴克的尸体。尸体躺在灌木丛里面，胸部被戳了一刀。凶器很可能是一种屠宰用的刀

子。验尸官说,受害者当时顷刻毙命。”

“还有其他情况吗?”我问道。

“尸体上并无别的伤痕,”本·克莱因补充说,“除了在上手和面部有些轻微的擦伤。”

“擦伤?”

“一般性的擦伤。如果你在树林或灌木丛中爬行,或者在此种地带被人拖拉,常常会出现这种伤痕。”

“霍恩巴克的衣着情况如何?”

“衣服很脏,有几处已经撕破。”

“他身上的携带物呢?”

“没有任何异常。口袋中通常携带的物品是齐全的。钱包中有八十三美元和一叠信用卡。这似乎可以排除抢劫的可能。”

“在发现死者的现场总会找到一些证据吧?”

“没有。看来,霍恩巴克很可能死于别处。他的血型是 零型,这同汽车前座上血迹的血型完全相同。”

我们面面相觑。

“真见鬼!本·克莱因,这些事情实在不符合情理。在整个事件后面,其罪恶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杀人犯为何要把霍恩巴克的尸体移走,并丢进金门公园的灌木丛中呢?在我严密的监视之下,霍恩巴克究竟是如何离开汽车的呢?”我说。

“再仔细想想,聪明人,当时你究竟看到了些什么?忽略了些什么?”

我张着嘴,欲言又止:“你说什么来着?”

“我说,你一直在场。你见到了哪些?未曾注意到哪些?”

我究竟见到了什么?究竟忽视了什么?

本·克莱因掏出一个烟斗,往里面塞着烟叶说:“我们该头脑冷静地思考一下。”

我没有听他的话,而在思忖着。

“那位遗孀宣称,她丈夫从他们合资经营的公司中窃走了十万美元的

巨款。按照她的说法 ,霍恩巴克还多收顾客的钱款 ,侵吞现金 ,伪造假账
.....”

我没听他的讲话 ,仍在思忖着 ,有些细节我已经注意到啦。

“她在本星期早些时候 ,就已对他提出了指责。而他对所有这些都矢口否认。”

我没听他讲话 ,继续思忖着。

如果把所有这一切联系在一起 ,事件的真相也就大白了。

“令她大惑不解的就是所有这些钱款。她认为 ,霍恩巴克已把其中的一部分给了他那不为人知的情妇.....”

我思忖 ,情况肯定就是如此。事件的真相已经清楚无遗。

“你是否在听我讲话 ?”本·克莱因高声对我说。

“什么 ?”

“你究竟在想些什么 ?”

我站起来 ,在屋子里来回踱着 ,说 :“我已经理清了头绪。”

“你指的是找到了答案 ?”

“也许 ,”我说 ,“你亲眼见到了霍恩巴克的尸体吗 ?”

“我见到了。”

“尸体上除了一处戳刺的伤口和一些擦伤外 ,有否其他的异常 ? 譬如说 ,其他的伤口 ,哪怕是很小很小的伤口 ?”

本·克莱因沉思了一下说 :“没有。除了一个手指上缠了急救绷带以外
.....喂 ,要么就是这个了。”

“手指上肯定有绷带吗 ?”我问道。

“那当然 !”

“昨夜你检查霍恩巴克的汽车时 ,是否在紧急刹车上 ?”

“没有。”

“那么变速器呢 ? 汽车的变速杆是不是拉到了空档 ?”

“是在空档。”

“这我就明白啦。”

“你是说你已经知道霍恩巴克的尸体是如何消失的了？”

“是的。不过，从汽车中消失的不是他的尸体。”

“这话怎么说？”

“霍恩巴克的尸体从来没在汽车之中，”我说道，“他是在别处被人谋杀的。”

“汽车前座的血迹又作何解释呢？”

“他是故意把血迹弄上去的。办法很简单：用某种锐利的物品切破自己的手指。这就是他一只手指缠上绷带的原因。”

“霍恩巴克为何要干这类蠢事呢？”

“因为他在实施他‘失踪’的计划。”

“得啦，你休要胡编乱造了。”

“我可没胡编乱造。如果霍恩巴克夫人对他丈夫私吞钱财的指责属实，他完全有可能受到刑事指控。于是，他从一开始就尽可能积聚大量钱款。当他妻子有朝一日觉察到他的行径时，他就同他的情妇来个远走高飞。”

“于是，他在昨天夜里耍了一个花招——他安排了一个在极其神秘的情景下突然消失的假象。他把汽车遗弃在一个孤僻的地点，并在车子的前座洒遍了血迹。它让人感觉到，他遭到了谋杀。”

“这个鬼把戏在昨夜就开始实施了。他在北海湾的杂货铺前面停留时，就购买了保安刀片和急救绷带。可在他驶往特温峰以前，他意识到出了事，于是就改变了他的部署。”

本·克莱因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说：“他意识到了什么？”

“他发现了，”我说，“他马上意识到，在他的身后有了‘尾巴’。他几乎不用思索就能猜到，他妻子已经雇了一个私人侦探追查他的行踪。于是，他就来了个将计就计。这一过程粗看起来，的确离奇之至。”

“我仍想搞清楚一件关键的事情——在你严密的监视之下，他究竟怎么会在汽车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呢？”本·克莱因说。

“谈不上什么消失。”

“你又在信口雌黄了。”

“你听我往下讲吧。霍恩巴克离开杜威酒店以后,就驾车向特温峰进发。此时,他用保安刀片切开了一只手指,把流出的鲜血滴到了前座上。然后他包扎好了手指上的伤口。这是他施展诡计的一个方面。接下去他就开始了第二步。”

“我上次曾对你提到过,霍恩巴克的车子开抵悬崖的护栏之前,曾穿过路上一排浓密的柏树丛。这一段浓密的柏树丛,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遮住监视者的视线。霍恩巴克把汽车开进柏树丛后,就刹了车。我曾经看到他车后的刹车灯似乎亮了几下,接着他又关闭了车头灯。现在回想起来,他处在前有悬崖挡道,后又有人追踪的情况下,竟然停了一下车,并关闭了车头灯,这岂不过于离奇古怪?”

“哦,我想,我已经得知下面的事了。”本·克莱因说。

“他尽管刹了一下车,但没有彻底刹住,也就是说,当时汽车并未完全停下来。就在此时,他把汽车的变速杆拉到了空档,使汽车熄火,并打开了驾驶座旁的车门。接着,他迅速即溜出了汽车,关上车门,并把车门锁上。这样做当然就增加了一丝神秘的成分。他随即疾奔了几步,冲进了树丛之中。”

“与此同时,那辆道奇·莫纳古汽车依然在慢慢地、平稳地向前滑行,并在接近悬崖的护栏之处停了下来。”

“停一下。我还有一件事想不通,”本·克莱因说,“你曾经说过,霍恩巴克的那辆汽车在接近悬崖的护栏处停下以后,你见到车中出现擦划火柴的光亮。这又该作何种解释呢?”

“从现象上看,它颇能使人相信,汽车里面确实有人坐着,而且在燃火抽烟,”我说,“当时我也被此种假象所迷惑了,可现在我敢肯定,当时在车中发生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我曾经给你讲过,霍恩巴克在驾车由东向西行进的过程中,曾经停了一下,点燃过一支卷烟。随后在他溜出汽车之前,他把那支燃烧着的卷烟的烟蒂放置在烟灰缸上,再在烟蒂的尾端搁置了一根未曾擦划过的火柴。当烟蒂一直燃烧到尾端时,灼热的烟灰引发了火柴,并使火柴点燃。”

本·克莱因一边吸烟斗，一边用含糊的声音说：“你对霍恩巴克神秘的失踪已经进行了完全令人信服的推理。现在就请你解释一下那桩谋杀案吧。究竟是谁杀害了霍恩巴克呢？不会是他妻子干的吧？”

“当然不是他妻子。杀人犯就是他那个神秘的女朋友。霍恩巴克夜间从自己的汽车中溜出来以后，在某个约定之处，被他的女朋友用车接走了。他们很可能因为金钱或者诸如这方面的问题争吵了起来。反正，你最终会知道此事的究竟的。”

“可是，你知道霍恩巴克那个女朋友的情况吗？”

“目前还不知道，”我说，“不过，我知道在哪儿能找到她。”

本·克莱因凝视着我说：“真的？”

“当然。昨天夜间，我跟踪着霍恩巴克转悠了不少地方，诸如饭店、杂货铺、报摊等等。他在杜威小酒店还喝了好几盅酒。买卷烟之类杂物，能够消磨时间，也是抽烟者的必需品，喝酒能够支撑住他的勇气。他去那些地方，道理上是讲得通的。可是，他竟去了一家小型图书馆！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去图书馆呢？当一个人谋划好一个离奇的失踪事件并在急匆匆地执行时，居然还有闲情逸致去一家图书馆还书？所以说，他去图书馆还书只是一个幌子，其真正目的是要把他正在进行的步骤告诉图书馆中工作的某个人，并要那个人在预定的地点用车子接他。”

“是个图书管理员？”

“完全对。那位图书管理员肯定是个年轻漂亮、颇具魅力的女郎。你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她。”

本·克莱因对我已经刮目相看，佩服得五体投地。“你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当今福尔摩斯！”

我站了起来说：“如果我是福尔摩斯，你就是莱斯特雷德。”

本·克莱因迷惑不解地问：“莱斯特雷德是何许人？”

缘

翌日早晨,本·克莱因光顾了我的住处。他得意洋洋、兴致勃勃地向我通报了破案的情况。

霍恩巴克的女朋友确实在那家图书馆里任管理员。她的名字叫琳达·菲尔兹。警方刚开始审问不久,她就全盘供认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晚霍恩巴克被琳达·菲尔兹用车接走以后,霍恩巴克提议去南美,而琳达·菲尔兹则希望留在美国。他们对此一直争论不休,返回寓所后,两人的争吵不断升级。霍恩巴克忍无可忍,气急败坏地狠命掴了她几个耳光。她则信手操起了一把屠宰用的刀子,向他戳了过去,刀尖不偏不倚地正好刺中了他的心脏。琳达·菲尔兹发现霍恩巴克倒地而死后,张皇失措。过了一会,她就把霍恩巴克的尸体拖进了自己的汽车,运往金门公园,并抛弃于灌木丛中。警察在琳达·菲尔兹的寓所里找到了霍恩巴克私吞的九万八千美元的现款。

本·克莱因把破案经过一五一十地为我阐明后,稍微停顿了一下,问道:“伙计,你昨天说的那个莱斯特雷德是什么人?”

“是不是你在低级杂志中读到的一个坏蛋?”

“不,不!是福尔摩斯探案中的一位警察。福尔摩斯经常哄骗他,使他上当。”

本·克莱因轻轻地哼了一下。

随后,我们会意地大笑了起来。

经典悬念 圆苑

关于这个小说 ,只是建议你 ,如果心脏不够好的话 ,请远远地离开它吧 !

〔美〕康奈尔·伍尔里奇(1893—1957):20世纪 4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开始创作小说 ,并于 30年代至 50年代与雷蒙德·钱德勒及詹姆斯·
~~厄~~ 凯恩一起成为“黑色体裁”推理小说的创始人之一 ,写出如《后窗》、《我嫁给了一个死人》之类被称为“黑色系列”的经典悬念小说。他于 1957年酗酒过度而去世。

三点钟

她为自己签署了死亡执行令。这事不能怪他 ,她是咎由自取。他知道有这么个男人 ,蛛丝马迹告诉了他。有一天下午他回家 ,看见烟灰缸里有一只烟蒂 ,一头是还湿的 ,另一头还是烫的。他回家时 ,她常常慌里慌张 ,似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说什么。

他 ,斯塔普 ,是这么一种人 ,从来不将自己的憎恨和怨气形诸于色。他在自己心灵的阴暗处培育这些憎恨的怨气。

如果坦诚 ,应该承认 ,这神秘的来访者只是他给自己找的一个借口。过去这几年 ,他心里一直有个东西在催他杀 ,杀 ,杀。

六个星期前,发现有个陌生男人来看她后,那股凶猛的杀气就被彻底释放了出来。

从那以后,每天下午从店里回家时,他都要带回一点小东西——有时是修表用的小段的细铜丝。每次一个小包,包着的东西除了爆破专家外,谁也认不出来。他将它们紧紧地塞进小盒子里,塞进原先放在地下室里的一只肥皂盒里。

他还往家里拿了电池,只带了两节,每次一节。她没问他那些小包包里是些什么,因为她根本就没看见过它们,他每次都将它们藏在口袋里。

嗨,更糟糕的是,当她那双忙碌的脚在底层这些房间里不以为意地来回走动时,死神正在她的脚底下织着网。

最后一只小包是两天前带回家的。

现在惟一需要的只是最后的调试,电路耦合,然后——

杀,杀,杀,他心里那个东西幸灾乐祸。

今天是动手的日子。

今天整个上午他百事不管,一心侍弄着闹钟。他将它拆开,洗净,上油,拨准,再装好,这样它就绝对不会坏他的事。

他对她日常做家务的时间了如指掌,在上班的时间溜回家一趟,而她又不在家里,对他来说是最简单的事情——他把回家的时间选在下午一点到两点之间。

十二点三十分正,他用普通的褐色纸将闹钟包起来,夹在腋下,离开了店铺。他每天都是这个时候离店去吃午饭。

他在下街转角处坐上公共汽车,就像他每天回家过夜时一样。这个城市太大了,不用担心会有哪个司机或乘客将他认出来。

他在往常的那个站下了车。

当他终于到了家门口时,就拐上了短短的水泥人行道,拉开纱门,将弹簧锁钥匙塞进木制门内,进了屋子。她当然不在家里。

他径直走向地下室。

冬天,他不在家时,她偶尔下来调节一下燃油炉,但一过四月十五日,

就只有他下来了，现在早已过了四月十五日。

日光从水平的窗缝里渗进来，那窗子从外面看紧挨着地面，而从里满看则紧挨着地下室的天花板。窗玻璃外罩着铁丝保护网，由于没人擦洗，玻璃上积满了污垢。

那只盒子，现在不再仅仅是一只盒子，而是一架极度残酷的机器，靠墙而立，挨着燃油炉的一边，现在它已接好电线，装好了电池。他走到它面前，蹲下来，伸出一只手抚爱地摸着它。

他打开闹钟的包装纸，把他从店里带来的几件必需的工具摊在身边的地板上。两根精致的铜丝从他在盒子上钻出的一个小洞里穿出来——死神将通过它们长驱直入！

他先将闹钟上了发条，因为一旦接上电线，他就无法安全地上发条了。在这宁静的地下室里，这咯啦啦的声音听起来阴森可怕，这种充满家庭气息的声音，现在则意味着走向毁灭。

他将闹时定在三点。但现在有一点不同。当时针指向三，分钟指向十二的时候，它不仅仅是发出无害的闹铃声，接在上面的电线通向电池，会发出一朵转瞬即逝的小火花。火花出现后，一直到商业区他的钟表店所在的地方，橱窗会产生震动。街上的人们会停住脚，彼此询问：“怎么回事？”

他将闹钟跟自己的怀表对好了时间——一点十五分——然后将闹钟后盖撬下来。他在店里时已经在后盖上钻了一个小洞。他仔细地将触角似的电线穿过小洞，更加仔细地将它们与这架机器的必需部分连接起来，始终没有颤动一下。闹钟搁在地板上，滴答、滴答地走着，旁边是一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铜盖肥皂盒。从他进地下室之后十分钟过去了。还要等上一小时四十分钟。

死神在行动。

他微微一笑，走上楼去，带着一种房主人的不慌不忙的神色，昂头挺胸，脚步稳健。

他在地下室里时没听见头顶上有什么声响，他凭经验知道，透过一层薄薄的地板，很容易听到声响。

所以,当他打开地下室的门,走进底层门厅时,听见上面二楼的某个地方有一种轻微的脚步声,不由得大吃一惊。这是一种单一的、孤寂的脚步声,单独的、很不连贯,像鲁宾逊的足印。

某种第六感觉使他突然转身,朝餐室看去,正好看见一个男人,半蹲着身子,蹑手蹑脚地朝他这边过来。斯塔普刚张嘴表示惊愕,他就窜了上来,一只手凶猛地抓住他的喉咙。

“你在这儿干什么?”斯塔普喘着气问。

“嗨,比尔,这里有个个人!”那人警觉地叫道。然后在他脑袋边狠狠打了一拳。

没等神志清醒过来,又有一个人从上面楼梯上跃下来。

“拿样东西来,让我把他绑住!”第一个人命令道。

“看在上帝的面上,别绑——!”斯塔普好歹说出这半句话。

斯塔普脑袋昏昏沉沉地朝前冲倒在那只依然卡住他喉咙的臂膀上,隐隐约约地意识到绳子在他身上绕了一圈又一圈……

“别——”他喘着气说。他的嘴巴差点被一撕为二,一块大手帕或抹布塞了过去,有效地堵住了所有的声音。

“我们把他搁哪儿?”

“就让他待在这里吧。”

“不行。让我们把他送回他来的地方吧。”

这就造成一种新的猛烈的痉挛,简直像癫痫。他拼命扭动着身体,前后晃动着脑袋。他们一个抬头一个抬脚,将他抬起来。踢开地下室的门,把他顺楼梯往地下室里抬去。

“这下差不多了,”他们将他放到地板上后,其中一个人说。

斯塔普开始像发疯似的将脑袋在地板上转来转去,转向闹钟,然后转向他们,又转向闹钟,又转向他们。

“瞧那样子!”其中一个人讥笑道。

“把他绑到角落里那根管子上去。”他的同伴建议道。他们把他在地板上向后拖去,让他坐起来,双腿伸出,然后用地下室里一根卷起来的绳子将

他绑好。

斯塔普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

第一个人不以为意地穿过了地下室的门,走出了斯塔普的视线。第二个人在楼梯半道上停下来,得意洋洋地看了他一眼。

“放松点,我从前是个水手,你别想从我打的绳结里脱出身来,伙计。”他讥笑道。

斯塔普绝望地转动着脑袋,最后一次将目光投向那只闹钟。

这回那人终于看见了,却领会错了意思。“哦,干吗要关心现在是几点呢,你又不准备到哪里去!”

接着,像在噩梦中那样慢得可怕——他的头出了门,跟着是他的双肩,再接着是他的腰……

现在,在一片寂静之中,在他自己如同惊涛拍岸般的喘息声之上,是闹钟那种配合旋律似的响声。

从靠近后门的某个地方,有个声音传了过来。“全干好了吗?我们从这儿走吧。”铰链的轧轧声,接着是可怕的关门声。是那扇后门,也许是弗兰忘了锁上。

随着他们离去,他与外界的惟一联系也去了。三点钟之前如果没人找到他,那么谁也不知道他会出什么事。现在是一点三十五分。从他发现他们,到和他们搏斗,他们用绳子将他绑上,他们不慌不忙的离去,这一切都发生在十五分钟内。

闹钟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地走着。

还剩下八十五分钟。当这是你活在世上的最后一点时间,这点时间一过去你就要死了的话,这时间飞逝得多么快啊!

在他修理过的几百只钟表中,没有一只走得像这只这么快。这是只魔钟,它的一刻钟就像一分钟,一分钟就像一秒钟。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他将这声音破译成:“我这就去了,我这就去了。”

那两个人走了之后,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寂寞。

到一点五十六分 ,上面一扇门突如其来地打开了——哦 ,上帝保佑的声音 ,哦 ,可爱的声音 !

“弗兰 !”他叫道。“弗兰 !”他狂吼道。但所有这些声音通过塞在嘴里的抹布之后都变成了喃喃低语。

“啪、啪、啪”的脚步声进了厨房 ,停了一下 ,又过来了。他将被绑住的双脚从地板上抬起来 ,用尽力气“砰”地摔下去。但他得到的只是一个轻轻的、像敲在垫子上的声音。

她的脚步声在梯子上消失了。也许暂时听不到她的声音了 ,但她至少和他一起在这屋子里 !他衷心感激她近在身边 ,他感到如此爱她、需要她 ,他直纳闷 ,自己怎么居然会想到要除掉她。

现在她回来已有九分钟了 ,不 ,十分钟了。起先很慢 ,接着越来越快 ,恐惧由于她的归来而暂时被抑制 ,现在又紧紧地缠住了他。她干吗那样站在二楼的地板上呀 ?

她也许一下午就待在那里了 !她也许想躺下来打个盹 ,她也许要用洗发水洗头发 ,她也许要改一件旧衣服.....

接着 ,他又感到了一阵宽慰。那个男人。那个他打算跟她一起除掉的男人 ,他也许会救他。他也许会是他的救星。平时每到下午 ,斯塔普不在家的时候 ,他准来 ,是不是呀 ?那么 ,哦 ,上帝啊 ,让他今天来吧 ,让今天成为他们幽会的日子吧。

于是 ,他发现他自己以一种异乎寻常的丈夫身份祈祷 ,企盼一个情敌的到来 ,在这之前 ,他只是怀疑这个情敌的存在 ,从来没有肯定过。

两点十一分。还剩了四十九分钟。连看完一部电影的上半部都不够 ,连理个发都不够。要活下去 ,这些时间更不够了。

“弗兰 !”他叫道。“弗兰 ,下来 !”堵在嘴里的东西像海绵一样把他的话吸掉了。

底层的过道里 ,电话突然嘀铃铃响了起来。他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么美妙的声音。“谢天谢地 !”他喜极而泣。

接着恐惧又袭上心头。假如电话只是要告诉她 ,他不来了呢 ?或者 ,

更糟的是,假如是要她出去?

他听见她迅速下楼去接电话。

“喂?对,戴夫。我刚回来。”

接着,“哦,戴夫,我心里烦透了。我楼上的写字桌抽斗里本来有十七块钱,现在不见了,保尔给我的手表也不见了。”

斯塔普在下面高兴得几乎要滚起来。她知道他们被抢劫了!现在她要报警了!警察肯定会下来搜查并发现他!

然后她说:“我想我应该报案,但我不喜欢这个想法——是为你着想,你知道。我要给他打电话。好了,戴夫,那就来吧。”

接着他听到她报出他店里的电话号码,“特里维利安,源源”等着接线员把电话接过去,当然对方没有接电话。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接线员最后肯定告诉了她,这个号码没人接。“嗯,继续摇,”他听见她说,“那是我丈夫的店,这个时候他总是在那里的。”

当接线员第二次告诉她电话没人接时,她把电话挂上了。

他听见她又上了楼,也许又去找那丢失的钱和手表了。

他失望地啜泣起来。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现在已经是二点二十一分了。

他不断地挣扎着。

门铃剧烈地响起来。那个男人来了。通过电话后不到十分钟他就来了。斯塔普有了新的希望,胸口起伏不停。

前门打开了。“喂,戴夫”,他清晰地听到了接吻的声音。这种响亮的、不害臊的亲吻声证明的是一种亲昵而不是私通。

一个男人的深沉而洪亮的声音问道:“东西找到了没有?”

“没有。”他听见她说。

“嗯,你手指头都没抬,不可能让十七块钱自动走出去的。”

为了十七块钱,他们就站在那里消耗他的生命——也消耗他们自己的生命,这两个傻瓜!

“他们会以为是我干的，”他听见那人带着伤心的口气说。

“别说这种话，”她责备道。“来，我给你煮一杯咖啡。”

他就不能想个办法让他们听见吗？他试着清嗓子，咳嗽。但那块堵在嘴里的东西把咳嗽都压抑住，使它变成模糊的呜呜声。

三点差二十六分。现在剩下的时间只能以分计算了。

他听见她说，“你是否认为我们应该将我们的事告诉保尔？”

那人问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呀！”

“保尔可不是个小心眼儿，”她说。

她继续说下去，好像是为了让他信服：“保尔那边你不用担心，戴夫，我太了解他了。你不觉得，我们不能老这样下去吗？每天晚上他回家来我都非常紧张。奇怪的是他到现在也没提这件事。我为什么这么心虚，就像——就像我是个不贞的妻子似的。”

她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

“你压根儿没向他提起过我吗？”

“哦，我对他说你遇到过一两件麻烦的事，但是，我像个傻瓜似的，让他以为我与你失去了联系，再也知道你的下落了！”

噢，这不是她提起过的她的哥哥的情况吗！

“我知道你挺难的，妹妹。本来你的婚事很幸福。我没权力来干扰你。没有人会为一个逃犯哥哥感到自豪——”

“戴夫，”他听见她说，“我愿意为你做一切，现在你应该知道了。你做了你不该做的事，但是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的。”

“我想我应该回去将徒刑服完。但是要七年哪——”

“但是现在这个样子你根本就没有什么生活——”

难道他们就这么一直谈他的生活吗？三点还缺十九分。

“让我们先到城里去找保尔，听听他怎么说。”一张椅子被她往后拖了一下，然后又是另外一张。

他们要将他一个人留在这里，离爆炸只剩下几分钟？

痛苦之中，斯塔普只想到一件事情可做：拼命地用头撞那根他被绑在

上面的管子。

眼前升起一股蓝色的火苗。他们一定听到了什么声音。他听见她停了一会儿,说,“什么声音?”

那个人比她还迟钝,“什么?我什么也没听见。”

她信了他的话,又走动起来,走到门厅的壁橱前去拿外衣。

传来了前门的开门声,她走出门去,那个男人也走出去。

他第二次被单独留下来,去面对他自作自受的命运。

再挣扎是无济于事的。他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即使他想挣扎,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火焰好像在懒懒地舔着他的手腕和脚踝。

现在他发现了一个减轻痛苦的方法,剩下的惟一个方法。他低垂着眼睛,假装指针比原先移动得要慢,这样总比老盯着它们看要好。当然,每隔一会儿他总忍不住抬起头来看看,调整自己的估计,这时候总会产生一阵新的痛苦,但在这之间,总还可以好受一点地说:“从上次看过到现在快了半分钟。”然后他就尽可能长时间地将眼睛垂下,但是当他实在忍不住时,他又会抬起眼睛,看看估计得对不对,这次快了两分钟。然后他他吁求上帝、甚至他早已去世的母亲来救他。然后,他又在某种程度上振作起来,重新开始自我欺骗……

突然,外面的世界又闯入进来:门铃响了!

铃声停下后,一个人的声音大叫起来:“屋子里有人吗?煤气公司的!”斯塔普浑身抖起来,发出了高兴的嘶声。

从一大清早到深更半夜的家庭日常事务中,只有这样的召唤,才有可能将人带到地下室里来!煤气表就挂在墙上,在梯子旁边,注视着他!她哥哥偏偏在这个时候让她离开了家!

煤气检查员又接了一次门铃,与其说是还存在着被放进屋子的期望,倒不如说是发泄一下吃了闭门羹时的失望情绪。他短促地按了无数次,像拍电报似的,嘀嘀,嘀嘀,嘀嘀,嘀嘀。然后他厌恶地大声叫唤,“要他们待在家里的时候,家里总是没人!”水泥地上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只有一个人,离开了屋子。

斯塔普死去了一点儿。不是比喻 ,而是真的。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这钟声使他清醒过来 ,好像这是一件有用的东西 ,嗅盐或者阿摩尼亚 ,而不是恶毒的东西。

他注意到他的思想开起了小差。还不是十分厉害 ,但每隔一会儿他总会产生奇怪的幻觉。有一回他以为他的脸是钟面 ,而他一直盯着看的对面那个东西则是他的脸。

另一个古怪的念头是 ,他受的这番折磨是对他的一种惩罚 ,因为他要那样对付弗兰 ,将他牢牢地绑在那里的 ,不是毫无生命的绳子 ,而是某种积极的惩罚的力量 ,如果他忏悔 ,悔悟到适当的程度 ,他就能自动从它手里获得解救。于是他就一遍又一遍地在他那被堵住的喉咙里默默地哀鸣 ,“饶了我吧 ,我再也不干了。”

现在 ,到了三点钟。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三点还缺九分。哦 ,九是个多可爱的数字啊。让它永远是九吧 ,不要八或七 ,永远都是九。但是不行 ,已经是八了。哦 ,八是一个多么珍贵的数字啊 ,这么圆 ,这么对称。让它永远是八吧——

外面空地上 ,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厉声呵斥 :“当心点 ,博比 ,你已经打碎了一扇窗子 !”

斯塔普看见一只球的模糊的影子打在地下室的气窗上。

孩子走到气窗前捡球。自从被关进地下室 ,斯塔普还是第一次看见人的脸。孩子看上去就像天使 ,但是一个漫不经心的天使。

只要他将头转到这边 ,就会正好看到里面 ,可以看见斯塔普。

斯塔普猛烈地摇脑袋 ,希望剧烈的动作引起孩子的注意。

孩子举起一只肉嘟嘟的、爱乱动的小手 ,在玻璃上刮出一块干净的地方 ,朝里面张望。现在他能看见他了 ,肯定能看见了 !

女人的厉声呵斥也传来了 :“博比 ,你在那干什么 ?”

“妈咪 ,瞧 !”他欢快地说。

斯塔普没法再清晰地看见他 ,他把头摇得太快了。

但那孩子是不是明白。哦 ,天哪 ,要是年龄再大两岁就好了 ,这年头 ,

一个八岁的孩子就会懂事 ,向人们报警。

“博比 ,你还不过来?”

只要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让他不听他妈妈的呼唤 ,她肯定会来拉他 ,亲眼看到到底是什么使他痴痴呆呆地待在那里。

他带着绝望 ,滑稽地向孩子转动眼睛 ,闭上眼睛 ,一会儿又拼命地眨动眼睛。最后 ,那孩子脸上出现了一种淘气的笑容。

突然 ,从气窗右上角有一个大人的手伸下来 ,抓住了孩子的手腕 ,把他的胳膊往上一拎。

“妈咪 瞧 !”他又说道 ,“一个怪人 ,被绑着。”

大人的声音 ,有理智 ,合逻辑 ,不动感情地——对一个孩子的无伤大雅的小谎言和幻觉不当回事——回答说 :“那有什么好看的 ,妈咪可不能像你那样朝人家的屋子里张望。”

他们消失了。

他最后一次将头从气窗那里转开 ,转向了闹钟。当那孩子在窗前时 ,他一次也没敢朝闹钟看上一眼。现在 ,让他惊慌的是 ,指针已经指向了三点缺三分。

他再也无法感觉 ,惊慌也好 ,希望也罢 ,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现在 ,就连在让闹钟停下之前先试图将他放开也来不及了。

随着指针慢慢的指向十二那个刻度 ,他在喉咙深处发出动物般的吼叫 ,像一条狗在啃骨头时喉咙口发出的那种声音 ,只是堵在嘴巴里的东西不让这种声音完全发出来。

闹钟的指针停在了那里 ,成一个完全的直角 ,这是必然的结果 ,生存只剩下以秒计算的转瞬即逝的滴答几下。现在指针不再笔直 ,但是他不知道 ,他已经像死过去一样。指针与十二刻度之间的白色又出现了 ,现在白色落在了指针的后面。三点已过了一分。他从头到脚都在颤抖——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大笑。

他们把他嘴里那块湿漉漉的、带血的东西拉了出来 ,一阵声音也随之爆发出来 ,好像他们将笑声也拉了出来。

“不，暂时别将他身上的绳子解掉！”穿白外衣的人厉声警告警察。“等着让他们先将紧身衣拿来，否则你们会忙不过来的。”

弗兰双手捂住耳朵，含泪说道，“你们就不能别让他那么大笑吗？我实在忍受不了了啦。他为什么那么笑个不停呢？”

“他发疯了，太太。”实习医生耐心地解释道。

闹钟显示已经是七点零五分了。

“这只盒子里是什么呀？”警察问道，随意地踢了它一脚。

“没什么，”斯塔普的妻子在他的大笑声中回答说，“只是一只空盒子，本来放了一些肥料，但我将肥料用在了花上。”

经典悬念 圆

一个纪律森严、行踪诡秘的大偷盗集团，一个警方追踪多年仍一无所获的大偷盗集团，一个一旦露出一点头风就杀人灭口的大偷盗集团，竟自己给自己掘好了坟墓，神秘的员号更是出人意料地把自己关进了囚笼之中，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在坦噶尼喀行猎时“丧生”的威姆西爵爷会告诉你一切！

〔英〕道洛西·赛耶斯(1878—1957)英国作家，以推理小说著称。她所创造的侦探形象彼得·威姆西爵爷是个不愁吃穿的贵族子弟，此人急公好义，颇具游侠作风。主要作品有《谁的尸体》(1925年)、《贝洛那俱乐部的不愉快事件》(1926年)和短篇小说集《彼得爵爷查验尸体》(1928年)等。

阿里巴巴洞穴历险记

在兰贝思一所阴暗狭隘的房子前厅里，有个人坐在那里一边吃熏鱼，一边浏览《晨邮报》。他不像个绅士，但外表之中有某种东西表明他过惯了大户人家的生活。他一边呷着咖啡，一边读着一则新闻：

彼得·威姆西爵爷的遗嘱

有遗赠给男仆 员万镑给慈善事业

去年 10 月在坦噶尼喀行猎时丧生的彼得·威姆西爵士的遗嘱 , 昨天揭晓 , 达五十万镑。其中 1 万镑捐给各慈善团体。对其男仆茂文·本特馈赠年金 1 万镑和死者在皮卡迪利广场的公寓。其余遗产 , 包括皮卡迪利广场 10 号的名贵藏书和绘画则遗赠给死者的母亲丹佛公爵太夫人……

那人读完后 , 放心地松了一口气。

“那王八蛋肯定是死了。”他高声说。

他收拾了桌子 , 出了门。

一辆公共汽车把他带到伯蒙赛。

他钻进一条阴暗的陋巷 , 最后到了一家肮脏的酒店。

样子很像男仆的那人伸手去接酒杯 , 不小心碰了一下旁边一个人的手肘。

“喂 !”那衣着华丽的人嚷道 , “怎么回事 ?”

一边说 , 一边向对方胸口猛地推搡了一下。

对方也不相让 , 推还他一下。

“住手 !”女招待说 , “裘克斯先生 , 那位先生不是存心的。”

“不是存心的 ?”裘克斯先生说 , “我可是存心的。”

“那您真该感到难为情。”那姑娘反唇相讥。

“如果哪位先生一定要找岔的话——”兰贝思来的那人说。

“得啦 ,”裘克斯态度比刚才和缓了 , “下次注意点儿就行了。来杯什么 ?”

“别客气 ,”对方推让道 , “我来请。”

“别再说了 ,”裘克斯大度地说。“到这边来。”

他带着他的客人到角落里一张小桌旁坐下。

“行了 ,”裘克斯道 , “怎样 , 罗杰斯 ? 是不是参加我们 ?”

“是的 ,”罗杰斯说 , 一边看了背后一眼 , “我愿意给你一些情报 , 但丑话说在前边 , 不管你们干什么 , 我都不参加。”

“你要参加也不会让你参加的 ,”裘克斯说 , “你这傻瓜 , 你要做的只是告诉我们 , 东西藏在哪儿 , 怎样才能到手。我可以告诉你 , 这是个严密的组

织。你谁也不认识 ,谁也不认识你。当然 ,员号除外 ,他人人都认识。”

“还有你”。罗杰斯说。

“当然 ,还有我。但我马上要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过了今天 ,咱们就不再相见了 ,除非开大会 ,但咱们都要戴面罩。”

“真的 ?”罗杰斯表示不信。

“这是事实。你给带到 员号那里 ,他能看到你 ,你却看不到他。如果他认为你可以 ,就把你列入名单。”

“要是有两个会员派去干一件活呢 ?”

“如果白天干的话 ,就化妆 ,但大部分是夜里干的。”

“可是 ,你有什么办法知道不会有人盯梢呢 ?”

“我劝他最好不要那么干。谁都逃不过 员号的眼睛 !”

“员号是谁 ?”

“要想知道这个的人可不少。”

“没人知道吗 ?”

“没人。咱们的 员号 ,可以说是三头六臂。但谁也不了解他 ,除非 圆号 ,可我对她也不了解。”

“那么说会里也有女人 ?”

“那可不。”

“不过 ,裘克斯——那么钱呢 ? 风险太大 ,值吗 ?”

“值吗 ?”裘克斯轻声说。

“唉 !”罗杰斯叹口气说 ,“我能分到多少 ?”

“一共有 缘个会员 ,你分到 员号同 员号和我一样。”

“真的 ?”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裘克斯笑道。

“你们干过很多活吗 ?”

“很多 ,而且没有一件破了案的。”

罗杰斯舔了舔嘴唇。

“但是 ,你瞧 ,”他小心地说 ,“要是我是派进来的坐探 ,要是我反悔了 ,

把你说的都告诉警察呢？”

“啊！”裘克斯说，“要是这样，你在路上就不会有好下场！”

“你是说有人监视着我？”

“要是你半路上没遇见意外，你带警察到这来找鄙人——”

“那么怎样？”

“你是找不到我的。我早已去见 缘号了。”

“缘号是谁？”

“啊！我不知道。不过他能够给你改头换面变个样。”

罗杰斯惊异地吹了一下口哨。

“怎么样？”裘克斯举起酒杯看着他的相识。

“要是我说‘不’，会不会有危险？”

“哦，要是你乖乖的，不给我们找麻烦。”

“我明白了。要是我说‘好’呢？”

“那么你就会马上发财，口袋里鼓鼓的。”

罗杰斯没吱声，他在考虑。

“我就参加吧！”他最后说。

“很好。祝你发财，可得要服从 员号！说到 员号，你今天晚上最好来见见他。”

“我到哪儿去见他，这儿？”

“当然不。你听好：今晚 八点正，你朝北走过兰贝思桥（罗杰斯不禁一怔，原来他的住处已泄密了），你会看到一辆黄色出租汽车等在那里，司机在拾掇他的发动机。你走上去问他‘你的车子行吗？’他会说：‘这要看你上哪儿去。’你就说：‘送我去伦敦 员号。’不过，他不会送你到那儿去的，你不知道他把你送到了哪儿，因为车上的窗户都是遮得严严的，这是第一次见面的规矩。以后，你成了正式会员，就会把那地方的名字告诉你。你一到那儿，得听从他们的吩咐，而且要说真话，明白吗？”

“明白了。”

“你害怕吗？”

“我当然不害怕。”

“好样的！别了，祝你走运！”

“别了。”

他们走出店门，到了一条肮脏的陋巷里。

罗杰斯参加黑帮以后两年，有钱人家被盗事件层出不穷：丹佛公爵太夫人的钻石镶成的冠冕，已故彼得·威姆西爵爷以前所住公寓的价值五万英镑的金银餐具……

员月间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罗杰斯正在他在兰贝思的家里，忽然听到前门轻轻一响。他马上跳起来，把门猛地打开。街上空无一人，但他回到起居室中去时，还是在衣帽架上发现了一只信封。上面简单地写着“致 圆号”。

里面是用密码写的，译出来的是：

圆号：今晚 八点 猿分在 员号家中召开特别大会。严禁缺席，违者重惩。口令为“定局”。

罗杰斯站着想一会儿，然后走到房后的一间屋子里去，那里有个小保险柜，是嵌在墙里的。他拨了一下暗码锁，打开门，进了保险柜，里面相当深，实际上是间暗室。他拉开一个标着“通讯”字样的抽屉，把刚才收到的信放在里面。

他接着走出来，重新用新的暗码锁上门，回到起居室里。

“定局，”他说。“是啊，我想就是这样。”

他上楼到了顶层，爬到屋顶下的一间阁楼里，在房梁上面爬到最远的一个角落，小心地按了房梁上的一个按钮，一道暗门就自动打开了，他爬到隔壁房子的阁楼里。在天窗下有三只笼子，每只笼子里都有一只信鸽。

他从皮夹里取出一张小纸，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和号码，走到最近的一个笼子，取出信鸽，把纸条夹在它的翅膀里。信鸽犹疑了一会，振翼飞去。

一小时后他又放了一只信鸽。再过一小时又放了一只。

九点半，他又到阁楼上——回信已经来了。

他捏着软软的羽毛，找到了纸条。

纸条上只有两个字：“韵运”。他把纸条放进火里烧了，然后饱饱地吃了一顿晚餐。

吃完后，他从一只抽屉里取出一支手枪。

八点差一刻，他站了起来，走到街上。他接连换了几次车，终于到了汉普斯德的一处体面的住宅区。

他下了车，向希思走去。

走过希思的一片荒地时，他停下来，把一只黑绒面罩套在头上——面罩底部是用白线很醒目地绣成的“圆”号号码。

最后，出现了一所看上去很惬意的房子。他向大门走近时，其他黑色的人影像他一样戴着面罩，逼近过来。

三个人进去后，罗杰斯发现挨到他了。他敲了门，三下重，两下轻。门开了两三寸，门缝里出现了一只耳朵。罗杰斯低声说了声“定局”。门打了开来，他走了进去。

他走进左边一间小屋子。办公桌后坐着一个身穿晚礼服的魁梧的人，面前放着一本大册子。他走到办公桌前自报道：“圆”号到，先生，”说完就恭顺地等着。那大个子抬起头来，他的黑绒面罩上给人看到了极其醒目的白字“员”号”。罗杰斯见到他的示意，就摘下面罩。会长仔细地证实了他的身份以后说，“很好，圆”号，”然后在册子上登了记。员号作了一个叫他走开的手势，罗杰斯轻轻地松了一口气，戴上了面罩，出了屋子。

开会的屋子很大。一个角落里留声机在放着一张爵士音乐唱片，约有十对戴着面罩的男女在跳舞。另外一个角落有个酒吧，罗杰斯走上前去，要了一杯双份威士忌。

不久，留声机关掉了，员号已在门口出现。旁边站着一个穿黑衣服的身材修长的女人，绣着白色“圆”号的面罩把她的头发和面孔全部遮掩了。

一号站在台上，那女人坐在他身旁。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会员缺席两个。”大家都环顾四周，“我们两位忠实的会员，员”号和“圆”号给人出卖了。”

会众间响起了一阵交头接耳的嗡嗡声。

“大家不必惊慌 ,我在今晚已接到报告 ,他们已被灭了口。”

会众无不倒抽一口冷气。

“女士们 ,先生们。诸位可能奇怪 ,今天为什么要开这次特别大会。原因很重要 ,我们中间有了一个叛徒。”

原来站在一起的舞伴马上不信任地分开了。

“我现在可以向大家宣布 ,叛徒已经查明 ,马上就要清除。”

人人都四处张望。

“女士们 ,先生们 ,请继续跳舞吧。”

留声机放了一张老得几乎被人遗忘的歌曲 :“没有人爱我。”

一曲告终 ,会长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女士们 ,先生们 ,我现在宣布有关的人。獾号 !”

有个人闻声惊叫 ,跳了起来。

“安静 !”

那可怜的家伙吓得喘不过气来。

“我赌咒从来没有——我是清白的。”

“安静 ! 你缺乏警惕 ,把叛徒引进来。”

獾号颓然坐在椅子上。

“女士们 ,先生们 ,我现在宣布叛徒是谁。圆号 !”

罗杰斯站上前去。可怜的裘克斯又哀号了一声。

“圆号 ,取去你的面罩。”

叛徒拉掉了厚厚的面罩。

“獾号 ,这个人是你介绍到这里来的 ,化名罗杰斯 ,以前做过丹佛公爵的圆号当差 ,你采实他的情况没有 ?”

“上帝作证 ,一切都查核无误。”

会长看了一眼面前的一张纸 ,又看一眼表。

“女士们 ,先生们 ,请跳舞吧。”

圆号则双手反捆 ,铐上了手铐 ,站着不动。

一曲告终。又是鼓掌声。又是会长的声音。

“圆号,你说你名叫罗杰斯,是当差的,是真的吗?”

“不是。”

“你的真名是什么?”

“彼得·丹思·勃莱顿·威姆西。”

“你不是已经死了?”

“这是故意哄骗你们的。”

“真正的罗杰斯呢?”

“他在国外死了。”

“那么盗窃你自己的公寓是布置好的?”

“显然如此。”

“盗窃你母亲公爵太夫人也是你同意的?”

“是的。请问,我可以抽烟吗?”

“不可以。女士们,先生们……”

这时大家对跳舞已兴致索然,跳起来好像傀儡一样。

“圆号,圆号,圆号,他有没有同任何人联系?”

“没有。”圆号代表他们发言。

“犯人,你干这件事完全是单枪匹马吗?”

“我是单枪匹马。”

“但是还得采取步骤把苏格兰场那人灭口,对了,叫派克。还有犯人的男仆茂文·本特,可能还有他的母亲和姊姊。”

犯人似乎第一次沉不住气了。

“先生,我母亲和姊姊一点也不知道这事啊。”

“你早该考虑到这种情况了。女士们,先生们,请邀——”

“不!干掉拉倒!马上散会。警察——”大厅里一片喧哗。

“安静!”

会长环顾四周,感到了有些不妙,就让步了。

“好吧。把犯人带走灭口,给他第四种处理。”

“好啊!”

大家的眼光都显出满意的神色。

“等等——要死也要让我体面地死掉。”

“把他带走。”

“等一等！”威姆西拚命喊，“我有东西交换。”

“交换？”

“是的。”

“我们同叛徒不打交道。”

“但是我留下了一封信。”

“一封信。给谁的？”

“给警方。如果我明天不回去——”

“那么怎样？”

“信就打开。”

“先生，”罗素说，“这是吓唬我们。”

“我在搬到兰贝思之前就发了信。”

“那就没什么重要的情报。”

“但它有。”

“什么呢？”

“我保险柜的暗码。”

“是吗？这人的保险柜给搜查了没有？”

“搜查了。”

“里面有什么？”

“没什么重要的情报。”

威姆西听了微笑。

“你们查过保险柜的内层吗？”

没人吱声。

“你们听到他的话没有？”会长厉声问道。

“没什么内层，他在吓唬我们。”

“我不想反驳，”威姆西竭力用他谈笑自若的口气说。

“就算有这内层，里面放的是什么？”会长问。

“本会每个会员的姓名，地址，照片，指纹。”

现在他四周的眼光露出了恐惧。

“你怎么搞到这些情报的？”

“我也做了一些自己的侦探工作。”

“但是有人监视着你。”

“我的监视者的指纹就在我的册子上名列前茅。”

“你能证明吗？”

“我当然能证明。例如，第 纛号的名字叫——”

“住口！”

会场里一片嗡嗡声。

“把犯人带到我的办公室来。大家继续跳舞。”

会长从后兜里取出一支手枪，面对着桌前捆得紧紧的犯人。

“现在说吧！”

“要是换了我，我就会把那玩意儿收起来，”威姆西轻蔑地说。“这样死法可能比第四种轻快得多。”

“真聪明，”会长说，“你有什么要告诉我。”

“您饶我一死吗？”

“我不空口许诺。”

威姆西耸一下他捆着的发疼的肩膀。

“好吧。我把知道的全告诉您。”

他俯身向前，低声说了起来。

“怎么样，”威姆西说，“还要我说下去吗？”

会长面罩下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在挖苦地微笑。

“我的爵爷，”他说，“很遗憾，您竟不是我们的会员。”

他按了办公桌上的铃。

“请会众到餐厅里去，”他对进来的人说。

餐厅窗户关得严严的，挂得密不透风的窗帘。

会长在桌首就坐。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想对你们隐瞒形势的严重性。犯人已经向我说了 100 个人的名字和地址。”他的声音严厉起来,“他还弄到了指纹……”

“别怪他们,”威姆西说。“我存心不让他们发现。”

会长不理他,继续说。

“犯人告诉我,人名地名录可以在内层找到。他提出把保险柜的暗码告诉我,交换条件是赐他速死。”

“暗码早已知道了,”101号说。

“蠢货!你以为他会忘记改换暗码吗?而且还有内层的门。”

“答应他,而且要快。”一个女的甜润的嗓子说。

桌子周围一阵嗡嗡的表示同意声。

“你听到了,”会长说,“告诉我们暗码和内层门的秘密。”

“说话算数?”

“当然算数。”

“谢谢您。那么我的母亲和姊姊?”

“如果你保证他们不知道什么,就饶她们一命。”

“我凭人格担保。”

大家都表示了同意。

“那么我就告诉您。暗码是 101 和 102 号。”

“内层的门?”

“预计到警察要来,内层的门可能造成麻烦,所以是开着的。”

“你要明白,要是警察干预我们派去的人——”

“那对我没好处,是不是?”

“这有风险,”会长沉思着说,“101 和 102 号!”

“不——”

有人大声表示不同意。

“我们今天晚上在自己人中间已发现了一个叛徒,不止一个笨蛋。我们怎么能够知道 101 号和 102 号不会也成为笨蛋或叛徒呢?”一个高大的人

说。

有个姑娘的声音参加进来，“我完全同意！”

会长耸耸肩。

“那么，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主张怎么办呢？”

又是那姑娘尖声说：“我认为应该由会长自己去。他是惟一知道大家名字的人。”

桌子周围一阵嗡嗡的同意声。

会长看了一下四周。

“那么，大家的意见要我去？”他威胁地说。

她一只手举起来表示同意。只有圆号仍坐着不动。

会长的眼光扫了一圈，最后落到她身上。

“是否可以认为这次表决是一致通过的？”他问道。

“别去，”她低声说。

“你们听到吗，”会长有点嘲弄地说，“这位太太叫我别去。”

“我认为圆号的意见无关大局，”一个人说。

“同意！”另一个人说，“不要特权阶级。”

“很好，”会长说。“圆号，您有什么特殊理由没有？”

“会长是咱们的灵魂，要是您遇到意外，咱们怎么办？”

“这话有道理，”一个没说过话的男人说。

“为什么不让圆号去呢？”威姆西恶作剧他说。

“我不让她去，”会长厉声说，“我去。”

“房子有人监视吗？”他问威姆西。

“没有。”

“这是实话？”

“是实话。”

会长在门口又转身过来。

“如果两小时内我没回来，”他说，“你们就自己逃命吧。我不在的时候由二号指挥一切。”

他离开了屋子。二号站了起来指挥道：

“女士们，先生们，请继续跳舞。”

在地窖里，时间过得很慢。

上面的门打开了，有人叫道：“把他带上来！”

会众们又坐在长桌四周。圆号占了会长的座位。

“你这双重叛徒，会长发生什么意外了？”她说。

“我怎么知道？”威姆西说，“也许溜之大吉了。”

她怒喝一声，向他冲过来，“把烙铁拿来！”

“太太，”威姆西说，“别发脾气，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您。我想，会长急于检查我保险柜里的东西，一不小心，进去以后让内室的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

他十分遗憾地看着她。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威姆西环顾一周。

“我想，”他说，“我最好把保险柜的机关告诉您。”

“我给你们暗码，完全正确。打开外门后，就进了一间平常的保险库。但是还有一间内室，有两扇门，开的方法完全不同。它与保险柜壁在同一平面上，因此不论测量保险柜的外部还是内部，都发现不了漏洞。这门是用普通钥匙拉着开的，我刚才如实告诉了会长，我走时这门没有关上。”

“你以为，”那个女人讥嘲道，“会长的头脑会这么简单？”

“但在这扇内门缝里还有一扇内门，由于墙很厚，就根本看不出来。这扇门也没关上，保险柜的内室就在那所房子的地下室厨房的烟囱里。我想您清楚了吧？”

“废话少说。”

威姆西一鞠躬，说得甚至比刚才更仔细了。

“我有幸登记了本会活动的记录，抄在一个大本子上。”

“我的天！你快说下去。”

“我那本册子放在内室后壁的铁架子上。且慢 ,我还没把内室的结构告诉您……”

“揍他！他想拖延时间。”

“如果你们揍我 ,”威姆西说 ,“我就什么也不说了。”

“废话少说！”她气得直跺脚。

“我说到哪儿啦？我刚才说过没有 ,我的册子放在铁架上？”

“说过了。”

“那么 ,铁架子下面是个十分精巧的暗藏的弹簧。这本册子很重 ,只要一拿开 ,铁架子就升起一点。它一升起 ,电流就接通。您可以设想 ,太太……”

“哦 ,”她把手一挥 ,“混蛋！打开内门的暗码是什么？”

“太太 ,您还记得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吗？暗码是：‘芝麻 ,开门’。”

“好！你那个陷阱里一个人能待多久不死？”

“哦 ,”威姆西说 ,“要是他保持冷静 ,可以待几小时。”

“我自己去。把这人带走 ,等我回来结果他！”

“等一等 ,”威姆西不为所动 ,“您最好带我一起去。”

“为什么？”

“因为只有我能开门。”

“你已把暗码给我了。难道是假的？”

“不是假的 ,但这是一种新式的电门。它一听见‘芝麻开门’就开 ,但必须是我的声音。”

“必须是你的声音？”

“是。”

她转过身来问一个站在身旁的矮壮的男人。

“有这种可能吗？”

“完全可能 ,太太 ,”那人彬彬有礼。

“这是电动的吗？”

“是的。大概有个话筒藏在什么地方，把声音变成一系列振动，指挥一根电针，只要振动对头，电针接通电路，门就开了。”

“您能用工具开门吗？”

“这需要时间，太太。”

她双手扶头。

“我看，咱们是上了钩了，”工程师说。

“不——等等。一定有人知道——做这扇门的工人？”

“在德国，”威姆西简单地说。

“对了，留声机。让他说那个暗码灌在唱片上。”

“星期天大清早三点半，到哪儿去搞灌唱片的机器？”

这时，窗外传来天快亮时万物苏醒的响动。

“那么，”她说，“就让他跟咱们一起去吧。”

她可怜地对威姆西说，“你可得要马上去把他救出来！”

“让他走，没那回事！”一个人插嘴道。“会长已经给收拾掉了，咱们大伙儿自己逃命吧。把这家伙送到地窖里捆起来，免得他大吵大闹。獾号，你知道电门在哪里，给咱们一刻钟时间，你就把这房子炸掉。”

“不！把这混蛋放开。”

“那可不行，”刚才说过话的一个人说。

他抓住她的手腕，她挣扎，尖叫，想挣开。

“好好考虑一下，”那声音很柔和的人说。

她拚命控制住自己。

“是的，是的，我们不能为了一个人而危及大家的安全。”

“还有一个犯人呢？”

“他？蠢货——让他去吧，”她轻蔑地回答。

几分钟以后威姆西又给扔在地窖里了。

把他送下来的人顺手关了灯。

“喂，朋友！”威姆西叫道，“请把灯开着。”

“没关系，”他回答，“您在黑暗里不会太久的。”

他们要把他和房子一直炸掉！

他竖起耳朵来等着。他仿佛听见头顶上有脚步声。

地窖门打开了。

“嘘！”耳边有人轻声说。手铐咔嚓一响打开了……

“现在逃吧！放他出来！您答应？”

“我答应。但我警告您，太太，这房子已被包围了。我保险柜柜门关上以后就发信号给我的仆人去报告苏格兰场。”

“啊！但您还是要去。快，没时间了！”

“跟我一起走！”

他拉住她的胳膊，一起跌跌撞撞地跑过小小的花园。

树丛里突然有手电照亮他们。

“派克，是你吗？”威姆西叫道，“叫你的人后撤！快！这房子马上要炸了。”

花园里顿时人声大作。

大家都在跑，这时轰然一声，夜空被照得通明。

威姆西在破砖堆里吃力地爬出来。突然有一盏灯向他照来。

“原来您在这里！”那人高兴地说，“没事吧，老朋友？”

“没事，”威姆西说，“那太太平安吗？唔，胳膊骨折了，别的没什么。”

威姆西看到冬季的晨曦中有一圈黑色的人影。

“是我，爵爷，”包格督察长满面笑容，“见到您可真高兴。”

“他平安无事吗？”威姆西惊叫一声。

“我的天！”他叫道，“我把保险柜里的先生给忘了。快，上车，让那太太也上车，我答应她的，尽管——”，他在派克耳边说，“可能要提出凶杀的起诉。”

他们开车到兰贝思那所房子门前时，天已蒙蒙亮。

“糟糕，大门给锁上了。从窗户爬进去！”

派克爬了进去，一会儿就把大门打开。威姆西领他们到后面一间屋子，保险柜就在那里。

“希望他没把机关弄坏，”威姆西自言自语。

他对着门像同朋友一样说道：“听我的话，芝麻开门！”

绿色的门轻轻地滑到墙里去了。那女人向前一跳，把保险柜里倒出来掉在她怀里的一团失去知觉的东西接住。

“他没死，可以上法庭受审。”威姆西说。